

我上戰場

李先 著

二〇一八年六月



作者：李先

作者的话

- 一. 请您看完《我要上战场》后，劳驾帮我写篇《后序》。谢谢。
- 二. 《我要上战场》定于 2018 年 6 月以网络小说的形式在媒体上发表，作为我献给党和部队的生日礼物。为此非常期待您洋洋洒洒的《后序》，当然你也可以惜字如金。错字病句，欢迎斧正。
- 三. 如果您是一位正能量的老兵、老党员、老编辑、老作家，请您务必在小说中字体加黑的段落处加上意见，写出更有力的话语。
- 四. 这本《我要上战场》是专为 30 后、40 后、50 后的老同志特别定制的征集意见稿。2018 年 6 月发布的网络小说将会有部分不同。（为更多的老兵们可以阅读《意见稿》，欢迎各界人士赞助）
- 五. 小说中部分桥段来自“百度”。在此鸣谢。
- 六. 请在老同志之间传阅，请在《后序》页上签名
- 七. 小说中名字、情节如有雷同，纯属巧合，请勿对号入座。

我的微信号：lilili1959

名字：七般理仙

目 录

一. 别走, 咱们还要上战场呢!	001
二. 走, 咱们当兵去!	002
三. 向北! 一路向北	004
四. 用毛巾擦两把就行了	005
五. 他们是真正的子弟兵, 不会给爸妈丢脸的	008
六. 一过韶关就不一样了	010
七. 我命中注定为祖国为人民必须冲在前头	011
八. 同舟共济	015
九. “烧鸡, 八毛!”	018
十. 中国最早的航空事业在广州	022
十一. 最后一站是唐山	025
十二. 新兵入伍囧景	030
十三. 要用心去采摘呀	034
十四. 今晚口令	037
十五. 过节	040
十六. 食堂	043
十七. 打架风波	047
十八. 一审	053
十九. 让暴风雪来得更猛烈些吧	054
二十. “死猪不怕烫”	057
二十一. 好干部季排长	058
二十二. 救火	061
二十三. 备战	066
二十四. 可爱的赵阿姨	070
二十五. “好兵难带”	076
二十六. 紧急集合	078
二十七. 分兵	081
二十八. 这一路, 我们将带着缺点去成长	084
二十九. 棋子	085
三十. 春天	087
三十一. 永不服输的学习	088
三十二. 张教员的故事	091
三十三. 在生与死的面前, 立功受奖算什么?	094
三十四. 牺牲我一个, 幸福全家	095

目 录

三十五. 想家, 想家 , 更想上战场	097
三十六. 一辆有问题的车去拖另一辆有问题的车, 能拖动吗?	098
三十七. 球赛	100
三十八. 自然的力量	104
三十九. 球赛见分晓	106
四十. 爱兵如子	109
四十一. 这就是机场	113
四十二. 我抖露着麦根上的土, 也抖露着回忆	118
四十三. 谢天谢地你来了	119
四十四. 飞行员之梦	126
四十五. 我说什么了, 非要拔我的牙!	130
四十六. 原来呼啸的狂风叫“沙尘暴”	133
四十七. 双考	137
四十八. 把最好的学员送到七二团去	140
四十九. 当兵就是走南闯北, 四海为家的	142
五十. 新兵出洋相	144
五十一. 老兵林东海	148
五十二. 军械员上岗	151
五十三. 尝尝向敌机开炮的味道	154
五十四. 人在做天在看	158
五十五. 共产党员有打折使用的吗	163
五十六. 吃饭	167
五十七. 你在部队得到了什么?	169
五十八. 战友来信	172
五十九. 黄爱国	176
六十. 《欧阳海之歌》风波	183
六十一. 身边英雄	188
六十二. 改革之声, 人心思变	196
六十三. 接兵新任务	200
六十四. 带兵的人	203
六十五. 裁军	205
六十六. 大雪节气	209
六十七. 嫂子缘	213
六十八. 信念	217

我要上战场

序言

每一个热血青年都有一个当兵的梦，
每位当兵的都有一个我要上战场的梦！

一. 别走，我们还要上战场呢！

贺小刚走了，开着他新买的车，一脚油门便绝尘于我们……

出殡那天，万箭穿心，真不是滋味！总不敢相信这躺着的就是从一九七五年上山下乡当知青开始，到一九七八年一齐当兵准备参加对越自卫反击战，再到今天二零一四年大年初十五，整整三十九年的老友！我全当他走累了，只是歇会。我要是不高兴大声地对他喊一嗓子，他一定会立刻爬起来问：“干啥去”？我一定会对他咆哮：“别走！咱们还要上战场呢！”

亲属们、朋友们、战友们依依不舍地围绕在白云厅里，在《友谊天长地久》的曲调中回忆着小刚过往为人处事的爽直及美好。我们缓缓地走向他，轻轻地向他最后地打着招呼，好像轻抚小刚一生的印记，并给予无声怀念与肯定。我是走在最后一个，一百个不情愿地往前挪。要在过去我俩总是用打闹来通知对方：他总是正正地朝我胸部袭来一拳，如果我不出手防范，那将结结实实地捱上一拳。而每次我都会使出一招来应付他，我先左膀向前右膀向后来一个侧转身，避其锋芒，让过他的右拳，同时出左手保护自己的身体，在卸掉他重拳的一瞬间，右手迅速下掏他裆部，他要是躲不过，那硕大的“番桃”就被猴爪抓住，那“呀呀”的大叫声，刺心的痛叫不是没有发生过。如今他再也不出招了，我也无法再阴险了，他闭着双眼不看我，我睜大着双眼却无法让他警惕。此时此刻我才真正知道：我再也听不到那交手后打成平手的庆幸笑声，这一次好像是他赢了。当胸打了我一拳，太重了！使我痛得不能自拔！无法还手，再也无法准备第二回合的交手……

我跟着刘家炜身后，听到他泣不成声，看到71团的战友最后相送，我真希望战友情缘，在最后告别的时间里长点长点再长点，想把青春岁月留住。

我环视着战友们敬送的花圈，在一旁独处流泪。我写的那副挽联也无奈地低垂着头反复吟颂：“人生总有浮萍事，多少战友常翘指”。

二. 走! 咱们当兵去

一九七八年底，在经历了两次高考无果后，我们这帮军区知青不得不想通过另一条路走出吕田这个鬼地方。我和小刚，卢永强，黄安平，李光平、魏明六人乘着重阳节有登高转运之说，这天就向吕田最高的山——桂峰山进发，带着两条狗：“尤二”和“高里”，披荆斩棘地向山顶爬去。那有两层楼高的芒草，叶边尤如一把锋利的刀，一不小心就被拉一条口，连狗都怕那芒草。后来遇上一位猎人，他告诉我们：“别从这上，这里从未有人走！只有野猪窝在这里，撞上母野猪你们就完蛋了。”我心想：“咱们高里巴不得撞上野猪！”我和小刚各自持一把“三八”刺刀，无所畏惧，只是再度扎紧领袖口戴好手套，不跟他们四人走，另辟一条陡坡，继续向上爬。不久，他们四人的说话声渐行渐远，我与小刚被落在后头，两只狗冲在最前面，我们两伙人谁也叫不回“尤二”和“高里”，只觉得我们的劲和勇气连狗都不如！不过我和小刚都挺乐观，在攀爬中享受探险的乐趣，在落后中鼓起奋进的勇气。小刚手中的“三八”刺刀不停地向身边有可能藏野猪的草丛中猛刺，妄想有收获。我则左右挥舞着刺刀，砍出一条羊肠小道，为下山做准备。抬起头看看那重阳节的太阳，离我们真近。秋天的山风可比地上的风要凉，一阵阵地贴着山凹吹过来，含着湿气，先把周围的芒草吹倒，发出“嗖嗖”的声响，让人不寒而慄。突然我听到前面有说话声了。原来他们四人站住了，不敢前进。两只狗也开始吼叫，还不停地要往山下跑，而我与小刚的到来给了他们四人一种汇合的兴奋。连狗都知道牠俩不能再任性地跑，我们要在一起，往前走。

其实山顶已经到了，可谁都没觉察到，一个个光顾着爬了。此刻我们都往山下看：一片云海茫茫，太阳就在我们的肩膀上，没人怀疑自己已经站在天上！

桂峰山山顶是由十几座山峰连接而成，我们站在最高的那座山峰上，开始寻找脚下的奇迹。这座顶峰上有一个巨大的凹口，那凹口正中间是一口井，井口大得像篮球场一样，中间不停地湧出清泉，把细细的沙子泛起。我们拿着军用水壶，开始轻轻地舀，先把六只水壶装满，再把六个人的肚皮灌满，那水啊，清轻的，细软的，甘甜的，入心的凉爽，喝完后终身难忘。

在山顶上，我们各自寻觅着能帮助自己转运的东西、说法、举动和祈祷词。我从口袋里摸出一张纸，那是为在山上方便而准备的，可没用上。所以我干脆把纸撕成碎纸条，给了一把小刚，并把他一把拉向已经跪下的我说：“咱对天说说吧，就它能帮咱了”。小刚立马跪下对天说：“妈的，两次高考都不行，老天啊，给条路咱们走吧”？说完之后我俩将撕碎的纸条洒向空中，让碎纸片代表着我俩的夙愿，让老天爷多看我们一眼。卢永强、黄安平、李光平、魏明听完后都笑了，笑我们这么迷信。我则当真的。

这时李光平大声叫到：“快来看这”！原来他发现一块水泥石碑，石碑上用红漆刻写着“1111M”，我说这是海拔标尺，意思是这里的高度为海平线上1111米。卢永强说：“我们六人上山转运，却发现四个一，李光平首先你没运气！你马上再找找，一定要找到与六个人都有关的东西才行，你才有运转！”我和小刚对天行完大礼后，开始坚信自己会有运气了。

当晚我们用收音机收听到《美国之音》的消息说：重阳节当天，广州沙河的白云山有20万广州市市民不约而同地登山“转运”，在“天南第一峰”的牌坊下齐齐用硬币扔向牌坊上的“南”字，说法是扔着“南”就可以转运了。当天牌坊下的零钱洒满一地，有十多位阿婆用簍子将硬币担回家——这些阿婆实打实地先转了运。

谁料，年底北京空军来从化县招兵，我们联丰知青点有十二人报名参加体检，只有我和小刚顺利过关；水涉知青点的孙湘桥，王跃群，司跃敏、张卫顺利过关；长岭知青点金东、黎晓东、赵穗生、刘建雄、陈伟时、伍伟东、马海东顺利过关；联麻知青点艾松、和风、莫宁平顺利过关。军区干部部、联络部、文化部和直属单位的军体院、歌舞团、农场、外训大队、印刷厂一共十六名知青成功应征入伍。

我和小刚离开知青点的那天，他对着天空大声喊：“走了！咱们当兵去”。我俩按规矩把知青的那点家档分给了卢永强，黄安平，李光平，魏明，义无反顾地去从化县街口武装部报到。

三. 向北! 一路向北!

在满载新兵的“闷罐车厢”里，铺满了用稻草编织的草甸子，黄黄厚厚的，发出阵阵味道好像有点腥，又好像有点稻草的甜香，还有一种淡淡的灰尘味夹着铁路上专有的“铁路味”。幸好是十二月底，我们身上没出汗，崭新的军装上散发出“米浆子”的味道。从化兵这节车厢里，六十三人身穿着六十三套新军装，戴着新棉帽，由里至外，还有六十三双棉鞋，使车厢里五味杂陈，着实让每一个人兴奋。不过能使六十三个人颇感兴趣的倒是车厢里正中间的那套炉具，它旁边配放着一把小煤铲子、一把火钳，火炉上座着一把墨绿色搪瓷的空水壶。目前无煤无水，四周被打扫得一干二净，与稻草垫子保持着一段安全距离，这阵势我们没见过。在我们吵吵嚷嚷、七嘴八舌的时候，我问小刚：“你不是北方人吗？这、这、这都是干嘛使的？怎么使？这炉无煤，壶无水的，不会是‘战歌’的道具吧”？小刚大声地说：“这些家伙等火车过了湖南就得用了，我回老家看他们全用这个，北方没这个那怎么行！不说了，说了你也不懂”。

季排长没让我们闲聊下去，指着我们叫道：“贺小刚你们一班在南边；李先的二班靠着一班；金东你的三班在西边；孙湘桥的四班靠着三班；刘家炜的五班在东边；孙桂林的六班在北边；东边北边空出来的地方是预备上煤的，谁也不能挤占”！我听着季排长那含在口里打滚的地道京腔，幸亏在高中时我的数学老师讲的就是这个味，我不陌生，否则今生这第一道命令我将难以听懂。我回头一看我这班的胡石桥、邓跃晖、潘国山、李春波、巢火明、巢南星、莫阳青、曾石光、李献忠、黄石清、这十个吕田农村兵则听得目瞪口呆；小刚一班的阮耀佳、张国新、巢火明、巢志明、钟观成、巢德明、巢朗晴、张桂芳、李伯良、黄阳生也听不懂。我只好连推带拉地叫他们一个挨一个地排好，放下背包。我们二班则紧靠着小刚的一班，按着高矮顺序赶紧铺床，那些暂时还没

穿着的衣服和包裹皮、及棉裤、棉大衣和四斤被子在季排长的示范下，被我们学得也摆放得整整齐齐，季排长看了之后，皱起那双小眯眼说：“嘿！还行”！小刚用笑脸附和着季排长，油腔滑调地说：“那可不！这是广东兵嘛”。

军列徐徐启动，一声长笛拉响后，四十节闷罐车厢一节撞一节，发出刺耳的尖锐金属串动声，夹着突前突后的晃动，使人心酸和站不住。而车厢外锣鼓喧天，更加热闹，好像要拉住滚滚向前的铁轮，又好像在推一把刚起锚的那艘船。我看到小刚的妈妈陶阿姨、妹妹小宇、弟弟小军和他们院的薛兵、铁蛋、李小明、陈小东、谢循、马义、徐明、徐园、阿云和小刚的同学树刚、金勇等一大帮人在向车厢挥手。我在欢送的人群里寻找着几个死党的身影：大宏、有仔、钟诚、涛涛、仕根，你们在哪？爸爸、妈妈、姐姐、哥哥、妹妹、三叔三婶和小铁青妹妹、二舅二舅妈、三舅三舅妈和小表弟军军、茹胜、小表妹茹文，我的亲人们，你们都在哪？我知道这趟军列上的每一个兵，都有几十个亲友来相送。站台上人山人海，我已经无法再看到我的亲友们，只能伸出手，向人群里的每一位亲友们挥手致意，微笑地向他们点着头，用必胜的神情示意大家：等着我们胜利的消息吧！

军列已经带着我们无情地冲出月台，向北！一路向北。“隆隆”急进亢奋的火车声，已经很有节拍了。沿着铁轨开始进入韶关的爬山弯道，强有力的嘶喊声在火车头的烟囱上化成一缕白烟。弯弯的一列车皮也若隐若现地让我们知道：我们这节车厢在军列的最后面，前头似铁马扬鞭奋进，后头如战鼓催征。

四.“用毛巾擦两把就行了”

兴奋了一天的我们在黑夜的笼罩下，在金属车厢的摇摆中，终于支撑不住疲惫的眼皮，倦意开始拉扯着每一个人进入梦乡，酣声、屁声、梦话的喊声在车厢里激荡，此起彼伏。不时传来火车进入隧道前的拉响汽笛声，好像在一夜之间让我们熟悉熟知了汽笛声的规律，比如火车要减速时的刹车声，金属磨擦着金属的吱吱声，听得让人牙根发软，头皮发麻，而最后停下车来的巨大前冲力，能把熟睡的每一个人向前掀起90度，然后重重地把我们再还原！即使是

这样仍然没人醒。

今夜早早地入睡是因为白天的疲劳，我相信踏踏实实地睡一觉就解乏了，所以安心心地蒙头大睡。在稻草熟悉的幽香中，在人挤人的温暖中，入睡不难。

哨子声夹杂着季排长的吼叫声终于打断了我的梦。季排长麻溜地拉开车厢的铁门，发出猛烈的“哐当”声，让一束银白色的灯火照射进车厢来。我一醒，马上惊恐地推醒身边的胡石桥，然后也学着季排长的腔调猛喊：“起来！起来！快起来”！季排长则用坚定的口气发出命令：“下车集合，准备吃饭”！毋庸置疑，这个第一次听起来就像是命令的话使全车厢的人都紧张起来，赶紧地穿衣穿裤，穿鞋戴帽，背上挎包水壶，好像下饺子一样跳下车厢。在季排长的口令之下我们六十三人的“从化兵”与只有三十六人“花县兵”合为两个方队，向灯火通明的兵站食堂跑去。我回头一看，黑鸦鸦的一片新兵，忙而不乱、井然有序。各方队中只有带兵的干部发出有力的口令声。很快食堂前十六个方队集结完毕，带“花县兵”的李参谋和季排长被兵站领导叫进食堂，然后逐个方队的带兵干部依次被叫进食堂。当李参谋、季排长走出食堂后立刻点我们这些班长的名，边指挥方队快速进入食堂，边指挥各班长去拿已经摆放成叠的步具。每班各有一把大马勺；十一双筷子；十一只搪瓷碗和碟；两个大盆，一个盛饭，一个盛菜。季排长还告诉我们这些班长：“我们的桌号是4~9号，一班一桌，位置在食堂的东北角”。这时我听到李参谋也在大声地说：“我们的桌号是1~3号，各班长找到位置后分发餐具，最关键的是要记住拿上桌号牌，食堂师傅认牌不认人，收牌后才分饭菜给你们，谁要是忘了拿那桌牌，那就麻烦大了！这七百多人的食堂你要再从东头走到西头一次，所以要记住啰”！

没五分钟，食堂已经挤满了人。我们这些班长依序地被分配了饭盆和菜盘，然后赶紧向东北角找自己的班。由于人员密集和都是穿着军装，无法一下子找到，只得多处看看去找找。好在这回我们靠墙边，总算有个参照物，否则我和胡石桥端着两大盘热腾腾饭菜找回自己的桌子也真不容易。

这餐饭：大米饭+猪肉炖大白菜和宽边厚粉条，有不少红萝卜掺在里头，冒着热气。那大马勺真带劲，一人扣一勺米饭，再扣上一勺菜，全班人的眼盯

着我的手，谁也没意见，然后就是埋头苦干，不用十分钟解决战斗。这顿饭是我们新兵的第一顿饭，离我在家吃的中午饭整整过去十个小时，要不是靠疲劳入睡的话，我早就前胸贴后背了。

让我没想到的是火急火了地吃完饭后的那段盥洗时间特别地长。食堂旁边有十多排盥洗台，每排盥洗台上的两排水龙头少说有二十多个，稍等一会下一个人就有洗漱的位置了。在一轮皓月的映照下，我们擦脸的毛巾一擦一把黑，黑的只比黑夜白一点，那鼻孔里更是黑。原来蒸气机车的煤烧得并不彻底，从烟囱里冒出来的黑烟中会含着大量的煤粉，而整趟列车跟随其后，大量的煤粉在毫无知觉中被我们呼吸进了鼻道，所以鼻孔最黑。然而这只是小事情，因为开始有人发现这兵站竟然没有洗澡堂！这时我听到季排长大声地喊：“用毛巾擦两把就行了”，接着他示范地做着动作，那手伸进裤裆里猛擦几把，再搓几次毛巾，来回几次就行了，大家跟着他连忙松开腰带，在黑暗中叉开双腿低着头各自擦着那把枪，嘻笑着看着彼此，还好几下就忙完了。没一会又有谁喊“厕所在哪里？”季排长大声说：“在东头有片玉米地，你们顺着那条铁轨进去就能找到了”！话音一落，一大帮人就顺着那铁轨进入玉米地了，再一会就有人提着裤子骂骂咧咧地出来了：“丢！哪有什么厕所啊？我就蹲在铁轨上往地下拉，那密密麻麻的玉米地根本进不去，韶关怎么种这么多玉米干嘛”？我也好奇地问季排长。他说：“那是北方兵拉的屎发出的芽！咱北方人肚里都是大碴子，就拉这屎，所以来年就发玉米芽。你们南方兵人肚里全是大米，就拉水稻屎，发水稻芽。再往北走，过了湖北，你们的南方屎就不一定发芽了，而这玉米屎则拉在哪哪发芽，你明白不”？我说不明白，他接着说：“玉米很贱，粗生粗长，而大米则需要水，越往北走水就越少，所以大米叫水稻，没水‘到’它能发芽吗”？原来如此！

说话间一列满载坦克、大炮的真正军列风驰电掣地从兵站上呼啸而过，惊得我们全都站立着目送他们。很快这趟军列就钻进了南方的黑夜中。我顷刻间明白过来；我们这么长的休息时间是在为这趟军列让道！季排长对我说：刚才又挂上两车厢韶关兵。

果然很快集合哨响了，又有两节车厢挂在列车最后，我们离开了韶关兵站，继续向北进发。

五. 他们是真正的子弟兵，不会给爸妈丢脸的

季排长：北京人，一九七四年的兵，刚提干。马连义：沈阳人，一九七四年的老兵。这一官一兵从一九七八年十月开始在广东省从化县武装部的带领之下，对在流溪河林场和吕田公社十个生产大队进行适龄青年应招入伍之前的“看档案、个人考察、身体体检”的前期工作进行摸查。招兵对象侧重在知青身上，而对吕田公社联丰大队、联麻大队、长岭大队和水浦大队中的四个知青点更有北京空军首长的口喻：“只要身体能过，有多少要多少，不受名额限制”。

在流溪河林场，他们对已经“三过关”的广东省冶金局子弟刘家炜，孙桂林尤为满意。他俩的身高都在1.85米之上，在南方人中属高大威猛型。当然对多才多艺的黄东明；老实憨厚的罗伟雄；眼珠能说话的骆伟量；彬彬有礼的李伟强；还有聪明精干的温穆荣，季排长和马连义都非常满意。在一百多号知青中，季排长认为：这次招到的新兵就是部队需要的人材，文化水平及个人素质要比往年的学生兵高出许多！

流溪河林场是一个有山有水的地方，绵延的盘山公路围绕着流溪河水库两岸，九曲十八弯，经过三棵松后可见到路边有各个系统的知青点。然而过了马鞍山之后，真正的粤北山区则闯入眼帘，贫脊的吕田公社懒散地扎在通往新丰县的咽喉上。季排长他俩在盘山公路上转悠了两小时之后抵达了吕田，急忙对空六军首长的口喻中的广州军区政治部的四个知青点进行摸底。在吕田公社知青办主任谢党恩的带领下，首先对联丰大队知青林场进行“看档案”。这一看，季排长马上就明白了空六军首长的意思，因为这个知青点全部是广州军区政治部所属单位的子弟。深谙部队编制的季排长对谢党恩主任提出的先放下档案，去知青点看看人再说的意见很赞同，便与谢主任一齐，三人马不停蹄地赶往联丰大队知青点。

然而知青点的惨象让季排长、马连义惊呆了：由于没有提前通知知青们，当时知青点连声狗叫声都没有，残破的灶台上留着几条青菜，两口做饭炒菜的大锅空空如也，灶火已经熄灭了，但烟不熄，仍然冒着一丝青烟，做饭的锅留着厚厚的锅巴，在水中泡着，泛起黑黄的颜色。季排长不解地问谢主任：“为

什么不把锅巴铲出来？非要泡在水里面呢”？谢主任回答：“那是喂猪吃的，所以泡起来”。马连义说：“这锅巴人都可以吃呀”？谢主任回答：“是啊！而且很好吃，可如果不这样泡着，等知青们下山回来一下子就抢光了，那知青们喂的猪吃什么？而不喂猪，知青们就没有油吃，你们看这炒菜的锅”。季排长、马连义用手驱赶着刺眼刺鼻的青烟往锅里瞄去，也是半锅水，果然水上连一丝油花都没有！马连义问：“他们炒菜不放油”？谢主任笑着说：“知青们很少炒菜，因为热锅下油会浪费很多油，所以他们以煮菜为主，就是烧开了水再把青菜往锅里一捞，盛起菜后再往菜里放猪油，一搅拌就行了。那锅水里放点粗盐就是汤，知青们上山砍柴，出大力流大汗是需要补充盐的”！马连义又问：“知青们没肉吃吗”？谢主任说：“一个月能吃上一次肉就很好了。因为国家每月发给知青八块钱生活费，其中六块伍角为伙食费，他们还得左省右省才能省出钱来吃一顿肉，今天这顿饭肯定没肉吃”！

季排长离开炉灶，他已没有心情再与谢主任聊下去了。他想：我们机务兵一天伙食费就是一块二毛七分钱！每顿饭菜都是油乎乎的，可仍旧有人不满。看看这批部队大院的孩子吧，在上山下乡之前他们是很有优越感的一群人，如同咱们空六军军部大院里的孩子一样，生长在一个不愁吃不愁穿的环境中，虽然上山下乡的日子很苦，但是他们无声地承受着，并且还要一次又一次承受命运对他们的放弃及挑择。看到那些‘巴巴黄’的旧式军装在晾晒中显露出来的补丁和来不及补上的破口，便知道知青们的生活状况是极度艰苦的，生活水平处在仅仅能生存的边缘线上。他们和流溪河林场的知青有本质的不同：一个是拿工资当知青，一个是拿补贴当知青，要是真扎根在农村这块广阔的土地上一辈子的话，孰阔富一点孰穷困一点，不言自明。

一阵有气无力的说笑声打断了季排长的思绪，一群衣衫褴褛，灰头土脸的知青出现了。当知青们看见两位空军时，欢笑声也停止了，相互峙望着，都在发呆，知青们的脸庞上好像又一次看到机会的降临。季排长、马连义也看到一批别样的新兵：一个个被晒得黑黑的脸庞，稚嫩而又高挑的身材好像被压得有点弯，一顶顶断了沿的草帽，有的戴在头上，有的挂在背后。他们站住了，一个个坚实得像一尊雕塑，傲视着眼前的一切，有一束从骨子里发出的蓝光射向

季排长、马连义，似乎在问：你们是为我们而来的？季排长心里非常明白这里的知青都是可以信赖的人，他们承受了他们难以承受的艰苦，他们不单只磨练了身体，他们更重要的是磨练了意志，并通过这种极限磨练使他们达到了和具备了做革命接班人的必备条件，这些知青用到那里都是一块好钢。他感情上真想一把将他们全收了，可军命难违，只得坚定地执行军区首长的口喻：“只要身体能过，有多少要多少，不受名额限制”。

季排长、马连义向知青带队干部吕招楷（曾参加过抗美援朝的干部）说明了来意。吕招楷答复到：他们是真正的子弟兵，谁都不会给爸妈丢脸的。

季排长和马连义要走了，看到了这样的年青人，加上他们的红色背景，他不想再浪费时间了。季排长对谢党恩主任说：“马上安排体检”！

此刻季排长对知青的认识，对眼前这群军人后代的认识，已经不再停留在军区首长口喻的执行上了。因为他以军人的敏感渐渐地察觉到，祖国正面临一场战争，全军都需要这样的人，所以事不宜迟。

六. 一过韶关就不一样了

晚上，过了韶关就进入湖南地界了，十二月的湖南开始感觉到寒冷。闷罐车厢上的四扇铁窗已经拉上，列车迎北而上，风窜着窗隙闯进车厢，吹起草垫子上的黄灰，在那盏马灯的照耀下，满车厢里飞。摇摆的车厢在每一次列车长鸣的嘶吼中，发出“逛挡逛挡”的附和声，把我们刚吃饱了的肚子夯实了。

在见识了兵站之后，我们睡意全无。从爬上车厢后便开始将所见所闻全部从脑子里倒出来，三五成群，吕田话，广州话，普通话充斥着车厢里，嘻嘻哈哈，打打闹闹不绝耳边。季排长的京腔也闯进来，混杂在广东话中，京腔在口中的含混和鼻音的交合，总比广东话高一个音和多一个音，如果能放慢语速来说北京话，字正腔圆的倒有点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否则就显得油腔滑调。小刚对京腔见怪不怪，因为他在歌舞团长大，与话剧团在一个大院里，那些话剧演员成天里就操着京腔说话，就连歌舞团里的潮汕籍的舞蹈演员也都被感染，不用两年就京腔京韵的。小刚也能装几句，所以季排长很乐意与小刚说话。我则说

不来，我的普通话里别人总说有湖北音，没办法，印刷厂就是从湖北迁来的，在印刷厂大院里讲湖北话是通的。而刘家纬、孙桂林他们冶金系统的子弟则与我们不一样，能说标准流利的广州话，普通话也很标准，没有明显的乡音，听起来很舒服。唯有陈阳宇对季排长、马连义所讲的话，听起来是一头雾水，幸好他悟性高，要比吕田公社的胡石桥、巢火明他们要好点。其实在两个月的招兵工作中，季排长、马连义两人奔波在流溪河林场和吕田公社之间，早就对手上未来的兵了如指掌了。真正的农村兵与知青兵有明显的区别：农村兵老实憨厚，听指挥，对什么事都觉得新鲜，爱刨根问底，要不断地提醒他们；知青兵则说头知尾，并能举一反三，身上总带着一种父辈们身经百战和走南闯北的味道。也许是出门前父母们的提前交代，使他们在地理位置常识上优于农村兵，无意间让季排长省了不少心。这次一回车厢里，小刚就向大家嚷嚷起来：“一过韶关天气就不一样了，多穿点，晚上冷了”。胡石桥这帮吕田兵听得懂小刚这一嗓子，开始往冬装军服里套棉衣了。

列车由慢至快，车厢与车厢的撞击声也越来越大，能抵御隆隆响声的唯一办法是睡觉，因为梦有了节奏才做得甜。

小刚没睡，与季排长低声地说着话，我半睁着眼看着他俩。不一会，听到了小刚用口琴悠扬地吹起了《老房东查铺》这首老曲子。嘿！我太熟悉这首歌曲了：那是一九六八年印刷厂的革命文艺宣传队在大院里演出，每个生产车间都要出节目，这首歌就是由彩印一车间的青工演唱的，当时战士歌舞团还派出“支左”小分队帮助印刷厂的宣传队，提高演出水平。所以大院里的演出总是很热闹，唱的歌也挺有水平。后来读高中时无意在同学钟诚手上看到了这首歌的唱片，更是爱不释手，百听不厌。季排长一边听一边哼唱着，他看着轻轻摇晃的马灯，借着光巡视着手里的这帮新兵，我则装着入睡，半昏半沉地进入歌曲里，准备享受着将要被“老房东”查铺、掖被角的温馨。不一会我便暖烘烘的进入梦乡。

七. 我命中注定为祖国、为人民必须冲在前头

再一醒来已经是天亮了，列车行进速度很慢。季排长拉开了车厢的铁门探

头望去，虽是早晨，但并无太阳，整个天是灰蒙蒙的，让人觉得心情焦虑提不起精神。我们都围凑在铁门边，张望四周，看到前面后面的车厢都拉开了门，情形与我们一样，好像都在等，可等什么谁也不知道。列车慢慢地停下来，这时季排长很有把握地对大家说：“我们这是要进兵站了，在等月台上的列车开走”。的确没错，我们的列车一会就再次启动缓缓地进入了站，不过并不靠月台。月台上正停靠着一趟满载坦克的列车，坦克上的陆军战友向我们招着手，有的还笑着向我们行着军礼，那副威风凛凛整装待发的模样真叫我们心痒。看到他们身着军装，坐在坦克炮台中露出半截身的样子，那“三点红”显得格外炫彩夺目，仿佛有一股英雄气腾空而起，真让我们羡慕。尤其是雄纠纠气昂昂的英姿和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钢铁般的意志，都在那副无所畏惧的笑脸中流露出来，深深地震撼着我们。季排长立正向陆军战友还礼，我们也跟随着季排长向陆军老兵敬礼。

早上六点整，陆军的列车向南方开走了，我们的列车驶进了月台。下车集合，排队进食堂。早饭是每人两个大馒头，一盘大白菜，粥是敞开供应，没有人再狼吞虎咽，一切都井然有序。吃完饭后在洗盥的时间里，我们的列车又挂上了八节新兵车厢。站台前，季排长把我和小刚叫走了。原来是从现在开始就要给车厢里上煤了，而列车靠兵站的时间很不准，有时停车一会就走，有时会停半天才走，所以煤和水就成为每节车厢里最重要的补给。目前我们都在吃饭的时间里完成补给。一旦情况变化，煤和水就要控制使用，而取煤取水会成为大问题，在关键的时候“出手”一定要快！这“出手”两字季排长是既大声又隐秘地说出口的，他用眼瞪着我俩最后来了一句：“明白不”？小刚一笑一摔头，我一笑一回答：“抢”对吗？季排长嘿嘿地笑了，忙纠正地说：“不是跟战友抢哟！是抢时间”。

这个“抢”打翻了我心中的五味瓶。从七五年高中毕业开始抢着“上山下乡”，从“上山下乡”中的七七年抢着参加“高考”，又从两年的“高考落第”后七八年抢着去当兵打仗，我们这批人什么时候不是为了祖国的需要而抢闸冲刺呢？昨天在广州的沙河兵站里，广州军区为驻军子弟参军入伍的欢送大会上，军区政治部余主任对我们的父母亲朋激情地说：

“你们的孩子都是军人的后代，在祖国需要他们的时候，你们作为父母勇敢地将他们送来当兵，为祖国为人民代父出征，这就是我们军人家庭最好的选择！大家都清楚，军区政治部没有多少企业能把孩子们都招回城来安排好，只有一间印刷厂，一年只有几个招工名额。像歌舞团、话剧团、杂技团，你没两下子根本进不去，所以当兵成了你们这帮军区仔目前的唯一选择，还有人说你们是走后门当兵的。我想说，我们的子弟走后门去当兵不假，在从化吕田公社我们政治部有 208 个知青，在花县驻军有 130 个知青，可通过体检能应征入伍的知青人数少的可怜，从化有 16 人，花县只有 10 个人，大家说这是走的哪家的后门呀？今天我们这些走后门的家长们都来了，有歌舞团的，印刷厂的，外训大队的，军区农场的，二局的，三局的，炮师的，体院的，干部部的，文化部的，联络部的，我们走后门？可这后门是通向战场的门！这后门是生死门！这后门是留给勇敢的第二代军人的门呀！全体广州军区政治部及广州驻军机关的同志们，今天我们来到这里又一次送儿上战场，你们的儿子们都是好样的！广州军区有这样的子弟，在祖国召唤他们的时候，在人民需要他们的时候，他们勇敢地站了出来，肩负起祖国人民的期望，广州军区政治部全体领导都感到高兴与自豪！我要说，走后门干嘛不进企业单位、事业单位呢？非要提着脑袋上战场呢？这就是部队与地方的不同，因为我们的家庭教育就是为了祖国和人民的利益，勇于选择赴汤蹈火。为什么我们就勇于这样的选择呢？那是因为为了新中国的建立，我们的无数战友已经倒在了前面，我们是揩干净身上的血迹继续向前冲的那群人！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孩子从小到大都没有忘记革命先烈为国捐躯是光荣的，所以军人子弟的血液中早就埋下了为国赴死的基因。我的小儿子这次体检不过关，说是血压太高，结果回家就不高兴。晚上出门去与别人打架，把别人脑袋打破了，派出所要我去领人，我没去！叫那小子在派出所呆了一晚上，他妈妈第二天赔了二百块钱之后才领了他回来。我对那小子说：你打的那是老百姓！你敌我不分算什么英雄？这次体检不过关别灰心，那是你当兵心切太紧张才导致血压高的。没关系，我为你走一次后门，我已经跟广西军分区的政委讲好了，明年 1 月那批兵，你直接去广西，跟老子一齐上战场去！多撂倒他几个越南兵，那才算英雄呢！”

余主任的小儿子余二军是我和小刚的哥们，他听说我俩就要走了心情很郁闷。那天他偷了老爹两瓶“桂花陈”，就请我俩去东山龟岗的“东山饭店”吃饭，一边吃一边骂：“妈的，我们援越抗美这么多年，七二年十一军从老挝入境穿老挝人民军军服打老美，现在倒好，他妈的小越南敢入我边境打我边民。这次许司令带着老头子去北京开会，肯定要打小越南了！”不料他喝闷酒过量，开始拍桌子摔碗，我和小刚只得匆匆地拉着他结帐走人，免得出洋相。可一出饭店就碰见我们的死对头陈大播。二军二话不说，从军挎包中抄出还剩半瓶的“桂花陈”，照着陈大播的脑袋死砸下去，陈大播顿时血流如注，晃荡几下身体后便从背后抽出一把工兵铲，没头没脑地挥舞着向二军劈来。我和小刚正面迎上去，把满身血迹、口里说着胡话的陈大播几脚踹倒在地上，抢过那把工兵铲，叫二军赶快走。可二军牛脾气上来了，偏不走，还要骑在陈大播身上猛打。此时二军身上也有血，也不知给玻璃碎扎了还是挨了一铲子。这时“老二”来了，好不容易才拉开了这对“疯狗”，并把两人一起押回了派出所。

那瞬间我和小刚早溜了，这是因为我们不想让别人看到我们“三打一”。而且二军一打架就犯混，非要打得别人求饶为止，我俩怎么叫他也没用！二军在派出所只承认是喝醉酒打架，死咬只是他一人喝闷酒所致，没有供出我俩，否则我俩当兵的事肯定泡汤。余主任说二军在派出所呆了一晚的事，我俩是听别人说的。因为从那天开始我和小刚都不敢去“保安前街”了，生怕一旦碰上二军他妈我都不知该说什么。

余主任一说明年让二军直接去广西军分区报到，我才放下那颗悬着的心。同样也是听完余主任这番话我才明白，原来我们的父辈、我们的兄弟姐妹身上都流淌着同样的血，我们从小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格是由血液注定的！我们的血液中早就浸透着无数革命先烈的血，我们是革命先烈们的后继者，我们命中注定为祖国、为人民必需抢在别人前面，向前冲！

余主任接着说：“你们这批兵还有省军区的子弟及地方企事业单位的子弟、还有东江纵队的、省公安厅的子弟。有很多人的父母都是‘老四野’的人，是解放广州后第一批转入地方的军转干部，他们的子弟身上同样流淌着革命先烈的血，今天你们一起当兵，一定要搞好团结，要互相帮助，互相学习，互相鼓励，

共同进步，让你们的家长早日收到你们立功受奖的喜报”。

掌声打断了余主任最后几句话。他开始和家长们握手话别，我则乘机开溜，生怕他认出我，生怕他盘问我和二军那“点”事。

余二军没来送我和小刚，我想这哥们显然是为我们好，别让他爸再说我和小刚一通。不过我觉得挺可惜的，因为打完那场架后，咱们各奔东西，不知道下次见面是在广州还是在战场上。

八.同舟共济

列车使着浑身的铁牛劲，拉着这一列车新兵拼命地往北赶。与我们会车的军用专列也越来越多。远远的就能听见会车时南来北往的列车同时发出嘶吼般的打招呼声。有时远远地看去，军用专列总是那么威武，一旦靠近了，会车造成的气浪掀起铁路上的尘土，使彼此都闭眼捂鼻，但彼此并不躲避，因为一躲就有可能永远也看不到对方了。

列车进入湖北境内后，吃饭就开始不准时了，而且总是等着进站的时间长，进站吃饭的时间短。季排长所交代的“抢”都被言中了：吃饭要抢时间；洗盥拉撒要抢时间；上煤上水要抢时间；上车下车排队点名都要抢时间。只有列车下的最后一个兵上车后，我仍觉得真的是在“抢”时间，抢到手里的时间虽说摸不着，可心里会湧出一股踏实的感觉，在进了车厢后心情能马上放松。我可以利用这段等待时间，打发一下刚才看到军用专列引发的激情，抒怀一下在紧张的“抢”时间后留下的快感，坐下来歇歇。列车一启动，我便开始暗自铺陈当兵前最后的那点惊险和浪漫：

季排长、马连义第二次来我们联丰知青林场时，我和小刚已经顺利地通过了体检和档案审查。他们来的目的是要我俩带路去“小杉”大队第四生产队看一个叫张国新的兵。

那天我俩高兴死了。这是第一次与季排长、马连义的亲密接触。我俩上了和风的手扶拖拉机，一行五人就上了“小杉”大队的那条崎岖蜿蜒的盘山土路。一路上我们攀谈着，海阔天空地胡侃着。季排长、马连义则双手紧把着车厢围栏，

一刻都不敢放松，因为他俩从来没见过不使方向盘的手扶拖拉机。他俩看着和风的双手，如同端着一个大脸盆似的，向左转弯要右手捏离合器，身体还要不由自主地跟着手把去，就像端着一盆水，身体无法不就着摆。而上坡时加油的油门则由右手控制，遇到路面不平或打滑时，左右手则非常忙，一会左手捏离合向右，一会右手捏离合向左，右手还不停地拉着油门，唯一脚下的刹车比较闲。拖拉机头与车厢的连接樑在左右摇摆中发出“吱吱嘎嘎”地响声与拖拉机头在加油时烟囱里发出没有消音的“啪啪啪啪”声交织在一起。我们喊叫着同彼此对话，显得很有意思：

季排长问：我听谢主任说你们靠养猪才有油吃，可我两次来怎么都没见着猪呢？

小刚答：我们养的猪平时都不圈着，让它跑到外面去找食吃。

马连义问：那猪能养肥吗？

我答：我们养的猪叫“狗猪”，就是比狗要肥点，比别人养的猪要瘦点那种！

季排长忙对马连义说：刚才我俩进知青点时就遇上“狗猪”了，我还对他说，南方的猪都吃些什么东西，怎么长得都一点没猪样，感情叫“狗猪”呀！

我一本正经地告诉他俩：“我们的‘狗猪’都跟我们上山干活，没准‘狗猪’能给咱们叼只野兔子回来呢”！

我们四人在车厢里笑翻了，季排长和马连义笑得双手捂着肚子，忘乎所以。突然我眼睛一歪，脚底失去平衡，接着感到天旋地转，一个狗吃屎重重地摔在一片地瓜田里，四周扬起一片黄土尘。由于肚子里紧憋着一口气上不来，我爬都爬不动，只是抬头一看：一块巨石埋在田里仅仅露出一个三角尖，这三角尖石比我脸还大，距离我脑门不到五公分！天啊……而小刚被抛在另一块荒地里，季排长被扣在车厢底，马连义则见不着人！唯独司机和风站在四米高的盘山土路上面，惊慌失措地发呆，不知如何是好。

我们翻车了，手扶拖拉机翻车其实是很平常的一件事，由于速度慢及手扶拖拉机离合器的特性，司机总要用双手使劲地捏着其中一个方向的离合器，因此向右翻车时司机会从左边被抛出，向左翻车时司机会从右边被抛出，所以一

般情况下的翻车司机总是安全的。而车厢里的知青都很敏捷，所以多数翻车时人都跳下来了，只是空车翻进路旁的小沟里，因此一般不会出现危险情况。可这次的翻车不同以往，翻车发生在我们毫无戒备的时候，而且还坐着两位我和小刚的“贵人”。

等我那口气喘过来后，急忙连滚带爬地想站起来，可是脖子只往上抬了一点就被一道凉凉的铁条顶住，无法再抬，只好用手去摸。原来在拖拉机翻下土路时，车厢蹭着路基边的沙石，刮起一股尘土，泥土顺势下滑也埋在我们身上，一下子使我们看不清眼前的东西，只得用手摸、抓、爬，狼狈不堪。那条凉凉的铁条竟然是加固车厢的围栏。整个车厢是反扣着我和季排长，而拖拉机头与车厢连接的那条曲轴竟然在车厢的支撑下高高地将拖拉机头悬举在半空！一旦曲轴断掉，车厢与拖拉机的扭力消失，无疑拖拉机头与车厢均是两个重重的自由落体，足以让我“身首各异”。还好，懵了一阵之后，我迅速爬了出来，也推醒了季排长，连拉带扯地将他拉出车厢，离开了那危险之地，在一旁喘着大气。其实季排长与我一样，都是让一口气憋坏了，不一会喘上气来就好了。我看见他的军装被尘土染的像一个刚下战场的兵，我也灰头土脸的，不禁大笑起来，他脱下军帽拍打着军装上的尘土，口中不停地喃喃自语：“这他妈的是怎么回事？我操”！他摇着颓气的头，朝天大叫：“小刚！小刚！马连义，马连义！你们没事吧？”这时小刚瘸着腿，一拐一拐地由马连义扶着向季排长走来，马连义的军上衣被撕破了一个口，还好人无大碍。我喘定了几口气后，开始破口大骂和风：“你他妈的想摔死咱们呀？我们要死也不能死在这呀？”我一边扔着石头追打他，一边努力地爬上盘山土路。和风也被我吓得屁滚尿流，边跑边解释：“我又不是故意的，是这路太难走了才翻车的”！

列车在黑夜里向北挺进，冷嗖嗖的北风窜进车厢里，开始让人感到真的是进入北方了。三天来除了吃喝拉撒，就是回到车厢里，要么等让，要么前进，有点憋屈，好像漫漫长路不知道哪才是尽头。列车真像一头铁牛，加几铲煤就能发疯地狂奔。而我们无论是谁，都在一阵狂喜之后进入沉思的昏睡之中，迎面而来的军列刺耳的汽笛声已经唤醒不了我的安睡，反倒是车厢有节奏地摇晃夯实着睡眠，一点一点地使人昏睡，把白天眼睛里看到的一切都放下，把刚埋

进心里的那点事筛出来，乘着夜深无人，拾起旧事，咀嚼一下，在交集中挑出一丝浪漫，感动一把自己。

季排长制止了我的大骂。他说：“骂什么骂？赶紧把拖拉机弄上去吧，还要去‘小杉’呢，是一齐出来的，就得同舟共济”！他这么一喊我不得不收住口。刚才我往上爬的时候猛然发现：盘山土路与这块地瓜田的落差足有四、五米！我们这回翻车一定是在半空翻了个跟斗，小刚、马连义才被抛出车厢外的，现在要将拖拉机拖上这四、五米的土坡，谈何容易！季排长对和风喊道：“你在上面找找看，一定会有下来的路”！果然和风在离我们十来米距离的地方找到了一条挺宽敞的小路。接着我们四条大汉齐心协力，使出吃奶的劲，和风继续把着拖拉机头，三下五去二地将拖拉机完整完好地又推回到盘山土路上，我们五人又乐呵呵地朝着“小杉”大队方向继续驶去。

从那天起，在我的脑海里总想着与季排长的关系是生死之交，而这趟翻车事故在季排长那只是一场意外的遭遇。

九. “烧鸡，八毛”

越来越多的军列向南方驶去，有许多重炮专列向我们驶来，彼此嘶鸣着。我们向炮兵部队敬呼送礼，炮兵部队还我们军礼，他们每人右手膀子上扎着一根红布条，倍添军礼的庄重，把我们这些新兵都看得愣住了，急红了眼。

这一路北上，我们除了吃饭就是看南下的军列和自己被困在车厢里闲聊，对咱们部队究竟在哪谁也没问季排长，好像自然地学会了部队的那一套：不该问的就别问！车厢里，流溪河林场的知青一堆，吕田公社的一堆，军区知青一堆，继续打着没完没了的扑克牌。我则一个人倚靠着那扇铁窗，发呆地看着已悄然发生变化的地理及天气现象：大地已经变白，雪压着农田，把中原大地广袤的平原展示得一揽无遗。在铁路一旁的田野中，只有田埂凸出雪面，在一望无际的白色大地上打着一横一竖的格子。远远望去，田里没有人，只有几只像苍蝇大小的黑乌鸦在田间竖立的电线杆上蹲着。列车在使劲地前进，可窗外的景色却一动不动。

天气真的很冷，铁窗和铁门都关得很紧，我傻乎乎地看了一阵风景之后也乖乖地关上铁窗，跑到炉前与季排长聊天，要把冻坏了的脸蛋暖过来。我看着炉膛里的火和炉上座着的那壶水，那开水的“吱吱”声从壶嘴里冒出来的水蒸气，不一会就暖和了，鼻子像解了冻似的，车厢里的各种味道开始钻进鼻子，其中隐隐约约地有股烧鸡的味道，我知道这是肚子空了的缘故。

列车过了信阳站之后，速度就开始降了下来，走走停停、停停走走。季排长告诉我们：“再过了许昌之后就是郑州站了。郑州站是全国火车的大动脉，南来北往的火车都要通过调度之后再继续行驶。我们这趟北上的列车向东经开封就开往江苏方向了。而向西经洛阳就开往陕西方向了，咱们则是一路继续北上经新乡、邯郸开往石家庄。现在我们的速度是慢点，这是在为南下的军列让道，一旦他们快速过郑州之后就立马轮到我们快速过郑州，估计在新乡兵站我们才会下车吃饭。在郑州我们军列很少停靠的，但火车头加煤加水是免不了的，所以在郑州站呆十几分钟就得走，一会你们就能见着这条‘十’字形大动脉了”！的确我们一路北上，好像除了在兵站内有停靠的几趟列车外，真没见过什么大动脉一样的车站，郑州站可能会像两条交错的大蜈蚣，有数不清的列车在里面停靠、加煤加水、换火车头，都在等待着改变方向、继续行驶调度令。我伸头望去，期待早一点过许昌，早一点能看到震撼我的郑州站。

在许昌站我们停了，没靠上月台，只是靠在几股铁轨之中的一股上，有点上不上下不下、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感觉，我们全车人倚靠着门、扒着窗都向月台上望去：月台上有十几个推着手推车，身穿白色上衣戴着白色布帽的服务员来回地叫卖：“烧鸡！八毛！烧鸡！八毛”！吕田兵胡石桥问季排长：“为什么一到河南就烧鸡巴毛呢”？

十二月底的河南，已经是寒冷的冬天，月台上除了那些叫卖的服务员在列车边来回穿梭外，并没有多少人在车厢外活动。我们都明白这是客运站，军列只停不下，看看热闹。这次热闹我们都看到了，大家都一边笑着，一边用手捂着裤裆，生怕被烧掉鸡巴毛。

列车开动了，带着我们的急切的期望，直奔郑州站。小刚在我们都在看月台上热闹的时候竟神不知鬼不觉地在车厢背后向一位流动服务员买了一只烧鸡！

季排长看着小刚怨气冲天地说：“怎么回事啊你！怎么回事啊你！这一车厢的人，你才买一只鸡，够谁吃呀”？小刚也挺委屈地说：“那服务员是从车头方向卖过来的，就剩一只了”！季排长一听小刚这么一说才笑着罢休了，忙接过小刚手上的鸡，扒去那张油纸，转身就找胡石桥，他嚷嚷道：“小胡！看看这就叫‘烧鸡八毛’”。

这只烧鸡被季排长放在车厢的火炉上，烘烤着，季排长开始向我们述说“烧鸡”是怎么做出来的：“烧鸡”与你们广东的“烧鹅”可不一样。“烧鸡”是在一口大锅里卤出来的，那口大锅里的卤汁从不更换，只能往里加卤汁，而且这口大锅的火上百年来从不熄灭，所以河南“烧鸡”非常有名。而“道口烧鸡”则是首屈一指，是原产地”。没一会，那烧鸡开始冒热气了，一股八角、茴香的味道扑鼻而来，把车厢里每一个饥肠辘辘的人搞得忍无可忍，口水直流。季排长接着说：“你们广东的“烧鹅”跟北京的“烤鸭”差不多，那皮都是焦黄的，油油的”。这时骆伟量大叫一声：“糊了！这鸡吧糊了”！季排长这才停了口，赶紧把“烧鸡”从火炉上抢了下来，而我心里早就开始埋怨起来：我们都饿得前胸贴后背，您还鸡、鸭、鹅地絮絮叨叨，快分掉“烧鸡”吧！那怕分给我鸡爪上的指甲盖，让我尝尝“烧鸡”的味道，也比在这干坐着流口水强！

我终于分到了一块比指甲盖大好几倍的鸡肉，丢进嘴巴里，没嚼几下就被胃抢下肚子里了。季排长讲的那些“烧鸡”故事一点都没感觉到，倒是真像“烧鸡巴毛”一样，一阵热过去之后就什么味都没了。

傍晚，我们缓缓地准备进入郑州站。在一股浓浓的煤气味的引导下，我真的看见眼前是一片灯火海洋，有点像越秀山足球场的夜场足球比赛一样，灯火通明中夹杂着气笛的不断鸣响，把已经黑下来的天又拉回到繁忙的白天。我想郑州站应该没有日夜之分，只是银白色的灯光有点惨白，很难比得上白天的太阳，灯光照在我们的脸上显得很木纳，把我们眼中的那一点点期望都盖住了，好像巨大的郑州站正漠视我们的存在！我们被它惊呆了。

尽管郑州站里车水马龙，川流不息，而南来北往的列车仍旧是有条不紊地进站出站，亦如季排长说的那样，只要是南下军列都优先地出站，继续向南开拔。我们的列车果然十几分钟后就在一声汽笛长鸣后，启动离开了郑州站，重

新加速回到黑夜之中，快马加鞭地直奔“新乡”兵站，此刻我们已经饿了八小时没吃饭，肚子直叫唤。季排长对我们说：“肚子饿的就睡觉，三小时就到新乡兵站”。

当吕田公社正式通知联丰大队，知青林场报名体检的只有贺小刚和我过关后，一齐参加体检的李光平、卢永强、康生、周广义、魏明、李永泰，黄江青、胡梯彪、黄安平、卞穗杰都很高兴，因为下次有招工名额的话，他们就减少了两个竞争者，所以大家就吵吵嚷嚷地要大搞一次欢送会，并说要把“狗猪”杀了。可小刚不同意杀！他说：“你们还得呆下去，杀了‘狗猪’你们连油都没得吃！要杀就杀‘尤二’吧，反正我走了牠也难受！有‘高里’看家护院就行了”。最后大家商量结果还是杀了“尤二”，只是开饭的那天下午我俩就被公社知青办谢主任叫走了，在公社里大吃一顿。

“尤二”是我们刚下乡的那天，小刚花五块钱向当地农民阿昆买的一只白色小狗崽，没几周就叫手扶拖拉机拦腰碾过，我们都以为牠会死，就将牠给了林场的当地青年夏帝祖，让他带回家请人治治伤。可夏帝祖并没有将“尤二”带回家，他对我们说狗不会那么容易死，过几天牠就能活过来。结果真的没几天“尤二”奇迹般地活过来了，不过变得特别黏人，小刚到哪牠到哪。“高里”是只淘汰军犬崽，是军区四所的高季带回来的，特能吃特能打，从小与“尤二”相处，感情特好。长大以后这哥俩一齐上山，一齐与来犯的农家土狗打架，后来“高里”成了独霸一方的“恶”犬。由于“高里”从小与“尤二”混养，身上军犬的特征没有了，倒是长满一身的痞气：咬伤农民的猎狗，叼走农民的鸡鸭，唯独见农民身背猎枪的时候就特别乖。农民对“高里”亦是又爱又恨，尤其是晚上打野猪的农民都来借“高里”，而且十有八九都能打着野猪。“高里”也能饱食一顿，还叼一块猪肺回来给“尤二”吃，主人高季考上中专回城时不忍杀掉“高里”，便放下一句话：谁最后离开林场谁杀掉“高里”！可惜这一天我俩都没看到。

饿了睡觉都是做吃肉的梦，老天爷没叫我俩吃上“尤二”的肉，就是做梦也没吃上！我俩不知不觉地给自己积了点德。

晚十一点，新乡兵站到了。人困马乏的我们，打起精神下车集合，抢时间

进食堂，抢时间吃饭，抢时间洗盥，抢时间给车厢里上煤上水，抢时间上车，抢时间等待列车那声长鸣，离开河南，赴往我们的目的地——河北石家庄。

十. 中国最早的航空事业在广州

离目的地越来越近，我们的心情也越来越好，似乎到了石家庄，我们就到达部队了。

已经丢掉腼腆的胡石桥问季排长：“为什么一出广东省就到湖南、湖北，河南、河北的，到了湖南也不见‘湖’？到了河南也不见‘河’啊？倒是过了湖南就到湖北，过了河南就到河北，那过了河北又是到了什么南呀？为什么我们的列车不往湖东开？是不是过了湖东之后就到湖西呢？是不是过了河东之后就到河西呢”？我们听他这么一问都笑了，知道他和季排长说笑呢。季排长也挺逗，假装意味深长地回答说：“小胡问得好！在这条京广铁路线上的确是看不见湖，但能见到河。在湖北武汉的长江大桥就是横跨长江的，而南北之说是由京广铁路线的方向而定的。京广铁路线北起北京市南至广州市，火车到了北京之后南北之说基本上结束，所以在铁路线上河北之后的北方省份就很少叫南北的了。可是南、北、东、西的方向确是由河南郑州开始。比如吕田是粤北山区，但广东人说方向则是说从街口到温泉，从温泉到良口，翻过马鞍山后就到吕田了，这话叫北方人说就是一直朝北走，可南方人愣是不找北！其实广州市也分南北东西的。比如我和马连义在广州的东山呆了几天，我俩沿着中山一路向中山五路走，去了一趟北京路，然后沿着中山五路向中山七路走。我发觉广州城原来不大，因为大东门在中山四路，西门口在中山六路，城的东门和西门由中山路直线连接，而那条南北向的解放路、人民路正好横在中山五路和中山六路之间，清楚地把广州城分成了东西南北。这要在北京就叫东城、西城、南城、北城，可你们广州人把东西南北的方向只按地名来叫，所以一旦要问路找地方，人家就会告诉你向前走，如走一百米后向右转看见一个十字路口别过马路向左转就到了的如此回复”，陈阳宇打断了季排长的话，他说：“广州的中山路原来叫惠爱直街，这条直街也从不分东西朝向，但人们习惯叫大东门、西门口，

解放后才改叫中山路，也没有叫中山东路或者中山西路，确实没有方向感，只用一、二、三、四、五、六、七来表示。如中山一路上有铁路宿舍、杨箕村；中山二路上有电车总站、中山医学院、烈士陵园；中山三路上有农讲所、火炬楼、仓边路；中山四路上有致美斋、中山图书馆、东江饭店、红旗剧场、华北饭店；中山五路上有新大新百货公司、长江乐器店、中央公园、北京路；北京路上有古籍书店、美丽全冰室、和平饭店、新闻电影院、永汉电影院、文一文具店；中山六路上有惠爱餐厅、菜根香素菜馆、回民饭店、六榕寺、光孝寺、光塔、太平路；太平路上有市一人民医院、儿童医院、上下九路、新亚酒店、新华酒店、南方大厦、文化公园；中山七路上有陈家祠、广州烟厂；过了中山七路就是郊区泮塘，有荔枝湾和仁威庙。中山路全长约七公里，真正的闹市区从中山二路的东山百货商店开始到中山六路为止。其实广州是有以东西南北方向来起路名的哟，像广州的沙河兵站，它有条进市区的先烈东路。先烈东路是广州市最早一条可以走汽车的路。而为什么修一条这样的路呢？是与北伐以来沙河历代为兵家必争之地有关。现在广州军区、省军区、广空在沙河仍有驻军。如省军区大院就是原黄埔军校的分校。天河机场今仍为广空一个通信团驻守。

老季问：“沙河有个天河机场？”陈阳宇说：“对啊！这个机场说来话长。1920年国民革命时期，国民革命军航空局在大沙头成立，其后创建飞机制造厂。1923年8月10日由大沙头飞机制造厂生产的飞机在机师黄先锐驾驶下试飞成功，即以宋庆龄的英文名字命名为：‘乐士文一号’。同年10月飞机厂被人纵火。飞机厂迁至新河浦，改名：东山飞机制造厂，继续研制‘广州号’飞机，抗战前东山飞机厂的产量是60架/年。1938年，广州飞机制造厂迁到贵州省祥云。天河机场就是为早期的广州飞机制造而修建的，广州沦陷后为日本人再扩建”。

老季说：“阿宇，你怎么知道这些历史？”陈阳宇说：“我爷爷是解放前的广州市税务局的局长，广州所有的大企业他都知道。我爸爸是地下党员。”他这么一说，全部人都明白了。陈阳宇继续说“中国最早的航空事业在广州，航空制造业和航空人也都在广州。冯如1912年8月就是在沙河的燕塘进行飞行表演中失事的，后来葬于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侧，就在你住的广空第一招待所的马路对面。季排长，广州人对路有句骂人的话叫‘不是勾路’，意思是对这

个人办的这件事表示怀疑，比北京话的‘找不着北’的意思更深一层，可见我们广州人对路的历史认识并不肤浅。路也不是一分南北东西就清楚了的”。

先烈东路东起沙河镇，而先烈南路则接东风路。这条东风路，解放前叫德宣路，也不分东西方向，解放后被改叫东风路才标上了方向。所以东风路就是与中山路并排而行的一条标有东西方向的路。像东风东路、东风中路、东风西路。像海珠路、德政路、人民路等等有很多这样标上方向的路。但广州人的确不按方向找地方，你如果站在海珠路问人一德路怎么走？就已经注定人家告诉你穿过中山路，穿过惠福路，穿过大南路，第四条横路就是一德路了，绝对不会有人告诉你：‘一直朝南走就到了’！只要你细看广州市那条珠江，两岸其实就是最大的方向：珠江南岸就是‘河南’，珠江的北岸就是‘河北’。这条南北线我们广州人生活中也常用它来比喻一些事，比如说广州人家里有香港亲戚及海外亲戚的叫有‘南风窗’，广州人去北京叫‘北上’，没有人去偷渡香港却往吕田方向走的。由此可见，广州人非常明白大方向，小方向则靠灵活头脑来寻找。但没有北京人那么利害，脑子里那条经纬线能套用在任何地方，连小小的车厢里也分的出东西南北四个角”。季排长点着头说：“阿宇你真行！那广州的北城和南城在哪”？陈阳宇回答：“北城在小北路，那里还有一段城墙和城门，南城在大南路，南城外就是珠江”。

季排长笑了，原来广州人也分得出东西南北！他误解广州人了。我也笑了。小小的地理历史文化的冲撞，彰显了我们广东兵的历史文化底蕴，“南风窗”的形象比喻，让季排长明白广州人不但知道方向并且将方向借用于民间口语上，还那么得恰到好处，他不得不刮目相看！

季排长接着说：“当兵的可要有非常敏感、清晰的方向感，战场上只能用地图，地图上北下南左西右东都识别不了的话，麻烦就大了”！陈阳宇忙说：“篮球场上要分东西南北吗？这个球我应该往南传还是往北传？那我可分不清哟”！我们哄堂大笑起来，季排长指着陈阳宇说道：“你吽，真逗”。他心想：这群革命的后代，一听说要打仗全冒出来当兵了，这是真正的革命接班人。

车厢里的人好像忘记了一切，都在笑侃着，起哄声此起彼伏。

下午五点钟，邯郸兵站到了。我们个个兴高采烈地下车集合，准备把最后

一顿兵站食堂的饭吃饱。天暗下来还阴阴的冷，我们空着肚子缩头缩手已经很正常了，没人愿意在露天多呆一分钟，巴不得冲进暖烘烘的食堂，快点给自己的胃加油加水。也许是上学时的操练课起了作用，几天来的下车集合进食堂、饭后解散去洗盥、再到集合点名上车厢这三个步骤大家都熟了。那些站着吃饭不说话，抢时间洗、抢时间拉的规矩都做得又快又好。季排长在上车厢前的临时任命“车厢班长”也都没出现问题，所以我们总是可以说说笑笑。这会季排长就指着吕田兵阮耀佳说：“过了河南之后，你们撒尿可不能在露天乱撒了，因为天气非常冷，你掏出小家伙就撒的话，那尿立马结成一条冰柱子，你撒完尿后这手一抖，那小家伙连同尿一块就掉了，你还不知道”！阮耀佳说：“阿桥早就提醒我了，在河南时我们都是捂住小家伙，下车撒尿的时候抓住小家伙不停地左右摆动，好像在家种菜淋水那样啰！现在小家伙还在，季排长我想问一问，我在家时这家伙很大，怎么一到北方这就成了小家伙了呢”？季排长问：“在家能有根香蕉那么大吗”？阮耀佳答：“差不多吧”，季排长边说边用手扒着阮耀佳的裤裆：“打开看看，总不可能变成饺子那么点小吧”？车厢里的人死拉着阮耀佳的手，抱着他的腰，非要季排长打开看看那根“广东香蕉”现在到底有多大！

这顿饭我们吃得饱饱的，季排长告诉我们：到石家庄就到部队了，我们一下就兴奋起来，终于到了。

列车仍旧欢实地向前跑，也像我们一样，好像到了石家庄就到了终点站一样，一点没有省劲的样子，使出浑身气力，载着满列车厢的南方兵向北去，向北狂飙。

十一.最后一站是唐山

晚上十一点列车终于到了石家庄。但是我们并没有被叫下车，车厢门还不让拉开，我们只得在车厢两边的四个铁窗上看着外面。在银白色的灯光下，我看到我们的列车来来回回地进站出站，我们这十节车厢与列车整体脱挂，有三十多节车厢挂靠在向西行的火车头上，有二节车厢被挂靠在往东行的列车上，

而我们这十节车厢方向仍然朝着北，毫无疑问，我们将在夜幕中继续北上，估计将夜入北京。

我问季排长：“不是说部队就在石家庄吗？怎么不让我们下车呢？那向西行的是去哪？那向东行的是去哪？我们还要去哪”？季排长小声严肃地问我：“石家庄的西面是那个省？这省靠谁最近”？我不加思索地说是山西省！季排长一抬手在我的棉帽上重重地拍了一下说：“再往下想想”！我说那就是内蒙了，内蒙靠…我一下子恍然大悟说：“妈的靠苏联！原来这三十多节车厢的兵是去内蒙防苏联的”！季排长笑着说：“明白啦？！这向东去的是济南空军的兵，我们还要向北走”！我急忙说：“难道我们真进北京城？去见毛主席”？季排长被我逗乐了。

这回我可高兴了，在北京当兵那多光荣啊！我倚着铁窗继续盯着向北的方向，生怕我们这十节车厢被搞错了方向。

我们终于被挂在一列货车最后面，驶向下一站北京。尽管已经不是专列了，但是列车的速度一点也不慢，只是有点失去专列那种浩浩荡荡的感觉。车厢里的人有点沮丧，好像刚才我们还是一股势不可挡的铁流，怎么突然就被支解成分流了？他们显然都不知道下一站是哪！看到阿宇脸上的徬徨的样子，再没有人出来和季排长调侃了，也许是分兵之后的焦虑引发出睡意，随着车厢的均匀摇摆，我们都睡了过去……

我的梦悄悄地拉着我们广东兵的这两节车厢竟去了向东行的方向，有一位王连长接替了季排长。王连长与季排长的说法大相径庭，他说他是来接济南空军的新兵，而且接的全部都是炊事兵，说什么南方人做菜好吃，所以是特招一批正宗的广州兵，部队首长都在火车站等着我们呢！为了快点到部队他要在车厢里分兵，并拿出几张纸，指手划脚地对我们说：你你你是第一组，到张师长家；你你是第二组，到何旅座家…。我觉得怎么不对劲呀？怎么像电影里的国民党军队一样呀！为什么不点名呢？我要举手问王连长，可小刚拉着我不让问，还对我小声说等一下车，乘着天黑咱们逃！我看车厢里没人听王连长的话，个个装着听不见，我就翻身去告诉阿桥，叫他把话一直传给孙桂林、刘家纬、金东这几个大个子耳里，等火车一停就把王连长干掉，然后马上去救花县的战友，

告诉他们立即分头扒上南下的列车，想办法直接去广西，我要带着大家去找余二军，叫他找他老爹把我们调到陆军去，我们一齐上战场！

车突然停了，我一下子窜起来。季排长对我说：“北京站到了”！我摸了一把额头，妈的原来是一场恶梦！车厢里就我和季排长坐立着，他忙穿着棉衣，麻利地套上棉裤，一翻身跳下车厢去了。我则蹑手蹑脚地来到车门那道缝边看着心仪的北京，与郑州站差不多，同样车水马龙。我们十节车厢不知是什么时候又脱离了那列货车，孤零零地停在边道上，好像又在等一趟货车再开往别的地方，丝毫没有让我们下车的迹象。不一会季排长和李参谋快步地跑回来，并且马上回到车厢里。季排长看见大家都没醒，便高兴地小声说：“这次不用等，马上走”！我不惑地问他：“还要去哪”？他说：“天津”！

我心想：操！怎么又去天津了？嗨！反正不是去山东就行。

这回真快，我们的车厢被重重地碰撞了一下，发出干脆的金属碰撞的“逛荡”声，车厢里的人一下都醒了。黄东明半梦半醒地问季排长：“到部队了吗”？季排长扬着手叫大伙继续睡，他也宽衣解带头一歪睡下了。我在炉火旁给炉加上一些煤，封好炉，半躺半靠着盯着炉火，听着炉火里发出吱吱地响声，一股新煤块被燃烧后发出煤汽裹挟着水份的刺鼻味道升起，没一会就消失了。我两眼巡视四个铁窗和那两道拉门，按季排长的交代：在车厢内一定要保持空气对流，否则会发生煤气中毒，后果不堪设想！从他那么一说开始，我们几个临时班长就跟着季排长学升炉火，学封炉火，晚上自觉地保持一个人值班，使车厢里的人能安稳踏实地睡觉。

我刚下乡时，歌舞团的带队干部王宏生在一次评“工分”的会上，把我评成七点五分，比女知青还要低一分，当时我气坏了。在晚上烧水洗澡时，正巧她跟在我后面准备续火烧水，我一看她气就上来，当我瓢完热水后，立马将半桶水浇进炉膛里，那炉膛随即闷闷地爆响一声，一股强烈的水蒸气腾起几尺高，把王宏生气的浑身发抖，拧着空水桶端着脸盆哭着跑回宿舍。从那天起我就明白：炉能热人亦能凉人。而今天我又明白：炉里的煤气还能薰死人！

胡思乱想没一会天津站到了，这时季排长开始嚷嚷起来：“起来！起来！起来！穿好衣服，打好背包，检查自己口袋里的东西，别丢在车厢里，水壶背

包挎好”！他则又跳下车厢朝月台跑去。瞬间，大家开始忙活起来，兴奋、高兴、打闹、嘻戏使沉寂的车厢一下沸腾起来，手忙脚乱地互相帮助，你推我嚷一阵后大家才发现车厢又动了。季排长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回到车厢里，我也发现天津好像仍不是终点站，我们一定还要走！可走向哪儿？季排长大声地说：“最后一站唐山”！

我心头一震：河北唐山不就是七六年中旬发生七点八级大地震的那个城市吗？难道我们的部队在唐山？全车厢里的人都被“唐山”这两个字镇住了，因为那场地震，全中国人民都知道了唐山。

这趟货车很快，“滢吱滢吱”的呼叫声碾碎了每一个人的幻想，把车厢里静坐的人拉向深夜，拉向他们想象地震的惨烈之中，车厢里一时出现了难得的平静。我们都望着季排长，他则望着那半死不活的炉火，我一下子醒悟过来，这炉火早就告诉我们：目的地马上就到！因为一路上季排长对炉火的呵护不亚于对人的呵护，而此时此刻的炉火好像已经要熄灭了，季排长也不再续煤烧水了，这不就是预兆吗？他叫我们打背包，收拾行李，无疑是真的快到部队了。

火车慢下来，我迫不及待地向窗外看去：一座巨大的烟筒没了上半截，竖立在一片残垣断壁中仍旧摇摇欲坠。一座五层楼高的水塔被折成两截，塔顶像个盒子被几根钢筋牵挂着悬在半空，那水塔的四根水泥支架，有一根弯了却没断，好像篮球场上的两个高中锋缠在一起，其中一个人大腿受了伤一大块肉没了，露出了大腿骨头，他痛的弯下了腰，叫人惨不忍睹。火车在唐山市区边慢慢地走着，路灯的银色中带着一点红，让我觉得是一抹血红。这座顽强的城市在全国人民的支援下，一切都在恢复重建之中，那烟筒那水塔只是叫人不要忘记这里发生过惨烈的地震而已，我看到了我也记住了。高中地理老师曾告诉我唐山有个开滦煤矿很有名，现在亲莅地震后的唐山，我知道唐山真正有名的是不屈不挠的人民！季排长右手高高地扒扶在铁门上，口里喃喃自语：“这次地震：先是上下抛着震，而后是左右摆着震，再坚实的建筑也受不了这样的震法，那一抛一摆之间，人是肉，房子是皮，如同包饺子一般被裹挟紧紧的丢进锅里，根本没人能跑出去，活下来的人只是幸运地被建筑物恰巧遮挡住了，甚至有住楼房的连床带人被抛出大街的，还什么伤都没有！说起来什么好运都有，听起

来千奇百怪。开滦煤矿在井下上班的矿工一个都没事，反正能活着都是奇迹！地震过后的居民死亡统计仅仅是那几天能够收集到的尸体数量，实际数字要比公布的大得多！”季排长越说越沉重，火车的速度也越来越慢，汽笛声不耐烦地狂叫，好像是向唐山发出哀鸣，又好像是反复告诉唐山：有一批“老广”来了。

季排长看着车厢靠近了月台，向月台上的首长不停地招手，脸上泛起着由衷的笑容。他探出上半身去望着慢慢将要停靠的月台边缘，一副急不可耐的样子。而我们都尾随其后，个个跃跃欲试，只等他一声“下车”的命令。

月台上一位高大魁武的首长在向季排长、马连义、李参谋敬礼握手，看上去他仨在等这位首长的指示。只见首长右手向后一指，有二十五辆已蒙上帆布的“苏制嘎斯69”卡车已在等候我们。马连义高叫着：贺小刚你们一班、二班上一号车，刘家伟你们上二号车……李参谋看护好队伍的中间，季排长殿后。十分钟的时间里点名上车一个不漏。没一会，我们十节车厢的新兵转汽车的行动就结束了。

汽车驶出了月台，又沿着火车进唐山的反方向行驶，驶出唐山，朝一个有点诡异而且不知名的方向驶去。

天很冷，刚刚离开火炉的我们第一次领略了北方寒风刺骨的味道。我把那大衣裹棉衣，棉帽加毛领根本拦不住从车缝里钻进来的风。二十五辆车匀速缓慢地行驶着，一股股浓稠的雾气扑面而来，仿佛象一道道天然屏障，既封锁着车辆急速前进亦封锁着我们在黑夜中探索的眼睛，使车队在公路上慢慢爬行。北风并不理会车的速度，一个劲地从篷布下沿往车厢里窜，再从裤管下往上灌，一下子就把两腿吹凉了，叫人不得不跺脚，真恨不得将背包带解开，用背包带捆住裤管，不让那风直捣“老巢”！车一辆跟着一辆，由二十五束车灯前后牵引着，好像手拉着手的手夜行人一样，沿着一道山脉，直直地前进，车篷不时会被路边的柳树枝拍打着，发出像哑炮的声音。车上的人都蜷缩一团，那山边的路，那路边的田，那田里的庄稼和那天的漆黑与迷雾，对车上的广东兵来说，已经毫无顾及。谁要是多看一眼都只会越看越心凉。无奈南方兵正经历着人生第一次的寒冷，是冷到心里、骨头里的那种冷。胡石桥瑟瑟发抖地自言自语：“在河南烧鸡巴毛，在河北冻得鸡巴都躲进肚子里了，这天太冻了，这条路怎么那么长”！

十二·新兵入伍回景

清晨五点，天才乍亮，后挡板那根铁钩带着铁链终于“哗哗”作响，随即，后挡板“嘭”地一声被放下，季排长用劲地掀开后篷布高叫着：“到部队了，下车！下车”！此时我已经被倦意、饥饿和寒冷折磨的只剩半条命，全然失去了渴望和没有了幻想，像一块大大的粗布团被人推下了车，在硬硬的泥土地上踉跄了几步才站稳。抬头一看四周：十多排平房灯火通明，房顶一侧的烟筒冒着缕缕青烟，那青烟强势地排挤着迷雾，使整个半山腰上的平房如同吊悬在山与地之间，忽而迷雾很浓，一股股滚地而来，好像要欺负我们这帮南方兵；忽而迷雾又很轻，在身边绕了几圈，仅仅是跟我们打个照面就溜走了。我累极了，无暇眷顾那黄山黑土与烟筒的浓情和轻雾的调情。我已瞄见身后有个食堂，因为从那里飘出来的香味绝对是一路北上在兵站里我们熟悉的味道！

我重拾精神，依旧有力地喊出“向右看齐！向前看！向右转！齐步走”！的口令，跟着季排长向指定的军营宿舍快步走去。来到第二排朝东的一间房门口停下。

季排长向军营门口迎接我们的两位老兵还军礼之后，把我们四位新兵副班长逐一向两位老兵介绍。然后季排长高声宣布：“宋瑞同志暂时担任一班、二班的班长，贾世民同志暂时担任三班、四班的班长……从现在起，你们将听两位老兵班长的指挥，有任何问题需逐级报告，明白吗”？我们大声喊道：“明白”！宋班长高叫一声：“一班二班跟听我口令：向右转！齐步走”！

一班二班被分配在第一排营房二号房内室。大通铺的架子床，室内有个炉供暖，床上铺的垫子与闷罐车厢里的草垫子一样，墙边钉着长长的一条原木条，木条一端上写着1~12，另一端同样写着1~12；外室亦一样，但分配给了湖南兵。

我们一进屋就感到屋里是暖烘烘的。在欢欣和等待分配床位的片刻之间，浑身就已经开始发热。背包大衣已被解下，二十二个人挤站在约十五平方房间的过道上，一动都不能动。宋班长忙下令：一班睡上铺，二班睡下铺！小刚他们迅速地跳上上铺，为我们挪开了一些空地。大家都欢天喜地地开始铺床，然后是挂水壶、挂挎包、挂毛巾、摆脸盆。10分钟后集合哨子响了，该进食堂吃饭了。

教导队的食堂再也用不着我和小刚抢这抢那了，我们轻装上阵就行了。唯一与兵站一样的就是仍旧保持领饭领菜的办法，我和小刚仍然要为自己的班去领饭菜，回来后为班里分饭分菜。这顿饭主食是金灿灿的粗粮玉米饭，菜是热腾腾的猪肉炖红萝卜、宽边粉条加大白菜。与兵站不同的是玉米饭可以随便吃，菜还是需要分一人一盘，这对我们早已饥肠辘辘的新兵来说，已经是天大的惊喜了。于是在分菜的时候大家纷纷开始排队打饭，对头一回吃玉米饭的广东兵、湖南兵来说，好像是吃到了自由，顷刻间把在兵站食堂里的严肃吃饭、抢时间吃饭的那种心慌和无奈一下子抛出九霄云外，谁都可以在排队的时候和老乡说几句话，猜测一下不用分配的玉米饭的味道究竟会怎样？我从小就吃过玉米，但只是偶尔吃，似乎是零食，把玉米饭当成主食也是头一回。这玉米饭在食堂的水银灯光下显得金灿灿的，黄色中略略地带着一点白，很黏稠，在箩筐中如同水泥浆一样，总往低处流，没有大米饭那样能高高地堆起来及给人一种开胃的感觉。不过对一个接一个的排着队的新兵来说，最重要的是这玉米饭到底好不好吃？到底能吃多少？谁都不知道，是先装一点，好吃再来装，可一会没有了怎么办？这个问题很现实地在每个新兵脑袋里转动，要在没有答案之前你的手就该做决定了。许多新兵都选择了“宁可多装决不少装”的办法，高高兴兴的离开排队的行列。不一会盛玉米饭的箩筐便见底了，很快从厨房中又抬出一大箩筐玉米饭，使继续排队的新兵吃了一颗定心丸。

这顿饭，我没吃出什么特别来，只感觉玉米饭在大炖菜的调拌下并不像大米饭那么入味，吃起来总觉得好像没法嚼，黏稠的感觉一进口就变得滑溜溜的，又遇上宽边粉条的精道，胃简直不让这些食物在口腔停留，一使劲，全扯下去了，齿间只有一点肉味，一盆大炖菜就着一碗玉米饭顷刻间就吃个精光。

我按照宋班长的布置马上回去准备一下，上午十点轮到我们去师部洗澡。六天了，我们都按照季排长教的办法擦两把，可到了河南之后就没办法再那样擦了，因为天气实在太冷，我们都在露天洗盥，如果再把冰凉的毛巾往裤裆里擦，可能连毛带小家伙都会被擦掉了！所以从进入河南以后，没谁那么傻还敢擦两把。我们一听说洗澡是十点钟，一下子高兴地跳了起来，连吃饭都显得不那么重要了，因为那早就臭了，而且臭不可闻！

从食堂出来就往宿舍赶，没走两步就被一股熟悉的味打动了肚子，肚子在一冷一热的温度下“轱辘轱辘”地开始叫，我立马朝那排茅房小跑而去。从河南兵站开始，我就见识了北方茅房，很大，房子无顶，所有气味都在一瞬间被冰冻住了，所有人撒的尿也像一层层被冰冻的小瀑布，悬挂在尿槽外，要大解得非常小心，因为茅房内四处均是滑溜溜的。在河南兵站我们看到茅房边都长着玉米，就是有人怕进茅房而就地大解所至，其实即使能四平八稳地蹲下来，也只能一憋气一股劲赶紧了事，那个冷直窜人体中部，就那一会整个屁股都冻得半麻，令我们这些南方兵真受不了。

去洗澡是件非常惬意的事。我们大队人马走在一条望不到头的笔直公路上。公路两旁一边是山一边是农田，两排柳树已经叶落枝枯，一阵寒风吹过，看到柳条仍然摇曳如筋才让我觉得树并没有被冻死，只是柳树枝在寒冬里静静地蕴藏着开春的妩媚。半山腰上站着一群黄牛，纹丝不动，如同在山上矗立着一幅巨大的油画。我们边走边看，直至有人打赌说那牛是假的，因为冰天雪地间四处一片荒凉，山上并没有草可供牛群吃，甚至可以明显地看到河北的小山丘连一棵像样的树都没有，只有那成片状的石板块，斜斜成叠的堆积成山，不用说就是因地壳板块活动隆起而形成的典型地形地貌，碎石成堆，山凹处，碎石如流，所以寸草不生，不足为奇！至于那牛是真是假一时间的确难以判断，我也只能离开前进的队伍，站在一旁不动，直视那群牛，看那一群牛中有没有稍微的蠕动。果然群牛中有小黄牛在移动，这才结束我们无聊的真牛假牛之争。

尽管是上午十点钟出发，天气仍然是灰蒙蒙的，没有太阳，没有起大风，一路上只有嘻嘻哈哈，不停打闹和看见什么都稀奇的一队新兵。突然队伍前面有人高叫“飞机”，我们竟然靠近机场了！我们后面的人迅速加快脚步，紧跟着队伍，生怕看不见飞机。当我走近飞机可能只有十几米的时候，看见那架停在一边的飞机写着107时，心情激动不已。我记得还在幼儿园的时，老师带领一班的小朋友，手拉手去散步。一旦老师听见有飞机飞过我们头顶的时候，老师会顺着声音去找在蓝天上飞翔的飞机，然后带领我们齐声高喊：“飞机飞机的飞机！飞机飞机的飞机”！直至喊到飞机的声音听不到了才罢休。那时我看到蓝天上飞机只是一丁点，甚至喊叫声都停了也没看见飞机，今天我终于看到了真飞机就在身边，是银白色的，那数字是鲜红色的，怎能让我不激动呢？

刚才看见黄牛的喧闹被机场边的飞机给镇住了，机场及飞机的强大震撼力及吸引力深深地揪住我们每一个新兵的心。路过机场边只有一分钟的时间，可好像实现了一辈子的梦想。我悄悄地问宋班长：“这是架什么飞机？机场有多大”？宋班长告诉我：“这是一架准备进厂小修的歼六歼击机。这里只是停机坪，机场的起飞跑道在那边，今天能见度不够，停飞了，你看”！这时我才顺着宋班长手指的方向望去，好家伙！原来我们出门上公路的时候有雾，我们只能看到眼前不远的东西，像那边半山的牛群，可这边的农田我们竟然没人注意。当我们走近停机坪时，几十架战斗机的屁股正对着我们，只有百十来米的农田阻隔。看到这，我们顿时就沸腾了，我们被强大的空军惊呆了。

就这么一路走一路看，望望停停，停停望望，一小时的路，让我们走出了新兵的第一步。到师部前我们被叫停下来，一群散鸭式的队伍，不得不重整旗鼓后再向前迈进。此时自由说话的没有了，高声喧哗的听不见了，静静行走的大队人马，被师部驻地的所有人盯着，脚下踩着结了块的冰渣发出的声音好像给我们这队新兵发出了默默的口令：继续走，抬起头，进了澡堂光大腩，你将彻底自由！继续走，抬起头……

洗澡是不用人教的，但南方人在北方生活就一定得学，还要从头开始学。南方人原来的冲凉习惯，令我一进北方的澡堂后就马上感到极度地不适应。当我赤裸裸地掀开那道保温门帘一看：澡堂里雾气腾腾，一股人膻味扑鼻而来，我还是不顾一切地往里冲，那热气一下子就能暖遍全身，不一会全身就开始挂满水珠，有自己的汗珠，也有澡堂里的水蒸气珠。我随着人流在浴池边徬徨，下不下去？看见浴池里的水已经像煮过饺子水一样，混不见底，而瘫坐在浴池里的人四仰八叉地又好像泡得无比享受，有人将毛巾搭在自己朝天的脸上，干脆一副不管天王老子的样子，这些现象诱惑着我。的确，那人膻味、那羞涩、那说不出口的为什么在一分钟的闪念之中全消失了。妈的，他能泡我就能泡！我一想到六天那玩艺没见着水了，谁比谁膻啊？下！我憋了一口气，勇敢地走下“深渊”。

其实刚才走了一小时的路，已经是外冷内热，裤衩衬衫早已湿透了。就在脱衣的那一会，身体还觉得冷嗖嗖的，现在这一泡，我的头皮开始冒汗，额头

上的汗珠开始滑落，泡在水里的手指头开始膨胀，浑身感觉有生以来第一次是从里头热出来，并且热得像脱去了一层皮，肉都变成红红的，水嫩水嫩的，在最后的淋浴下，我感到是彻底的干净、彻底的舒服。

十三. 要用心去采摘呀

第二天，宋班长告诉我：“昨天深夜福建兵到了，有两百多人，我们七九年这批兵已经都到教导队了。休整两天后过元旦，节后正式开始新兵训练”。这天早上福建兵去重复我们昨天早上的开眼界和洗澡去了。尽管我们广东兵和湖南兵仅比福建兵到早一天时间，可看到他们集合排队的劲头，那同是南方人的矮小秀气、灵敏、黑实甚至面黄肌瘦都与我们昨天一模一样，我心里也乐了，面对未来，咱们广东兵、湖南兵、福建兵亦都一样。

五百多新兵一下子把山边的牛门口教导队搅动得热闹起来，叁叁两两、五六成群，有的在外嬉戏，有的打闹追逐，更多的是把刚得到的新地址忙里偷闲地写信告诉家里。教导队领导和老兵班长则忙里忙外，为一天的早、中、晚的新兵生活做出安排。各级领导总想把一群“水鸭子”在旱地上圈好，使教导队能安度一九七九年元旦。同时教导队也开始重新编排每一个班，将原来临时的一个老兵管两个班的做法取消，因为从各团派出的老兵班长已经全部到位，三省兵源将全部打散。510个新兵共分51个班，10个班为一个区队，共5个区队：1区队长李参谋；2区队长老兵邵长好；3区队长季排长；4区队长老兵胡国强；5区队长乔排长。每班三省兵源的基本分兵比例是广东兵2人，湖南兵4人，福建兵4人。我的班是4区队7班，4区队有11个班（大区队）班长仍是宋瑞，我被宋班长任命为副班长，班里的广东兵是我和黎晓东，湖南兵有欧阳亮、雷运、胡志平、吴广胜，福建兵有李瑞华，卢合建、方炎水、李中原。

正式的新兵训练开始了。

宋班长原形毕露了，原来憨态可掬的脸在练兵场上变得凶神恶煞，“一二一”在他的嗓门里喊出来总让我感到是从他丹田里冲出来的元气，能把所有新兵的精气神给提出来，能把人的眼睛定格在训练场上；那“齐步走”喊出一种毋庸

置疑的口气，让人感觉到就是长江、黄河要在面前的话也要义无反顾地向前走，那“向右转”、“向左转”、“向后转”的口令里夹带着坚定不移，使我们班进入到训练状态的时间比别的班要早。我们班被宋班长震住了，在出早操的一小时里，我们全神贯注，任由刺骨的寒风扑面而来，我们就是听着口令，重复地服从，服从着上百遍地的重复：“立正”、“稍息”……

小个子李瑞华，长得像电影《地雷战》里的日军小队长，一道横眉往下垮，上眼皮总像是撑不起来的样子，只有偶然的时候会睁开双眼看四周一会，走路时爱低头。宋班长在操练时总爱把他单个叫出列，要他昂首挺胸地向前“正步走”，希望通过军人式的走路训练，改变他低头走路的畏缩样。然而事与愿违，李瑞华总以为是宋班长与他过不去，所以单兵出列演练时他能做到一板一眼，非常认真，分解动作也很到位，无可挑剔。可回到宿舍后就总爱操起福建话“干您那、干您那”地不停，一猜就是在骂娘，同时显露出一副无可奈何和怨声载道的样子！卢合建他们几个福建兵并不附和他，有时见他骂的话就悄悄地躲开一边，偷偷地笑他。终于有一天卢合建告诉我：“他爸爸是副市长，他没受过这种苦，所以牢骚怪话一大堆，还好了，骂来骂去他只骂自己没用，他一句都没骂宋班长。看他这个样子我们也没话劝他，不过别管他，他会适应的，在7班，没有人跟他过不去”。原来这个“日本小队长”的背景是共党的干部家庭，真是人不可貌相啊！从那天以后，但凡出操由我主令的话，我尽量安排他留在班里烧水扫水，为我们早操回来后能马上洗盥做准备。还有内务卫生，包干地段的清扫卫生，看上去这是一个好差事，原则上也是班里每个人轮换的事。不过在几次区队点名中4区队总是挨批之后，我向胡区队长建议：由于个人的内务水平参差不齐，所以留在班里不出早操的人变成了最后整理内务的把关人，他好全班则好，他差则全班都差，所以应该改成相对固定的人负责最后的整理内务。胡区队长听后觉的此话有理，就暗中布置下去。结果很快4区队的内务就搞上去了，训练场上4区队那几个总被班长点名的兵也都很快被“调练”好了，不久4区队就成了教导队点名的优秀区队。4区队作为一个大区队为教导队带了一个好头，开始有其他区队的班长们来参观学习，我与胡区队长也暗自高兴了一把，从此胡区队长就没把我当外人看了。

当李瑞华再也不受到宋班长的“特殊关照”后，他便以为是我在从中斡旋，便悄悄地拿出从家里寄来上好的铁观音茶给我，还跟我吹他的茶如何如何好，一副舍不得的样子。我也装着不懂茶的样子，虚心地请教他有关茶的专门知识，有意地逗一逗他：

我问：你的茶叶真不错，我一喝就能喝这一大杯，就是喝到最后有点苦涩，所以我就把茶叶都倒了，再重新泡一杯，为什么你的茶会有苦味？

他说：班长啊，你搞错了！铁观音茶是不能像你这样泡的，它只能沏，要用两个杯子：一个杯子装茶叶倒开水，浸泡 10 秒钟后倒出在另一个杯子里喝，边沏边喝，不喝不沏，这样喝茶，你既可以嗅到茶叶的清香，又可以看到茶叶水那青中带黄的养眼颜色，最后喝下喉咙的茶，口中能感觉到茶叶中独有的茶香和茶叶特殊的甘甜，在一瞬间沁人肺腑的回味，那才是喝茶呀！像你那样泡茶当然会苦了。

我说：茶叶不都是茶树上摘下来的吗？然后晒干，你沏也好泡也罢，不都是一口下肚子得水吗？

他说：那里是这样子！“干您拿”！树是树，茶树是茶树，都是树叶不假，但绝不是茶树叶子被晒干就变成“铁观音”那么简单。我听爸爸说过茶树叶变成茶叶要经过很多工序才行，所以爸爸喝完的茶叶渣从来不扔掉，而是存放在一起晒干做枕头。福建人说这样的“铁观音枕头”专治头痛病，夏天喝的茶叶渣边喝边晒，秋天晒过后可以做好枕头冬天用，特别灵，像我这样十块钱一斤的铁观音做枕头的，在福建是很少见！“干您那”。

我追问：那几道制茶工序你清楚吗？

他摇摇头回答说：我爸爸也没说清楚！

听他这么一说，我心里乐了，暗自骂道：你就是个喝茶的！就像端起茶杯晃荡的人一样，懂几分就吹十分的。今天你算是撞到我枪口上了，我把我的茶经历一五一十地全都告诉了他：

我是从知青林场来当兵的，由于林场是种杉树的，而一棵杉树要成材得 18 年。所以林场还开种了 40 亩的山茶田。我们知青除了国家补助的每月 8 块钱外，所有的经济收入就靠这 40 亩山茶田。所以摘茶炒茶是每位知青都必须得掌握

的一门劳动技艺。而掌握这门技艺除了劳动的辛苦之外，还必须有点对茶的领悟，否则无法炒出好茶。

我第一次上山去摘茶叶的时候不懂如何摘，看见老知青赵敏在茶树尖上摘嫩嫩的叶子，就学着她的样子去摘那些嫩嫩的叶子。可没一会，老农阿亮叔过来看了看我摘的茶叶，把我挎包里的茶叶全倒在地上，将可用的几根茶叶尖再放进挎包中，口里不停地说“不行，不行”，头也不停地晃动，那意思我一下子就明白了。赵敏走过来安慰我说：“摘茶叶看似容易，其实学问可大了，别看茶树尖上都是嫩嫩的绿色，可绿与嫩并不是一回事，即便是嫩还要看嫩的程度，最好的嫩是紫色的，特别长，手摸上去是软软的”。我一听她这样说马上便问：“我怎么没看见有嫩紫色的呢”？赵敏笑着对我说：“你跟着我后面能摘到嫩紫色的茶叶吗？你们新知青第一天上山摘茶叶，主要是走走看看熟悉地形。下次会有人告诉你们：摘茶叶是一人摘一行，不许说话”！我吃了一惊地问：“为什么不许说话”？赵敏说：“因为要用心去采摘呀”！这时四周的老知青才冒出头来嘻嘻地笑我，其中夏南大声地问赵敏：“给谁上课呀？把关键的话都说了”？翟广荣说：“是仙儿！怎么这么巧”？程莉说：“全都告诉仙儿吧，他又不是外人”！冯卫兰接着说：“什么是关键的话呀？上了茶山样样都关键。刘红，你问问仙儿有没有带红宝书在身上，别一上山就摔跤喔”！我一听这帮老知青们在调侃我，每句话都掸掸打打、话中有话，得赶紧溜。于是就追上小刚那伙人下山去了，边跑边想着赵敏的那句话：“要用心去采摘呀”！

李瑞华像听故事一样，对我叙说的知青和茶山的事着了迷，他好像觉察到刚才说的如何喝茶的说法有点空洞，也觉得自己对茶与茶叶的确是一知半解，对于一个从茶山上走下来的人来说，他算个屁！真要学会喝茶的话，不从茶叶的采摘开始虚心学一点的话，那将永远是个茶客。我从他那无法睁大的眼睛里看到了他对制作采茶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他非常渴望我继续讲下去。

十四. 今晚口令

从下火车到上汽车，再从下汽车到进营房，我并没有觉得自己休息过。每

天一大早顶着凛冽的寒风，鼻子一出门就挂着两行清涕，口中呼出的热气瞬间变成雾气。双手不停地搓，不停地抚着鼻头、耳朵，跑出门集合，然后小跑地去操场，用没完没了的站立、正步走活动我们的身体，用全神贯注、坚定不移的精神来抵挡清晨那滚滚而来的迷雾和寒冷，周而复始。

放假就意味着不用出早操，对我们来说简直就是寒冬对新兵的奢侈眷顾。不过，晚上的一小时轮流站岗是每个新兵必须的锻炼。一九七八年最后一天的晚上12点，恰巧遇上我们七班接六班的岗，我和黎晓东义不容辞地站第一班岗。当六班副班长福建兵沈辉在晚上12点推醒我和黎晓东时，我立即起身穿衣，沈辉也脱下那件站岗专用的羊皮大衣给我。我小声问他外面情况怎样？他说：“平安无事！就是冷！今晚口令：‘元旦’，回答是‘放假’”，说完之后两杆半自动步枪就交到我怀里，又在我耳边低声地说了一句话便迅速扒上床了。我吃惊地说：“什么？这不是开玩笑嘛”？这时的沈辉已经躺下蒙头大睡了。

我和晓东全副武装地冲出门，顶着呼啸的寒风，在营区内艰难地走着。晚上的雪下得并不大，可风却像怕寒冷一样，直往我的脖子里窜，在皮帽和毛领之间，风就在那耐心地等着。而我右肩挎着那半自动步枪，右边肩膀连着大衣往下垮就给风留下了窜进心窝的地方，我要不停地颠一颠枪，拉一下毛领才能阻断风的进入。同时还要不断地和晓东说活，壮点胆，才能完成站岗任务。在营房与营房之间朝北拐弯角上的那盏水银路灯，被风吹得摇摇欲坠，那北风刮的是带声音的。抬头望去，光影里映照的小雪花好像是被撕扯过的大雪花，愤愤不平地从天而降，不被人们注意就消失融化了。雪遇上风是雪的悲哀，今晚的雪不大，风大，能落下地而不化的雪不多，要遇上一场没风的大雪才能把大地铺盖成白色，可落在地上的小雪片又被风刮起来，在路灯下能清晰地看到被小旋风般的北风抓起来又扔向别的地方，也狠狠地打在我的脸上。在朝北的巡逻路上，我和晓东不得不背向北面行走，不让北风撕开我俩的胸膛。

突然一声“口令”，把我俩给惊住了！我想都没来的及再想，一转身一把推开晓东，一边喊道“元旦”！对方回答“放假”！这时我看到前方除了风、灯影和树并没有人，甚至晓东都不在我身边了，我猛地一下从感觉上找到了发

声的地方，端着枪，把枪栓拉得响响的，朝那棵大树的背后走去。我眼睛的余光看到一个身影正与我一棵一棵树地同步绕过去，这会我反倒大声喊：“元旦？元旦？元旦”！在我步步逼近的情况下，一个身影终于闪现出来：小个子皮帽皮大衣裹得像个粽子，斜挎着一把五四手枪套，在昏暗的灯光下，一点也不显示不出一副查岗首长的样子。只有右手紧握的那把手枪还像个样子，他一口江浙味回答道：“放假”“放假”“放假”！我听出来，他就是教导队的教导员。

我和晓东的认真负责、只认口令不认人的做法和晓东迂回的战术得到了教导员的表扬。他说没见过咱俩这样的站岗放哨，一个正面迎上来，一个迂回包抄，他一个人想躲也躲不过去！我俩哈哈地大笑起来，好像冬天里烧了一把火，心里暖暖的。

我俩离开了教导员继续警惕地巡逻着。晓东说：“从小就在电影里学到怎样巡逻放哨，抓他一个人不就像抓只小鸡那样那么简单嘛。如果枪里有子弹，我这枪栓一拉，他不老老实实在地举着双手站出来才怪”！我心想：那是啊！我们是谁呀？教导员的普通话说说的也太烂了，“放假”让他说成“放下”，什么“放下”呀！放下我手中的枪吗？真该和他较较劲，到底是“放假”还是“放下”。

风依旧呼呼地刮，冷飕飕地，遭遇教导员的查岗就像一小段插曲，一会就过去了。我估计一下时间，就开始往自己宿舍方向走去。突然我和晓东不约而同地发现我们的宿舍门口有一个身影一晃而过，好像是朝北面墙黑暗处跑去。这时晓东立即拔腿由宿舍南面绕道东面，来一个大包抄。我则正面迎上去做佯攻，准备把北面墙前后夹击起来。从地势上看我在南面的灯光下前进，很明显。我大声地喊着口令，逼那黑影回答，谁知那黑影大声喊道：“班长是我呀！我是李瑞华！”我一听这口音是他，心想这一定是晚上喝茶喝多了而起夜，但我不管这些，继续端着枪前进，朝北面墙步步逼近，还是高叫“口令？口令？”这时晓东的包抄已经到位，只听到他大叫：“举起双手！举起双手！朝前走！别回头！”只见李瑞华乖乖地举起双手，由黑暗的北面墙走出来，那件裹着的大衣在北风的拉扯下完全自由飘扬，他瘦小的身板不停地发抖。原来北面墙没有窗户，晚上有些人贪方便就在这小便，胡区队长大小会上总说这种事，但一直抓不到人，这下好了！李瑞华原形毕露，狼狈不堪的样子使他无话可说。晓东

仍然认认真真地不依不饶，我只得大吼一声：“还他妈的不回屋？想冻死啊”？这句话一说完，李瑞华便抱头鼠窜般地跑回宿舍里去了，我问晓东那小子撒了没有？晓东笑着说：“那一声大吼早就把那小弟弟吓到缩进肚子里了，那泡尿肯定倒流回胃里，今晚这小子别想睡的好”！我倒是想刚才那一冻，别冻出病来，这小子的身板太薄，这北风还不穿膛而过呀？

这一小时的岗没白站，明天我就去向胡区队长邀功请赏。

十五. 过节

天放晴，一扫我们来教导队这些天阴沉沉的颓气，让我们这些南方兵开了一次眼界，知道什么是北方的雪景。

尽管不用出早操，但按时起早床是不用说的。李瑞华照常给班里的人倒好热水，全班的人都在议论昨夜站岗的刺骨北风，因为谁都是在晚上第一次领教真正的北风，个个感慨万千，好像感到出早操那点寒风已经不算什么了。说来也巧，我们五点半起床那会，北风居然停了，灰蒙蒙的天空开始变得清晰可见。在无云的天空上繁星点点，东边日出的弱弱红霞在悄悄升起，像一卷画卷，慢慢地、静静地向我们展开，然而我们谁也没有注意。可是当有人察觉喊出来的时候，我跑出宿舍一看便惊呆了：我的天呀！

在一片白茫茫的农田边沿，有几排农舍，农舍房顶上的烟筒冒着缕缕炊烟。在清澈的蓝天上，有一团冉冉升起的暖阳，红红的吸引着我的眼。那缕炊烟如同一条在天地之间连接的一条软绸，毫不费劲地拉开一幅越看越美丽的画卷。在眼前，教导队营区里的白杨树在一夜的狂风肆虐后，安静地矗立在营区的坡路两旁，掉了叶的枝干被薄薄的冰封裹住了。而教导队门前的那条望不到头的柏油公路两旁的垂柳枝，更是像一排工艺品的展示会，摆在每一位南方兵眼前。我们围观着垂柳枝，用不敢相信的眼光议论着剔透的美带来的震撼。当我们早餐后再去公路上观赏这难得的北国风光时，竟又一次被它的美惊呆了：当太阳高升、蓝天万里无云时，满天金光闪闪，纹丝不动的垂柳枝骤然披上了一层晶莹，把太阳、蓝天、白雪浓缩地镶嵌在每一根柳枝条上，数不尽的垂柳枝五光十色，辉映着升起的艳阳，蓝天凝聚空气，大地上光芒万丈。

李瑞华拉着我进屋，说要给我尝尝他泡的铁观音，对昨晚的事只字不提。我知道这小子的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也就毫不推却就跟他进屋喝茶去了。他一边沏茶一边絮道，一会什么关公巡城啦，一会韩信点兵啦。我心里则好笑，我们当兵的就发这么一个搪瓷杯，那有什么讲究的，不过我还是随他便，反正他今天是想听我说故事的，于是我俩就关在屋里坐在火炉旁，接着说我上山摘茶叶的故事：从我真正上山摘茶叶开始，才对茶叶有了些认识。原来我们林场种的叫“云雾山茶”，顾名思义，这种茶是生长在云雾山中的，因此采摘时也多半在云雾浓密时。一大清早约5点起床，5点半就得开始采摘。此时的天刚蒙蒙亮，每个知青都是在云雾中穿行，3米5米距离互相不见人。大家为了赶快摘下落有雾水的茶叶嫩芽，凭着经验和良好的手感，一摸就知道该不该摘下这片茶叶，所以这段黄金时间里没有人说话，偶尔我们带上山的狗会叫几声。待到旭日东升，云开雾散时，我们才能看到彼此错落有致地撒在茶山之中。老知青总是把我们甩在后面，他们头戴斗笠，胸前挎着书包，书包里装着比我们多得多的茶叶，让我们新知青自叹不如，那挤得满满实实书包里足有7~8斤湿茶叶，而我们能摘到3~5斤就已经不错了！后来我们新知青也学着老知青的样子，脱去笨重的军用雨衣，戴上斗笠，摘茶叶的速度马上就快了，重量也增加了，但是要达到和掌握老知青对茶叶的认识及敏感娴熟的技巧及采摘速度，至少要用一年时间。因为茶里面有文化，所以需要时间去学。真正的好茶，不在乎摘茶叶的速度和重量，而在乎采摘的季节性、采摘的时间段、采摘的手感上，而这些都取决于对茶的认识程度。像阿亮叔这样的老农，嘴巴里虽然说不出那么多道理来，可对茶叶生长、品相、制作及最后的品尝都了如指掌，我们新老知青个个望尘莫及。

李瑞华打断我的述说，问道：“那多少湿茶叶能‘变’成干茶叶呢？”

我说：“干湿比例大概是十斤湿茶叶能炒出一两多一点的干茶叶，我们新老知青约20人加一块一天摘茶叶的重量，“拉猪补狗”也就200多斤湿茶叶，约能炒出2~3斤茶。在吕田墟上，我们林场的上等茶能卖8块钱一斤，二等茶卖7块，三等茶卖6块，常年供不应求”。

李瑞华自言自语地说：“原来摘茶叶是那么苦闷的劳动呀？我们这些喝茶的则是满口雌雄、大话西游，好惭愧啊”！

我说：“其实摘茶叶是个苦中有乐的劳动。在上午10点钟过后，整个茶山烈日炎炎，晨雾露水荡然无存，我们要开始在茶树上摘掉那些废老黄枝，使这些茶树过几天能焕发新芽，这时大家就有说有笑了。当然最让知青们开心的是听阿亮叔与当地青年夏帝祖原汁原味的客家山歌对唱，那简单重复的曲调，却从不重复的歌词，那听似调侃语言，其实朴实在理，句句难忘”。有一回阿亮叔与夏帝祖的对唱我记得特别清楚：

阿亮叔唱：

嘿……今日天气非常好，
唱只金鸡与凤凰，
新屋阿叔看清楚，
有女莫嫁夏帝祖。

夏帝祖回：

呃……阿亮阿亮阿亮叔，
你没养女你莫忧，
帝祖一身好力气，
起屋耕田唔使愁，
新屋塘溪没靓妹，
捱想娶只知青妹。

阿亮叔唱：

嘿……靓妹村妹知青妹，
嫁郎唔系嫁头牛，
帝祖大吃又大喝，
耕地只有六分三，
唔知养仔还系养头牛？

帝祖回：

呃……捱能养仔养老婆，
还养父母和岳婆，
拿起月邦捱开河，
满院猪狗鸡鸭鹅，
唔信凤凰唔筑窝。

这时，胡区队长门外一声大吼打断了我的故事：“七班长，你还不看多一眼这树挂？马上就没了！”我立即放下手中的茶杯冲出门外一看：太阳依旧万古常新。

胡区队长在元旦节这天的上午原打算回一趟他的七零团四中队，就把七班的外出批假权暂时交给我，非常明确地把元旦节请假时间分为两个半天，即上午和下午。结果树挂的意外美景让我们都自愿地放弃了上午请假的意愿，大家都想下午请假，去逛一趟师部服务社及在机场四周看看。孰不知胡区队长一大早就被教导队留下开会，而会后他就来到七班的宿舍门口大声喊，在我叹息树挂如此美不胜收时，胡区队长小声告诉我：“下午停止外出批假，副班长以上人员到教导队大会议室开会”。

十六. 食堂

我开的会开始多了。

从小就开始听妈妈说爸爸晚上要开会；上小学以后就开始自己被班里开批评会；上初中好了一点，我当上了篮球队长，能以我为中心地在开赛前准备会和赛后开总结会；上了高中之后就开学习会、班后会；当了知青后就像是回到了小学生时期，每天晚上都开会，几乎次次被老知青一班陈华班长批评，什么出勤不出力，劳动时间里带头讲话、说笑；唱黄色歌曲，抽烟。二班长李翔也数次提醒并警告我，如不改正将如实地向家长汇报我的表现。如今当兵了，我竟以副班长的领导身份去参加教导队的会议，是我人生开天辟地第一回，有点紧张，但很高兴。

下午参加教导队的会有老兵班长 51 人，新兵副班长 51 人，区队长 5 人，教导队队长和教导员共 109 人。进入会议室时我悄悄地瞄了一眼发现：广东兵副班长有：翁飏、潘广生、孙海滨、于金第、石林、谢庆民、李伟强、王赤兵、张毅南、肖前明、白伟兵、李国忠、艾松、罗伟雄、莫宁平、冯兆麟、和风、王海平、贺小刚、陈伟时、黄东明、骆为量、伍伟东、金东、温穆荣、孙桂林、陈阳宇、孙湘桥、刘家伟，合计三十人，占了新兵班长的三分之二。尤其翁飏是教导队这批兵里唯一的党员，给我们广东兵增添了光彩，连胡区队长都对我说，当四年兵

也未见得能入党，而你们广东兵真行，入了党来当兵，素质真好！翁飙是党员的消息在教导队不径而走，个个对他肃然起劲，他的一举一动代表着广东兵的素质，他的一言一行都代表着教导队的这批兵。的确，我们是为祖国的召唤而来，我们是为人民的需要而来，上火车之前我们这批兵就明确了当兵的目的，就是“我要上战场”！

下午的会是每个节日里都要开的例会。宗队长强调纪律，教导员强调政治学习，五个区队长先后上台讲述自己管辖的区队的情况及好人好事，然后由一区队一班翁飙代表全体新兵班长发言、表决心。最后全体官兵热烈鼓掌，由一区队长喊着铿锵有力的口令，快速离场，接着二区队、三区队、四区队、五区队都井然有序地离场。我偷偷看了看手表，进入会议室时为下午2：30分，会议结束离场为3：30分，一小时的会议掐得分秒不差。

回到区队后胡区队长马上要求开班务会，由班长主持，总结一周的工作、生活情况，必须人人发言，我做记录。说得最多的是生活问题：比如伙食上能不能一周吃两次大米饭？一周一次的肉包子能不能由每人四个增加到每人五个？小米粥能不能给大家敞开供应？晚上看电视的位置能不能每天都轮换一次？诸如此类的问题我也记录反映了许多次。但我知道伙食费是一天只有六毛八分钱，怎么吃由教导队的司务长来定，比如今天大吃一顿明天就要少吃一点，想天天吃大米饭是不可能的。让我们这批南方兵总是吃棒子面、大楂子、高粱饭、咸水疙瘩是挺难受的，可我们就是来北方当兵呀？从在地方武装部发棉衣棉帽给我们的那一天起，北方的衣食住行就预先地已经灌入我们的脑袋里，所有还想要南方口味的想法都是不切实际的。我自己从小吃饭堂，米面搭配早就习惯了，同时与知青林场的一个月八元生活费相比，无论是吃饱还是穿暖我都挺满足。而对班里的农村兵提出要改善伙食的要求有点不解，难道他们口里的家乡饭真比眼前的部队饭菜还好吗？

吕田是山区，好一点的田是群山之间的稍微大一点的地块，而更多的是“山坑田”，就是两山之间的一块小小的山溪冲积田，一天都几乎见不着太阳，山间溪水一半沉积在田下的20～30公分里，凉凉的；另一半涓涓流出，汇入大一点的溪流，形成从化流溪河的万股水源。我们知青林场就有许多这种田，开垦后很

多山坑田均颗粒无收。我也问过阿亮叔这是为什么？阿亮叔总是笑而不答，我百思不得其解。后来有一次我放鸭子，想赶鸭子进这块被水浸泡的山坑田，不料连鸭子都不愿下山坑田！一群鸭子妄顾我的命令向另一条小溪流跳了下去，我想起老知青说过牛是不下山坑田的，现在我亲眼看到鸭子也不下山坑田。我对阿亮叔的笑而不答有了解释，连鸭子不下的田是因为这田里根本没有东西吃！牛不下的这田是因为这块田是浮田，能陷进去整头牛！

山区的天气也很怪，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雨，太阳在春天里基本上见不着。知青场里种的那几垅菜地，小菜苗半个月都不长。我们只得用酱油捞饭，再加块豆腐乳。在最艰苦的日子里就只有两块豆腐乳下一顿饭，春季三个月里不见肉很正常。平日里知青场大约是一个半月吃一次肉，如果茶叶长势好，大家又摘得多、炒得好，就能一个月吃一次肉，为了这顿肉大家还凑钱买两斤4毛钱1斤的“牛酒”，一醉方休；女知青则把一碗肉分几顿吃，细水长流。

与教导队的伙食相比，我无比高兴，也无话可说。其实我根本不在乎吃什么，只在乎吃了这些东西后去干什么？由于北方的冬天天寒地冻，教导队500多新兵的体能能量无法正常渲泄，大家都憋着一股劲，不知干些什么好，漫长的寒冷气候正煎熬着我们这批南方兵的生活习性和性格耐力。只是我不知道军旅生活的艰苦正在悄悄地改变我们这些人：一个还没有领章帽徽的准军人是必需经过这种磨练才配戴得起那无比光荣的“三点红”，在没有成为真正的军人之前，能经受得住艰苦生活反复捶打，只是完成了第一步的考验。

胡区队长对我说：“伙食是人人都关心的事，多说几次那么教导队会改一改，司务长能改的话，那么大家都好咧。看电视的问题则无法解决，本来嘛，教导队是规定人人都必须看，但是考虑到500多人看一台17寸的黑白电视也太可怜了，那么最后才决定愿意看的人自觉排队，各区队每晚轮换位置看，尽管这样，每天仍有300多人看电视。哎呀，在露天冰天雪地之下，谁都想占个前面的好位置，那么占了好位置的人又不想让给别人，哎呀，一天一吵，真烦死个人”！的确，由于看电视属娱乐时间，而且从7点的开播时间到9点的熄灯时间里，看电视的人看着看着也逐渐减少，到最后只有十几个人坚持看完，所以教导队都懒得管那几个天天吵闹的人。倒是胡区队长不耐烦的杭州话总回响在我耳边：“看哪天总会干起来的”。

元旦加菜是教导队的大事，队会、班会之后就是进食堂帮厨，这是我们最乐意干的一件事。宋班长手把手教我们包包子，从放多少肉开始到捏几道褶子，大小模样，我们南方兵也从笨手笨脚地开始学到有模有样地能包好，满足与自信与日俱增，那种得意劲溢于言表。

元旦加餐的的确确让每人多分了一个包子。那种吃九个包子都吃不饱，最后加一个就吃饱的效应显现了。不料吃饱包子之后另一个问题马上发生了。就在我们饭后自由活动的时候，教导队突然吹哨集合，要求各区队按吃饭时各自的位置进入食堂。在食堂的中间，宗队长手拿着一块被咬过一口的包子皮，举过头环视着，高声地对我们说：“请大家看看，这是我们炊事班在打扫食堂时在角落里发现的，一共四块包子皮，没有发现肉馅，这说明什么？这说明什么呀，同志们”！我看着那半块包子皮便想起了小时候在我们院的食堂里也发生过同样的事情，那时厂长拿着半块包子皮挨门逐户地问，是谁家的孩子这么浪费？大人一定要好好管管！于是爸爸就会拿着皮带怒不可遏地问我：“是不是你干的”？而妈妈则护着我说：“咱家从小就有家教，碗里不留饭桌上不掉饭，要是掉在地上的也要捡起来洗一洗吃掉，现在正是小孩长身体的时候，都还不够吃怎么会干这种事！”所以家教使我从小就养成了不浪费食物的好习惯。现在看到宗队长涨红的脸，被气得发抖的手还高举着那半块包子皮不肯放下，我真恨不得马上将那个人揪出来！

我揣测宗队长的这种点名方式已经找到了哪个区队哪个班，宗队长显然是以事论事，以事警醒大家，并没有非要抓到人的意思。宗队长与我爸爸拿皮带吼我都是一回事，都是以教育、阻吓为主。

胡区队长回到四区队后再次点名，亦对浪费粮食的事件深恶痛绝，把下午才提出来的意见又拿出来讲，并结合自己的体会，语重心长地说：“我也是南方人，刚到北方也吃不惯杂粮，对细粮也有和你们一样的渴望，好像一周不见大米饭、面条、肉包子就没法活了似的。可你们睁大眼睛看看我，身体比你们壮，脸色比你们好，声音比你们大，也比你们不怕冷，这是为什么呢？告诉大家：扔掉南方的习惯，老老实实在地适应北方的生活习惯。当兵这四年里你们谁都别想回家，你们多吃杂粮才会再长身体。下午各班的班务会才提出来包子太少的问题，晚餐队

里就给大家增加了一个包子，而马上就有人浪费粮食，说实在的五个包子并不多，有的人可以吃饱，有的人还没吃饱，为什么战友之间不能分一分呢？匀半个给还没吃饱的人就不会产生浪费，这里就说明有些人自私自利，宁肯扔掉也不能与战友分享，这种人扔掉的不仅是一个包子而是扔掉了我军的光荣革命传统，这种人哪里都有，就像一颗老鼠屎能坏一锅粥，最可恶”！

班务会上欧阳亮说：“我们湖南老家从不浪费粮食，这样扔掉包子让老人知道了非打断你的腿不可”！

卢合建说：“要是这样子浪费的话，我们家乡是村长带领全村的大人小孩都得跪下，一直跪到浪费粮食的人自行坦白为止。第二天我们全部跪下的小孩会拼命地打他的小孩一顿，所以从小开始谁都不敢浪费粮食”。

黎晓东说：“我是从小开始在单位食堂吃饭，饭菜都是定量的，家家的饭菜都是吃得干干净净的，就是装菜的碗剩下的那点汁，也被我们冲点开水下去当汤喝了。食堂的墙壁上赫然写着毛主席语录：一边是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另一边是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后来下乡就更谈不上浪费了，吕田那个地方连吃都吃不饱。今晚的事件我想不明白，为什么他会浪费？真是吃饱了撑的”！

十七.打架风波

季排长参加完教导队的会后就匆匆忙忙地乘长途气车赶回北京老家了，说父亲患病要他回家一趟。他走的时候我正在开班务会。吃晚饭时邵区队长才对我说，并转告季排长临行前对我的特别交代：要我好好过节，他下周一就赶回教导队。元旦是周六，周日我们仍然放假。我知道季排长从招兵开始就不着家，部队路过北京也不回家，只是借着两天的假期回一趟北京。幸好遵化牛门口到北京的马甸就 120 公里，河北地界一马平川，3 小时就到北京了。他早该回家一趟了。

我和小刚与季排长的特殊经历没有其它人知道。在教导队的训练和学习之外，我和小刚总是跑到季排长宿舍去闲聊，听他讲 24 师的花絮故事。有时我们这帮从化兵会不约而同地聚在他的宿舍里，好不热闹。对他暂别两天我会像失去东西一样难受，莫名其妙地感到孤独。我情不自禁地去季排长的宿舍拿回我那台箱式

“红灯”牌半导体收音机，因为元旦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中午 12：30 开播的配乐广播剧《西西里柠檬》周日我要听，那首贯穿全剧的爱情主题歌一下子吸引了我和季排长，于是便开始分工记抄。我记抄第一段歌词，他记抄第二段歌词，所以我必须完成任务，乘着他不在的一天里，我想一次就把那主题歌记抄出来，给他一个惊喜。

周日的天气有太阳，风不大，站在外面晒太阳取暖要背着风，并且互相碰撞着，要不时地在马路上玩“坐车不给钱”的游戏才行。我和小刚、金东、晓东围成一堆，唱着数着季排长教我们的九九歌：“一九、二九不出手；三九、四九冰上走；五九、六九抬头见柳；七九河开、八九燕来；九九加一九耕牛遍地走”。季排长告诉我们：“北方从农历冬至那天起开始计算，有九十天的天气变化，每九天一个变化，非常准确地帮助人们对自然的理解。冬至就是冬天来了，从那天起天气开始进入冬天，人们也就开始缩头捂手。真正的寒冷是在三九、四九，等到五九、六九抬头见柳的时候并不是说就不冷了，只是大地准备回暖。七九、八九则告诉人们大地开始回春，那时会让你们这帮广东兵、福建兵感受一下北方春天给你们的惊喜与震撼，在广东、福建四季如春，绿色对你们的视觉和幻觉都产生不了冲动和希望，可你们在经历了北方冷酷无情的冬天之后，会对绿色、对春天产生强烈的渴望，这个渴望就从七九、八九开始，九九加一九则是春天彻底来了，农民开始耕作了”。

周日是二九里的第三天，我们这些新兵果然都穿着大衣，竖起毛领，面向太阳，背对北风，不见双手，数九寒天，在阳光下站着，等待着中午最温暖的太阳。中午 12：30 分我准时地收听着配乐广播剧《西西里柠檬》，全神贯注地听抄着歌词：

高高的山岗一片鹤黄，
西西里柠檬散发浓郁芳香，
心爱的人儿，在哪里？
幸福的泪水谁品尝。
啊……啊……啊……，
流不尽泪水，洗不掉悲伤，

心上的人儿，何时重返故乡。

啊……啊……啊……

……

下午，李瑞华又缠着我喝茶，要我讲摘茶叶后的炒茶工序，看来他对茶叶制作的工艺流程是真感兴趣了。我只得喝着 he 沏的茶，接着继续往下讲：

摘完茶叶后回到林场一般都是吃午饭的时间。我们每人都将采摘的茶叶先过秤，统计出来湿茶的重量，然后将全部茶叶撒开，在阴凉处晾一晾，这是因为茶叶上有雾水，又捂在书包里，炎热的气候会使茶叶发热，造成变质，所以吃完中饭后立即开始炒茶。由于厨房炉膛的余火正适合“爆青”，因此炒茶的炉火从“爆青”开始直至炒茶结束都不能熄灭的，需要有经验的人专门把控着炉火。

“爆青”是什么意思？他这一问我才停下来，呷一口茶后告诉他：“爆青”就是与炒青菜差不多，要用锅铲不停地翻炒。只是要掌握好火的大小。炒青菜要大火，而“爆青”则需要温火，就是炉膛里看不到火焰升起，应该是炭火；而“爆青”的过程与炒青菜又有很大区别，“爆青”需要反复三次，第一次“爆青”的时间很短，茶叶起锅后马上要开始第二道工序，叫“柔青”，就是将起锅后的茶叶倒放在一个平底竹编的簋箕里搓揉，要让茶叶在炉上的高温下烘焙出来的“臭青汁”在我们使劲地搓揉下流出来，而搓揉这锅茶叶开始的那一刻是烫手的，那些流出来的“臭青汁”是淡蓝色的，留在手上的蓝色印迹三个月都洗不掉。经过第一次“爆青”、“柔青”的茶叶颜色已由青绿色变成墨绿色，体积也大大缩小。当第二次爆青时已经可以将前几锅第一次“爆青”后的茶叶放在一起了，所以第二次“爆青”后就不用“柔青”了。第三次“爆青”其实就是真正地开始炒茶叶了，第二次爆青还用的锅铲不能用了，改用手抓着炒，这道炒茶叶的工艺是最难掌握的。我开始炒茶叶时不敢用手去炒，但看着老知青班长陈华、高季、李翔、徐杏花、赵广明、冯虾仔、胡梯标、刘军军他们个个都能熟练地用手炒，就下决心试一试。在林场场长夏帝祐的耐心指教之下，开始掌握了一点手上工夫。夏天在厨房里呆上5~6个小时本来就不容易，在第二次“爆青”前人与灶是有距离的，一旦开始用手炒茶，人就必须半趴在灶台的锅上，左手扶着灶边用来撑着上半身，右手用来炒茶，一条腿跨上灶台，另一条腿支撑全身，一条毛巾扎在脖子上用来不停地擦汗。炒茶

那只右手，先是要在锅底抓一把茶叶向锅的四周抛撒，让茶叶均匀受热后又顺势落回锅底，周而复始。如果右手用力过猛，则四根指头会碰到锅底，那将如刺在手，烧得手指头刺疼刺疼的，让人真正感到十指痛归心。同时右手还要感知锅底的温度，稍微过热即刻要叫看火的人撤点火；一旦累了，又与看火的人互换一会，所以能炒出好茶叶的人亦一定会看火，两者缺一不可”！“那要用多少时间才能炒完一锅茶啊”？李瑞华迫不及待地问，好像要等着喝这一锅茶似的。

厨房里烟火燎绕，薰得人睁不开眼，要把握住一锅好茶是件不容易的事。场长夏帝祐和阿亮叔都说过：要在黑暗中看到有一层白色的细小颗粒包裹着每一片茶叶，而茶叶用手一捏要有干而不脆的感觉，看上去卷起的茶叶要片片大小均匀，抓一把茶叶闻起来能闻出纯净的青茶幽香味，最重要的是当天炒好的茶要当晚泡一壶喝，如果连阿亮叔这样的老茶骨喝完都夜不能眠的话，这锅茶就是顶好的“吕田云雾山茶”了。

李瑞华听傻了，他马上从书包里取出那半包铁观音，倒在手上一仔细观察，到底有没有那层白色细小颗粒包裹着每片茶叶？结果没有！他失望了：他手捧的那把茶叶用劲一捏，只听到清脆的“劈劈叭叭”声，手上没有“干”的感觉，他又失望了。唯独让他欣慰的是铁观音的茶叶大小是均匀的。可一闻这把铁观音他就又失望了，因为他的确闻出来在茶香中还透出一股“臭青”味！最重要的那条他已经无心再比了，从他天天晚上喝茶都能安然入睡的情况看，这铁观音能好到哪里去？他双手狠狠地捏紧那半包铁观音，向门外走去，嘴里不停地骂到：“干您拿！你哑鸡歪、鸡歪”就消失在我眼中。

三九严寒正肆虐着，太阳无力地落下。怕冷的人都在宿舍里侃大山，写家信，广东兵一堆，湖南兵一伙，福建兵一拨的大肆地说着家乡话，喧闹着。

晚饭后我和金东在教导队边的马路上溜弯。金东告诉我，军区文化部的创作组已经开始做动员和准备，只要有命令马上赴前线，要跟随大部队上，从前线官兵那里取得第一手资料搞创作。现在他父亲已经前往广西，采集出发前各基层连队的备战材料，对越自卫反击战无疑已经箭在弦上，一触即发！

突然，看电视占位置的那堆人群发生了很大的骚动和吵闹起来，几十个人的声音里夹带着广东话、福建话的对骂声，一浪高过一浪，人群也随着对骂的声音

一会往左一会往右。我扔下金东，在地下捡起一块大石头，独自一人冲向人群中，在推推攘攘的人群里朝着对骂中的王跃群、司耀敏、潘国山的身边挤去。我看到几个福建兵已经明显地压制住这三人的气势，占据了上风，潘国山已被推得向后踉跄，两个福建兵的手在王跃群的鼻子上指指点点。王跃群势单力孤地死撑着，大声地骂道：“你他妈的有胆就动老子一下！来呀来呀”！那福建兵显然被激怒了，左手揪住王跃群的前胸，右手挥起拳头就要打向王跃群。在千钧一发间，我已经赶到那福建兵的身后，我想都不想地用左手揪住他的后衣领，右手抡起那块大石头，朝他后脑勺使劲地拍下去，顿时刚才还占尽上风的他，一下子像条死狗一样被我砸倒在地下。王跃群、司耀敏、潘国山一下子乘势围上另一个气焰非常嚣张的福建兵，没头没脑地开始暴打。而人多势众的福建兵纷至沓来，顷刻间把我们广东兵团团围住。这时正在散步的广东兵、福建兵都互相间不问青红皂白地加入了群殴之中，三个打两个、两个打三个、一个追一个的，打的遍地开花……

当我一把将那个福建兵甩在地上，就如同来了一个中心开花，顿时双方人马打成一片。我看见一个小个子福建兵刚才还上窜下跳的逞英雄，这会开始想躲开我的眼睛。此时我刚出手撂倒一个，那肯放过这小子，我一个箭步冲到他面前，左手一把想摀住他的头，不料他往下一蹲，我只抓住他的棉帽让他溜掉了。于是我左挡右打，奋力地突出重围去追那小子。这时张卫出现了，像一堵墙挡住了那小子。我想，你小子跑啊？你跑得过广东省中学生短跑冠军吗？今天你死定了！就在这时，我猛一眨眼看见张卫被一个人在身后拦腰抱住了，而且张卫口里还发出难听难忍的叫骂声，我扔掉那小子回头一看，竟是乔区队长！他从张卫身后，一手扯住张卫的头发，一手拦腰抱住张卫，一个劲地向后拖拽，张卫万般无奈地被制服，口里不断地发出疼痛难忍的叫骂声。打红了眼的我对乔区队长大吼一声：“你他妈的放不放手”？只见乔区队长一怔。这个去福建接兵的干部在拉架中感情明显地偏帮了福建兵，也许自感有点过份，在犹豫之中松了松手。他哪知一松手就给自己带来了致命的打击：得以一丝喘息的张卫转过身就是拳打脚踢地一顿猛揍，把乔区队长打得连滚带爬地跌到沟里。我看到张卫已经占了上风，就急匆匆地操起地上一把铁铲，冲向孙湘桥那边。在二区队营房前，四个福建兵正围住孙湘桥和王赤兵，以多打少；三个福建兵围打着刘岐多、钟福云，本来

广东兵人数就少于福建兵人数，所以处处被围。此时广东兵中的公安子弟由于饭后散步爬上教导队旁的一座小山丘，居高临下地看见教导队发生了群殴，到处是以多打少，场面往一边倒，于是便拔腿向山下跑来，因为他们知道一定是广东兵与福建兵干起来了，而且是广东兵处在下风……

然而公安子弟任广生这拨人看到的只是冰山一角，小刚、陈阳宇和三十多个吕田兵、于金弟和三十多个花县兵、刘家玮亦同十几个流溪河兵在教导队的球场上、食堂边、小操场中间均拉开阵势，血战正酣……

我为了解张卫之围放跑那小个子并没有逃脱出我的眼睛。那小子拼命地往三营区跑，我追着追着发现那三营区前一个人都没有，一旦他溜进任何一间宿舍我都无法找到他。三营区这排宿舍有九间房，只有一间房门是打开的，我站在门口一想，死就死！扔掉了铁铲一头冲了进去，一进门就被一个小个子从身后给拦腰抱住，我顿时浮出一个念头：完了！老子又成张卫了。于是我看都不看地抬起一脚向木架子床栅使劲地踹去，即刻产生巨大的后座力，把我连同抱我的小个子都重重地向后墙倒去，只听那小个子凄惨地叫了一声：“李先是我啊”！我这才发现原来是小炉匠——张爱民！还有王祖国，原来他俩刚在房间里下完一盘棋正准备出门溜溜，不料无意间发现朝着自己营区方向跑过来的一个福建兵正被我追赶，他俩心里马上明白教导队发生了谁都预料到的事了！于是小炉匠立即打开门，企图引诱那福建兵进来，可没想到却把我骗了进来，王祖国早有准备地关上了门，而就在关门的一瞬间他看到十几个福建兵从隔壁房冲出来，那小个在地上捡起我扔的铁铲，向小操场方向急速驰援！

王祖国的镇定令我吃惊，等那帮福建兵走远之后他不容分说地向我喊道：“赶紧把你的胡子刮了！”我听了这句话之后，谁是第一个动手打架的人就成了无头公案。因为所有福建兵都指证说是一个留着小胡子的广东兵第一个先动手的，所以整个教导队的干部都开始寻找那个有小胡子的广东兵，就连教导员也将小胡子作为唯一可追寻的证据，孰不知王祖国一句提醒的话就让我这个小胡子从此在教导队消声匿迹了。

其实世上那有不透风的墙，知道我、了解我的除了广东兵之外，还有我们班的福建兵，干部中有季排长、邵长好、和我的直接领导宋班长及胡区队长。我开始忐忑不安，明天我还能不能在教导队呆下去？

十八.一审

当天晚上，宗队长把我们四个广东兵叫到他的房间里，用审犯人一样的眼光盯着我们。他一言不发，只在房间里来回踱步，他魁武的身材迈出沉稳的脚步，踩着地上的红砖嘎嘎作响。一旁早烧开的水壶冒着水蒸气，房间里的严肃气氛和室内温度，把我们四个广东兵热得汗流浹背。我保持着立正姿势，目不斜视，任由额头上的汗从棉帽沿边处滑落，腋下流汗，浑身上下开始发痒，有如蚂蚁爬上身，万般难受，但就是不敢动，生怕一动就露馅了。教导员坐在一旁，手里不停地翻看一份花名册，发出哗哗的响声，并不时地在打勾画圈，把屋里的气氛搞得更加凝重。这时宗队长终于开口了，用浓浓的湖北口音质问道：“打架？打群架？一百多人对着干？看来不把你们送上前线是屈才啰！你们当空军是当错了，没有用武之地呀？我老实跟你们说，在没有戴上领章帽徽之前你们仍是老百姓，今天你们四个人如不老老实实在地招来的话，我明天就把你们四个广东兵退回广东去！听清楚了没有”？我一听这话，脑子嗡地响起来，眼睛为了寻找平衡下意识地左右一转，看见王跃群、司耀敏、潘国山的身体在发抖，脸色刷白起来。不过我们四人仍旧直立着，只是我感觉得怎么脚底都开始发凉。四人的身体靠得更紧，并且隐约地一齐左右摇晃，我甚至都能听到身旁潘国山的心跳声！不过一会我就镇定下来，开始摆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因为我从他一开腔那股重重的口气里判断出他一定也是刀子嘴、豆腐心的那种湖北人。在我们印刷厂大院里，大人们整天都是用这种口气吼我们这些调皮的小孩，只要我们忍一会别顶嘴事情就会很快过去。退兵？他不就是教导队的队长嘛，哪有这么大权力！

我自己没有被他的吼叫声吓住，反到开始注意他的一言一行。我看出他好像有难言之处，只是在教导员面前摆出一付严肃认真的样子罢了。他又开始不停地踱步，低着头指天遁地地斥责我们打架的行为。严肃的批评，超强的男中音，一字一句都掷地有声，连同几句讽刺、挖苦和冷笑，在房间的墙壁上来回反弹，让我觉得忍耐都已经到了极点，心里甚至涌现出“士可杀不可辱”的可怕念头。

教导员始终一言不发地坐在一旁，眼睛不停地在我们四人的脸上搜索。他一会把眼睛放在王跃群的脸上，让王跃群的一双眼睛还原出打架时的凶狠，他好一

把抓住王跃群，使承认打架的念头无处躲藏；他一会又把眼睛转移到司耀敏的脸上，想用他犀利的目光，洞察出已经胆战心惊、似乎马上就要坦白的这个新兵，然而他又嫣然一笑，好像给司耀敏留了条活路，那意思就是你只要说出来谁先动手的话，就能将功抵过。司耀敏保持着立正的姿势，一双机灵的眼睛却开始低垂，表情已经显现出有点疑惑，在犹豫自己截获教导员的这点信息，仍是将信将疑，那颗原本放在肚子里的心一下子悬在了嗓子眼上；潘国山则大大咧咧的，脸上挂着一丁点笑容，挺直身板，等待着宗队长更严厉的喝斥，他什么都不怕。从吕田公社入伍以来，成天跟着我们这拨知青兵混，浑身沾满了天不怕地不怕的习气，退兵的事他根本不怕，大不了再回吕田公社！

我们四人都在等，等教导员给一个从轻发落的一句话，可他愣是不开口。我感到背后开始发凉，直觉告诉我：教导员不开口比开口更可怕！

十九. 让暴风雪来得更猛烈些吧

三九的天，开始飘雪了……

我们这些广东兵没几个见过雪。出操后很多人都利用那十分钟的空闲时间在薄薄的雪地上追逐，把捏好的雪球往对方后领里塞。不过现在只是广东兵往广东兵的脖子里塞，福建兵往福建兵的脖子里塞，平日里相互嘻笑、沟通的现象不见了。湖南兵也自成一团，两边不沾。新兵们一下子恢复了三股兵源当初汇合教导队的老样子，泾渭分明。

我看着天，情不自禁地用手接着雪，抚摸着雪，手里的热度让雪在一眨眼的工夫里就消失了。我不停地接着雪，想用手上的冰凉掩饰心里发虚的热度。我看到教导队的肖医生在门前铲煤，突然想起昨晚没睡好，早上起床时背部很痛，于是想起来该去卫生所看看医生了。

卫生所在三营区的头房，就肖医生一人忙里忙外。我一进门就说：“肖医生好”！她头一回，好像不太相信刚才她听到的那句问候语。她说：“我很好！你哪不舒服”？我指了指背部，她笑着说：“是昨天挨了一铲子吧”？她这句话把我逗乐了，我笑而不答，心里却想：谁打谁一铲子呀？说话间我被她按在椅子上，

扒开上衣一看：“咦，怎么什么都没有啊”？接着她用手指使劲地在我的脊梁骨两边不停地按，把我疼的嗷嗷叫。没一会她就高兴地说“没事！你上火了！广东人初来北方，由于怕冷会穿得很多，造成体内的热无法正常排出，所以情绪上、身体上到一定的时间里会有一次热能量的爆发，每人身体不同，所以表现各异”。

“昨天福建兵邱瑞凯被换来的时候像喝多了一样，连说话都不清楚，问他哪不舒服，他就指指头。我一摘他的棉帽一看，妈呀！一个碗大的血包，要不是那棉帽的话，那孩子够呛。那杨涛就好点，前额就开了一个小口，却血流满面，也是棉帽帮了忙。听福建兵说是你们广东兵先用石块、铁铲子打他们他们才还手的”？我一下子纳闷起来，我没怎么说话肖医生怎么就知道我是广东兵呢？我只好让她继续说那些我都不知道的事她说：“邱瑞凯昨晚让师长的车拉去师卫生院做处理了，今早已回来，才从这走，没事了。真奇怪，怎么没有一个广东兵来看伤痛的？你们真行啊！”这时我不敢接她的话，生怕多说一句都会暴露自己，所以用微笑和点头来掩饰那颗发虚的心。没一会她开好一包药给我并说：“这是牛黄解毒片，一日三次，每次四片，三天的量，吃到开始拉肚子时就别吃了，因为一拉肚子湿毒就排出来了，背部那种沉沉重重的感觉就消失了，所以就可以停药了。你的背疼不是病，要是能打场篮球出点汗，给体内的湿气一条出路，你们这些新兵也不至于上那么大火，非要用打场架才觉得能解闷气啊。”我还是装笑，点着头一扭身出了门。

这个肖医生，她真的帮大忙了，连师长来教导队的事她都向我打招呼了。直觉告诉我，打架的事闹大了。看来今后我得来她这，多听点她走漏嘴的小道消息。

昨晚下雪到今晚，雪已经不是小雪了。晚饭后教导队接到师部命令：机场实施一级战备，教导队立即派一区队上机场扫雪，二、三、四、五区队原地待命，晚饭后取消散步，取消看电视，全体人员在宿舍里活动，随时候命。一下子教导队的空气骤然紧张起来。

胡区队长来回穿梭在各个宿舍里检查人员数量，向老兵班长、新兵副班长反复强调不许人员外出，要管好自己的兵。宋班长则把我们班拢到一齐听他讲上机场扫雪的故事：“一区队上机场只是叫教导队做准备，要是这雪下个不停或者越

下越大，肯定要再上一个区队，因为机场很大，几百人撒下去也不觉得怎么多，所以原地待命是必要的。现在又遇上备战期，要保证机场跑道上24小时不积雪结冰，保证战斗机随时起降，全师人员都将轮换上机场扫雪，绝对保障飞行安全！现在你们的棉鞋不太防水，所以尽量不要在雪堆里站得太久，要不断地跺脚，保持棉鞋面是干的，否则棉鞋一湿透会冻坏脚指头的”。听宋班长这么一说，我们都开始注意自己的黑色棉鞋，羡慕起宋班长的黄色翻毛大头鞋了。

雪没有停的意思，真的是越下越密，越下越大。

晚九点钟，二区队又上机场了，熄灯号也推迟到十点半才吹响，这一晚注定是个不眠之夜。

晚十二点，三区队、四区队上机场，换下了精疲力尽的一区队、二区队。机场上人头攒动，我跳下车时听到有人喊我，那声音很嘶哑，好像是只剩下半口气似的，又好像是终于等到援兵一样喜极而泣的呼叫。我四下一看：机场在两盏探照灯的照射下，跑道上一字排开的人龙望不到尽头，人人都在不停挥动竹扫帚，用不间断的接力方式把雪扫出跑道，在跑道的一边雪已经堆成了一堵矮墙……叫我的人站在我面前，我就是认不出。他歪戴着棉帽，几缕露出棉帽的头发上挂满着雪与汗凝结起的冰珠，眉毛和鼻孔同样挂着白色的冰珠，嘴巴里气喘吁吁的热气更是把他罩在英雄王进喜的印象里，他是谁？他到底是谁？

他是一区队一班新兵副班长共产党员翁飙！他晚饭后六点钟第一批上机场，已经不停扫雪6小时。当我一把将他推上车的时候，的确感觉到他棉衣里的骨头还留着刚拼过命的余热，还是那么硬！

借着那两盏探照灯的光亮，望着翁飙的一区队和二区队撤出机场，我看到老天爷一点没跟我们开玩笑，那雪和南方的暴雨一样，都给人一种天破了的感觉，我们不停地扫，雪不停地下。我心一横，肖医生不是说要出汗排湿吗？那现在就是天赐良机，今天豁出去了，让暴风雪来的更猛烈些吧！

清晨6点，我们个个都成为了翁飙。当我看到一辆接一辆的兵车源源不断地增援机场时，翁飙又精神抖擞地站在我的身旁。一区队二班新兵副班长潘广生一把抢过我的竹扫帚，又投入到扫雪战斗中。这时翁飙一把将我推上车时，我只觉得自己像一团棉球，一滚就滚上了车，连爬起来的力气都没了。

雪没停，还在下……

二十.“死猪不怕烫”

上次从肖医生那里出来之后，才知道那三个福建兵中的两人叫什么名，那个被我追得魂飞魄散的小个子始终不知道他叫个啥。而让我搞不明白的是师长怎么这么快就赶到教导队来探望邱瑞凯和杨涛？广东兵实际上以少打多并没有获胜，如果论起理来我们更应该被同情，为什么我们四个广东兵在不经区队长的调查就直接由教导队通信员给叫到教导队长那里审问？师长、教导队长难道也偏帮福建兵吗？

揣着这些疑问我又来到卫生所，决心开口向肖医生打探。

肖医生一见我就乐了，她说：“你还背疼吗”？

我说：“扫了几天雪出了几身汗，浑身的血管就像通了一样那么舒服，背早就不疼了！药也扔了”。

她马上问：“那你来看什么病”？

我说：“这双臂又疼又重，连吃饭端碗都发抖，腰也一样，只想挺不想弯，看您这有没有‘正骨水’弄瓶回去擦擦，或者给几片“908”贴贴，行吗”？

她一听就哈哈大笑起来。不一会她让我躺上病床，打开一瓶“松节油”，慢慢地开始在我的肩膀及腰部轻柔地推拿起来。她告诉我这中医的手法是在七四年去广州中山医学院、广东省中医院进修时学的，效果很好，已经有几个广东兵来做过这种手法治疗了。

“什么？您去过省中医院进修？省中医院的马院长是一七七医院调去的，他儿子马捷是我同学”！这一下我可找到话茬了，我暗自高兴起来。

“我在广州呆了四年，在中山二路的中山医学院外科进修两年，在大德路省中医骨科进修了两年。师里今年招到广州兵后，特地把我从师部卫生队调到这来照顾你们这些南方兵，师领导对你们真周到！对福建兵就更不用说了，我们师是从福建转场来的，那时福建当地的领导对我们师很好，他们的子弟来我们师当兵，师长能不关心他们吗？被你们打的邱瑞凯是县委书记的儿子，杨涛更是县政府一位烈士的儿子。师长那天急得要命，万幸的是最终没闹出人命！”肖医生叹了口气，好像为广东兵担心的那颗心也被邱瑞凯能平安出院而放下了。

温暖的卫生所里，我却倒吸着一口凉气。刚才还在美美地享受着推拿带来的解乏和舒服，一下子就感到背部发麻发冷。我闭上双眼小心地喘气，开始揣测肖医生讲的话中话。难道她看出来我就是那“小胡子”？难道她在提醒我要去自首？不像啊！要么是有意告诉我福建兵的底牌，要么就是通过闲聊，让病人放松，达到尽快治愈的目的！

我不猜了！刚才进卫生所的那点好心情，原本可以在那股松节油的香味中、在肖医生柔中带劲的推拿手法下得到更多的猎奇，能帮我解开一些谜团，没想到肖医生的话听了之后更让我摸不着头绪。反正打架的事已经通了天，叫我主动承认是不可能的，只要我们四人都不说，福建兵也说不清，邱瑞凯、杨涛都没有从正面看到我，那被我追着跑的小个子更是自顾不暇，所以当我刮掉小胡子之后，就跟我们看外国人一样，很难确认谁是谁了！

这几天教导队分两班人马上机场扫雪，人困马乏，谁还有精力想别的？连我想在机场和他们三个人串供一下的机会都没有。要么是我白天上机场，他们晚上上机场，要么我休息他们上，连吃饭也碰不到。教导队从打架事件开始到参加机场扫雪之后，欢笑声少了，人员走动得少了，好像弥漫着一种紧张气氛，谁都行色匆匆，甚至彼此之间漠不关心。除扫雪之外，吃饭睡觉是必须的，其他一切都是消耗；早点休息恢复体力，呆在屋里保持身体热度，成了每个新兵通过这次扫雪亲身体会到的硬道理，像我这样忙里偷闲的人必定心怀鬼胎。

从卫生所出来，我放弃了胡思乱想、打听打探的自以为聪明的做法。我舒展两臂，深深地吸了一口寒冷的新鲜空气，真凉啊！但不可怕，我可以承受。

我下决心抱定“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方法，来对付第二次审问，看他们怎么查到那“小胡子”！

二十一.好干部季排长

我们的这场架，当晚七点季排长就接到了宗队长的电话，他赶上最后 19:30 分的末班车，火速从北京马圈长途汽车站返回教导队。晚十点他开始与宗队长彻夜长谈，把事件的起因，师首长的重视及教导队领导准备做的处理决定摸了个透。

他此时已毫无睡意，只想把我从床上拧起来痛打一顿，帮教导员消消气，帮乔区队长解解恨！

退兵？多大点事呀！宗队长只是吓唬一下新兵的话居然有人把它当真了，还不依不饶地穷追猛打。教导员是在福建当的兵，知道咱们师与当地县政府军民鱼水情的友好关系，当然放不下感情上的偏颇。而乔区队长是去福建招兵的人，那肯定时时处处护犊子，劝架的方式不对才招至挨打也是必然的，可宗队长为什么不提福建兵以多打少呢？

但是宗队长的话也是讲得很清楚的：“退兵只用于身体有问题和当兵时隐瞒了在地地方上犯有刑事犯罪行为的极个别人，至于打架斗殴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教导队几乎年年都有。部队本来就是一个大学校，是有能力通过教育培养出一个合格的军人的。在新兵未带领军帽徽前，我们还不能用一把衡量军人的尺来度量他们，新兵身上老百姓的习性不能指望一穿上军装就消褪了，新兵身上的各种毛病都需要用我们的革命传统教育及正规的训练来提高认识及逐步改变，任何以极端方式来解决问题都是不可取的。”

季排长掂量着宗队长的话，听出来宗队长是秉公执法，没参杂广东兵及福建兵的感情取向而偏袒一方，不能因为邱瑞凯、杨涛被打就说成是广东兵不对，只要是打架，就是双方的错，必需各打五十大板！这一点宗队长旗帜鲜明地亮出处理意见，使乔区队长不得不开始为邱瑞凯、杨涛着想。福建兵退两个，广东兵退四个其实都不是乔区队长要的，乔区队长要的是把他打下沟的广东兵找出来，狠狠地整一顿，要是为了这而退掉邱瑞凯和杨涛，那就把事情闹大了！所以宗队长的话使乔区队长重新考虑是否还要坚持自己的意见。

教导员处理问题的思路则不同于乔区队长，他是从谁先动手的角度来抓问题的实质。他以为：有什么问题为什么不找领导干部们来解决？非要靠拳头来解决，对不相信领导只相信拳头的人，我们一定要把他找出来做一个教育的典型，使新兵得到一次触及灵魂的教育，把地方上的一些坏毛病彻底改掉，早日成为一名经得起考验的革命军人。

季排长想起宗队长向他学教导员讲话的那个样子，心里就觉得他的表态一是压住了乔区队长企图公报私仇想法；二是针对教导员上纲上线的说法。季排长嚼着这些话，心里慢慢地觉得有底了。他知道只要抓住各打五十大板这一条，不用

偏帮广东兵，这事也能处理好。不要像乔区队长那样站出来明显地为福建兵说话，宗队长要求自己在明天的干部会上表个态，姿态要高点，让干部们都看看。

宗队长用心良苦的工作方法收到了效果。干部会上，季排长第一次提出打架事件我们这些干部也是有责任的。他说：“对打架之前已经发生过争吵抢位子这样的事，我们多数干部并没有引起注意。尤其我们几个区队长，本来就应是在新兵们和教导队之间，及时发现问题、反映问题和解决问题的重要一环，可一时的工作疏漏便铸成大错，我愿意向教导队领导做出深刻的检讨，并保证在今后的工作中，和新兵们打成一片，深入了解新兵的思想状况，及时向教导队领导汇报，杜绝极端事件再次发生”。

乔区队长假公济私的想法被彻底打回去了。他被季排长的讲话所征服。原以为季排长会站在广东兵的立场为广东兵说几句话，可万万没想到季排长把问题往干部身上拉，而且还是往区队长身上拉。这一来五个区队长都必须表态：一区队长李参谋首先表态，愿与季排长共同检讨并承担错误。二区队长邵长好举手表示赞同季排长的发言，并要求在检讨书上签上自己的名。四区队长胡国强以鼓掌支持季排长的发言，与邵长好做法一致，愿意承担任何处分。最后乔区队长不得不表态，诚恳地承认了打架事件前确有一些苗头已经出现，由于不够重视而导致了打架斗殴，为此也应该做出深刻的检讨，毕竟我们是干部嘛！不能一出事就往新兵身上推。

季排长的率先表态使宗队长大为高兴，宗队长既看到乔区队长的公开表态又摸到了区队长一级的干部的底牌。他高兴地看到在事非面前军人的那种勇于担当的精神，各自都不再打小算盘了，目前只剩下教导员没表态，他心里非常清楚这是为什么。

说来也巧，打架那天教导员请假外出，教导队只有宗队长值守。当宗队长发现屋外新兵打架时，事态已经发展到他一个人难以控制的地步了。历来教导队兵多将少，一旦发生群体事件就很难控制，他冲出屋外高声大喊，可打急眼的新兵根本不听。他明白事态已经失控，于是他急中生智地吹起了紧急集合的哨子。而这哨子一响，把教导队所有的干部和新兵都吹回了各自的宿舍前，老兵班长、区队长这样才各自看好各自的兵，并且死死地把新兵关进宿舍里，谁都不得走出宿舍半步。

当教导员回教导队时，发现宿舍都紧闭着门，那台电视机柜还没搬进队部，他隐隐地觉得不对劲，心里开始打鼓，莫非出了什么事？再当他赶到宗队长屋里时，宗队长怨声怨气地问：“怎么才回来？师长刚刚走”！

教导员明白，他一离开教导队就出事，连师长都被惊动，那一定是出大事了！

当宗队长一五一十地将打架的事向他说完之后，并没有将师长对打架事件的指示告诉他。宗队长对这个去年才调来的教导员还了解不多，生怕搞坏了关系，所以总是想让教导员清楚地表达对打架事件的处理意见。没想到教导员是属师爷型的性格，是非要等全部干部表态之后，他还要摸准师长的指示后才肯开腔的那种人，所以要首先找到第一个动手的那个小胡子，就成了他唯一的表态。宗队长顾全大局，在多数干部表态之后就决定给顾虑重重的教导员送上师长的四个字，把那付交不了差、绷得紧紧的脸给解开，免得教导员整日忧心忡忡。师长的四个字指示与宗队长为解一时之气而脱口而出的“退兵”两字，是南辕北辙。他后悔过，因为正是先前对四个广东兵“退兵的恐嚇”联想到一起后误导了教导员。他决定会后就告诉教导员师长的指示，所以宗队长高高兴兴地宣布散会了。

二十二.救火

雪扫完了，四九天也快过完了。我们正准备悄悄地迎接五九、六九抬头见柳的春寒。

我和小刚立正地站在宗队长的房里，不敢喘大气，我心里很纳闷：广东兵里莫非又被暗地里排查过？小刚也落网了？因为来宗队长这就没什么好事！那宗队长把我俩关在屋里，自己却在和肖医生在门外说话，好像是在说谁背部有什么问题一样，比比划划都围绕着背部。我踮着脚，小刚猫着腰向外看，企图在根本无法听到的谈笑中，看着他俩的口型能猜出点什么来。尽管我俩全神贯注，还是一无所获，所以最后小刚低声使劲地说：“只要一齐退兵，爱咋地就咋地”！我反驳说：“别她妈的这么想”！

自从打架之后，“退兵”这两个字总是在我坐安稳之后、睡着了之后来侵袭

我，搞得我开始坐有坐相，站有了个站相。早晨出操生怕比别人慢，口令喊得比别人响。在突击扫雪的日日夜夜里，总想表现自己。看到翁飙像保尔一样在扫雪中耗尽最后的力气时，我以此为榜样，也努力地、玩命地使出浑身力气，可心里还是觉得赶不上翁飙。他就像一杆旗帜，总在队伍的前面，谁也超不过他。我暗自埋怨和后悔过，埋怨那场雪为什么不早点来？后悔怎么没把打架的那把力气花在扫雪上！

小刚的轻声叫喊打断了我的后悔。我往窗外一看，一辆 212 北京吉普停在宗队长面前，肖医生坐上了副驾驶座。宗队长扯着喉咙高叫我和小刚的名，好像生怕别人听不到的样子。我和小刚被宗队长使劲地推上了车，小刚无奈地、莫名其妙地说了声“这是去哪儿”？我听到宗队长在关车门的那一刻说：“军部”！

能乘车离开教导队就已经是件不得了的事了，又有宗队长的送行和教导队唯一的女干部同行，我和小刚瞬间得意忘形的兴奋，早把为什么去军部、去军干什么的疑问抛在脑后。小刚开始起劲地与肖医生神侃，把肖医生问起的扫雪辛苦贬的一文不值。小刚说：“扫雪除了累还是累，累完之后吃饱了蒙头大睡一会再上机场去扫，几天下来好像整个人都机械了，这比我们当知青去救山火可是差得远了！那一回我们在林场干活，大队书记开着一辆拖拉机把我们拉去救山火。开始我们这些知青觉得挺好玩，一边唱着歌一边说着笑便往火场进发。远远看去桂峰山腰上有一个冒烟点，见不到火。可走着走着，时间由下午 3 点已经到了 5 点，背阳的山已经变黑了，桂峰山腰上的冒烟点变成了明火点，若隐若现，半边天也开始红彤彤的。我们知青几十人被拖拉机运到了山脚下，开始和数不清的当地农民一起爬上一条山路，向着火点挺进。然而，山路曲曲弯弯，看似没多远，可总是走不到。那会我们算是明白“望山跑死马”这句话。要命的还不是远的问题，是在黑暗中我们几十个知青都觉得怎么人越走越少？叫书记也没人应答。当我们借着已经映红满天的山火看看我们这路人马时才发现，原来都是吕田中学的一些学生，他们同我们一样，毫无扑救山火的经验。这时老知青陈华赶忙叫停行进中的队伍，开始清点人数，大家手拉手、一个摸着一个地报数，最后报出是 67 人，陈华心里一揪，67 可是一个不大吉利的数呀！

肖医生捂着嘴巴笑了，她非常明白粤语中67的含意。我看着小刚一副绘声绘色、死里逃生的样子，真的把肖医生吸引了。的确，说到这火场危险才刚刚开始，而故事的发展出乎意料的快，快得让我再次听到后仍有窒息的感觉，现在回想起来真有点后怕。

小刚接着说：“老知青果断地高喊叫停使我们紧张起来。由于我们自己的疏忽使我们没有跟上大队人马，不知道怎么走上一条岔路，而且这条岔路是一条直往火点去的路，我们也觉得这么走就对了，无意中犯了第一条大忌：因为救山火与救普通火有着根本的不同。那支大队人马的农民是去打一条防火带，使山火烧到防火带边时没树木可烧了，火就会自然减小，哪里是我们这样直捣火龙呀？陈华开始指挥我们转身向后走。这时火光已经离我们很近了，那山坳里躲藏的阴风与山火的热流对碰起来，一下子产生巨大的热浪气旋，就在我们头上，一阵阵的热气浪汹涌般地向我们扑来。火头已经离我们不远，几条火舌则忽伸忽吞，把我们头顶上的这片天映得通红。被烈火烧着的松树枝发出劈叭劈叭的爆响声已经清晰可闻，甚至有一些未烧尽的火烟灰从天而降，热浪一股比一股热，人已经可以在红红的火光中看清楚彼此狼狈、无助的模样。毫无疑问我们已经身处危险之境而竟不知所措，以为赶紧沿途退回去就能万事大吉。其实我们尽管有条不紊地后退，但心里慌里慌张已经使我们身处绝境。我们又犯了第二条大忌：我们迷路了！迷路在山区里是个永久的话题，聪明的山民用养狗解决了这个问题。但象救山火这类有危险的事情，狗是不会来的。狗只会在人类遇险时将人类拖拽出险境而决不会带人闯进危险，所以我们一大拨人上山救火时并没有看到农民带狗来，靠人辨识山路就有可能迷路，何况是现在呢？陈华一下子脑袋都大了，他向队伍后面的吕田中学的学生喊道：‘你们有谁知道下山的路’？这时一个叫潘国山的学生挤过来用手指着一个方向告诉陈华：‘我刚才在那里喝了几口溪水，我们沿溪而下应该是又近又快’。陈华一把拍着潘国山的脑袋骂道：‘你他妈的怎么不早讲那里有溪水喝？我们下午3点到现在滴水未进呀’！说话间我们已经跑到这条不起眼的山间小溪前饱喝一顿，然后在小溪里来个驴打滚，把全身弄湿，便沿着溪流下方连滚带爬地夺命而逃，那速度与国民党逃兵有一比”。肖医生笑得要命，连司机也跟着乐。

我不好打断小刚逢人便说的这段历险记，因为这的确是我们当知青的人不可多得的成长经历。见过那场山火后，我们抽烟的知青从此就格外注意烟头的处理，毕竟死里逃生过。当晚我们回到林场后，我们那两只狗高里和尤二把每人的上上下下闻个遍，然后对着桂峰山着火的方向狂吼，我们叫都叫不停。第二天早晨，高里和尤二趴在进林场唯一的路上，怎么叫也叫不回。很久之后，有一次大队书记骑车来林场，让高里、尤二拦住了，死活不让书记进林场。由于书记对高里的痞气早有所闻，只好隔空喊话，不敢越雷池半步。再后来我们猜出来这样一个结论：救山火那天是书记开着拖拉机把我们拉走的。第二天我们骂骂咧咧地说山火历险记，怨书记怎么丢下我们不管。还有陈华数人头时漏数了自己，原来是一共68人，那情况马上就不一样了，这68的数字就是‘溜吧’的意思呀，我们去救山火，老天爷却叫我们‘溜吧’，你不溜，这68人将葬身火海；还有中学生潘国山成了我们的救命恩人等等，可能都让这两家伙听明白了，所以我们回来时才有高里和尤二奇怪的表现。牠俩整天趴在路口上，一定是想堵着书记不让他进林场再把我们拉走，别说书记他本人，就连大队的拖拉机也数次让牠俩拦在路口上”。肖医生这回不笑了，她显然被高里和尤二的忠诚故事打动了。

212北京吉普平稳地在望不到头的柏油公路上行驶。车厢里我听肖医生几次低声抽泣，我用大腿碰了小刚两下，提醒他该换话题了。司机见我们都没话说了，突然冒了一句话：还有半小时就到丰润了。

车厢里依旧沉寂着。肖医生终于说话了：“我爸爸家也养了一只军犬，叫大狼。我探家那年刚两岁，站起来有1.8米高，我进门时都不敢靠近牠。是爸爸叫牠别叫别动，大狼就乖起来，然后爸爸叫牠嗅一嗅，还像对人一样把我介绍给大狼，说这是大姐，叫绒绒，是自家人，以后别乱叫。然后拍着大狼的脑门问：记住了？从那天以后，在我探亲期间，大狼就真像个人一样，与我朝夕相处，有时淘气地把我的拖鞋藏起来，或者我外出时就叼着拖鞋到处跑，总之有我体味的东西牠都爱叼。由于大狼整天圈在家里，使我不知道犬原来还有认路的本事，我真笨！今年大狼4岁了，不知现在怎么样呢”？

我接着小刚迷路的话茬，给肖医生讲了一个迷路的故事：那是七一年广州

师范吕田一师分校四班学生发生的一件大事。那天秋高气爽，四班由葛班长带队，全班 50 位同学带上干粮上山砍柴。全班同学一路唱一路跳地向马鞍山进发。由于砍柴任务是分校班级里轮流去干的一项工作，所以第一次上山的四班被大山里美不胜收的自然风景吸引住了，不知不觉地越走越深、越爬越高。加上全班同学都想超额完成任务，所以拼命地砍柴，使木柴越砍越多。孰料当天暗下来时，运柴工作亦越来越难。满怀一腔热情的全班同学对着大堆的木柴和黑下来的天措手无策，那股衣衫褴褛、以启山林的精神头渐渐烟消云散，倒是深山里的瘴气开始弥漫，每个人呼吸的都是带杂草味的空气，心里怕得直发冷。十月的吕田山区，夜里睡觉已经要盖六斤重的被褥，可四班的同学只穿着单衣，谁不冷啊？此时四班同学想原路返回都做不到了，因为山路也是有规律的。山路并不像螺丝一样只有上、下两个方向，山路在向上盘旋的许多地方会有许多条平行的圆圈路，这种圆圈路是农民开山时有意留开的，所谓迷路就是指在路上圆圈打转，找不到那条引上或者引下的小路。四班无法原路返回，就是在天黑的情况下找不到引下的原来小路。”肖医生一下打断我的故事说：“他们怎么不带狗上山呢？”我说：“吕田一师当时是按军事化管理分校，所以不许学生养狗。”

正在四班同学叫天天不应喊地地不灵的时候，葛班长果断地做出原地不动，保留体力的决定。因为她知道分校领导一定来找四班的。的确，分校领导看到四班同学没按时返校，就及时地向马鞍山生产大队汇报及求援。马鞍山生产大队立即动员 200 多社员打着火把带着狗上山寻找四班。静静的山坳里一条蜿蜒的火龙开始向山上蠕动，人和狗的喊叫声惊动着整座马鞍山。当四班的同学听到喊叫声、看到火龙正向山上走来时，全班同学放声大哭，有的同学激动地高喊：毛主席万岁！肖医生怨了一句说：“四班就是因为没狗才迷路的”。小刚哈哈地大笑起来说：“吕田知青里没有没救过山火的，没有没听过迷路的故事的，还有就是水的故事，呆会我们在回教导队的路上再讲”。

此时我终于憋不住气、吞吞吐吐地问肖医生：今儿这趟是我俩护送您去军部呢？还是您押送咱俩去军部呢？肖医生一听我这么俏皮的问，便开怀大笑起来，笑得前仆后仰，好一会才把咱仨来军部的原因告诉我俩。她说军部有首长

要见你俩，自己则是去军部谒见广州军区陆军总医院的创伤外科主任，因为在广州进修时，曾去陆总医院听过创伤外科的讲座，所以就同车前往。李先，你怎么不早问？搞得我倒像神秘兮兮的！哈哈……肖医生笑得很灿烂，笑声中不像藏着掖着什么东西。不过我悬着的心还是没放下。我俩无名鼠辈何得何能竟能引起军部首长的招见？莫不是军部首长在退兵之前给我俩讲几句安慰话？甚至今晚就被拘在军部了？我觉得肖医生都不能相信，那司机一路上就说了一句话。我越想越糟，可又没办法，事已至此，只得把心一横：敢作敢当吧！

一下车，肖医生高兴地叫喊着在军部招待所前等候我们的张干事，又敬礼又握手的，好像十年没见面的样子。我和小刚跟在她后里。我在想：我俩这没领章没帽徽的新兵蛋子，该不该行军礼呢？好在肖医生落落大方的介绍及时地打消了我的顾虑。她指着我俩说：常主任要我带来的广东兵贺小刚、李先交给你了。张干事立马伸出热情有力的手与小刚握了握，接着就握我的手，那一握、那一摇、那一使劲，我一下就把悬在嗓子眼上的心放回了肚子里，因为握手的那一刻我透过张干事的眼镜片看到，他的眼睛里没有鄙视的目光！刹那间，我也暗地里骂了自己：不就是打一场架嘛，又不是偷东西，干嘛像个贼一样，见谁怕谁呢？

二十三. 备战

季排长从北京探亲回来那一天起，我们没事就往他那小房间钻，因为他从北京回来之后把一身的战争腥味带回了教导队。从他口里出来的每一个新闻，每一个说法，甚至夹杂着道听途说的小道消息，都使我们听了之后一会毛骨耸然，一会热血沸腾。不久，广东兵把他的小房间挤得满满的。小刚若有所思地不停地抽烟，把屋里的空气凝结了；刘家炜挺直着腰板把每个人的精神都提起来了；罗伟雄一声不哼，生怕漏掉一个字，使自己的日记写不出真实的心里状况；陈阳宇此刻安静下来，不再搞小动作，不再用刁难的口气打断季排长的话；孙湘桥、陈伟时、艾松和我都围站在小屋内，把人与形势的发展分析紧紧地黏在一齐，将迫在眉睫的形势走向暂时摠在房间里，十分安静地倾听季排长不

断重复和全面准确地分析中越自卫反击战开战前美国、莫斯科对即将开打的这场战争的看法和推演。季排长说：“国际形势是邓小平访美，中美两国首脑再次会晤，中美两国关系得到进一步发展，邓小平的照片再次上美国《时代周刊》封面，并被选为一九七八年‘世界风云人物’。国内形势是刚召开完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我党彻底否认‘凡是派’，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做了铺垫和扫除了阻碍，确立邓小平为实际最高权力和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地位，历史再一次给邓小平一个施展政治才干与抱负、经济策略的舞台。在访美期间，邓小平通过广泛接触、会见及参观，大量回答记者问题，并发表重要讲话，走红地毯，乘坐美国总统的空军一号飞亚特兰大到休斯敦，最后到西雅图，把美国绕了一圈”。

陈阳宇还是按捺不住地问季排长：“邓小平访美的目的是什么”？季排长说：“打招呼呀！向全世界打招呼：中国要惩罚东南亚的这个恶霸，同时直言不讳地向刚刚在越战中败下阵来的美国大兵说：越南有恃无恐地侵犯柬埔寨，是对一个主权国家的侵略，而且是对中国政府的无视和挑战，简直岂有此理，真是欺人太甚”！陈阳宇又问：“打什么招呼呀？我们干脆直接干他就行了，那越南不就是我们养大的小狗吗？现在不听话了还打伤我边民这还了得”？季排长斜了陈阳宇一眼说：“这是打仗不是打架！说给人脑后一砖头就给人一砖头？你南边打越南，北面的苏联就对着你。据悉苏联也陈兵 44 个机械化师在我边境，暗地里牵制着我军。”小刚狠狠地捏灭烟头说：“珍宝岛一仗，咱没赶上算他妈老毛子好彩，打就打，又不是没打过，谁怕谁呀！”季排长接着说：“所以邓小平访美就是向苏联发出信号，美国人可是站在咱这边！我们打越南是小仗，苏联真的进犯中国则会引发大战，大哥您看着办呢！”此话一出我们全都笑了。

季排长说：“我们扫雪就是保证咱师的飞机能随时起飞，能保证首都上空的绝对安全。咱们这批南方兵为什么到了石家庄就分了大多数兵去内蒙古，现在你们该彻底明白了吧”？刘家炜说：“打一个小小的越南，广州军区足够了，为什么还要其他军区南下驰援呢？”季排长说：“多少年没打仗了，不可能就让广州军区包圆了，让其它军区参战也是难得练兵的机会！当兵的谁不想上

战场呀？所以现在是参战，说不准将来就是轮战，哪天就轮到咱们上！”他这句话说到大家心坎上了，我们都爱听。群情激奋后屋里传出一片欢呼声，好像明天就要上战场似的。

以往每次从季排长那里出来，我的心里总是被他的“中央文件”搞得心潮澎湃、甚至想入非非，总想把出操、检查内务、吃饭、睡觉、打架、政治学习、扫雪都拼凑起来，看看能不能把自己表现好的与表现差的分开，孰重孰轻？到底会不会被退兵？当季排长口里仍不忘提打架这词时，我内心就明白：打架的事还没过去，我就得熬着，并且要使出全身力气去表现自己，不让教导员怀疑自己。

季排长一口的京腔把脱口而出的战前分析和小道消息真真假假地汇编成北京人侃侃而谈的“中央文件”，紧紧地抓住我们这帮人的心，饭前饭后那点自由活动时间，谁都想往他那蹭，渐渐地形成一个习惯。只要天气好有太阳时，大家就出来晒一晒，教导队也慢慢形成了许多这样的小圈子，十几个人一堆，纷纷对这场准备开打的战争进行议论。尤其在下午的政治学习之后，在宗队长谈到当前的国内外政治、外交形势时，我们新兵都竖起耳朵听，谁都在想一个小小的理由，表示我们有天大的理由要上战场！从此教导队全体新兵真正地开始内紧外松，教导队四处弥漫着战火的味道。白天的出操训练、政治学习，晚上的分组讨论和突然吹响的紧急集合哨，把每个新兵的精神状态绷得紧紧的，没有人还有多余的精力去胡思乱想、搞斜门歪道。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家都盼着发领章帽徽，早点成为真正的军人，能名正言顺地奔赴战场！可是谁心里都明白：打架的事没有处理结果，那“三点红”就戴不到身上。我被打架的事深深地困住了，无论怎么努力、怎么装都没法掩饰住内心的担忧和对风吹草动的惊慌。只要迎面撞见教导员，心里就犯嘀咕，生怕他找个理由拉我到一边单独谈话，套出我话中的失误，然后再去找潘国山、司耀敏、王跃群，用我的失误去撬开他仨人本来就不严实的口，来个各个击破。好在扫雪后的政治学习时间增多，战前紧张气氛浓郁，教导队训练学习的时间被排得满满当当，一时间大家把话题都放在打越南上，真的没人顾及到战争以外的事，只有我郁郁寡欢。

北方下雪的天气与南方下雨的天气很不一样，雪停了，天仍是阴沉沉的，

好像雪仍会卷土重来。在南方如果连续下几天大雨后必然会艳阳高照，又会给人勃勃生机。但这里不会，太阳比大姑娘还害羞，躲在很深的云层后不露脸。偶尔出来一会，要么就美得出树挂，要么就暖和得像情人，谁都不忍放过她。教导队 500 多精壮青年，看到战争的即将来临个个眼睛发红，嗅到战争前的硝烟都垂涎三尺，唯独看见太阳会浑身发痒，裹足不前。南方人身上的那种多情就会情不自禁地显露出来。我们真的比北方人更需要太阳的温暖和太阳的眷顾。

今晚饭后季排长和一屋子的广东兵仍为今早我和小刚被莫名其妙地被宗队长送去军部捏着一把汗。潘国山、司耀敏、王跃群挤在屋里不敢哼声，屋里人多话少，仿佛今日无战事，也没有“中央文件”可下达。季排长心里七上八下：和宗队长那晚的谈话至今，彼此都心照不宣。教导队自打架事件之后的政治学习、上机场扫雪两大重头任务都安排得紧紧的，广东兵在自己的管教下目前已经踏踏实实地适应了部队的严格要求，思想觉悟一天比一天地在提高，已经没有任何人再拿打架的事炫耀了。两位教导队领导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的做法都达到了目的，怎么在形势一片大好的情况下突然来了这么一出？让人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呀！其实这次艰巨的扫雪任务结束后，教导队按师里的要求准备将在这次扫雪任务中表现突出的人与事进行表彰，各区队已经分组讨论并推荐出表扬人员名单，广东兵任付班长的人员全数榜上有名。其中“翁飙让鞋”的事迹更是打动许多人：那是一区队一班第一个上机场扫雪，有个福建兵棉鞋湿透了，回来就放在炉上烤，因为全班人都太累了，所以睡得死沉死沉的。结果一觉醒来才发现，靠近炉膛的那只棉鞋被烤焦了一半，再要上机场扫雪时，翁飙毫不犹豫地把自己的棉鞋让给了这位战友，翁飙自己则穿着胶鞋坚持到最后。一个南方人，一个共产党员，翁飙的举动为了谁？大家是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齐来的，为了战友的冷暖，为了坚决完成任务，为了一个共产党员手中的旗帜能在寒风中傲立飘扬！多好的一批兵啊！

熄灯号响了，季排长仍旧站在门口，借着一点昏暗的灯光，注视着进教导队的那条土路。他希望宗队长能从师部赶回来，他想再次与宗队长恳谈，把心窝里的话倾倒出来。他相信自己不偏不倚地历数广东兵的不足与进步，是能打动宗队长的。只是左等等不到右等又不见人，他不得不开始查房，尤其“翁飙让鞋”

的事迹里讲到的那一只被烤焦了的棉鞋，又警醒了。鞋子事小，万一炉子没封好，那可是人命关天呀！季排长打着手电筒开始钻进营房。

教导队沉寂了，偶尔几束手电筒的光划破黑暗，好像夜空中有几颗流星滑落。

二十四. 可爱的赵阿姨

我和小刚一进军部，就被安排在招待所的接待室等候着，张干事和肖医生上军部大楼去了。

没一会，我听到有人说广州话，便拉着小刚走出接待室，想顺着声音看看那是谁？难道军部也有我们的老乡？这时我看到两个老兵，身后还有两个新兵扛着半自动步枪，向招待所走来。我瞧着瞧着便脱口而出地叫道：“刘健雄！是他”！刘健雄也顺着喊叫声朝我俩望来，吃惊地叫着我的小名：“先儿”！他俩飞快地跑过来。我推着健雄的肩膀说：“到了唐山火车站后就有一个车厢的人失踪了。到牛门口我们一数人就发现你、马海东、张进怎么不见了？原来你们分到军部来了！”健雄忙着先介绍身边的这位老乡说：“他叫李志明，省军区良口横坑知青场的。”这一来就热闹了，我们四个军区仔在接待室里相互交流。健雄说：“他们刚打靶归来，广东兵第一名，李志明是广东兵里的第一名：八发子弹连续六发十环，把老兵都镇了。最后两发属表演性打靶，把靶杆都打断了，赢得一片喝彩。我没打好，真没面子，妈的”！小刚则从打架开始到上机场扫雪，到吃杂粮、去洗澡讲起，最关键的是问健雄打越南咱们军上不上？军部这边有没有什么消息？李志明说：“来当兵不就是为打仗吗？可轮不上我们新兵蛋”！小刚说：“这不一定！看命吧”。我问健雄：“马海东、张进呢”？健雄说：“他俩在天津站停靠的时候就下车了，被分配到北空在北京的一个通讯团”。

健雄他们的饭前集合哨响了，他俩不得不归队。一会儿我俩就听到肚子饿了的时候唱出的歌声，和我们教导队一模一样地喊唱着：“日落西山红霞飞，战士打靶把营回”……然后听到的是一队人马踏踩着白雪发出整齐有力有节奏

的吱吱声。看着小刚一根接一根地抽烟，我感到刚才意外的重逢，太有意思太及时了。因为健雄说他们也与河南兵打架了！所以没必要整天感到好像末日来临的样子。我俩被晾在招待所直到中午吃饭前，嗨！晾就晾吧，又不是没被晾过。宗队长第一次审我们不就是采用这套战术吗？把你叫来立正站好，然后在你跟前来回踱步，时而望你一眼，时而冷笑一下，又自言自语几句，又不大相信地摇摇头，直把你搞到崩溃为止。今天这出玩法大同小异，没人有空来审你，因为知道审你，你也不认，那就让你自己审自己，自己坦白吧。想得好！在我确认军部这招数后，我毫不犹豫地铁了心：打死我也不承认是我第一个动手的！我心里很清楚，一旦我认了，整件打架的事就坐实了，广东兵将负全责，不但我们四人会被退兵，还有张卫、小刚，湘桥，阿宇这些还没有被正式审问过的十几个吕田兵，都将会被牵扯出来，然后家炜那拨、赤兵那拨都将被牵连，那季排长的面子往哪放？最后的结果怎么样现在都可以想象出来，广东兵将因我的坦白而一败涂地。

小刚推我一把，我从梦幻中醒来。小刚说：肚子饿了！妈的，你呢？的确，11：50分啦，到饭点了，我俩足足被晾了两小时。不一会我俩都听到肖医生天真无邪的笑声正在朝接待室逼近，我即刻感到肚子在叫，心想：就是砍头也该给碗饱饭吃吧！随着肖医生进接待室，她身后突然出现的一个人，把我俩都惊呆了，并且根本不相信这是真的！但是我俩脱口而出的叫声，让肖医生一听说从头到尾地相信眼前这一幕绝对是真的：肖医生叫她赵主任，而我俩则叫她赵阿姨——因为她是二军的妈妈！

赵阿姨摸着我俩的头好一会，还不忘看看我下巴颏那三针，我心里明白：赵阿姨把我俩当二军了。好在肖医生说今天我们一起吃干部灶，把饥肠漉漉的我一下子从莫名的伤感中拉出来。我搀扶着赵阿姨，一边走一边问：“二军上去了吗？什么时候开打这一仗”？她说：“你们刚走两天，二军就去广西了！当侦察兵，在前指特务连干，每天要去抓‘舌头’，跟着排长进进出出那些伤亡很大的阵地。一个班出去摸情报抬回来一两个人很正常，有时一个班出去了回来时就少了几个，二军就是做补充的预备队，他已经三次巧入敌后还能全身而归了，而且被团里嘉奖一次”！我一听立功受奖的事就来劲！因为这是一个

军人用生命报效祖国而获得的荣誉，所以二军往日与我们一齐调皮的印象瞬间就改变了，昨天还是妈妈的麻烦，今天已是妈妈的骄傲，二军陡然成为我心中的英雄。

这顿干部灶吃得毫无滋味。赵阿姨讲二军的事成了最香的一道菜，把赶来陪坐的张干事亦听得一愣一愣的。肖医生不停地往赵阿姨碗里夹菜，赵阿姨嘴巴里就不断地喷出开战前一个又一个故事：从二军说起到广州陆军总医院派往前线的各类人员，从机关到连队，从军长到新兵，还有我们都看到的南下军列，全军上上下下都在动员准备、集结调遣。目前全军指战员枕戈待旦，只等军委首长一声命令！赵阿姨气愤地说：“吃咱们给的粮，用咱们给的武器来打咱们？在边境线上故意追打我手无寸铁的边民，甚至开枪射杀我边民的耕牛和枪伤我边民。上个月我们去为边民疗伤时都伤心落泪，边民真是伤得惨不忍睹。那些老人问我们：‘你们不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吗？为什么不来打他们’？这句话说得我们这些军医无言可答。从那天起，我就将这句话记在心里，放在嘴边。回到医院我给院领导汇报这句话，在科室里我给年青的医生、护士讲这句话。等我这次再上去，我要用这句话鼓励战士们，我要叫二军勇敢地冲上去消灭那些丧尽天良的越南兵”！

赵阿姨、肖医生、张干事都哽咽了，我和小刚紧握着拳头，义愤填膺，恨不得和二军一起马上冲上战场，杀敌立功，扬我国威！这顿饭我吃出了战火硝烟的味道。我想起季排长的国内外战前形势分析，和赵阿姨栩栩如生的述说，好像都把战争的序幕要拉开了。我们的扫雪也很清晰地显示出防止苏联入侵的重大意义，机场的战备也正在升级。其实我们这些新兵已投入到具体的战备行动中，我们在扫雪中付出的一切，都是中国军人应该、义不容辞的。战争已经告诉每一个军人：为了祖国的需要，为了人民的利益，付出生命又怎样？

饭后，赵阿姨把我俩拉到一边说：“广东兵与福建兵打架的事，常主任刚才对我说了。你们呀！都当兵了，都是战友了，还打架？明天回去向那福建兵认个错，别让家里的父母为今天的兵儿子再担心。哪天一齐上战场了，你们就会懂得战友的含义了。先儿，你的胡子刮掉了”？赵阿姨这一问我立刻明白了今天我俩被晾的原因了，教导队从我们打架开始追查小胡子到今天仍未果，

看来只是假象，暂不处理而已！而赵阿姨一句话就点破了我心里筑起的马其诺防线，在她面前我永远是个长不大的孩子。她总爱撩起我的下巴颏左右端详，没办法，医生不看也知道你身上有几块骨头，我那雕虫小计很难得逞。此刻我已原形毕露，一声不哼地低着头，心里不断重复妈妈的教诲：长辈说话小辈听，只许点头不许问！我不停地点着头，想快点把见不得人的小伎俩搪塞过去。

赵阿姨接着对小刚讲：“军区文化部的创作组和你爸都带队去广西前线了，战士歌舞团也在紧张地排练，随时准备上去慰问官兵，现在军区各部及直属机关单位都在为打仗做准备。现在我们总医院已经空了，所有战士都归队了。你们十几个军区仔要争取表现，一旦有需要就得像二军一样冲在最前面，别给广州军区丢人！”的确，和二军分开才个把月时间，二军就已经上了战场并且成为了英雄。赵阿姨每每说到二军时已经没有像过去那样有很头痛的感觉。现在二军已经脱胎换骨成为了人民的儿子，正在为人民的安危做出一个军人奋不顾身的贡献，赵阿姨正在为小儿子的成长和勇敢感到骄傲自豪。我和小刚亦都在赞叹二军的勇敢和分享二军的荣耀。

午饭后，赵阿姨、肖医生、张干事都走开了。我俩仍被晾在接待室，不知等什么，不过这会是我和小刚难得的说话机会。我说：“军里都知道打架的事了，所以追查下去是肯定的！但退兵一说也许没那么严重，记过处分是跑不掉了，妈的！二军上前线受嘉奖，我们打架挨处分，这算他妈的什么事呀？要不回去跟季排长说说，叫邵长好区队长跟那邱瑞凯、杨涛说说，咱们给他们认个错，别让福建兵天天追着教导员不依不饶地追查下去，这样我们太被动了。刚才赵阿姨的话好像是给我们指了一条路，军部常主任能和赵阿姨说打架的事，明摆着是还没有更好的处理办法，如果我们能主动点，事情就不会发展到极点”。小刚说：“这求爷爷告奶奶的事我不去，要去你去”！我说：“当然我去，我是罪魁祸首嘛！我还要争取表现呢”！看着小刚合而不同的样子，我知道他在嚼着我的话，因为赵阿姨叫我去认错的做法是我们唯一走出被动状态的一条路，别无选择！所以他又不得不掂量认错这种做法是否合适，认错之后会给广东兵带来哪些利与弊。

晚饭时间又到了，张干事把我俩带进了大灶饭堂，这与教导队一样，六毛

八分钱一天。来这吃饭的是警卫连和机关兵，我再次看到刘健雄、李志明夹在一队新兵中。我听到有老兵说：怎么今年新兵蛋子这么少？

晚饭后赵阿姨与我俩不辞而别。肖医生匆忙地来叫我俩，说争取在熄灯号响前赶回教导队，这时正好时间 18：30 分。我们仨又坐上那辆 212 北京吉普离开军部了。这一路上肖医生的话可多了，从意外地知道我俩认识赵阿姨起，到她意外地了解到赵主任的身世和自己家老头子与赵阿姨有可能是战友，使肖医生兴奋的不得了。她说他要写信给老头子，让他好好把解放战争时期“北平围城”这段历史、及当年部队住在遵化的革命故事告诉她。她说当时老头子是个团长，而二军的老头子也是个团长，两位团长之间肯定认识呀？怎么从没听老头子说过有位战友在广州军区当政治部主任呢？我问：“肖医生你要干嘛？走后门去广州陆军总医院吗”？她说：“走后门去广西，我想上战场！像赵主任一样，为英勇的官兵疗伤”。小刚用话剧腔插话说：“嗯，这孩子像二军！和我们一样”。我和司机大笑起来，肖医生竟没听出味来。

今天赵阿姨与我俩的谈话没有什么避忌，没拿肖医生当外人。肖医生也很习惯，她对赵阿姨在医院那套工作作风见怪不怪，只是对赵阿姨总端着下巴颏看有疑问，所以还是憋不住要问个原由。她说：“你下巴颏怎么了？”我只好告诉她：“66 年刚上小学就遇上红卫兵大串联，我的学校给红卫兵暂住了，印刷厂领导便关上大院的铁门，不让院里的孩子上街玩。所以我们就只好在院里的球场打球、楼上楼下玩藏猫猫、抓瞎子这些游戏。有一次在二楼玩抓瞎子时，我从二楼摔下来，被送到总医院，正好就是遇上赵阿姨当值，让她缝了三针。由于当天我还有点头昏，因此留院观查一晚。第二天出院时妈妈来接我，妈妈看见赵阿姨牵住我的小手在乖乖地等，妈妈看到这一刻眼睛就流泪了。五天后妈妈带我去拆线，赵阿姨看到伤口愈合得很好，我也没了那付可怜相，妈妈对赵阿姨的缝针医术也千感谢万感谢的。最后赵阿姨问我妈：‘这孩子的大名叫什么’？我妈说：‘叫李先，我们老家是湖北仙桃’。赵阿姨一听就笑着说：‘我说怎么叫先儿呢，这名字好，神仙摔一跤没事！不像咱家两儿子的名：大军、二军！女儿叫大援、小援’。从那以后，毛主席又提出口号：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军区党委号召军区机关领导下基层，广泛地与工人阶级结对子，赵阿姨她们家

正好认识我们家，就顺理成章地结上了对子。每逢星期天印刷厂加班赶印《毛主席语录》，赵阿姨就会骑着单车驮着二军来参加义务劳动，一来二去几年后二军就自己来了。再往后二军一家人调去新疆军区，我们两家人就中断了联系。直到七四年二军一家才又调回广州军区政治部，赵阿姨又回总医院当医生。有一个星期天，印刷厂卢干事带着政治部政治处的孙干事来我们家，说有位军区首长是不是在文革期间与我们家结过对子？我妈说有：是总医院的赵医生家！就这样我们两家人又重逢了。打那以后，我和二军混得更熟了：军区礼堂无论演什么戏，只要我跟着印刷厂的车一齐去，二军就一定能给我搞到票。要是碰到赵阿姨就会上去叫阿姨好，让她摸摸我的头，看看我的下巴颏。这次当兵前由于我俩和二军一齐把别人打伤了，结果害得二军被派出所关了一晚上，所以上火车之前都不敢去二军家见赵阿姨一面，现在一想挺后悔，不知会不会伤了赵阿姨这么多年来疼爱我的心呢？肖医生，你是医生你说说”？肖医生说：“尽管你们两家人萍水相逢，赵主任从你那么小就开始关心你，你们俩家人早就超出了医患关系了，我的李先同志”！经肖医生这一说，我心里也一揪，还真那么回事呢！小刚接过话说：“所以咱们打架的事由广州军区政治部派赵阿姨来解决问题”？肖医生说：“呸！想得倒美，赵主任是在来北京开全军后勤保障大会期间认识军部的代表常主任，谈起刚刚来北空的一批广东兵和曾经在总医院参加过创伤外科培训的北空学员，常主任便打电话回军部叫张干事查一查这事，就这么着，张干事把咱仨查到，并且安排好见面时间。而最重要的是赵主任乃唐山地区遵化县人！嘿，你们瞧这一天：上午我们听赵主任说广州军区的备战情况，中午听赵主任说二军的事迹，下午听赵主任说当年“北平围城”时她一个小姑娘家家的在外围的革命爱情故事。晚饭后常主任陪赵主任一齐回“三各里庄”见老家人，明天一早赶回北京。你们打架的事是常主任无意说的。你俩可得听赵主任的话哟，尤其你这小胡子”！

北京吉普前大灯在漆黑的道路上跳动，笔直的路在灯光的照耀下望不到头，迎面钻进车厢里的寒风虽然不大，仍旧像一把小刀片划在脖子上，只有不停地拉扯毛领才能抵御住寒风往身体里灌和寒冷的刺痛。我们仨的说话也必须手舞足蹈，哈哈大笑才能感觉到怀里是暖和的。我有点忐忑：一个兵当他听到枪声、

闻到战火的硝烟味时，就必须放下战争以外的一切幻想，时刻紧握手中的钢枪，随时准备冲向战场。

春天会来的，如同黑夜会被黎明驱散，无论天再冷、雪再大、冰再厚，都压不住即将破土而出的春苗。而我在冬天走向春天的中间，在黑夜接近黎明的中间。

二十五·好兵难带

宗队长十点悄悄地回到教导队后就去了司务长那里，把在师部开会的三个问题中的伙食问题向司务长强调了一遍，要求司务长必须尽最大努力将新兵们的伙食调剂好。随后宗队长叫司务长把教导员请到食堂去，他要与教导员一齐突击检查食堂卫生。其实宗队长是与教导员在检查卫生的同时一起定出今晚紧急集合的时间。

宗队长一想起师长今天的讲话心里就嘀咕。师长说：“新兵训练三要素：一是光荣革命传统教育，二是军事训练，三是伙食。今年的兵赶上了即将开打的自卫反击战，在机场扫雪的任务中表现出色，充分说明教导队及时对这批兵进行的革命光荣传统教育起到了作用。由于思想觉悟的提高，使这支新兵队伍拉上机场就战之能胜，还涌现出‘翁飙让鞋’这样感人的先进事迹，这就是一批好兵嘛”！师长没有在会上说教导队悬而未决的打架事件，宗队长理解为师长已经定论的“好兵难带”的说法没变。而事实情况的确如此，新兵们在机场上的表现说明了一切。

开完上午的会，宗队长下午便去找军务科谢科长开小会，他要把今年新兵的特点向谢科长私下谈谈，免得二月十四日的分兵，谢科长来教导队分档案时发生“误操作”。

谢科长也非常乐意听宗队长的个人看法，毕竟宗队长来自一线。在宗队长调教下，教导队这几年分配到场站和机务大队的新兵都能服从分配，没有出现什么问题，所以谢科长从心里是乐意宗队长多来师部多来讲讲新兵那些事的，尤其是对今年新兵打架的事，在到底该不该将滋事的兵分到最艰苦的岗位上去的问题一时还拿捏不定的时候，谢科长与宗队长私下聊聊就变得尤其重要。

宗队长笑着说：“广东兵里有二分之一是知青，知青中有二分之一是广州军区、省公安厅、省冶金局的子弟，是已经有了社会阅历的人，更有党员兵。福建兵里农村兵占了绝大多数，有十几人是我师原在福建场站时当地县委的子弟。湖南兵则是百分之百城镇和农村兵。广东兵与福建兵的一小部分人，如同老虎的屁股——谁都摸不得！可偏偏又两虎相争。广东兵先下手为强，撂倒了一个福建兵。福建兵则靠着人多势众，一下子将广东兵分成几堆后便团团围住来打，赢得场面上的优势；湖南兵则坐山观虎斗，成为了这批兵里最大的赢家。本来新兵打架年年都有，教导队见怪不怪，只是这次是打群架，而且场面无法控制，更让人想不到的是打架事件的调查工作至今无法正常进行下去。我叫了四个广东兵来过问，四个都说自己并没有先动手打人。那我就叫福建兵来指认，没想到福建兵又不敢确认，只是说好像有个留小胡子的是最先动手，而且打得最凶。结果教导员就抓住小胡子的特征，天天望着广东兵的嘴巴上找，但至今也没找到什么小胡子！后来我私下问湖南兵，湖南兵说：当时很乱，我们也看不清谁打谁，小胡子？搞不清！我们湖南兵也有不少人有小胡子呀？总之广东兵、福建兵、湖南兵都不愿指正对方或偏帮那一方，好像有股江湖味道。就在这期间恰巧遇上机场扫雪，三股兵源都暗自发力，你争我夺地表现自己。‘翁飙让鞋’的事迹传开之后，广东兵和福建兵已经冰释前嫌，并在扫雪中结下了深厚友谊。要在这大好的形势下旧事重提，仍不依不饶地追捕小胡子，给他一个处分并留在档案里，那也太看小我们教导队的教导能力了。说实话，这些小伙子来当兵，部队不应该拿处分来吓唬他们，应该采用跌倒了再爬起来这种锻炼和激励手段来促使他们成长，这样锻炼成长起来的兵上战场才勇敢！打架当晚师长来教导队看了那个福建兵，临走时扔给我四个字：‘好兵难带’。开始我也摸不透这四个字的含义，可在机场扫雪之后我就明白了”。宗队长拍着自己脑门大笑起来。

谢科长听明白了宗队长的话：新兵打架固然不好，现在事情的发展已经由坏事转变成好事，教导队领导也吃透了“好兵难带”的含意。的确，上午的会上师长已经明确地表扬了今年的新兵。看来宗队长对打架事件的最终处理办法早就胸有成竹。

谢科长拍着宗队长宽厚的肩膀，任由宗队长拍着自己脑门还不停地摇着头，放声大笑。谢科长心里也有了今年分兵的大致思路和方向：广东兵、福建兵很有激情，适应于机务大队，湖南兵稳重有余适应于场站。

宗队长带着与谢科长高度的思想统一的好心情，在师部吃完干部灶后，便安步当车地回到教导队。他一边检察食堂卫生时一边与教导员定下了今晚 22：45 分吹响紧急集合哨。宗队长决定在不开区队一级干部会搞一次名副其实的紧急集合，看看到底哪个区队能第一名，看看哪个兵能拿第一名。现在大战在即，突然袭击很有必要！

二十六. 紧急集合

北京吉普不争气，越开越慢，而且又慢又没劲，司机说水箱中的水泵坏了。只得弃车走回教导队，在教导队打电话向师部值班室求救。无奈之下，肖医生带着我们仨下车步行回教导队。

北方的夜晚，黑得伸手不见五指。除了脚下的路是平坦的和即刻行走的决心是已定的，其他一切都是未知的。不过走夜路我倒是家常便饭。

打倒四人帮后，老电影开禁，军区政治部给了一部《刘三姐》的电影片让印刷厂电影放映队在吕田四个知青点轮流放映。最后一场在吕田镇上的一块大草坪上放，我们为了多看一次电影，不惜来回走两个小时，当地农民用他们制作的竹片火把走夜路，使我们知青能借点光。当农民各自到家后，火把也变得稀稀落落，更长的路要靠我们凭着感觉走，坑坑凹凹的土路，兜兜转转的山坡，摔一小跤、踉跄几步时有发生。有时跟着前面的声音走，望着前面的烟头走都成为了走夜路的小窍门。

这会小刚抽着烟与肖医生并排走在前面，我和司机跟在后面，急促地走向教导队。幸好路很直，走着走着一会眼睛就适应黑夜了，似乎能看见在黑暗中有条道，脚步亦快了起来，把刚下车时的心有余悸甩在身后，慢慢地我们开始说话了。小刚对肖医生说：“吕田的水也是很利害的，在纵横交错的山峦中，山间溪流有大有小。我们水浦知青点出来进去就要经过在一条较宽的河道，

遇上夏季的大雨，知青点就得抗洪。山洪来得快去得也快，稍不及时防备，洪水就冲进屋，整得知青点一天都不得安生。1977年，水浦知青点的王川刚参加完下午的高考后便遇上暴雨，在涉水回知青点时被突然暴发的山洪冲倒并淹没在滚滚而下的泥沙洪水之中。他哥哥王山在我们联丰林场。出事的第二天，公社才通知王山：王川已失踪！急得王山不顾一切地赶去那条河的下游寻找，我们林场也派出10人去协助寻找。王山一边找、一边叫、一边骂：“王川，你出来！王川，你答应一声！哥哥知道你受伤了，哥哥知道你躲起来了，王川，你听到吗？现在整个吕田公社的人都在找你，你别再开玩笑！出来吧，出来吧！”那时整个山谷都帮着王山重复着那越来越弱的哀嚎，河流都静默了，好像河水也慢下来、停下来，让河水由黄变清，让寻找变得容易点。终于在沿河流下游10公里的一块浅滩上，有人发现了一只脚，而身体则深深地埋在泥沙中，这消息又从10公里外的下游一个接一个地往上传。当王山听到噩耗后，铁一般硬的汉子一头倒在水中。八月份，当北京邮电学院的录取通知书寄到水浦知青点后，王山彻底崩溃了，从此王山落下个怪毛病，逢人只笑不说话，且笑无声，苦脸居多，爱走路，爱干活，爱干一切我们不爱干、不敢干的事”。

我叹息道：“欺山莫欺水啊”！肖医生说：“南方北方都有山，可南方水多北方水少，即便水少这水也同样欺负北方人，一下大雨就涝”！我笑着问肖医生：“北方这么大，还有什么能欺负北方人的”？她说：“路呀！你看着这一眼望不到头的路，你能打着瞌睡往前走”。我说：“没有比人还高的山，没有比脚还长的路”！肖医生偷偷地笑着说：“呃，连汪国真的诗都用上了，那回教导队的这段路算什么！我们必需在22：40之前赶回教导队，同志们有没有信心”？我们三个兵压低着嗓子共同喷出一个字：“有”！于是乎一个干部带着一个老兵司机、两个新兵，开始了不许说话的急行军。

在北方，体能是一切行动的保障，一旦热能耗尽生命就截止，这个理从我刚上列车到现在，听了上千次，早已烂熟于心，不说话就少耗费体能，是保证完成任务的前题。

当我走得气喘嘘嘘时，突然嗅到一股牛粪的腥臭味，我知道已经走到师部的农场了，跨一条小路就是教导队，我们终于踏进牛门口的地界了。肖医生高

兴地说：“现在是 22：38 分，你俩悄悄地回去，别影响班里的战友，明早准时出操”！

我蹑手蹑脚地刚摸进门，还是把李瑞华吵醒了，他一声惊叫又把整屋里两个班的人全吵醒了。他尖细的福建腔夹带着一些激动，嗷嗷地对我说：“班长呀班长！我们都以为你被军部抓走了，教导员曾经问过我你是不是那个小胡子，我说不知道，我向毛主席保证我没有出卖过你！我还要这间屋里的 8 个福建兵保证不要乱说，到今天为止 8 个福建兵都没有乱说过一句话，班长你要相信我们，其实这个屋里的人没一个睡着的，大家都在担心你”。这时我突然明白战友的含义，我跑过去按着李瑞华的头说：“好兄弟！明天再说，都几点了”？晓东说：22：44 分。

嘟、嘟、嘟，三声紧急集合哨急促反复地吹响着三遍之后，宗队长、教导员分头去检查各区队的集合情况。宗队长以上次紧急集合的第一名张毅南 1 分 30 秒为标准，看看这次谁能破这个记录，他站在营房的一角，借着昏暗的路灯，看哪间房里能冲出来第一个全副武装的兵究竟是谁？手里握着秒表与眼睛连在一起，好像是照相机的快门，他要抓住那一刻，并希望那一刻早于 1 分 30 秒出现！

晓东的话音还未落，那紧急集合哨声就闯进屋里，刹那间所有人都立刻爬起床，以最快的时间穿好衣裤，错落有序地打背包。有人低声地唱：背包三横两竖，书包左肩右斜，杯子、毛巾、水壶、武装带，背包后面塞双鞋。在前几次的紧急集合演练中我们四区队排名在中间。而成绩上不去的原因主要是被我们七班拖累，七班中又数李瑞华最慢，在要求 3 分钟完成集合完毕的时间里，他没一次能在 3 分钟内冲出房门进入队列中，其原因就是这“茶鬼”喝了浓茶睡得香，醒得慢。可今天正好他没睡，我的被子又没铺开，衣服都没脱，所以我一把就将他拽起，在他穿衣、穿裤、穿鞋的时候，我已经帮他打好背包，晓东此时已经冲到李瑞华跟前，赶紧在墙边取下书包水壶武装带，边帮他挎边推他出去。我也开始打自己的背包，同时也提醒大家：出去再整理军人风纪！

宗队长正好盯着四区队的这排营房，1 分钟过去了，1 分 25 秒有一个人冲出来了，是个矮个子！宗队长立刻转身跑向身后几米距离的一区队那排营房观看，

这一看不得了，正正是1分28秒，一区队营房前如同潮涌一样，从各房门里涌出来一股股的人流，而且再没有以前那种稀里马哈的现象了。

3分钟一到，各区队的口令响起：立正、稍息、立正！向右看齐！向前看！向左转！跑步走！紧急集合后马上跑一圈是对紧急集合的最好检验。那些背包打不紧、左鞋穿右脚的人无疑将丑态百出。至于高个子穿了矮个子的裤子、大头仔戴错小帽子的别扭事没人敢讲。而跑到一半路就只得双手抱着被子跑的人和那些跑不快的人，一律被老兵班长拉出队伍。一个班能全员跟得上队伍，都跑回教导队参加点名的甚少。今天四区队七班第一次做到了全员参加点名，让宗队长刮目相看。他大声地叫：“胡区队长，今晚你带的兵表现得很出色，1分25秒就有人站在队列里了，他是谁”？胡区队长高声回应：“是七班的李瑞华”！宗队长不相信地反问道：“李瑞华不是一个老大难吗？每次都拖累四区队，今天怎么这么快”？胡区队长仍然高声回应：“是七班平时常备不懈、抓紧练习的结果”！宗队长显然很满意这样的回答，他一转身朝二区队走去，高声叫着：“邵区队长！二班的张毅南今天用时多少”？邵区队长回答：“1分27秒”！宗队长满意地点点头，向一区队一班的翁飙身旁走去，突然高喊一声：“翁飙”！翁飙早有准备地回答：“到”！“你今天的成绩是多少”？一区队长李参谋大声回答：“1分28秒”！宗队长一听是1分28秒！这不是与张毅南的1分30秒只差那么一丁点吗？宗队长内心一下明白了一理：翁飙让鞋的事迹传开之后，一定有更多的人在暗地里互相帮助，其目的是共同进步。宗队长走到队伍的中间，环视了一区队到五区队的区队长后大声地点名道：“同志们！以往紧急集合训练中表现最差的、最好的今天都在进步，是非常值得表扬的，尤其值得你们这些掉队的兵好好学习”。宗队长瞥了一眼仍站在队伍之外的那些掉队的兵。一会儿，怒气未消的宗队长大吼一声：“入列”！

二十七.分兵

一九七九年二月十四日是分兵的日子，上午八点正式开始。

全体新兵早饭后打好背包在操场听候师部军务科谢科长的点名，凡被叫到名字的立刻上在操场边等候的卡车。

一声声叫喊，一声声有力的应答，使没有被叫到名的新兵都悬着一颗心，谁都不知道喊出“到”之后的命运意味着什么，而坐在背包上的人也不知道是被叫到名字好还是不被叫到名字好。可有一点我是知道的，那就是教导队有那么多课室，被叫到名字的肯定离开教导队的课室。我还依稀记得季排队曾经私下对我说过：干机务的就留在教导队学习半年的专业课。所以，我又盼着别叫我的名，好让我留在教导队。但是谢科长的叫喊声很大，而且每次叫到姓李的我的心跳就加速，幸好“到”的声音很快，我甚至在听觉上已经抓住谢科长的喊叫特点，如坐针毡的心情渐渐减退，我开始关注广东兵里有谁被叫名了。谢庆民、任广生、颜忠棉、温则汉、邓耀辉、赖新达、李国忠、曾石光上一号车；李佰良、李汝军、钟石伙、钟金荣、吴伟东、萧前明上二号车；张国新、何衍明上三号车；谭阳贵上四号车；黄汝良、骆伟亮上五号车；潘志明上六号车；莫宁平上七号车；李春波上八号车；潘希如上九号车……谢科长的喉咙开始哑了，他已经把一百多人给叫上车了，不过他还在叫，仍然是随着有力的“到”的答应声响起后，再习惯性地用眼去扫一回，确认无疑才叫下一个。就这么叫啊叫，我也听累了，干脆低头开始走神：

七五年七月高中毕业后，就上山下乡的事，父亲叫我考虑考虑，并给了我三个选择：第一去深圳宝安的光明农场，那里有工资；第二回老家湖北仙桃，那里有亲戚照顾；第三去从化吕田公社联丰大队林场，那里有哥哥照顾。我回复父亲是去宝安的光明农场。父亲却说他要考虑考虑，因为怕我逃港。逃港一事并非空穴来风，已经有很多地方上的知青都逃过去了。现在留在农场里的基本上都是军区仔，万一你小子哪天立场不稳也逃港了，那可就把一家人都变成“逃属”了。所以父亲叫我考虑回老家。我又问父亲回老家有什么个规矩？父亲说：我们村同是一个祖宗，只要辈份在你之上的，你回村了就必须逐一磕头叫爷叫伯叫叔。我一听就摆手扭头：那别搞我！不回去！最后只得去吕田，去最艰苦的地方，为父亲这个知青办主任争一回光。现在回想起来那时我就是一只地老鼠，父亲给我的三个选择如同三个透着光的洞，但适合我过的，其实只有一个洞！现在被叫走的兵，也许就是去他们适合的地方。

我坐在背包上4个小时，开始那2小时提心吊胆，后来2小时则很坦然，只要是扛枪打仗，那不都一样吗？12点正，分兵结束。我一看分走了一半，剩下的一半人竟开始不知所措了，有的互相对笑着，有的还没从分兵梦中走出来。彼此多看一眼便匆匆地上车，招招手而去，尤其被分走最多的那些湖南兵还掉了眼泪。当宗队长送走谢科长之后，他又重新点名。操场上弥漫着的茫然和悲伤，一会分别的空气就被他洪亮的声音打破：“各区队长请注意：现在两个班编成一个班，列队完毕后背包放在原地，迅速去吃饭，下午13点原地集合！13点15分一区队进一号课室，二区队进二号课室，三区队进三号课室，四区队进四号课室，五区队进五号课室。13点20分开始文化考试，考试科目为数学、语文、政治，考试时间各科45分钟，每科考试结束后休息10分钟，全部考试完毕后原地待命，大家都明白了吗？”“明白”！宗队长又大叫一声：“再回答一次！”“明白”！这最后一声我们喊得惊天动地！我算是明白了：刚爬完了雪山，还得再过草地！

三科考试后我估计科科及格是没问题的，问题是成绩能决定我的命运吗？下午5点正，宗队长再次点名，宣布由考试成绩决定的个人专业学习名单：

我听到广东兵里学机械的有：翁飙、金东、张毅南、赵穗生、阮耀佳、黄东明、陈念诚……

学军械的有：潘国山、孙和胜、王庆勇、钟福云、温世松、巢德春、张卫、黎晓东、贺小刚、司耀敏、刘岐多、李先……

学无线电的有：孙桂林、罗伟雄、张爱民、艾松、王祖国、温穆荣、秦献中、李伟强、潘广生……

学特设专业的有：于金弟、王赤兵、孙相桥、陈扬宇、王跃群、刘家炜、石林、胡石桥……

这份250人的分配名单宗队长整整宣读了一小时，广东兵、福建兵、湖南兵、打架的、没打架的，表现突出的和表现一般的，在这一小时里命运决择中都尘埃落定，唯独出现了一个小奇迹：我们七班没一个人被叫走，全班人都留下来当机务兵，而且全班人的考试成绩都出奇地一致，所以全班人都一齐学习军械！

二十八·这一路，我们将带着缺点去成长

分完了兵，终于发领章帽徽了。大家没料到，三点红的震撼力超出我们所有人的想象，压倒了一切。

我们这些新兵明知戴上它是迟早的事，可仍是夜夜想，天天盼，整天迫不及待地希望早点戴上它，因为觉得军装上有了三点红才像真正的军人、才有军人的尊严，才享受到互相整理军人风纪时带来的喜悦与自豪，还有整整齐齐显示出来的军威！今天穿着军装显得立即不同，戴上三点红意味着从上火车的那一刻到现在的一切青涩过往都被划上了一个句号，少不经事的青春无知与莽撞都成为了成熟过程中必须付出的代价。戴上红五星，并不是我们身上老百姓的习性就能自然地减退或偷偷溜走，也不是红五星能压住我们那些见不得人的可笑想法，相反我觉得红五星像盏明灯，照亮了我们成为真正军人后那条应该走的路，这一路我们将带着缺点去成长。红五星仿佛告诉我们：五个方向无论何时何地、怎么走，都必须牢牢记住：我们是军人！衣领上左右红领章：意味着左右肩膀上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一旦发生战事，我将义无反顾地勇往直前，为国赴死！一旦发生自然灾害，我将舍己为民地坚持到底，为人民献身！

一九六六年以前，我常要妈妈讲着革命故事、打听印刷厂过去的厂史，直到那份好奇得到满足后，才进入睡着的幻想之中……整天在耳边、在眼前、在身上都黏附着数不尽的红色。开始跟着那个火红年代——文化大革命一齐成长，耳濡目染祖国山河一片红，手捧红宝书，口念毛主席语录，争先恐后地加入红小兵、红卫兵，在那个青葱岁月里，我连裤衩的补丁都是红色的，浑身上下着满红色，背老三篇、唱样板戏，时时刻刻都能脱口而出、哪些背得滚瓜烂熟的革命言论深深地渗透我的身体和灵魂。

一九七五年九月五日是我上山下乡的日子，全广州市的中小學生夹道欢送我们，全市主要街道锣鼓喧天，红旗招展。我们在军区礼堂开完誓师大会之后，二百多名知青胸前佩带红花，参加广州市政府为七五届毕业生在东较场举办的上山下乡市内巡游宣传的大型活动，车到之处，人声鼎沸。那些巨幅的红色标语写着：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扎根农村一辈子，

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我们的车缓慢地经过标语牌和欢送的人群，接受广州自六八届毕业生以来第二批上山下乡人数最多的欢送礼遇，让我的人生第一次感到与红色在一起的那种无比幸福和光荣，我对红色产生了一种离不开的感情和依恋，红色也早就浸入我的人生。从今天起，那三点红色更是沁人心脾。

二十九. 棋子

今天下午宗队长的时事教育课临时改成战情通报，显得格外严肃、庄重。他在咬牙切齿的同时，流露出一点兴奋和振奋，声调渐渐地开始激昂，好像等到了时机终于可以吐一口气似的。我们细心地听着，情绪很快被卷了进去，终于盼望到我们要盼望的机会。他舒展一下眉头，开始念手稿：

二月十六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是可忍孰不可忍》一文，向全世界宣布了中国人民的最后抉择。

二月十七日新华社奉中国政府之命发布声明，谴责越南当局不断侵犯中国领土，宣布中国边防部队被迫奋起还击。

其实，中共中央关于对越进行自卫反击、保卫边疆战斗的通知已经在二月十四日向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省军区、野战军党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党委、党组，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各人民团体党委下达，并请立即向县、团级党委、同级干部和全体党员传达，然后向全体城镇居民和有关边境居民传达。《通知》说：在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领导下，我国人民在越南抗法抗美战争期间，为越南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举世公认的民族牺牲。战后，又积极援助越南人民医治战争创伤，恢复经济，重建家园。但是黎笋集团由于自己的民族扩张主义、地区霸权主义的野心受到我们党理所当然的反对之后，在苏联社会修正主义的怂恿和支持下，背信弃义，把昨日信誓旦旦地称为同志加兄弟的中国当作敌国，疯狂地驱赶、掠夺、迫害越南南北方的华侨和华裔越南人，把昨日并肩作战的盟友柬埔寨当作鲸吞对象。近几个月来，黎笋集团又大举出兵，侵占柬埔寨首都金边和大片领土，同时不断挑起中越边

界冲突，步步升级，越来越猖狂。事实反复证明，同越南侵略者打交道，委曲已经不能求全，忍耐已经被当作软弱无力，劝告、警告一概成了耳边风。他们欺人太甚，我们已经忍无可忍。中央经过反复考虑，决定打一场自卫反击、保卫边疆的战斗，给越南侵略者以应得的惩罚。

这时台下爆发出经久不息的掌声打断了宗队长的讲话，他知道打越南这把火压在这批新兵的心头太久了。他早就了解到这批兵从一上火车开始，就嗅到了战火的味道，从南到北，备战的气氛让这批兵觉得赶上了一趟去打仗的列车。新兵们心里憋着那口气，终于随着掌声爆发出来，如同战场上的隆隆炮声一样，振耳欲聋。新兵们的表情也由喜转怒，睁睁的双眼，如关在笼子里的老虎一样。他心里明白：士气可鼓不可泄。他放下讲稿，和战士们一齐鼓着掌，把会场里的掌声带进一个无法控制的高潮。掌声越来越大，士气越来越高涨。

他接着讲：“我们对越作战，苏联不可能毫无反应。莫斯科在我国边境上已驻有44个师及布署有几百枚核弹头和导弹。据推测苏联可能有三种反应：一是恶骂；二是恐吓；三是局部入侵。中共中央的对应方针是根据事态发展，将充分揭露，据理驳斥；坚决顶住，决不示弱；本着‘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从最坏的可能设想，做好充分准备。为此，东北、华北、西北边防部队进入等级战备状态，以防不测。所以尽管苏联在策应越南，仍改变不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惩罚越南侵略者的决心，前线总指挥杨得志如期下达了攻击命令”。

又一遍掌声响彻云霄。

宗队长说：“你们这批南方兵在北上的列车里看到无数趟的南下军列，你们很早就嗅到了这场反击战的味道。在你们的脸上，在你们的掌声中都能看到一个军人的血性。目前我们北空所面对的是苏联，我们师的任务是保卫祖国首都上空的绝对安全，而教导队就是为咱们师各飞行团的机务大队、场站后勤保障中队提供后备人员培训学习的地方，所以你们的战场就是学堂。各个专业培训都有着非常清晰的分工和定义：学机械的，得保障飞机能上天；学军械的，得保障火箭导弹能发射，瞄准敌机能开炮；学无线电的，得保障空中联络通畅；学特设的，得保障各类仪器仪表的标识指示正常。你们必须认真学习、尽快地

掌握专业技能，这就是对我们师各战斗团的后备力量最大的支援。现在战斗已打响，如同棋盘上的棋子，随时有动的可能，我们每一个军人一定要做好打仗的准备和必须有打胜仗的决心”。

宗队长今天的讲话，让我们这些新兵实实在在地感到军人此时此刻的责任和紧迫感，还有那种听到冲锋号吹响，却在战壕里不能一跃而出的无奈。

枪声起，军情急，团团怒火烧我心……我无奈、等待，枕戈待旦。

三十·春天

春天来了，它没有告诉任何人，只是在一阵阵冰冷中裹挟着更加冻人的寒风，扑打在我们这些南方兵敏感的脸庞上。冰雪消融的大地开始显露苍凉，黄土、泥泞随处可见，后山上赤裸的巨大石块也显露出原来的贫瘠。唯有教导队营区里的白杨树还披着冬天的枯萎，像一个要换班的哨兵。暂别了北风，收敛起在冬天里哗哗作响的霸气，静静地等待那阵能换装的春风。教导队门前那条笔直的马路旁，那排垂柳开始摇曳，就像婀娜多姿的姑娘刚刚醒来，把那头刚松开盘髻的秀发，轻轻地甩了又甩，诱得从地缝里钻出来的春风，迫不及待地吹暖着大地，唤醒着春天。

我没见过北方的春天，所以不知道春意盎然的滋味，总觉得北方冬天就是灰蒙蒙的，除了下雪是特产之外，还有什么奇观呢？哪晓得冬天里的树挂把我震撼了。这回春天的万物复苏和柳枝萌动又把我震撼了。在广州时，四季如春，绿色早就在眼睛里麻木了，尤其在知青林场的生活中，抬头望绿树，低头见绿草，绿色就像一张随手可得也随手可扔的纸。而在北方，绿色是宝贵的，人们要拥有绿色是要先经历无情的严冬，熬过寂寞难耐的寒冷。春天的前奏来得那么准时，荡涤着残冬，好像是大地的情人，既往不咎地放过年年不同的冬天，敞开胸怀，把温暖传出去，让盼望新春的人扑进来。我像一个第一次得到春天的人，站在乍暖还寒风口上，准备迈出踏春的脚步，向着春暖花开走去，要将自己溶化在春天里，享受一回绿色的沐浴。

春意的悄然而至不止是给人们万物复苏的感觉，更重要的是给人鼓舞的力

量。当潜伏的春绿破土而出，当消融的雪水涓涓细流，没人不相信春天的力量，没人不盼望春回大地带来的万紫千红。我曾渴望的五九、六九抬头见柳已经呈现在眼前，那离七九河开、八九燕来还远吗？

我细细端详着春天的先锋，其实在绿色还未抵达时，是紫色先拔头筹。紫色非常快速地爬上柳枝，把灰黄的枯萎赶走，把按天计算的生命托付给明天的春风。紫色用短暂的生命拉扯着绿色，在一夜之间甚至在一阵春风之后又悄然而退，误使人们总将春天与绿色划上等号。而紫色则较少被人提起。我欣赏紫色的悄不声张，含而不露，无怨无悔，嫩而不娇，心甘情愿地把绿色带来后就开始隐藏在绿色之中，在春夏两季里为绿色忙碌。我爱春天更爱紫色，我知道春天给我第一次的同时也给了别人，我知道春天是无私的，我接受春天的多情；我知道春天开始给我的那一点点紫色终将被绿色代替，但我对紫色爱不释手，直到身心被紫色攻陷、霸占，我的眼睛情愿被紫色占据，我的身体更情愿被紫色吞噬。

我感谢如约而至的春天，她带我走出畏畏缩缩的冬天，明天她又将牵着我的手，开始走向一个暖意洋洋的未来。

三十一·永不服输的学习

张教员，一九七四年的江西兵，身高 1.75 米，气宇轩昂。当他一步跨进军械教室时，那一脸的严肃和凛凛的威风把教室里还在小声说话的人一下就镇住了。我立即高声叫到：“起立”！然后向他敬礼，再大声禀报：“今天上课应到人数 54 人，实到人数 54 人，请指示”！张教员回复：“准备上课”！我喊到：“是！坐下”！

张教员摘下棉帽，露出板寸头，显得格外精神，把刚才那副威严劲悄悄地转移到棉帽上，几句随和、平易近人的话马上让我们觉得他一定是位极好相处的教员。他说：“各位新战友，以前你们上小学、上中学时老师都会不厌其烦地教你们，你们的成绩有高有低，老师也会比较喜欢成绩好的，这很自然是不是”？我们都笑了，笑的那个苦样子好像在说：我们都不是老师喜欢的人！

他看着我们也跟着苦笑，教室里一片低沉笑声和议论声。只过了一会，他就用手指使劲敲打着讲台，把教室里嘈杂的议论声拉回到安静之中。他话锋一转严肃地说：“这是地方上的做法！从今天开始，过去的学习方式将成为历史，现在你们已经是一个战士，是一个为飞行员做战斗武器保障的军械员。如果你们日常维护的枪炮，校验过的瞄准具在战斗飞行中失灵，该发射的炮弹哑膛了，该发射的火箭、导弹打不出去，你们想一想，那我们的飞机还叫战斗机吗？那我们这些干军械的该当何罪？我们对得起谁？所以，我教出来的军械员都必须是及格的、出色的。在今后6个月的紧张学习中，你们要互帮互学共同提高，每晚的自习课必须把白天的学习内容完全吸收消化掉，每三天测验一次，每周小考一回，你们不明白的问题可以随时提问，我问的问题必须立刻回答。为什么？因为你们已经是军人，因为这里就是战场！绝不容许不懂装懂！大家都听明白了吗？”我们齐声说：“明白”！可他一侧身说：“我没听清你们的回答”？这时我突然喊了起立的口令，大家斩钉截铁地回答：“明白”！这声音喊起来震得玻璃都颤抖起来。隔壁机械班、无线电班、特设班的也随后高喊“明白”！一声比一声响，喊得震天动地。

喊声传导着互相鼓励、彼此信任，坚持不懈的决心，把每一个人要奋发学习的劲头推到了极至，一股迫不及待的学习气氛已经形成，像一个战士手握钢枪，子弹已推上膛。

这节课的后半段时间用来发课本，一共五本书：《初等数学》、《高等数学》、《飞行原理》、《枪炮原理》、《军械》，捧在手里沉甸甸的。张教员用舒缓的口气对我们说：“把这五本书学好学完，你们就是半个大学生，如果将来考军校，那保证一考一个准”！大家一听这话都高兴地笑了。湖南兵欧阳亮说：“我刚在家参加完高考，这两本数学没问题，这三本书的名字都没听过，看来我的问题就是这三本书”。大家又笑了。福建兵李瑞华说：“你还有问题咧，你总问电视机里的人是怎么进去的？你现在可以问问张教员嘛”？张教员一听也乐了，知道这是城市兵调侃农村兵，见多了。不过随着学习的不断紧张、深入，他相信这种一步笑三步的事会越来越少了。

七七年的高考我报的是北京大学。一出考场我才知道什么是考大学，自己

的水平基本清楚了。第二年必须降低要求，去边远的城市读大学。七八年再次在吕田知青林场参加高考时就报读哈尔滨商学院了，我心想：一个南方人到最北最冷的地方读百货商店这类专业总该可以了吧？谁知道我又把数学考砸了，才46分！最后查到总成绩为367分，与考上中大数学系的林场知青程志平有350分之差，与考上山东海洋学院的林场知青吴霞相差300分，真是成绩“焦”人啊！眼前这两本数学是我的最大问题，另外三本书，像我这样打仗电影看多了的人，基本不成问题，我想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呀？

才过了半年时间又开始进入一个崭新的学习状态，所不同的是在这里能安心地学习，有目标地学习，最重要的是穿着军装学习，并且抱着一颗随时准备上战场的决心去学习。清晨，我们迎着一缕朝霞出操，迈着整齐的步伐，迎风斗雪，士气高昂，把出操中每个口令喊得杀声震天。在收操的跑步走中，把已经练得热血沸腾的身体，踏踏实实地踏踩在将要解冻的黄土地上，扯着高亢的嗓子，唱起嘹亮的军歌，一队队一行行，昂首挺胸、阔步前进的样子，没人不信，这定将是一支无往而不胜的新军。

我知道，如今学习劲头今非昔比，环境也真真的是鸟枪换炮，不再是吕田林场为了高考不得已每天晚要与蚊子斗、与老鼠斗、与山区的阴冷斗、与昏暗的灯光斗。而现在自觉奋进，努力赶上、快马加鞭的学习气氛随处可见。战友之间不懂就问，明白之后还要举一反三，今天的问题不过夜，已经蔚然成风。

一天9节课安排得满满当当。除了周三下午的政治时事、前线战报能让我们兴奋外，周一至周六都被专业课绷得紧紧的。除了吃饭、睡觉、放屁、拉屎，满脑袋里转的都是一天下来的专业知识。谁说一句课外话，沈辉马上就斜着眼问：“今天的课你都懂了吗”？在军械班里我是班长，沈辉是副班长，我俩轮流值日，向张教员报告每天上课的应到人数和实到人数，汇报全班的学习情况。沈辉的学习很好，尤其数学非常好，已经担当起编外的辅导员，在晚上的自习课上不厌其烦地帮助一些理解能力差的战友。可遇上个别老乡他就没那么好态度了，往往是粗口问候在先，然后是一通教骂，最后给后脑勺一巴掌，无奈他的老乡也只能傻笑着接受。幸好我的初等数学还马马虎虎过得去，免去了问他的尴尬。其实军械班里黎晓东、司耀敏的学习及考试成绩是最好的，张卫、

潘国山、贺小刚和我统属中游。我曾私下担忧地问张教员：我们这批军械学员比往年如何？他笑着说：机务兵是技术兵种，要求是高中毕业水平。在你们之前部队曾招过初中文化水平的，结果是从教导队开始就难教难训。到了连队之后被称为是向连队掺沙子，反映很大，直到这些兵的复役期满后这个问题才解决。你们这批兵仍属文革后期的兵，高中毕业水平的含金量不太足。好在你们许多兵都经历了上山下乡，经历过两次高考，吃过苦后又明确了学习方向，两年的复习，两次的高考又两次的高考落榜，屡败屡战反倒使你们今天成为一个永不服输、永不言败的军人，同时也打下了无人能及的坚实基础。你们这批兵是为打仗而来当兵的，我不担心你们这批兵，尤其不担心你们这批知青兵！

三十二. 张教员的故事

我与张教员的的关系相处得很好，渐渐地养成了每周日上午我总会和他说话。下午他就回他的72团1中队，打一顿牙祭，晚饭后赶回教导队，准时参加点名。

张教员名春生，是江西鹰潭贵溪县人。解放前夕他父亲要饭要到了南昌市，一解放就成了南昌市人。据他父亲说：“从小我在龙虎山里的一间小道观里长大。13岁那年遇上解放战争，道观被一发炮弹击毁，5个道士死了4个，幸好那天我不在观里，回来时一看道观已经没了，最后还活着的一个道士爬出道观，趁还有一口气对我说，你是在襁褓之中被一队人马送进道观的，衣服里有一封信和五块银圆，你原姓李，张姓是后改的，因为龙虎山的人都姓张”。

我问：“为什么龙虎山的人都姓张呢”？

张教员说：中国道教有个宗师叫张三峰，一直在龙虎山修道，张姓就在龙虎山繁衍了20代。所以在江西一说是姓张的，十个有九都出自龙虎山。父亲埋好了最后一位道长便下山沿路乞讨，跟着人群走，跟着不抓兵的队伍走，稀里糊涂地走到了南昌市。当时他身上只背着一个包裹，是从道观里刨出来的《道德经》、《千字文》、《弟子规》三本经、书。当看到城里人个个喜笑颜开地载歌载舞，向那些不抓丁的队伍送花送水的时候，父亲这才知道那些队伍

是解放军，是解放军解放了南昌。国民党军队被打败了，有一些残部跑上了龙虎山。江西山多，这些国民党残部最终成为匪患，殃祸于民。父亲落脚南昌市后，白天找活干，吃饱肚子就行，入夜后就找个避风处睡一晚。有一天，父亲站在一处看张贴出来的招聘启示，说需求一位能读书认字的人，来做街道识字班的辅导员。父亲马上就去街道应聘了。原来这份辅导员的工作是只管三顿饭无薪水的。许多人来一问就没有回头的，父亲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那种人，所以一口应允下来，开始了每晚在街道的识字班做辅导工作和做街道里的杂役。来参加识字班的都是妇女和孩子，很多妇女还抱着婴儿来。识字班的正式先生是位教私塾的，满口之乎者也，妇女们都听不懂。于是她们就叽叽喳喳地拉家常，小声讲大声笑，放纵小孩四处乱跑，也有听不懂的就大声向先生提问。辅导员的工作就是向这些听不懂的大婶做一些白话解释，劝导一些小孩不要大声的吵闹和肆意乱跑，使有意来识字班上学的人能学点字。而乱哄哄的识字班开办没多久，识字班的先生就走了，父亲顺理成章当了先生。由于识字班并没有教材，父亲就拿出《千字文》、《弟子规》来当教材，没想到一教《弟子规》时，小孩也不乱跑了，妇女们也安静下来好好听讲、好好认字，并一齐开始拿着树枝在地上学写字，一笔一划、蛮有板有眼的”。

我问：“《千字文》、《弟子规》、《道德经》都是什么书？讲什么的？是讲武打的书吗”？他说：“小时候父亲教我读《千字文》的开头两句：天地玄黄，宇宙洪荒。这本书好像就是千把字，而这千把字又无一字重复。《弟子规》是讲礼貌、待人待事的书。《道德经》是本经书，是道教之父写的第一本经。父亲说他小时候全部都能背诵下来。六六年文革一开始，父亲在破四旧时就把这几本书全烧了”。

我笑着说：“那文革的日子你们家就会好过了”。

他说：“什么呀！父亲说他历次运动都不好过。当了教识字班的先生后，街道也怕父亲走，干脆就录用了父亲这位有文化的人，安排在街道的一间鞋厂工作。当时鞋厂有繁重的军需任务，就是向在江西进山剿匪的解放军部队大量提供布鞋。父亲亦仗着年青力壮，日忙夜忙。后来有一人问他，你怎么成天跟着那群纳鞋底的老娘们一起混？凭你这把力气怎么不去当兵剿匪呢？父亲才如

梦初醒，立刻给鞋厂打报告申请去当兵，并将曾经在龙虎山道观生活过的13年作为优势的理由，譬如在龙虎山上用“敲竹喊山”的办法来辨别方向，这是进山剿匪部队不具备的独门绝技。父亲着重着重地强调出来，希望鞋厂、街道认真考虑。然而父亲万万没想到他的命运就此开始走‘背’字。当街道给父亲政审的时候发现父亲的档案是他进识字班当辅导员时才开始建立的，而之前的一切经历都是父亲自己写的，无人证无旁证可查，所以非旦不能当兵，还有特嫌！街道必须上报父亲的材料有待调查。当时父亲并不知道组织上的决定。街道回复父亲不批当兵申请报告的理由是：‘鞋厂也是战场’。再后来就是抗美援朝打响了，全国性的支前工作、保家卫国报名当兵的运动轰轰烈烈地展开，父亲想当兵心愿又一次被触及，这回打报告强调的是有一身好武艺。而街道回复的理由是孤儿不许参军！打那以后，父亲在接下来的各种运动中都被组织叫去问话，而且来来回回都是一个问题：你从哪里来？有谁能证明？请你别隐瞒，向组织讲清楚。父亲终于明白有十张嘴也说不清自己是从哪里来的。最后只得用那三本经书证明自己是从小在道观里长大的。父亲可以在调查人员面前把这三本经书倒背如流，甚至可以边背诵、边默写、边解释，那童子功的本领，无数次惊得调查人员目瞪口呆。尤其是用《道德经》来解析中医中药，更是所有人闻所未闻。但是调查并没有因此而止，历史的问号总挂在父亲身上，好像父亲身上有什么霉点一样，只要太阳一出来，人们就习惯地要把他拿出来晒一晒，透一透气。渐渐地，父亲明白自己有先天不足的地方，自然而然地化主动为被动，党叫干啥就干啥呗！由于父亲自幼修行，能逆来顺受，为而不争，加上能写一手好毛笔字，所以在各种运动中也同样发挥他的特长，写各类大标语，为街道领导抄写各种会议讲稿等等，因此运动一来父亲就忙，运动不停地来，父亲就不停地忙。

鞋厂从解放初期的手工纳底的布鞋厂发展到文革前夕的塑料鞋厂。从文革一开始父亲的厄运就来了。由于父亲的历史问题街道总是无法搞清楚，红卫兵又没有什么能耐能搞清楚父亲的历史问题，红卫兵就抓住父亲有历史问题这一点，穷追猛打地向街道要人。最后父亲不得被红卫兵挂着“历史反革命”的牌子在街上游斗了几天后放回了鞋厂，说在鞋厂接受改造，红卫兵要求鞋厂分配一个最肮最累的活给父亲干，厂长就说那就去分类吧，那里是回收旧料的堆场，日晒雨淋、没日没夜的，这才把红卫兵糊弄走。其实，父亲的工作原本就

是无岗位的工人，是哪里需要去哪里干的杂工，脏活累活、装车卸车就是父亲天天干的活。这回厂长蒙了红卫兵一把，使父亲明显地感觉到还是有双热乎乎的手在保护着他。

三十三. 在生与死的面前，立功受奖算什么

学习是紧张、紧迫的。当我埋头于学习之中时，就发现精力旺盛有余。周三下午的战报能消耗点体能上的热度，但又能激发出跃跃欲试的我要上战场的激情。我心里除了惦记着二军的生死之外，已经非常明白我们离自卫反击战的越南战场越来越远，倒是苏联的威胁离我们越来越近。战报一次次地说越军节节败退，我军不断乘胜追击，已经打到凉山。而苏联在中国边境陈兵百万的大军仍然按兵不动，这使我们部分新兵感到不惑。于是周三晚的两节自习课就变成了战事分析课。胡区队长平时只有在自习课才到教室转转，帮助我们提高对枪、炮、弹的认识，而对自卫反击战的战事进程、战情通报、及分组讨论他一刻也不放过。他常以一名老兵的口气讲出他对目前的形势看法：苏联跟中国打过仗，苏联心里有数。越南则没与中国打过仗，心里没数，以为中国会忍让于他。可这回中国终于明白了忍让无济于事，结果一打便把他打趴了。我军长驱直入，即使打到河内，也指日可待。现在苏联按兵不动，难道越南还有什么花招可以对付我军？看来是到了响水不开的节骨眼上了，而我们北空机会可能就要到了！

我们军械班总爱认真地倾听他蛊惑人心讲话，谁都把心揪在嗓子眼上，双眼直勾勾地盯住他大喷口水。我的确也这么想：在北边我们拉开阵势和苏联干一场，和打珍宝岛一样，叫苏联佬有来无回！这不也是减轻南边的压力吗？苏联想制肘中国，我还想他敢来就快点来，真刀真枪地干一场，我们一定能干净、彻底地把他们消灭在前沿阵地上！

毕竟南方有战事，我们北空担负着首都上空的安全。面对苏联虎视眈眈的威胁，我们这批新兵上战场的激情都已经理智地转移到部队所处的地理位置上，我们的任务、我们的敌人已经再清楚不过了，只剩下一旦开战，我们军械员要做到怎么样才能立功受奖这个很切身的问题还没搞清楚。

这一天的自习课上，胡区队长笑着说：“随着学习的进度，你们将懂得军械装备的重要性；会明白军人与立功受奖的关系；机组与单兵的关系。当你们明白了这些关系之后，你们就会明白军人首先是用生命来保家卫国，在生与死的面前，立功受奖算什么”？

讲台下鸦雀无声，刚才还热热闹闹的议论声戛然而止。我脑袋嗡的一声像开裂一样，我第一次听到胡区队长这么认真、这么直接地讲一个迟早要讲、必须要讲的问题，我满脑子要上战场杀敌立功的梦幻激情好像被胡区队长的讲话点拨醒了。以前那种巧入敌后、斗智斗勇，狭路相逢勇者胜的陆军侦察兵作战场景不停地浮现。同桌的小东用手肘一击我，低头骂了句：“妈的！原来是我们电影看多了”。

我第一次听到机组这个词，看来我注定与机组同战斗，与飞机、飞行员共存亡。在这集体协同作战之中，立功受奖只是后话，真可以不在乎！

胡区队长见我们被他的一席话给惊呆了，便马上说：“现阶段每个人努力学习就是给自己的嘉奖！”这时，我们全班为这个已获得的嘉奖鼓掌，热烈地鼓掌！

三十四. 牺牲我一个，幸福全家人

一九七九年三月十七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大早就播出中央军委下达的撤军命令，我军开始从凉山撤军。教导队的战报从此结束，紧张的临战气氛开始缓和。而各专业课仍是开足马力，更加努力地向前。

我心里有点失落，原本奔着打仗而来的那颗心，已经准备好上战场，已经准备好为国赴死，怎么开战仅一个月就撤军了？我们真的达到教训越南政府的目的了吗？我憋在肚子里的那第三份“请战书”才起了初稿，难道就腹死胎中？我还有许多的不解和不甘，我得找张教员、胡区队好好聊聊，否则坐在教室里，心也是不安分的。

张教员告诉我：撤军是指大规模的战斗已经结束。由于越军并没有宣布投降，因此小规模的战斗仍在继续，我军边撤退边炸毁越军的战斗防御性工事、

粮仓、暗道、弹药库，越军仍然以小股的人员负隅顽抗，破坏我撤军人员的交通运输车队、后勤保障及医护人员、伤员。由此可见撤军并不是战事的结束，相反是拉锯战的开始，越军学会了我们的游击战术。敌进我退，敌退我扰，也给我们带来了很大麻烦和牺牲。看来我们也要好好总结和检讨一下这种“养狗”政策，这种“狗”我们养了多少条？有多少条将来还会伤我们自己？

我想着张教员的话，心里冒出广州话里的一句俚语：养大的狗崽屌狗耷！张教员接着自言自语地说：“越军的飞机不敢起飞，说明我军占尽空中优势，而我们却不用飞机作战。越军陆军打了几十年森林游击战，打败了法国人、美国人，而我陆军已经几十年没打过森林仗了，明摆是弱点，而我们却偏偏要用自己的弱点硬碰敌人的优点，这是为什么？为什么不扬长避短呢？打仗我们太注重人对人的大陆军战略了，应该考虑用武器对人！既然是打仗，为什么不将空军派上去？为什么不派轰—5去河内狂轰滥炸？为什么不派强5、歼6去对地打暗堡”？我抢着说：“对！应该在越南的森林里多扔燃烧弹，让森林大火烧死那帮王八蛋”！张教员笑着说：“上面没这么打这场仗，还是说明以教训越南政府为目的，并不想让中越再陷入一场像越法、越美那样一场没完没了、无法收拾的战争中去。之所以不动空军，一定是防苏联，毕竟蒙古大草原一马平川，无险可守，阻挡苏联的大举入侵唯有空军！所以我空军按兵不动其实是一着反牵制的棋，这着棋让苏联人看明白了，所以苏军不敢轻举妄动”。

我接过张教员的话说：“那实际上我们就是参战了？只是各自匍匐在战壕里，望着、等着不知那颗红色信号弹何时升上天空”。张教员拍着我的肩膀说：“一打仗全军就是一盘棋，有攻有守，没有闲着的军人！这次对越自卫反击战以陆军为主是考虑到我军进攻路线是纵横崎岖的森林山路为主，机械化部队难以施展。你没听到战报里说一个老太婆竟阻挠了我一个坦克营的前进吗？还有我们的战士背越南的老太婆却让老太婆掏出手枪打死我们的战士。战争是无情的、惨无人道的、悲壮的！在撤军的路上，向越南的森林大量投放燃烧弹是对的，让那无法扑救的山火熊熊燃烧个把月，能让陆军弟兄减少点牺牲”。

我和张教员在嘴皮子上完全参战了，他当了一回司令，我当了一回兵，我俩好似大胜而归。当我看到教导队墙上的巨幅标语：牺牲我一个，幸福全家人！

当我听着教导队高音喇叭里不停地播放着《十五的月亮》和《再见吧，妈妈》时，不禁为这场自卫反击战而壮烈的陆军战友潸然泪下。

三十五.想家，想家，更想上战场

天气不那么冷了，已经是七九河开、八九燕来的时候。春天在我们时刻关注前线战事、努力学习专业知识的时候，大大方方地走进军营，把星星点点的绿色铺垫成一片片，试图与我们当兵的人身穿的国防绿比试一下绿色的完美。我晓得：眼前的春色暂时不如我们，但大自然的四季更替是不可比的，春回大地是不可挡的，绿终将成为陆地上的海洋。到那时，绿支撑着大地，我们空军则支撑着祖国的蓝天。

黄东明是我们广东兵里的文艺青年，看电影前的拉歌比赛、打拍子都是他的强项，出墙报、投稿也都是他一人忙活。自从对越自卫反击战一打响，就是他第一个提出要写《请战书》，并签署上96名广东兵的姓名，一时间在教导队成为人人称赞的人。随后福建兵、湖南兵都贴出了《请战书》，把整个教导队新兵要求参战的激情点燃。墙报栏里开始热闹非凡，有决心书、有新体诗。其中艾松的一首新体诗吸引着我来回翻看，直至我背出来为止：

《飞》

(一)

小时候爱幻想，
爸妈说那是异想天开，
老师说那是想入非非，
同学说那是傻傻乎乎。
其实我只是想插上理想的翅膀，
去飞，飞向远方……

(二)

当兵那天在想，
爸妈说儿要保家为国，

老师说要为校争光，
同学说要提干入党。
其实我只想扛上一杆枪，
去冲，冲向战场……

撤军了，墙报也开始平静起来。大家吃完饭后围观新内容的劲头变成了行色匆匆的脚步，宁肯踏着化雪后的泥泞、蹦蹦跳跳地赶回营房也不愿驻足多看一眼曾经在热血沸腾时洒下的墨迹。对战局变换，我们显然都不适应。

此时的教导队弥漫着一股低落的情绪：我们赶上了一场战争，却上不了真正的战场，那我们为什么来当兵？我也时常想起翁飙的那句话：我们当兵，是来上战场的！现在大举进攻的正面战场已经火速撤军，我们在侧面迎战苏联的进攻机会越来越小。看着锅里的肉，闻着炖出来香喷喷的味道，却轮不到我们伸手夹一筷子，谁不恨啊？谁不怨啊？谁想得通呀？

墙报默默地竖立在那，任由我们对它的冷落。从开战那天起至宣布撤军那天止，墙报上承载着我们新兵的每一刻情绪的变化，它像一块大地，欢迎我们新兵在这播撒种子；它像一面镜子，让我们新兵看到自己的今天与昨天的变化。黄东明又准备出新一期墙报了。只见他细心地收起三张《请战书》，擦拭掉艾松的诗，开始用粉笔恭正地抄写着唯一吸引我看的罗伟雄《新兵日记》连载（四十）：上战场，想家，想家，更想上战场！

三十六. 一辆有问题的车去拖另一辆有问题的车，能拖得动吗？

张教员在周日中午后雷打不动地回七二团一中队，终于将我对七二团的兴趣提了起来。由于早就知道七二团是训练团，我的志向是去战斗团，所以很少与张教员说七二团的事。孰不知我有心打听一下，却竟遭到张教员的奚落。他问我：“你到底参加没参加打架？”我假装肯定地说：“没有！”他吼到：“那你怎么被分来学军械？学军械的兵应该是很有激情的兵，告诉你，在部队只有在‘打’上出名：飞行员空中打靶能出名，地勤打球能出名，场站地上打靶能出名，新兵打架能出名，你什么名都没有，七二团还不要这样的兵咧！”我心想：今天这委屈可大了！他接着说：“七二团至今已安全飞行第十年，

是件很了不起的事。我们团长二十五岁就当副团长，是全空军最年轻的团长；一中队长梁江龙，我老乡，鹰潭人，也是七二团最年轻的中队干部。七二团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凡人凡事一遇上“老”就很麻烦，这个麻烦是当事者不愿意看到的。去年有个干机械的老兵闹着退伍，先向分队提出要求要走，分队就向中队汇报。中队长便和指导员商量，中队长说：以目前中队的人员技术、能力来看，该老兵处在单兵技术最娴熟的第四年，按我们这个兵种的特殊性，服役五年是很正常的事，为什么他提出要走？是不是我们的工作没做好？还是他家里出了什么事？指导员说：那我就去趟他家进行探访，把工作做到他家去，那他不就安心工作了吗？中队长暗示性地说：“问题出在他身上，干啥去捅人家家里？搞不好他家里以为他在部队出什么事了！还是先做他的思想工作，一步步来”。指导员只好按中队长的说法做，一步步来。谁料指导员和他的谈话很不投机，那老兵一拍桌子说：‘今天被攥在你手上，算你狠，老子什么都不要了！这总该放我走了吧’？这事后来闹得很大，团部也批评了指导员，并且马上安排指导员去空军干部轮训班再学习。随后派出一各探亲的干部顺道去他家看看，原来是那老兵家里帮他相中了一位爱当过兵的好姑娘，他想赶紧退伍回家把终身大事办了，事情就这么简单”。我问张教员：“那位指导员的工作水平也太低了吧”？张教员说：“这个指导员的年纪偏大，已经提不上去了，团里其实已经考虑叫他转业，而他还没找到好的接收单位，属于自身有问题的干部。就像一辆有问题的车去拖另一辆有问题的车，能拖动吗？在七二团，年龄如同台阶一样，大一点都格外显眼。指导员的工作作风与年青人格格不入，所以团部先解决指导员的问题，再解决那老兵的问题。后来，团政委亲自出马，首先批准那老兵马上探家的报告，并关心备至地对他说：‘人生大事不可马虎，回去看看父母，与姑娘处一处，父母看上的未必你能看上，照片漂亮未必人漂亮，高矮胖瘦得自己喜欢，我们是过来人，老婆就像穿在自己脚上的鞋，但又不是鞋，不舒服就扔了再买一双’！那老兵听了政委的话，句句在理，就按政委的说法去做了，现在那老兵还没走，在分队起着老兵的关键作用”。

去年团里为一中队调来了年青的指导员，从此一中队成了全团最有活力的中队。“像我这样一提干就去航校学习两年，一回中队就马上被派来当教员的

例子很少，我也搞不清楚为什么叫我来。我要不是每个周日回去一趟，中队领导说不定能把我忘掉！所以必须回，否则你们一毕业，我回中队就没活干了”！我俩大声地笑起来，张教员笑得都不想再往下说了。

的确，年青的中队对谁都有吸引力。

三十七. 球赛

天气没那么冷，营房前的水泥乒乓球台可以打几拍了，胡区队长按捺不住球瘾，手开始发痒，便在军械区队里找人和他打球。沈辉是福建兵里乒乓球打得最好的，那个业余水平一上场表露无遗，湖南兵里没会打的，广东兵里自然就成了他挖掘潜力的对象。由于我听邵长好区队长说过他，因此我只敢说我是打篮球的，小学水平的乒乓球技我提都不敢提，所以他在无对手的情况下，我也只好受命陪练。

乒乓球在我上一年级的时候几乎成了我的唯一追求，脑袋里全是梁戈亮如小老虎般的雄风，郗恩庭高高大大的全台进攻和防守。尤其是郗恩庭凭着那个滚网球荣获世界单打冠军的那一刻，给了我勤学苦练的动力。我先烈东小学的启蒙教练黄耀西说：小学打乒乓球是练基础，只有打牢了基础才可能在打乒乓球这条路上继续发展下去，所以平时练习的发球、左推右攻、转身抢位、前三板都是基础之基础。脚下的跨步后的平行移步，不出现交叉脚，如何从近台退至中台、远台，都会自觉地练习成千上万次。在水泥台前无球的情况下练习双脚左右移动，握拍的手跟着双脚自然使劲地左推右攻，挥汗如雨，毫无怨言。在学校乒乓球队里练，在回家路上练，晚上甚至在梦里也练，就这样我一直练到五年级。在五年级毕业的暑假期间，我校参加了在市体育馆举办的广州市少年儿童乒乓球万人淘汰赛，结果我校队全军覆没，原因是输给会拉弧旋球的市少年体校三年级的小同学！无情的打击是缘于我们自己没有及时跟上乒乓球的发展趋势，我们的教练都不会拉弧旋球，我们怎么会呢？初一开学伊始，我就转报学校篮球队，并受到新来学校任篮球教练苏老师的器重。从那以后，打乒乓球就成了我的业余爱好。

与胡区队长的几板球过后，我就知道他的水平了。他的球，从接发球的姿势上看就已经在我之上，凡是正规地接受过严格训练的人在比赛之前的十个球的练习中，口中都会低声地倒数着：球九、球八…球二、球一，同时都会在球五的时候主动地换个站位，从正手练习转到反手练习上。我配合着他，没让其他人看出破绽。我内心则明白得很，我俩在练球的水平上没差太远，可在比赛上那就不在一个档次上了！怎么比？让我多少分？他就凭着这几十个来回球说：“先让你十个球吧，我先开球，怎么样”？我说：“好吧”！于是我脱下了绒衣，撸起袖子，心里想到：妈的，还没有人让我十分还赢过我的，今天还真遇上鬼了，二十一分的比赛他让了我一半。虽然我以打篮球为主，可后来拉弧旋球的技术我也掌握了，一般的对手单凭拉出的弧旋球是难不住我的，只有球路刁钻的人才能赢我。胡区队长的球路还没有显现，他让我十分可能会有些出奇的高招吧，否则他也太看不起人了。

比赛开始，胡区队长咬着牙开出了第一球，是一个上旋的长球。这球让我猜中了落点，我一个跨步侧身，抢到了落点，向他站位的相反位置上猛抽过去！得了一分，十一比零，我开了个好局，信心马上来了。因为我知道我的优势是打了五年水泥球台，在水泥球台上无论你开什么球，球都不怎么转，可球速很快，球的反弹不高，乒乓球质量越好的球会越漂。我从小在水泥球台上打“象牌”乒乓球，这种球便宜，球身重，打不了几场球就裂了。现在比赛又是打这“象牌”的球，我的优势自然得到发挥，而最关键的一点是要会打这种让分球赛，谁让分就猛打谁，不怕打不着，一旦打着了得分那就好看了，谁让分谁紧张，越紧张越胆小……他口里说：“咦！不错嘛，一拍就打死了”！接着他左右踱步，球和球拍在他手上不停地翻动，我猜他一定在想：开个短球在近台回合上找机会吧。果然不出所料，他开的就是一般的近网下旋球。说实话这种球最不好接，一旦回球搓高一点了，对手很容易上网抢攻；一旦回球搓出了近台，在中台位置上他很容易拉出很好的弧旋球。所以对付这种开球最好的办法就是稳稳地回一个贴网近台球，使他没有发球抢攻的机会。而谁在回合中有闪失，那谁就失分。经过体校训练过的人强就强在僵持的搓球回合上，而我则是靠前三板的老传统技术得分的。比耐心、比信心都不是我的强项，所以，我老老实实地接他

的近网下旋球，回球就搓在近台，而且不高，无懈可击。他也继续把球搓回近台，不让我有侧身的机会，以夷治夷。咱俩就在近台网边斗起基本功来。在五、六个回合后我沉不住气了，抓到了一个不是机会的机会，在他回搓球稍高一点的情形下，给他来了一个破下旋的推挡，并且加了角度。哪知推挡的用力和速度都不够，球恰恰落在他正手很舒服的拉球位置上，只见他再一次咬着牙，一侧身，那右手斜拉的劲用得恰到好处，球薄薄地被球板磨擦着往上飚，拐着弯低平地擦网向前冲。我一看这回就完了，他这个前冲拐弯的弧旋球的落球位置落在我的正手位置上，我必须非常快速地在球刚落台弹起后的一瞬间迅速准确、加力、压拍地反拉回去，要是用力不当，接到球要么下网、要么出台。如果是对这种回球的反映速度慢了，那球就会打在我握拍的手指上。此刻我就是这样，尽管我判断出应该怎么接他的球，并且做出了正确的回球动作，可仍旧是动作慢了，那球结结实实地打在手指上，那球的前冲力、侧旋力，让我暗暗吃惊。我想到这比赛才开始，一旦热了身，他将不得了，没得挡！

乒乓球赛还有一个比赛特点就是比失误球，这里面有两个极端：越想快点赢球的一方失误就越多，越怕输球的一方越丢球。那时我们小学教练总说：平时怎么练的就怎么比赛，打出训练时的水平即可，胜负的责任由教练承担。老实说，平常训练我们是七分练三分玩，三分玩里面就有让球比赛，平时让球比赛时就是输球的那个要迎头赶上，赢球的那个要乘胜追击，毫无情面可讲，双方都在比心态、比意志，而一旦让球比赛开始了，教练就袖手旁观，如同观棋不语。

现在比分是十一比一，我的心态是零比零，我的底线是二搏一！我看他那样子，好像是在摸我的球路，有好戏在后头的把握。

自从上初中改打篮球后，在苏教练的篮球理论的调教和启发后，我打什么球都抱着一种玩的态度，并且放松心态对待对手。像乒乓球这种个人比赛项目一旦紧张起来，失常是必然的，失分是肯定的，这场让分赛我被人让分，看似弱者，心中却有股气不顺，可又不想轻易让他发现，只好把信心藏在微笑里。这一个回合后我觉得他的确高出我不少，但在水泥球台上的差距就应该是五分上下！如果让五分我会服气点！

他的球在开球上不占优，却在回合上占优，占在我没耐心上，占在我判断不准确上，占在往返球的质量上，占在回球的处理上，占在处理危险球的能力上，总之，我的任何一个回球失误就等于给他一个机会。当比分从十三比三以后，他便开始了绝地反击，怎么打怎么有，连续得分能力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我平静的心态被打破了。

我的球路被他发觉了。乘着我发球时，我也开始左右踱步，站在左边刚准备开球，让他做出接球的姿势后又不发球了，回到右边同样如此，搞得他开始骂人。这一骂我内心就高兴了，因为他不耐烦了，他一鼓作气、乘胜追击的势头被我干扰了。此刻我强装笑颜，内心不断地提醒自己：我的优势就是水泥球台、基本功、前三板，切忌与他打回合球！切忌回球搓出中台球！老老实实打场不好看的比赛。果然，球不出中台抑制住他已经拉顺手的拉弧旋球。说来也怪，顺手时只要有机会就一定得分，而顺手时我不给他机会他却还按着顺手时来抢拉弧旋球，谁知几球抢拉都失球，他不得不调整打法，看拳出招，我的连连得分使他开始有点畏手畏脚。我鼓励自己：胜利就在前头！

十八比二十如期而遇。到他发球，他终于拿出了杀手锏，发了一个我这辈子都没见过的怪异球，我唯一的反映就是将球平推过去，让自己先吃一个转，吃得明明白白。这一招是黄耀西老师教的，他说：这样接怪球的最大好处就是只吃一个转，对手一般不会连续开这种怪球。从那以后这招我就牢牢地记住了。

十九比二十，我假装做出不明白这个怪球的来路，轻轻地摇着头，不过内心里则天真地等他再开一次这个怪球。也许是他求胜心切，果然他真开出那怪球！原来这个怪球是一个急长球加侧旋。由于他充分利用身体掩护和右手手腕的左右抖动，把我接球时判断力被迷惑住了，稍迟疑一点就吃转。而正是吃了转，这怪球的一切我都明白了，对付办法自然就有了，偏偏他竟然敢再次来犯。对不起，我一个抢侧，让球落在我最舒服的抽球位置上，一使劲加手腕偷偷地侧板，抽出一个低、平、急的球地落在远台边的大斜线上，一拍打死！

胡区队长的让球竟输了，他马上嚷嚷着再来一局。而我见好就收，不玩喽！

从此，他也知道了新兵不是可以随随便便地呼来唤去几拍子就能打死的。让分可以，但不能让那么多分。

三十八·自然的力量

我赢了胡区队长球的事不知道是谁添油加醋地在教导队传开了。张教员虽然没有像其他人那样瞎传，但看我的眼神明显地与往日不同。因为胡区队长的乒乓球在全师是第一名，是神，今天终于被他的学员打败了，他脸上有光，他觉得干军械的必须有激情、有胆量，这个光荣传统后继有人了。于是乎，他与我走得更近了。除了早操、吃饭、上课，每天晚饭后的时间我俩都粘在一起散步，我还要没完没了地打听他的家史，他则利用倾诉，引我走进他的心田。

他说：“我是家里的老大，有大弟夏长、二弟秋收、三弟冬藏，小妹如一”。我忙打断他说：“你们家的孩子用春夏秋冬来做大小顺序好理解，可最后一个字有什么说道呢”？他一笑接着说：“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是道家法门中对自然万物生长规律的一种诠释，小时候我也没理解名字的含义。春生的名字很普通，同学中就有三个，我还曾经叫父亲给我改个名。直至当兵前父亲才跟我说春生的含意是什么，为什么给老大起个这名字。父亲说：当年他就因为出身的历史问题说不清楚，遭了不少罪，本来打算一辈子就一个人过算了，后来在街道的鞋厂与我妈邂逅相遇，结婚生子，又遇上英雄母亲的年代，政府号召生，我们就生。那年头每家每户生四、五个孩子很正常，可生一堆孩子后起名就有问题了！像隔壁王叔叔家的四个孩子，老大叫王建设，老二叫王国家，老三叫王保卫，老四叫王祖国。父亲指着家门口的草对我说：我的命如一棵草，起不了那么响亮的名字给你们，但命贱却顽强。春回大地时生，夏日炎炎时长，秋风扫落叶时收，冬季飘雪时藏。父亲遵照了自然法则得以苟且偷生，到了他成家立业时就將自然生存之道附在我们四个孩子的身上，可谓用心良苦。说来也巧，我当兵那年，父亲去街道帮我报名时还是心存顾虑，等报完名后就直接去找街道领导、区武装部领导，打算旧事重提。父亲一向尊重自然，不愿与人抗争，可这一回父亲豁出去了，因为父亲知道从我开始，我家的历史又重新开始，一旦春不生，何谈夏长、秋收、冬藏呢？幸亏好事多磨终有果，我如愿以偿地当上兵。我家的历史如生我时取的名一样，如门前的草一样，如沐春风春雨，真的春生了！从那天起我才知道长子身上原来背负着全家人的期望和重托，

所以当兵后我一直努力干，年年都受嘉奖，家里也因我当上兵而成为光荣之家，每年春节都受到街道的慰问。父母亲整天为我自豪，弟妹上学也没被人小瞧，尤其我一入党、提干，那家里更是无尚荣光，连提亲的都来了”。我笑起来说：“跟电影里一样”！

张教员的家史和他父亲的经历，在他讲述中曲曲弯弯、跌宕起伏，其中自然界中的生存法则启发了我。我第一次在他的口中听到小草粗贱的一生竟然蕴藏着与万物生长一样的道理：人在无力回天之时会借力于自然、会寄托于万物，更重要的是这么大的一个道理，用一棵草，八个字就说明白了，真真地使我受益匪浅。而他总是提到的那《道德经》，我始终不知道是怎样的一本经书，甚至连道士是怎么回事我也不清楚。

我不问，他也不说。

我俩继续在教导队门前的柏油路上走着。我不断地想起他刚才说过的小草，便小心翼翼地靠着柏油路的边边走，生怕刚染绿色的小嫩草被我一脚踩死。我仿佛开始珍惜生命了，痛恨起当知青时的砍柴伐木，有多少比草大的树木被我们砍倒；有多少杂草被我们放火烧掉。我才晓得：我们的命是用毁掉草木的命换取来的，其中的真相是自然养育着我们，而我们却一直相信草木一春的鬼话！

他接着说：“七七年恢复高考之后，三弟考上了江西师范学院，政审一下子变得没问题了，父母亲又高兴一回。明年四弟还考师范学院，父母亲还要叫小妹也考师范学院”！我说：“干嘛都考师范学院呢”？他说：“是父亲叫考的，可能是父亲当过几天识字班的老师还没当够的原因吧。还有我当兵在外，一去四年才回家一趟，父母亲受不了，而当老师一年里有两个假期，多好”！我一想“也是”！我又问：“你二弟怎么样”？他说：“二弟七四年下乡当知青，返城后一直没正式工作，只得在街道打散工，同时照顾身体不好的妈妈和接济一个接一个准备高考的弟妹”。

“唉！我当兵顶着祖国的天，二弟在家顶了弟妹的天！二弟牺牲蛮大的”！他弯腰拾起一块石子，使出浑身的力气，朝着“九九加一九、遍地耕牛到处走”的田里扔去，那石子瞬间跳出我的眼帘，嗖的一声，飞出很远很远……。

三十九·球赛见分晓

春天不再是悄悄地来了，绿色铺天盖地唤醒着冬眠的生物和动物。教导队营房前已经有不少的新兵站在门口，在欢声笑语、祈福迎春了。我们包裹得像粽子一样的冬装也开始松动，风纪扣也被解开，我们这些南方兵私带的毛衣显露出来，为一片郁郁葱葱的绿色点缀出别样的颜色，好像人倍感精神。军营里的新兵们也开始磨拳擦掌，蠢蠢欲动地为打篮球、踢足球和田径运动做准备。

其实教导队领导早就知道我们这批南方兵在陌生、严酷的冬天里是如何盼望着春天的冰消雪融，万物回春。领导比我们都急，并早早地将篮球、足球、羽毛球拍、乒乓球拍等等可以激发、消耗我们热能的器械发到每个班组，号召各专业之间组队比赛。

门口传来“嘭、嘭”的拍球声响，把房间里玻璃都震动得很响，而且声音越走越近，我猜这人一定是个会打篮球的，否则那拍球声里是听不到有球韵的节拍的。谁呢？原来是翁飙找上门来了，一副急不可耐的样子。他叫道：“都什么时候了还猫在屋里？”我赶紧收拾了在看的书，反问他：“这天还不行吧？球场上的积雪还没化完呢”。翁飙打断我的话说：“王祖国、阿宇他们都去把网挂上了，家炜、小刚在铲雪，李参谋催我找人，季排长叫我找你，你快点吧，打球的事咱们要带头！”他瞄了两旁一下小声地再说：“李参谋要我们马上组队，要把福建兵、湖南兵打趴下”！我一听这话就来劲了，立即站起身与翁飙走出房门，向球场走去，边走边说：“还是到五一节再打篮球为好，现在的手脚都还是硬的，还穿着棉裤绒裤，跳都跳不起来！等穿上夏装就好打球了”。翁飙说：“夏装今天下午各区队长就去领，明天就发，那该好打了吧”？我笑着摇着头，和翁飙小跑着向球场跑去，远远的已经看到阿宇的身影和听到他的喊叫声了。

阿宇是个癫狂的橡皮人，在场上永远停不住。我们在吕田当知青时就有各生产大队参加的吕田公社篮球赛，他代表吕中大队。他的队都是农民，打的球自然无章无法，可他弹跳力惊人，体力惊人，在全场球当中上窜下跳，单打独斗，使吕中大队在吕田公社的十二个生产大队的成绩排位中名列前茅。最后他和我们联丰知青场的李小明、陈小东、黄江青、邓民生、我还有小刚一齐代表

吕田公社去从化县参加广东省农民运动会。在吕田公社的篮球场上他赫赫有名，有他在场上，没人抢得过他的篮板球，很少人能躲得过他的“盖帽”。

然而，教导队里没几个人知道阿宇的利害。这种暖暖身子、练练手的嬉戏打闹，阿宇别无二致，倒是看到我和翁飙跑过来后，阿宇用劲地把球传给我，笑着叫道：“我们的后卫来了”！我使劲地接过球，手上感到被一个死沉死沉的、冰冷的球撞击了一下，觉得好像很久没摸过它了，陌生得都不想持有它！我这时处在中场的位置，只好双手来了一个三八式投篮，远远地将球对准篮框，使劲地推出怀中。谁知，球没有辜负我，不偏不倚地竟命中了！我无意中把底抖了出来，迎来一片喝彩。阿宇乘势大吼大叫、大动作、大跳起来，在篮底无人的情况下，原地奋力一跳双手碰框，把同是一米七八身高的李参谋给惊呆了——的确这不是人人都具备的弹跳能力。翁飙自言自语说：“我又看到了高抗的球了”。我忙说：“你也喜欢高抗”？翁飙说：“开玩笑！高抗是军中吕布啊！谁不喜欢”？我心里暗喜，立即脱掉棉衣棉裤，挥手向阿宇要球。阿宇在篮底高高跃起，一个勾手稳稳地抢到了篮板球，将球看都不看地向中场甩去。我站在我的位置上接过来球，猛地前冲狂奔，带球跨篮，向篮框下的这群人里扎去。在三步跨篮的第一步刚刚腾空而起的瞬间，我感觉到左手边有人也腾空跃起，并且有一只手高高地、硬硬地遮拦住我。要在平时，我会减速用惯性冲破阻拦，再慢慢地起手，稳健地送球进框，可今天我是学高抗的姿势，要有在万军丛中取上将之首的气势，所以我不减速，只是在迈出第二步的时候顺势一晃，用假动作躲避他伸出的手，第三步在身体下降时才出球，连贯的动作天衣无缝、一气呵成！我回头看看是谁拦我？他是李参谋！李参谋非常高兴地说：“这小子还行”！季排长说：“那可不！你看是谁招的兵呀”？于是这两位招兵的人棉里藏针地掐起来，最后结果是马上比赛：从化兵对花县兵，李参谋率翁飙、王祖国、潘广生、石林，季排长率刘家炜、阿宇、小刚和我。宗队长当裁判，哨声一响便杀的难分难解，围观的福建兵、湖南兵越来越多，叫好声一片。

福建兵杨涛手捧着足球夹杂在人群里看篮球，心里很不是滋味。因为他擅长的足球到现在为止都没人响应，所以只好自己捧着球，时而在脚上颠一颠，时而在营房边的墙上踢两脚，就算解了脚瘾了。看着广东兵在篮球场上的奔跑，

尽管是一场还没完全活动开身体的比赛，可他心里明白：篮球比赛无论如何福建兵都打不过广东兵！他寄望在足球上能为福建兵找回点面子，可福建兵里能踢足球的人也不多，邱瑞凯是一个，沈辉是一个，其他还有谁呢？他想找两个能跑的也行啊！

在广东兵里，等待着天气再暖和一点，可以穿胶鞋时再露风采的人有张卫、黄东明、黎晓东、袁方、温世松、刘岐多、钟福云这拨人。由于棉鞋仍未脱，谁都不舍得穿棉鞋去踢球，毕竟足球与篮球的持球方式不同，所以他们仍裹足不前。杨涛的急躁早就被这群广东兵看在眼里，记在心头，而且黎晓东透过李瑞华的嘴里得知，杨涛是校队的守门员，脚法一般，没速度。邱瑞凯也是校队的中锋，有两脚三爪猫功夫，沈辉是体育活跃分子，什么球都能打，但都不精。当李瑞华看过广东兵的篮球比赛后便对黎晓东说：别打听了，你们的篮球队都能打败我们的足球队！

其实，拦住我们新兵上球场的真正原因就是鞋的因素。毕竟我们一踏上教导队就没有离开过那双黑棉鞋。在乍暖还寒的春季里穿胶鞋去打球如同穿一双厚袜子在硬地上跑一样，没有十分的勇气和诱惑，谁都不肯去尝试。也就是再过几天，五一节一到，球场上的人亦如同炉子上烧的水，该沸腾了。我们一伙南方兵还在摸北方春天的底。黎晓东、张卫、黄东明仨人真正要等的是教导队门前那条笔直的柏油路快点解冻，因为这仨人的百米短跑是半专业的水平，所以一较高下的只有他仨人。而踢足球只是顺带的，他仨的足球水平是踢大场的，教导队的操场只有四个篮球场大，踢这么小块的场地，对他仨的体力、技术根本不是个事！面对篮球场上的熙熙攘攘，他仨仍憋着气力，真的要等待春暖花开。不过他仨的口水仗已经开打，黎晓东说：“我的水平不如你俩，百米跑才12秒3，跳远5.7米，不过那是下雨的成绩”。黄东明说：“我只比你快一点，11秒01，跳远6.03米，五年少体训练水平也就这样”！张卫说：“我纯属闹着玩，从小在军区体院长大，从一年级到高二毕业，没事就跟着学员跑，初中时还输给那帮学员，上高中之后就开始有输有赢了。跳远也一样。有一次我把那几个最好的学员比下去了，结果教员来了，说他们还不如一个孩子，就惩罚他们围着田径场跑10圈。踢足球就不同了，我是跟着广州部队队一齐训练的，打边

锋第三替补，要是与广东青年打比赛我就有份上场，要是与广东队打比赛就没份上场了”！黎晓东最后问：“那你百米和跳远成绩是多少”？张卫笑着说：“百米比赛我都跑；一百米、二百米、四百米、八百米、一千五百米，一百米的成绩是不过 11 秒！跳远 6.5 米”。黄东明说：“那你可以干专业队了”？张卫叹了一口气说：“父母不让啊”！

他仨人在教导队门前的柏油路上走着，时而推推嚷嚷，时而哈哈大笑，时而弯腰做出起跑的姿势，好像想要把最后一点寒意赶走，又好像各自在心里默默地划上了一条百米跑道。

四十. 爱兵如子

宗队长这会可高兴了，因为他吹了一次高水平的篮球比赛。他兴奋地对教导员说：“往年的新兵在球场上就是抢球，从底线抢到中场，又从中场抢到前场，上半场的比分超不过 20 分！简直就是一场拼命抢球的比赛，毫无章法可言，叫我这个裁判无从吹起。这批广东兵可不一样，打起球来有章法，知进退，那个阿宇硬是抢了李参谋的风头；翁飙的前锋球打得很实在，一突一晃就投球；王祖国的后卫传球很到位，速度该快则快，该慢则慢，该起手远投就远投；潘广生技术一般但能快上快下参加防守，所以广东花县兵在李参谋的带领下蛮强的咧！”教导员则说：“季排长的从化兵有点意思，让阿宇看李参谋是看对了！李参谋在场上牛皮哄哄的，指挥这个指挥那个的，结果让阿宇盖了两个帽就生气、发火、打霸王球，一下子使花县兵失去了球场的核心，乱了阵脚。季排长则频繁快进快出，把花县兵的前场拉空了，使刘家炜这个大中锋频频起手得分，前场篮板又牢牢地被阿宇控制，使二次进攻非常有效。这四个人打活了，李先都不过中线，稳稳地看着家，赢这场球好像都不费劲！我看从化兵是有组织的。”两位领导各持一边，心有所好，都为这批兵的篮球水平叫好。

宗队长的裁判水平是蛮高的，每逢师部有比赛都叫他去吹，每年九月份师里的篮球联赛的决赛也都是由宗队长吹，所以哪个团的优势、劣势，他清楚的很。而刚分配到各团的篮球苗子有没有被各团受用，他一眼就看得一清二楚。他对

教导员说：“在连队打球是没有太多讲究的，过多的篮球理论是行不通的。在连队的球场上，拼命抢球是必须的，快速运球过中场是必须的。把球传给领导是必须的，丢了球马上反抢是必须的，让领导多投篮是必须的，而这些个道理在刚刚那场比赛中全然没有看到。阿宇的狂妄自大，看起来令人拍手叫好。这要在连队，阿宇如果把他的中队长给“盖帽”了，他就一定代表不了本中队去和别的中队比赛。翁飙的实实在在的打法挺适合自己得分的，他要是不为队友创造机会，让老兵们去得分的话，就一定被人说是太独食了。王祖国尽管速度快但个子小，担当组织后卫还嫩了点。相反潘广生的打法最适应连队了，无明显优点，叫他打哪他就打哪，跑上跑下，永不多言！赢球也笑输球亦笑，对吧，教导员”？教导员“嗯”了一声后说：“连队打球的目的就是锻炼身体、保卫祖国嘛！积极跑动、互相传球，大家都有得分的机会嘛！如果突出个人表演那就失去了集体运动的意义嘛！像阿宇把李参谋看得死死的，不让李参谋有发挥的机会，李参谋当然不高兴了！因为李参谋失去了娱乐的机会，我要是阿宇我就让李参谋发挥，干啥死死盯着他呢？一个新兵的要学会怎样去赢球，而不是要打球的过程好看不好看，这批广东兵就太注重过程了，是吧，老宗”？宗队长哈哈大笑起来。他对教导员说：“你喜欢从化兵，那你去对他们讲啊”？教导员也笑着说：“那不行，让他们慢慢摸，谁成长不要有个过程啊？那李参谋下次比赛也会有办法的，他又不傻”。

的确，教导员说的都是实话。宗队长在师里的篮球决赛中很少看到有新兵的身影，在那些老兵当打之年里掺入新兵是不可想象的，而一个新兵则要经过千锤百炼之后才能得以上场，这种现象太正常了。所以新兵最幸福的日子是在教导队，他们爱怎么样打就怎么样打吧！至于以后打球做人，自有人教。

宗队长告诉教导员：“每年七月份，师里的半年总结表彰大会结束后，师直属单位都会与教导队打场友谊比赛。面上说是关心新兵，面下是各团领导来挑兵，都想在九月份的最后分兵中得到理想的新兵，年年如此。往年教导队由教导员做领队和教练，今年也不例外，从现在开始就要选人组队了。还有一件事，师部来电话要小胡区队长回去了，军里的乒乓球赛要开锣了，这样一来军械区队长就空缺了，师部不派人来顶，要咱们自己解决，我们的干部目前配备

是一个萝卜一个坑，你看怎么解决好”？教导员暗地里想：篮球队的人选是明显的，去掉李参谋、季排长就是现成的新兵阵容，既然是各团领导暗地里挑人，目前八个人太少，要按标准十二人组队，这场球就来个车轮战，个个有份上场表现，不计胜负，只要告诉新兵们不要太张狂就行了。

小胡区队长要走的事确实来得突然。本来天气暖和了，新兵们都跑出营房出问题的概率就高了，需要管理新兵的干部应该增加人手才对，可却偏偏减少人手，这种缺干部管理的教训，教导队已经发生过一次。这次小胡区队长走，教导队一定要重视，绝不能再发生类似问题！但是目前没干部人选的确是个问题。教导员要去找小胡区队长，希望他推迟两天再走。

春天来到的时候，没有给冬天多一天的停留；而夏天的到来，春天也没有多停半天，上一季总是不误下一季。

胡区队长对教导员说：“我推荐李先当区队长！行不行请教导队领导考虑”。教导员一听此话就愣了：怎么能叫新兵当区队长呢？他说：“恐怕不行！因为没有先例，教导队也无法向上报呀”？胡区队长说：“虽然同是新兵但亦有不同！新兵管新兵从他们上火车那天就开始了，那几天几夜频繁的上车下车，兵站里的抢饭、排队吃饭不都依靠新兵管新兵吗？那晚间的集合点名，也同样依靠新兵管新兵。现在新兵们都经过几个月的革命传统教育和军事训练，已经成为了一个及格的军人了，为什么不相信新兵？要是打起仗来你能叫新兵先别上吗”？教导员听着这些他从未听到过的话，脸上一阵热，心想：谁不是新兵过来的，新兵那些糗事谁没经历过。如果自己当新兵的时候有领导给自己身上压担子的话，恐怕自己今天会是另一个样！这个李先行吗？要不去问一问张教员李先的表现，兼听则明嘛！另外就是李先那个谜团至今都未解开！心里一直堵着。

教导员与小胡区队长搪塞了几句话后，说此事重大需要与宗队长商量一下，便独自走开去找张教员了。可教导员万万没料到张教员也是异口同声地赞扬和相信李先。他不得不慎重考虑起来，待会怎么向宗队长说这个事。新兵毕竟是新兵，老兵毕竟是老兵，干部毕竟是从老兵里挑出来的，要新兵当区队长，这个弯转得有点急。

宗队长不作声地听着教导员的意见，装出一副拿捏不住的样子，不停地喝

着茶水。因为宗队长还没听到教导员说出憋在心里的那句话，再等等。宗队长心里想：正好通过小胡区队长要走的这次机会，彻底解开教导员一直挂在心里的这个疙瘩，使教导队上上下下、同心同德，把以后的工作做好，这对即将组队的教导队篮球队也是个好事儿。等！宗队长铁下心来不说话，一边大口喝茶一边不停地吐出茶叶渣，脚下不停地踱步……教导员绕来绕去终于绕到他心里的那个谜团里边，开始掏宗队长的话了。他说：“现在回想起来这批兵刚到教导队时那个样子，一个个毛头小伙子，浑身上下充满着老百姓的气息，稍微看不住就发生问题。那次打架至今还没查出究竟是谁先动手的，至今我的心都不踏实。现在可以打球了，冲撞也就多了，真担心不知哪天又打起来”！宗队长一听这话就大笑起来。他接过教导员的话说：“打球是打球，打架是打架！两码子的事扯不到一起。新兵刚来的时候，那是给教导队拉来了十几卡车的老百姓，是对我们的考验啊！新兵们经过我们教导队的革命传统教育和军事化训练以后，我们在扫雪备战中向师里输送了十几车能上战场的兵，这批兵的主动性与历年的兵都不太一样，他们的举动总是出乎我们的意料，象翁飙让鞋、黄东明带头贴出请战书这些生动的事例，充分说明打仗之前招的兵就是不一样！还有这批广东兵里有许多是下乡当知青的军区子弟，他们的社会阅历和对部队的认识与其他兵不一样。打架的那天晚上，师长来看望受伤的邱瑞凯，临走时给我留下一句话，你猜是什么话”？教导员想都不想地说：“杀鸡给猴看”！宗队长哈哈大笑地说：“就四个字：‘好兵难带’”！宗队长止住了笑声，叹起气说：“当时我也吃不透师长的意思，也琢磨了很久，所以也没有和你讨论出一个处理意见，一直到翁飙让鞋的事迹被发现之后我才终于想通了‘好兵难带’的含义！现在新兵们都已经非常明确了一个军人的职责，过去用拳头解决问题的方法一去不复返了，否则我们的教育就有问题了！至于打架的那件事最后没有处分一个人，师里并没有追责我们，那我们为什么非要追查到底呢？让一个新兵在没戴领章帽徽的情况下先戴个处分，我们就安心了？我们的工作就有交待了？回过头我们认真地看一看新兵的成长，是今非昔比的，谁看了谁高兴！李先当区队长的事，小胡区队长和张教员都说行我看就行，先叫他当代理区队长，对师里我们也有个说法嘛！这样做总该合适了吧？教导员同志”？

教导员终于撬开了宗队长的口，知道了宗队长在打架事件后为什么总是不追查到底的真正原因是师长早有定调。原来师长、宗队长都爱兵如子、练兵有方！对宗队长的表态，教导员如释重负地“嗯”了一声后爽朗地说：“那就这么定！明天区队长会议上宣布。”

四十一. 这就是机场

在课堂的黑板边旁挂着几副巨大的歼六飞机分解图，已经被我们翻破了，那张瞄准具的原理图一打开就遮蔽住整块黑板。张教员说毕业考试就是每个人站上台来把这张原理图从头到尾走通一遍，因此我们军械学员每天都不忘走通一遍，从图里的半桥式整流到图中的提前角设定，再到瞄准具上的光环如何套住目标，对张教员的提问，对故障点的预判及需更换什么零部件都必须对答如流。我们闭上眼睛在脑海里都会有这幅原理图出现，连说梦话的人都少不了说原理图的内容。没办法，谁都不想毕不了业。平时一有空，大家相互间就走这幅原理图，走不通就问，有问有答，蔚然成风。

张教员心里明白，自己从小到大都爱舞刀弄枪，当兵之后又干上军械这行，现在又当上军械教员，其实都离不开自身的喜好和努力，一切学习动力均发自内心。眼前这批学员们靠死记硬背得到考试过关并不难，但对日后的保障飞行安全恐怕起不了作用，只有理论结合实际，在学习中产生学习兴趣，才能使学习达到事半功倍效果。于是，走出课堂，不再盲人摸象成了张教员下决心去做的一件事。我们一听说要上机场就高兴得不得了。因为机场就离教导队没两里路，只要是飞行日，那飞机的起降声我们都听得真真的。可就这么近，教导队也规定新兵不得上机场。所以，除了那次扫雪之后，正儿八经地上机场，看看歼六战斗机是教导队每个机务新兵的梦。

记得在上幼儿园的时候，老师看到天上有飞机飞过，就手指着天空叫到：飞机的飞机的飞机！我们便一齐仰望天空跟着喊：飞机的飞机的飞机！直到喊累了、喊乱了、喊到看不见飞机为止。

我们在教导队生活、学习、训练的每一刻，几乎都在飞机发动机的轰鸣中

度过，我们习以为常了。不过百闻不如一见，上机场摸飞机的好奇心仍然驱动着每一个新兵，那导弹架、航炮、瞄准具和座椅后面的小火箭都吸引着我们军械员的眼睛和手臂。尽管我们知道在四年的服役中将天天与这些武器打交道，心里那份早点飞向机场的愿望还是让人激动！张教员真行，他抓住了我们这个愿望，把我们带向光明。

当我真正站在机场的停机坪边，注视着跑道上一架歼6战斗机从等待命令到得到命令，加油快速起飞冲上云霄的那一刻，一架庞然大物到一只黑头苍蝇的变化及消失。紧接着，又看到从一只黑头苍蝇慢慢变大到一架庞然大物的平安着陆，机场半空充斥着飞机起飞时发动机高速旋转的轰鸣声和飞机降落发动机减速时的嚣叫声，炙热的气浪把人映的颤颤抖抖，巨大的噪声好像从五官中直灌人体，像一个疯子用手抓住你的心脏不停地摇，有种肝胆俱裂的感觉。这就是机场！飞机在空中穿梭，机务兵在跑道的尽头等候自己的飞机。远处望去：牵引车拖着飞机去加油，再拖着飞机回到停机坪待命，准备飞下一个起落，紧凑繁忙，有条不紊。这时我想起欧阳亮问张教员的一个飞行原理的问题：“这么大这么重的飞机怎么可以飞起来”？张教员说：“从飞行原理上讲，当升力大过自重时，物体就能飞了。飞机的飞行原理就是在机体上安装两台喷气式的发动机，通过涡轮发动机高速旋转产生向前的冲力。而在飞机的翅膀底沿安装一块可向下伸展及可变换角度的襟翼，在飞机加油高速向前冲的时候放下襟翼，使襟翼与迎面而来的气流碰撞产生一股向上的升力，这种升力在发动机的强大动力及不间断地推动力下就变成了一股持续的升力，这股升力一旦超过了飞机的自重，飞机就能飞起来”。欧阳亮又问：“那飞机降落呢”？张教员指着一架正在半空准备降落的飞机说：“大家看：飞机降落的速度一定是减速的，而且是昂起机头，这是因为飞机减速后升力就减少，飞机需要用放下的襟翼与气流产生一股升力来保持飞机慢慢地下降，而不是失速下降。当飞机的后起落架一着陆后，前起落架在保持一定速度后才放下，再一会飞机才打开减速伞，使飞机在跑道上平稳减速，所以飞机的起、降速度与襟翼变换角度密切相关。简而言之，有了速度、有了气流、有了襟翼就有了升力。机械学员主要就是学飞机的动力系统和传动系统，我们军械学员只作了解即可”。

张教员带着我们离开起飞跑道，来到停机坪边上的一架正在做飞行后检查的歼6战斗机旁，让我们逐个地走过去。他则趴在座仓盖的另一边，指挥着我们一个接一个地爬上战斗机的扶梯，俯看座仓内属于军械管辖的每一个开关及涂上红色的警示设备。我们边看他边讲解，我们边问他边答，尤其对涂红的警示设备。他不厌其烦重复：“飞行员要跳伞时必须用双手强有力地强行开启制动开关，这时座仓盖被解锁，座仓盖会被空中的强大气流掀掉，与此同时座椅背后的火箭在延时后被点燃，飞行员连同被绑住的座椅在强大的火箭发射推动力之下，连人带椅一起瞬间弹射出座仓。这个跳伞过程的关键就在飞行员第一个强行开启制动开关的动作。在课堂上按书本讲大家没有感性认识，现在一看一摸就有了，那么这对将来的保障飞行有什么作用呢？在每个飞行日中的飞行前检查条例中，军械员大量的检查工作是通过眼睛看，用手摸，用心比对来完成的，在脑子里每一项检查条例的程序必需记得滚瓜烂熟、并且了然于胸。比如座椅扶手下的这个强行制动开关，平时会有一条细细的铁丝打上一个保险扣，这保险扣是防止有人在座仓里工作时不经意触碰到制动开关，造成制动开关的误动作而提前预制的，就像任何枪在勾动扳机前必须先打开保险一样。而在飞行员在遇险跳伞时双手必须紧握座椅扶手，四指如同捏自行车刹车一样，使劲一捏，保险铁丝瞬间崩断，制动开关才启动。所以我们做飞行前、飞行后的检查都必须用眼、用手、用心去检查这根保险丝是否正常。由于飞机在高空的训练科目不同，引起一根保险丝发生变化是毫不出奇的，所以说，飞行员用生命来飞行，我们机务人员则是用生命来保障飞行安全！等你们下到各团的机务中队后，中队会派一位老兵带你们半年，你们每人将领取一个属于自己的工具箱，工具箱里有47件工具包括两块擦布和一本工作日记。每次上机场只要是在飞机上工作过，都得有工作记录，工作完毕后要相互清点工具，查看工作日记，用一套慎密的程序杜绝工作中的疏漏和遗忘，用文字记录来保障飞行安全，而不是光喊口号。经过机务兵有工作记录的严谨工作，你们会得到一辈子工作认真的实名”。

听张教员这么一讲，我心中顿时升腾起对明天要认真学习、将来要努力工作的热情和信心，绝不辜负祖国人民对我们的期望！

四十二.我抖露着麦根上的土，也抖露着回忆

用学习来过日子是清苦的。当兵本来就是来吃苦受罪甚至去赴死的。可当我发觉我们这兵种成天是出早操、整理内务、业务学习、吃饭、打球、点名、睡觉这么有规律之后，寒极春至、苦中有乐的感觉被我抓到了。我干脆将一切幻想甩开，全身心地投入到军营生活里的每个环节中，尽情地、大胆地去发挥和享受教导队给我的一切。日子竟也过得飞快，想慢都不行。

从胡区队长走后，我荣升为代理区队长，一下子成为众矢之的。沈辉也升至正班长。黎晓东升为副班长。幸好三人的工作分工很明确，配合得较以前更为默契。在一次早操时我被宗队长点名出列来指挥集合四个区队的方阵操。我毫无胆怯地高声喊叫着口令，由立正开始，然后转身跑向宗队长请求指示，再转身跑回队列前下达正式口令。整支队伍有令即行，整整齐齐，个个精神饱满，喊声震天。最后各个区队在我下达跑步走的口令下迅速离开操场，完成早操。从此以后，教导队借坡下驴，凡是全体出行时喊口令的任务就交给了我，我亦当仁不让！

夏至到了，山里各庄村开始收麦子。教导队每年都继承革命传统，参加山里各庄村的冬麦夏收，让全体新兵感受一次军爱民、民拥军的助民劳动。

早餐后，我们全体新兵迈着整齐的步伐走出军营，沿着教导队门前笔直的柏油路向山里各庄村方向挺进。说实话，我们新兵天天出早操，不断重复着那套军操里的每个动作，从不熟悉到熟悉，从动作不标准到动作很标准，甚至练得动作肌肉都产生记忆了，也没得到教导队领导说一声好！今天拉大队走向田间地头还是第一次。为了提振军威，我的口令喊得相当频繁，使300多人的队伍走得整整齐齐。当我听到队伍里传出军装磨擦的“嚯嚯”声时，当我看到队伍进村时老百姓纷纷停下脚步把眼光投向我们时，我眼前仿佛出现了战争年代里老百姓给八路军送水送鸡蛋的场景。我顿时明白一个道理：老百姓肯驻足观看并发出会心的笑声，就是对我们的肯定和叫好！

麦浪起伏，当我们走下田间才发现，北方收麦子与南方的割稻子是两回事。割稻子要用镰刀，而这里收麦子除了用镰刀还可以则是用手拔，一把麦子连根带泥被拔起放在身后拢成一堆，人则向望不到头的麦田奋进。

我埋头干着活，思绪却回到了吕田我们知青林场的那几块山坑田：我们知青林场的场长夏帝祐是个海军复员兵，我们一齐下田时我总爱问他，当兵看了四年海，又回来看山有什么感觉？他说：“在海的面前，人渺小得还不如一只苍蝇，在山的面前人好像是山的主人，你可以拿刀砍树、放火烧山，对着山喊一声，山能回你好几声”！我说：“所以还是回家好”？他摇头说：“山里的人一旦出去了谁想回来呀？但也不是想留就能留的，俗话说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当回乡来再选择重新开始的时候，原来那种对山的感受就淡薄了。还是海好，好在面对大海时知道了自己渺小，自己一渺小选择就大了，大得如海”！那时我不知道他在说啥，见他如此感慨，我心里在发笑。

北方的田好比北方的路，田是一望无际，路是望不到头。那金色的麦浪，早把我们这几百号人湮没的无影无踪。我在想：这三天的劳动我们能干到哪呢？一边干活，思绪又回到了吕田那块熟悉的热土上：七五年九月五日我们下的乡，军区政治部十几辆卡车和四辆大交通车载着知青和他们家长及行李，浩浩荡荡地开进吕田公社，然后又兵分四路去知青点：一路去水浦，一路去连麻，一路去长嶺，一路去联丰，从此以后各奔东西。我们联丰林场的四十多个知青一到大队就听到锣鼓喧天声，当地农民唏嘘地望着我们这伙有色彩的城里人，小孩围观着我们，像看动物一样。当地农民和小孩身穿一种黑色的土布衣服，只有年青的女村民穿着稍为有点颜色的衣服。农民们没见过村里来过这么多城里人，在一阵鞭炮响后就只剩下一些小孩在地上疯抢那些没燃响的鞭炮，农民们已散开回家做饭去了。我们知青和家长们在大队部稍事休息后又上车，便向一山叠一山的南坑村进发。那几辆满载行李的解放牌打头阵，把那条弯弯曲曲的山间小土路压得结结实实的，为我们最后两辆大交通车开了道。尽管我们乘坐的大交通车还是上下左右摇晃的很厉害，不过危险是没了，看到一座座小山包让我们辗过，又看到一座座大山包在等着我们，那会儿心开始忐忑起来，觉得这绕过一山又一山的，哪才是个头啊！山就是这样长的一个模样，总让人分不出彼此来。那天我领教了山路十八弯的雄伟和山边那条奔流的小溪，在山峦叠障的层层穿越中，慢慢地抵达了终点。一个静静地座落在半山坡上的知青林场，那坐西朝东的二层木结构土楼已向我们伸开臂膀——家到了……

我抖露着麦子根部的泥土，低着头半弯着腰，机械地大步向前，汗水不停地涌出额头，没一会就脱掉上衣，露出半湿的文化衫，在烤人的太阳下，继续不停地向前，向前！

下乡没多久，我们这批知青就被分配到联丰大队的十一个生产小队中，我和小刚、胡梯标、黄少秋被分到夏新生产队。国庆节一过，我们四人就打好背包，提着水桶去生产队报到了。因为秋收即将正式开始，我们真正的插队落户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艰苦生活也将开始。我们四人说说笑笑地离开林场，打打闹闹地来到生产队队部报到，由生产队长分配后，我被一个叫夏继明的初中毕业生领回家了……

我埋头拔着麦子，一个人像把尖刀一样扎进麦田里。我以为我很快，其实对浩瀚的麦田来说，我并不是收割机，只是个人而已。

在吕田，从插秧到收割，上古传下来的苗族习俗是没有男人在水田里干活的。而我们知青在收割时、插秧时却被安排在水田里干活，显得很另类，甚至遭到小孩子们的嘲笑。小孩子们认为我们这些城里人是不会干活、不能干活才被队长安排来与女人一起干活的。那些女人也瞧不上我们，叽哩呱啦地讲着当地土话，然后望着我们几个知青肆意地放声大笑，笑得前仰后翻的，真叫我们受不了……

这会儿一位大爷走过来叫我：“解放军同志呀！可别一下子干得太猛啦。来，喝碗水，喘口气，伸下腰，歇会脚”，说罢大爷便连拉带拽地把我按坐在麦地里，真的要和我唠几句。我边喝着那碗水边就势而坐。我问大爷：“麦子的根和秆有什么用”？大爷说：“麦根晒干了可以烧火，麦秆晒干了可以编箩筐、篓和蒲团啊”。我再问：“蒲团是什么”？这下把大爷问住了，他比划了一下我仿佛明白了：蒲团就是我们南方人家门口随处摆放的小凳！原来如此，看来麦子在漫长的冬闲里从根到秆都在被农民利用，比水稻好，麦子一身都是宝。

晚上我与户主夏继明说起白天小孩和妇女老人一齐干活的那些事，他也笑起来了。我问他：“生产队的男人都去哪了”？他说：“除了队长一个人与她们打交道之外，男人都上山砍柴去了，因为卖柴才有钱收入，所以下水田的活就只有女人们和小孩干”。

我算明白了：咱们知青目前算半个劳力，干真正的重活咱们还不够格！这晚八点我便早早地睡了，明天四点就要起床。

可清早一觉醒来我起不来床了，我的腰！天啊，我的腰！夏继明笑着我，拍着我的腰，笑声越来越大，他关上房门前对我说：“休息一天吧，我去跟队长说”……

我抖露着麦根上的土也抖露着回忆，感叹到今天收麦子也是第一天啊！当知青那会儿是愣头青，在抢收抢种中不知辛苦，现在可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了！这三天的助民劳动难道还要悠着点干吗？我笑着自己、笑着回忆，继续弯下腰向无边的麦田挺进。此时我看到较远处有个老百姓的人头在闪动，我目测着就预设那为一个点，告诉自己今早无论如何一定要干到那！

当我真的干到那时，不幸踩着老百姓埋下的“雷”，臭烘烘的。

一天的助民劳动结束了。我们在一条河流边洗着手、擦着汗，夕阳下河流里的金沙泛出一条条褪了色的金波，好像是暗红色的。在一片热闹的欢笑中，河流洗去了我们脚上的泥巴，也带走了疲惫。不一会，金色的麦浪也渐渐沉寂下来，像个玩耍了一天的孩子，已经开始静静地等待，等待着我们明天再来。

四十三. 谢天谢地你来了

教导员组建的新兵篮球队没有什么新奇的，就是广东花县兵和广东从化兵，在福建兵里只挑中沈辉，湖南兵里挑了李桂生。我这个刚当上代理区队长的又顺理成章地当上了场上队长。主力阵容是：大中锋刘家炜，前锋翁飙、阿宇、李桂生；后卫我和王祖国；替补阵容是中锋沈辉、孙桂林，前锋潘广生、贺小刚；后卫袁方、赵穗生；队医肖医生。

这支篮球队是教导队的门面，是教导队每年向师部汇报的一个窗口。虽然每年的汇报比赛是“孔老二搬家，都是书（输）”，但一点也不影响教导队的士气，新兵们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也总能给师部领导留下深刻的印象。而各团领导在篮球场下暗自挑兵的事，是历年来公开的秘密，只有场上光顾着打球的新兵们不知道。由于按要求李参谋、季排长不得参加教导队的篮球队，便由

李参谋赛前临时担任教练，教我们一些阵容、跑位、掩护投篮这些基本功。同时他还向我们介绍师部球队的大概情况：“有两点要记住：第一，场上五名队员中有四名师领导。第二，场上保持有四名飞行员。这两点中只有一个关键点，就是你们不能伤着人！明白吗？”李参谋这么一说傻子都明白了！不过我还是问他：“场上保持四名飞行员是什么意思？”他说：“为了保持速度！有一年八一女篮二队来我们师打了一场球，结果八一队输了。开始女队员们总以为是自己手下留情才输的，后来师长说再打一场，都拿出真本事来，谁也不让谁！结果八一女队还是输了，而且输得心服口服，她们的领队临走时对师长说下次把男篮拉来再拼一场，一比高下！师长高兴地说：‘好哇！来吖！不赢你们两场球你们不知道马王爷三只眼！我们24师的飞行员可不是好惹的。’”最后李参谋说：“打球就是打球，你们也不要被首长、飞行员给吓唬住，一上场只记住场上只有对手就行了”。

这一听就明白了，原来咱们24师是这么一支天上不好惹、天下谁敢惹的队伍。我暗想：这师领导打不得！飞行员伤不得！速度更是比不得！那我们还怎么与师部比赛呢？我想起当年我在广州越秀山体育场观看广东队对西德青年的一场足球比赛，赛前有个很务实的口号叫：“输少当赢”！这个口号无疑将很适应这场比赛。李参谋教我们练来练去的基本功无疑是在告诉我们：无论对手如何强大，篮球场上的基本功是一样的。的确，人高马大是欺负身材不够高的，速度快的是专打那些速度不够快的。我们新兵的身材应该不比对手差，我们新兵篮球场的基本功也不会输给对手多少，但速度一定比对手慢，飞行员挟持着空中配合的默契，能胜八一女篮就说明对手的速度及炉火纯青的配合，而且胜就胜在这点上。我们千万不可与对手拼速度，甚至于不能跟对手的速度，否则就会落进对手的速度圈套里！而我们一定要做到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不看比分，要球场的速度快与速度慢拧巴在一起，打一场不好看的篮球比赛，让对手兴奋不起来，才能达到神不知鬼不觉的“输少当赢”的目的！不过说得容易做到难，像阿宇这种情绪暴、人来疯型的人，一上场就是匹烈马，谁能拉住他？他的原地跳抢篮板球、跳投是必须发挥的，但他的盖帽是很伤人自尊心的，一旦对手与他较起真来，伤人则在所难免。场上比赛的气氛将很难控制，李参谋

所以把关键点说在前头，是很有必要的。而我将“输少当赢”的打法用广州话与大伙一说，大伙沉默了。我好像听到大伙心里在说：赢不了球没什么，但不去拼不行！

我与大伙的看法不同，因此争执一直争到这场比赛开始时、上场前的那一刻。最后我勉强接受翁飙的建议：拼上半场！下半场再变阵。

比赛开始了，我按照李参谋的说法，在场上只有对手，没有什么师长参谋长的，一切想法、说法都扔掉。当刘家炜争到球回传给我时，我们的进攻就开始了。我与王祖国互相传着球，从中场慢慢地往前场压。我操着广州话叫阿宇的名，却把球回传给王祖国，翁飙转身跑位向王祖国招手要球，王祖国大吼一声：有了！随手又把球传回给我，阿宇的拉扯、跑位在我眼睛的余光中并没有显示出最佳的位置，倒是刘家炜的身材优势很明显。王祖国传给我的球在我接球的那一瞬间，我嘴里叫着阿宇、眼睛望着阿宇却顺势将球传给了刘家炜，好个刘家炜！大中锋接球后举球向左一虚晃一枪，再转身向右起跳，整个身体高高跃起，一个标准的中锋高手空中投篮，球应声入网，引起场下观众一片掌声。这个开门红的进球，使我们得意忘形。对手对失球表现出很平淡，后场开球后也和我们一样，在传球上仍然左探右摸，并不着急，我们的联防很不错，没有破绽让对手可钻，一来二去之后，对手开始中距离发炮，一投一个准。当对手第三次中投中的之后，我确认对手的中投可不是蒙的，我们的防守圈必须扩大，队员的双手必须挥舞起来。我开始向阿宇狂喊：前点！前点！谁知阿宇一往前，他身后的空位就大起来，对手的穿插队员跑动立马到位，我一旦上去补位，后卫线上即刻空虚，对手的中锋马上溜进底线，形成无人看管之势。就这样我们的恶梦开始了，我们露出一次小小的破绽，对手马上加快传球、跑动，将我们防守线上的一个小口子，拉拽成一个大漏洞，中场、边线、篮板下到处漏人，好像我们四打五一样。我们总感觉缺一个人，使防守顾此失彼，一下子让对手想怎么打就怎么打，联防队形如同漏网一样，对手进出自如，我们被完全打蒙了。

场下的教导员倒是没觉得怎么样，好像一切都在预料中。我们每人都奋力地跑着，努力地追着。能触到篮球的时候也只有是开球的时候，我不断地用手势告诉教导员，叫他请求暂停，可教导员愣装着没看见。这时我想慢下来已

经做不到了，对手得势不饶人，就连我们底线开球也出手干扰，使我和王祖国都感觉拿不住球、传不出球，阿宇、翁飙又急于求成，过早地跑到前场等球，我不停地叫他们回来迎一迎球，而他们反怨后卫太慢，就这样我们在场上相互抱怨起来，后来他俩干脆冲上去就不回来了，我和王祖国分别被两名对手反抢和纠缠着。要速度我俩没对手快，要配合我俩没对手熟，要反应我俩更没对手灵。这会我算明白咱们这支杂牌军原来就是外强中干！彼此间毫无默契可言！我在控制不住场上情绪时，乘我控球时索性直接把球传给了裁判宗队长手上。宗队长明白地大叫一声：教导队要求暂停！

我真没打过这么窝囊的球。我这个组织后卫连球都传不出去，在无人接应的情况下不敢运球、不敢运球过人，球场上队员有埋怨情绪时不能举手示意、表示理解队员，被对手狂灌比分时压不住阵，我甚至和阿宇、翁飙发生了严重的打法上的分歧，在短短的暂停时间里也无望达成统一。我失望地看着比分 2:20，失望地看着比赛时间：才 8 分钟！还有 17 分钟！阿宇、翁飙还在不停地得吧得吧的指责我和王祖国都太慢了。王祖国则急红了脸怨到：“中场是空的，你俩都不回来接应一下，我后场往前场传球”？“你傻呀”！我喘着气，与翁飙说：“赛前我就说过不与对手比速度你们不听！现在领教了飞行员的速度了吧？可你们还要我快，还要拼上半场？真是碰了南墙都不回头！那好，咱们五个人一条心，共进退！只要有一人跟不上趟，在自己的防区内漏人，在自己该到的位置上失位，在自己该抢球的位置上抢不到球的话，就看我的手势立即变阵，以慢制快！王祖国主打快攻，我控球则由快转慢！谁都别再啰说了，准备上场”。就在我赌气地准备再撞一次南墙的那一刻，我突然发现对手里李参谋已经换好衣服跃跃欲试了，我连忙叫住大伙说：看！李参谋上场了，我们的机会来了！

原来李参谋向我们介绍完对手的情况之后，我们都有一个感觉：那怎么打这场球呀？五个人当中四个首长飞行员，那还有一个是谁？李参谋说：平时是我或者卫生队的王主任，我和王主任都是打后卫，谁上都一样。有一次王祖国开玩笑地说那就打李参谋这一点，他一拿球就三个人围抢他，看他怎么分球！反正他又不是飞行员！打伤了也白打！当时我们听了全当笑话了。现在一看

李参谋真上场了，那王祖国的笑话这次得当真了，我心里马上想到一句话：谢天谢地你来了！

在比分悬殊、气势低沉的情况下，李参谋得意忘形地上场了。他沿袭着被刚被换下的王主任的路数，指挥着场上的四名首长飞行员继续向前压。看到他那趾高气昂的样，我真后悔过去的那8分钟怎么没想起来围抢王主任这一点呢？他也不是首长飞行员嘛！嗨，我真笨！不过这口气终于能撒到李参谋身上了。对手这场球的阵容完全是倚仗着速度快，配合默契和有点小看人来制定的！当刚开场时打的是两名后卫，可一见我们不经打并被打成筛子一样后，便变阵成了五个人全线压上，所以在我们的联防中总觉得对手的人比我们多，我们稍有漏位，就马上有对手的人跑到了那空位子上，就这样我们不停地补位仍是不断地出现空位，又为了不出现空位我们非常被动地去补。而对手在轻松地穿插中经常头都不抬、眼睛都不望地空中传出了球，我们盲目地、吃力地跟着对手的速度跑，却没人发现对手的弱点。李参谋的上场让我们无意地发现了篮球场上比赛双方的弱点，那就是组织后卫的组织能力！

李参谋一得球，翁飙围左，阿宇堵右，刘家炜中间封住高点，立刻把李参谋死死堵在后场底线上。他左传不得，右传不得，想背对刘家炜高高地将球扔进中场，又被刘家炜拼命顶住后背部，连弯腰的机会都没有，真是猛虎难抵群狼。正当他无可奈何的时候，阿宇来了个饿虎掏心，把李参谋抱在怀里的球生生地抢过来，一转身在篮底投中2分，惹着场下观众哄堂大笑起来。李参谋丈二的和尚还没摸着头就双手叉着腰说：“这三个新兵蛋子像商量过似的，拿我开涮？出我的洋相！在教导队练球时怎么没见到他们用这招啊”？当李参谋不得不招手让前面的四个进攻队员回来一个时，我们的阵容压力马上减轻，比赛回归到正常的速度上，无论那方出现失误，对方都会利用速度来个快攻；三打二、二打一，只是对手的成功率比我们高，人气也比我们高，尤其师部卫生队的几个护士在场边一出现，为李参谋那么一喊，场上的那些成熟男人有谁能把持的住呢？

上半场终于结束了，我们总算得了10分，对手的高比分已经对我起不到刺激作用了。我看到场上的首长飞行员已经穿上衣服准备离场，而好几个新面孔

在李参谋的指指点点下跃跃欲试，准备登场。我暗地里想：又上四个飞行员吗？真要命！教导员怎么还不换人？让我们的板凳队员也来尝试一会与飞行员打快球的乐趣嘛！阿宇还在不服气地与王祖国争执着，大叫这10分如果我们发挥的正常，他一个人都会不止拿10分，要不是给首长们面子，他光盖帽都不止这个数！的确，以我对阿宇的了解，这半场球他打的真是挺憋屈，不敢轻易出手，往往在腾空跃起后不伸手去盖帽，只是大吼一声了事，对阿宇来说没有发挥的机会他是不会闭上那张臭嘴的！我在琢磨：在进攻上速度及熟练的配合是对手的长处，我们只有高中锋和阿宇的弹跳有点优势，在对手体力极好的情况下，快攻及防守时齐上齐下，就像一面旗帜一样，打到哪里哪里红！而我们的这两个点的优势形单影孤，嚼之无味，弃之可惜！我看着宗队长嘴里含着哨，已经向球场中间走来。突然我想起读中学时去看广州军区后勤203部队球队练球时的有趣一幕：那是杨伯庸教练教球员如何利用规则在防守区内打对手的“三秒”违例球。杨教练指着三秒区内的进攻中锋和防守中锋说：防守的让进攻的一步，让他进入三秒区，但记住只让人不让球！然后防守后卫瞅准机会转身合围进攻的中锋，就像一把老虎钳一样，先张开钳口，然后死死地包住进攻方的中锋，就三秒，让他还没反映过来哨子就响了！杨教练一教完，队员高抗、大吴他们摆开阵容就练，我们就站在一边看，看起来就像玩游戏似的。不过真的很灵，一会杨教练的裁判“三秒”哨子就响了，于是场上场下一片笑声，后来就连打穿插的队员也不敢轻易地闯进三秒区和溜底线了。

这场球我为何不利用规则也打对手几个“三秒球”呢？况且宗队长是教导队的人，我们应该是“六打五”才对呀？我急忙拉着王祖国与他低语几句，又拉住了刘家炜，与他比划了站位，然后在他耳边叨咕两句就去排队准备入场了。教导员仍然叫我们五个人上场，并压低声说：现在换上的四个人是七零团的团长、七一团的团长、七二团的团长和独立大队的队长，我们的联防战术不变！

我早就听张教员说过，在航空兵里，司令、军长、师长、参谋长、团长都是飞行员！这下完了，刚过一批飞机现在又来一群，我们五人面无血色地又冲上场了。其实我心里并不怕飞行员，我总认为你打你擅长的，我打我熟练的，我明白球场上唯快不破的道理，所以你打得非常快我就只能用打得非常慢来拖着你。你。本来制约快的办法应该是“更快”！

可我们做不到，谁都知道球场上的胜负关系是由速度来决定的，可这场球的胜负早就在场下决定了！因此我们没必要满怀信心地去打，好像不打出个什么样子来就辜负了教导队似的，所以一上场就背上首长、飞行员打不得的包袱，如同背了一袋米打球，越打身体越沉重，越打心情越糟糕！于是，下半场我是铁下心来“玩”一场自己熟练的比赛。

我运着球，开始主动地和王祖国交叉换位地在后卫线上跑动传球，一改上半场怕接球、怕运球、怕运球过人的胆怯做法，大叫阿宇跑位，马上巧妙地高抛传球给他。阿宇一看我这么自信地传球给他，立刻就明白了我要变打法，也许是防守阿宇的对手知道了阿宇的特点，并没有去拼抢阿宇的球，而阿宇见无人上拦他，立刻原地跳投，可惜不中，篮板竟被迅速插上无人看管的王祖国抢到，只见他猛地低头往篮下扎，球却在人群中准准地传到在中场的我的手中，这个套路我太熟了，我几乎都能闭着眼睛把这球投进篮框中。我一接到球，原地一猫腰运上一口气，借势来了个三八式，双手将球推出怀中。球很听话地进框了，并且带着我们将要变换打法的信号，告诉了队友，也告诉了对手！

老实说飞行员也有缺点：他们身材普遍不高，弹跳也没有比阿宇强的。我们只要坚持往中路打，多传球给一米八六的刘家炜，让他强行高举高投，让阿宇在另一头负责抢篮板，应该是个很好的得分手段。同时利用5次犯规的规则，多把球传给刘家炜，让他强攻篮下，使对手无奈地犯规，我们获得罚球两次的机会，这样一来对手只要犯规次数累计到4次，那就要么换人，要么只能举手装个样子，而我们则达到打开中路，实现刘家炜、阿宇“双鬼拍门”的致命绝杀的目的！

我乘着开底线球的那一会时间向王祖国说了一句话：死打刘家炜那个高点！刘家炜似乎也明白了拼命传球给他的用意，只见他甩开膀子，拉开马步，侧身单手地勾手投篮，要么接到球就左突右晃，拼命往篮下拱，准备投篮时身体就往下蹲，给对手一个打手犯规的机会。这一招真灵，对手屡屡中招，只可惜刘家炜的罚球不太准，没能靠这招挽救比分。

对手的快攻还是那样认真地打我们，快得还是迅雷不及掩耳。在我们的联防防守中也由于大胆地运用了规则，在三秒区内对手让我们抓了两次三秒违例

球。本来中锋就没有很大优势的对手干脆放弃中路进攻这一点，使我们自己的篮板球没了压力，但是对手的中场投篮命中率实在太高了，对手的遍地开花仍然使我们无法拉近比分。

我觉得：这场比赛的比分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我们得到了发挥。阿宇尽管自始至终没盖上一个帽，但他与刘家炜的双中锋战术演绎让人耳目一新，甚至让对手望而生畏。阿宇的原地跳补篮，二次抢篮板都令观众拍手叫绝。刘家炜中规中矩的大中锋风格也实实在在地看出他并不好惹。翁飙中距离的投篮和飘忽的站位，令对手防不胜防；王祖国小个子后卫的突然前插上，着实钳制住对手的前锋，不敢冒然前冲。而我这个总爱叫大伙慢慢来的后卫，让对手忽略了，使我有机会纵观全局，那怕是终场哨声响起，我也慢慢悠悠地走下球场，享受着慢慢打给我们队带来的机会和实惠，这多好啊！

四十四. 飞行员之梦

我们在师部的惨败消息第二天就在教导队传开了。说什么的都有，尤其是说飞行员的更是邪乎，说飞行员如同插上了两只翅膀，在篮球场上空自由飞翔，说我们拉衣服扯裤子也拦不住飞行员的进攻速度。连一直崇拜我的李瑞华也凑过来安慰我说：区队长，输给飞行员不丢脸！我想：这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什么叫输给飞行员？还不丢脸？这什么是什么呀！都什么话嘛！就张卫、黎晓东、黄东明说的话像个样：飞行员速度快？哪天我们去师部跟他们比比100米！我这就真不信这个邪了！

张教员散步时与我聊起昨晚的球说：每年新兵都与师部首长进行一场比赛，明说是友谊赛，暗地里是各团来挑选体育尖子，因为部队最大的体育活动是篮球比赛，所以各团首长都想要些好苗子。在挑选体育苗子中师部总是让七一团先挑，理由是他们离师部最远，其二是七零团挑，其三是我们七二团挑。我问“为什么七二团是第三挑呢？那好的不都让七一团、七零团挑去了吗”？张教员不解地反问我：“谁说好的都让别人挑去了？你们这个队谁最好？你跟我说说”。我被张教员问住了！张教员说：“球队里没有谁是最好的，只有球队里最缺的！”

你什么时候听教练说过我们这支球队就缺一位好球员的”？我一想确实是这回事啊！我忙问张教员：“那七二团需要什么样的人？我行吗”？张教员笑了笑说：“你不行！以我们团长的篮球风格来看，你的慢慢来明显地格格不入，在连队的篮球场上，打篮球是很拼命的，没有太多的讲究，拼命地抢、拼命地拦、拼命地跑司空见惯。七二团已经连续三年获得师里篮球赛的冠军，在七二团的篮球队里，我们团部的王虎打中锋，梁江龙中队长打后卫，梁江龙是七二团篮球队里唯一是机务大队的人，其他位置都是年青的飞行员，根本没有你的位置”！让张教员那么一说，我心中暗喜；我才不喜欢去七二团呢。张教员问我说：“这次比赛你有什么体会”？我说：“飞行员给我的印象太深了，从入伍自今我们好像只顾自己，出操、学习、生活，却忘记了我们航空兵中最重要的位置就是飞行员！我们将来的工作学习生活与他们密切相关。在赛前李参谋跟我们提醒过比赛时别太猛，现在看那提醒都是多余的，就凭我们的身体条件和速度，想打人家都打不着”！张教员笑了，他说：“在航空兵里，包括海上航空兵，飞行员都是天之骄子！他们飞行训练的强度和难度都是人类运动的极限，有时一个训练课目下来，年青的飞行员脸上都会出现斑纹，其身体的消耗可想而知。一个人要是没有钢铁般的意志和充沛的体力是当不了飞行员的。一架飞机上天容易，可要在蓝天上战胜敌人就不那么容易。蓝天虽大，可战场上的机会稍纵即逝，果敢判断，勇气加速度是每一个飞行员必备的心理素质。在球场上为什么飞行员传接球都非常果断，为什么进攻防守都齐上齐下？你以为李参谋是组织后卫呀？其实在我们师里打篮球是没有什么固定的组织后卫的！将来你下连队之后多看看飞行员是怎么打球的，后卫只是个开球的！所有站位都只是相对的。昨晚你们一帮新兵蛋子，亦可谓初生牛犊不畏虎，敢与飞行员一较高下，尤其你们利用规则还打出一些套路球来，真是可圈可点，师领导对你们一定会刮目相看的”！我笑了。我问道：“究竟哪位是七二团的团长”？张教员说：“就是那个在场上敢玩高难度的危险动作，在底线频频使出鱼跃救球的，进攻时满场跑是没有固定位置的，总爱运球、说过你就过你的那位9号呀”！

我一拍脑袋说：“难怪啰，他十投九进，运球如泥鳅，底线救球凭鱼跃，半空截球不回头！就是他，满场跑，抓不住，拉不倒，阿宇想盖盖不到！我扬手，

他猫腰，站位不到他溜掉；我上抢，他虚晃，一不留神他起跳，两分命中观众笑！嗨，真是急死人真是气死人”！我的顺口溜把张教员逗乐了。突然我又问张教员：“飞行员的体力与速度是不是与他们的伙食标准有关？他们一天可是3块3耶！我们则是6毛8分钱的底呀”？张教员大笑地说：“就算有点关系吧！但3块3与意志绝对无关！与对篮球的理解绝对无关”。当张教员揭开飞行员神秘的面纱后，我才猛然感觉到李瑞华说对了！

晚上我辗转难眠，回想起一九七五年六月中旬我的那场飞行员之梦。

那会儿刚进入高中毕业考试阶段，学校突然宣布空军来我校公开招考一批飞行员，录取条件以体检过关为准，绝无后门可走！于是学校高二年级的全体男生，除了表现极其恶劣的个别学生被学校拒绝报名之外，有四百多学生报名参加体检。顿时学校热闹起来，老师也开始坐立不安，为每天分批去参加体检的同学加油打气。然而体检速度之快，检查结果之无情，令人瞠目结舌。赵老师送我们六班22名精壮男生上午去体检，下午就有15名男生被刷下来，只有7名男生被通知明天早上再来。我在这7人之中，我认为自己是校篮球队的，体力比别人好！

第二天我们六班又有5人被刷下来，我还在2人之中。

第三天我们六班就只剩我1人还在继续往前走！

第四天我们七十五中学就剩10人了！我仍在其中。

第五天我们10人被转到黄沙的广州第一中学参加更加严苛的体检项目，又有8人被刷下来，而我仍在最后的2人之中。

第六天我和仅存的甲级二班省歌舞团子弟黄一鸣被通知晚上去广州越秀南路89号广州市工会招待所报到，留宿一夜，第二天一早进行抽血检验。那天晚上我与黄一鸣彻夜难眠。一会他问我现在空军飞行员的政审会不会很严格？他说他妈妈的一个表兄弟的爱人家的外婆在香港，他说我们广州人家里多多少少都有点南风窗，他上高一的时候收过一双从香港那边寄回来的尼龙袜子，至今都舍不得穿，不知会不会被政审时查出来，要是被审查出来那就遭了！我说：飞行员的政审肯定会很严格，一般都要查三代！否则你将来开着飞机跑到台湾去怎么办？而这晚我担心的却是这栋木结构的小三楼，那窄小的木楼梯，踩上

去吱吱地响，稍为大步地一走则整层小楼就晃动起来，就是躺在床上翻身楼层也会动，房间是用封不到顶的木板隔着的，讲话声一大全楼层的人都能听到，连放个屁大家亦都能分享。我整晚都在担心这木楼会不会因几十个学生入住引起超重而垮掉！为了减轻心里压力，我不得不与黄一鸣聊天，一直聊到眼皮发涩，大脑机械地应答的时候，才睡着一会。又迷迷糊糊地被人推醒，直至一根针头扎进我的手腕为止才彻底醒来。抽完血再躺一会，这时天还是黑的。谁都没有想回家的念头，有的继续躺着，有的坐着，等着天亮，等着下次体检的通知。

天终于亮了，站在露台上的同学们骚动起来，惊扰着我和黄一鸣这两个郊区来的懒鬼。在一阵香甜的面包味道的诱惑下，我俩终于爬起床，我们被发一人两个酥皮面包，热乎乎的，我饿狠狠地咬了一大口。啊！真香！

在我们边吃边议论的时候，那位空军领导向我们喊道：都回校等通知吧。

为了支持我参加飞行员体检，妈妈爽快地把我两个月的零花钱一次都给了我。我准备和黄一鸣一齐走去文德路的11号车总站，坐一回头班车，可他非要说走回沙河顶，我说我请你坐嘛，他也不坐！无奈我只好一人去坐车。

市区的早晨，从越秀南走到文德路口的“致美斋”酱铺门前，人流量从叁叁两两到熙熙攘攘。11号车的头班车早就开走了，我赶上的那趟车人很多，那阵势要不拿出点英雄气来恐怕都挤不上去。这时我徬徨起来，回想起这次飞行员体检从开始到现在，马不停蹄地检查了6天。那天在黄沙的市第一中学做的瞳孔放大真是难受，看什么都是重影，还要坐6号车回沙河。而坐车的路上还不敢多睁开眼睛，怕头晕，我知道车厢里的人都在看我，看我这学生傻乎乎、怪怪的，满脸流着泪却不哭出声。其实我心里很自信，要当飞行员这点痛苦算什么！这不，今天我又来过抽血关了吗？据体检的医生说抽血验血关一过，那八九就不离十了，就等政审关吧，这次来广州招飞行员能过体检关的就是今晚来抽血的32位同学…我听了医生这么一说真是又惊又喜，惊的是我的身体竟然在万名中学生之中居32位之列！喜的是我的家庭出身哪怕查五代都没有问题，什么地主、富农、资本家、港澳关系、海外关系都没有！这不就说明我天生就是个当飞行员的命吗？我不能挤这趟车！万一身体挤出意外来那就全完了。于

是我站在总站里看别人挤车：一辆匈牙利出产的依卡露斯 11 号车刚进站，一群赶着上班的人蜂拥而至，有一个年青人在人群中一跃而起，双手紧抓着车门，任凭车辆在总站里急转调头时的离心力风险有多大，那年青人硬是死死地攀扶着车门不松手，看得我惊出一身冷汗！车不断地载满了人出站，又有近乎是空车的进站，来来往往。当人流由多转少之后，我才上了一辆仍有座位的车。倚着窗口，看着车驶出总站。

3 天之后“通知”终于来了。我因肝功能中有一个指数不达标而被淘汰！一场飞行员的梦戛然而止。妈妈安慰我说：意外地检查出肝功能有毛也是件好事，趁着你马上放假了，赶紧去治治病！

第二天一早妈妈就带着我去省军区的三门诊部去找内科的董主任。董主任一听妈妈这么说就悄悄告诉她：这是政审不过关，不是孩子真有病！妈妈一听如五雷轰顶，拉着我的手就走出了三门诊部。在回家的路上，不知是我扶着妈妈，还是妈妈硬拉着我的手，一刻也不放松，她低着头边走边抽泣。到家后妈妈没有与我说半句话，关上她的房门嚎淘大哭起来。直至晚饭后妈妈才对我和小妹讲：“你们在河南南阳油田工作的大舅，因文革早期时写了一付春联被人指出是含沙射影地反党反社会主义，已被打成现行反革命罪多年，现在仍在改造之中。这次先儿的飞行员体检不过关可能是因为大舅的事。先儿你不要怨，大舅的事是件冤案，大舅这些年都去北京上访要求平反。这次我们家遇上迈不过的坎，需要全家人一齐同心协力、共度难关！先儿亦并非非当飞行员不可，天下这么大，干什么不行呀”？我问妈妈：“会影响我上山下乡吗”？妈妈说：“会！你要有准备去最艰苦的地方接受锻炼”。

四十五·我说什么了，非要拔我的牙！

北方的盛夏，太阳与南方没两样，同样是火辣辣的。唯一有区别的是站在树荫下马上就凉快了，而且干爽极了，不像南方的气候湿度大，在哪里站着都是汗流浹背。

我们在课室里上课，知了的叫声从路边的柳树上传来，很悦耳，好像传递着夏天的魅力，总想牵引着我们这些南方兵，把思绪往回拉。而张教员谆谆的

教诲与重复，却总不断地提醒着我们：考试已迫在眉睫，紧张的现实抵制住浪漫和遐想，人人都争取好成绩的愿望和决心，没有给知了一丝机会！我们军械班课室外的知了千呼万唤，也顶不住张教员划出考试重点后发出的敲击黑板的那几声。这是重点！那也是重点！一切都是重点！忙活的我们只顾的埋头笔记，课室里齐刷刷的翻书声响，让人觉得多出一口气都难。没有人在意已拥抱我们几个月的夏天，夏天给我们的快乐，就是出早操时不再需要迎风斗雪和晚饭后的球场上的“争霸赛”，早上一身汗，晚上一身汗，几乎就是夏天快乐的全部。

八一建军节是当兵人自己的节，加菜对我们很重要。教导队给我们安排了四道菜：蘑菇小鸡炖粉条、糖醋排骨、红烧肉、煎带鱼，小米粥，大米饭则不限量。这对我们来说简直就是开斋节！一天6毛8的伙食把我们吃得嘴里没有肉味、肚子里挂不住油。昨天是炒咸水疙瘩片，今天是炒咸水疙瘩丝，今天是饺子蒸发糕，明天是饺子煮饭，还有非常难咽的高粮米饭，我们都吃腻吃怕了！我分匀了七班的加菜之后便迫不及待地吃起来。北方的口味比南方的重，那蘑菇小鸡炖粉条里不知放了多少花椒、八角，一旦不留神咬到一颗花椒的话，那浓烈刺鼻的味道真受不了。不过那宽边的土豆粉条真好吃，滑溜溜的；红烧肉是大块头的，烧的很烂乎，我一气吞下四块；煎带鱼是稀罕物，我们第一次在教导队吃，煎得酥脆酥脆的，可能是鱼太小了我连骨头都没怎么吐！最后吃的糖醋排骨，看见就牙根发痒，我从小就爱使劲地嚼那排骨，吸食排骨里的汁，那汁与肉上的酸甜味一混，那个味很解馋！我为了享受这个味先喝了几口小米粥，清理了嘴巴里那花椒、八角味，便一大口使劲地咬下去。啊！突然我的下牙一阵酸、麻、胀痛涌向半边口腔，整个身体不由自主地往地下蹲，企图减轻点这莫名其妙的袭击。我立刻用手捂着左腮帮子，张开嘴任由那糖醋排骨和口水花拉拉地往外流。黎晓东跑过来问：“怎么啦？是鱼刺卡喉咙了”？我不敢说话，只是哼哼几声指着牙齿便跑出饭堂。

饭堂外没有了香喷喷的肉味和糖醋排骨的甜香味，一下子腮帮松了许多，不过左眼左脸明显感到都扯在一起，只要牙床一动，就像一根绳子上捆着两个东西一样，我试着上牙咬碰一下下牙，不行！痛得我不得不又蹲下去！我这会彻底明白是下牙床的大牙出了问题，那左半边脸也开始发胀发痛。我像打败仗

的士兵一样，瘫坐在饭堂外的墙根下，等着大伙吃完饭，等着必经此路的肖医生。

肖医生叫我张大嘴，拿那压舌板在我口腔里倒腾了一会，便有意地去触碰我左下牙床的大牙。当再次碰到那颗痛牙的时候，我用力地推开肖医生的手。她说：明天得去师部卫生队看，今年刚来了一个南京医学院的牙科医生，听说不错。我十分痛苦地说：今晚我怎么过？口水不停地流，上牙一碰下牙就痛的要命！能不能来一针止止痛？她说：不行！但可以用中医的办法试试止痛，说完她就跑出去了。

我想：甭管用什么办法，止痛就行！一会肖医生就跑回来了，左手里攥着一把炒热的花椒，右手拿着一个捣药盅把胡椒粒倒了一半进去，开始捣碎那些花椒。这时房子里开始有股花椒的香味，我嗅得挺舒服的，手也开始放开腮帮子。肖医生看我缓过来点就开始和我聊天。她问我：“二军有消息吗”？我摇摇头。她接着说：“我给我们家老头子写信问他认不认识广州军区政治部余主任？老头子回信说：一九四八年冬“北平围城”时，林彪率领第四野战军应命及时入关，把张家口、新保安至北平、天津、塘沽直至唐山一线的傅作义所部分别切割围困起来。由于当时围城的部队很多，战线很长，军队的口粮极其困难，基层作战团除了准备打仗之外，还有很多地方工作也要做。那时我们十一纵的司令员是贺晋年，我们这个团由于接到新任务去接管在蒋介石手里缴获的十几架飞机，从此就离开了四野。

我艰难地说：“二军也说过他爸在‘北平围城’的那段经历。当时国民党三十五军被歼后，傅作义只剩下四个师龟缩在北平城里，在四野围城的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傅作义利用我军不愿破坏城市古迹这一点来进行反复无常的谈判和拉锯式的讨价还价”。肖医生打断了我的话，神秘地告诉我：“就在那时二军当团长的爸爸与在支前的地方干部中结识了正在北平协和读书的一位女学生，就是二军他妈”！我一听这话牙都几乎不痛了，怪不得二军逢人便说“北平围城”这段事，而后面他妈妈这段故事却不说！他爸最后和平进入北平城又抱得美人归，真是一段佳话，原来战争也如此凄美！我问肖医生：“你怎么知道的”？肖医生扒开我的嘴，在痛牙的地方放了用香油掺和好的一小颗胡椒粒，

用手轻轻地将我的下牙床往上推。我明白地顺着她开始试着咬合上下牙，还是痛！不敢再往下咬，于是就半咬半含着那颗胡椒粒，不一会胡椒开始溶化，半边口腔就麻了，上下牙在不知不觉中可以碰到一起了，尽管仍有点痛，但比起刚才那钻心的痛已经好多了，我愁眉苦脸的样子终于能喜笑颜开了。肖医生见到药起到了效果便说：“那是赵主任上次来遵化探亲时亲口对我说的”！我对肖医生说：“‘北平围城’的时候我们印刷厂也奉命在遵化一带印传单，随时准备向北平城内投放，瓦解傅作义部队的人心，这是妈妈告诉我的”。

真没想到遵化这块神奇的土地，30年前就曾经聚集过我们熟悉的人为了那场熟悉的和平战事，在这里擦肩而过。30年后知道这些事的后人，又在这里相识巧遇，哪还有什么痛能压住我内心的阵阵狂喜呢？

这一晚全靠肖医生自制的止痛小胡椒粒，我才能昏昏入睡，也体会了牙痛不是病，痛时要人命这句话的含义。然而师卫生队的牙医并没有什么好办法，开三天的消炎药，十天拔牙的治疗办法总让我愤愤不平，怎么一牙痛就得拔牙？拔牙又不是拔草！我是说了什么谎还是说了什么硬气的话，非要拔我牙不可？

四十六. 原来呼啸的狂风叫“沙尘暴”

九月的北方秋高气爽，教导队终于迎来了紧张的一周考试期，各专业通过考试成绩的比拼正式开始，是骡是马都得下场溜溜。昨天晚饭后散步碰到机械班的翁飙和金东，他俩都兴致勃勃地说早盼着这天了！的确，三个月的新兵训练，六个月的专业学习，如果没遇上“对越自卫反击战”期间的紧张备战，我们早就毕业下各团中队去了。现在我们像关在笼子里的小老虎，都跃跃欲试、迫不及待地希望赶紧考完试，去实现自己心中的梦想。

当宣布考试期后，教导队也开始沉寂和安静起来，球场上已经听不到人群的喝彩声和欢笑声。老百姓乘着秋意渐浓的干燥天气，把玉米粒晒在教导队空荡荡的球场上，远远望去遍地金黄，格外抢眼，让我觉得有辛勤的播种就有黄金般的收获。此刻我们如同手握一把镰刀的农夫，收多收少全是自己努力的结

果：九个月的新兵生活从天寒地冻的出早操到脱掉老百姓身上的哥们义气；从打响对越自卫反击战的第一枪到倍感重任在肩地在“请战书”上签名；从我要上战场的冲动被正确引导到主战场一个月就结束的现实里，我们这批兵的血性和冲动练就了服从，又从服从专业分配到坚决执行的刻苦学习中，每个人都明显地走向成熟，并且已经心怀坦荡地准备接受最后一次严苛的考试和再无悬念的分兵。

玉米丰收了，晒在大地上，一部分被吃掉，一部分则为来年的播种做种子。我们和玉米一样，一部分将被分到这儿，一部分将被拨到那儿……

周一，我们军械专业班的数学考试开始了。

课室里很安静，唯一发出声响的是三张考卷被来回翻阅的哗哗声。不一会开始有人喃喃自语，似乎对答案胸中有数。张教员跟着声音走近他们身边，用手指着答非所问的题一动不动，接着敲几下桌子，驻足一会，赶忙又去检查另一个。我还好，张教员用眼扫视了我的卷面后扭头就离开了。张教员忙着在考试时间里穿梭，把最后的提点给最需要的人。沈辉第一个交卷，就像有人冲刺一样，引发起一阵骚动。我紧记每逢考试时妈妈就啰啰嗦嗦的那几句话：过细点无错，过目三次无错，最后交卷无错！的确是这样，现在当兵了，要上战场了，再错就没命了！

我交卷了，如释重负地走出课室。黎晓东没一会也交卷出来了。我俩露出高兴的笑脸，真恨不得找个足球狠狠地踢上几脚。

周二，上午考时事、政治，下午考空军史。

我们这批兵最大的时事、政治就是“对越自卫反击战”，全部选择题都围绕着这场战事的时间地点及战略意义上。这份考卷对我们每个新兵来说都不难，下午考的空军史对我们来讲更是如数家珍，因为从上火车的那一刻起到考试的那天止，我们无时无刻在老兵班长、区队长的言谈话语中，在教导队的革命光荣传统教育课中已经完全融入了空军之中，空军史如同我们的家史，谁还不清楚呢？所以这一天的考试是轻松的。

周三，全天考武器原理。

这是我们的专业课。从30航炮、照像枪、火箭导弹发射架到座椅弹射器，

平常上课能看到的、摸到的武器模型和在课本上划了无数次的重点内容，今天终于要把它一丝不苟、一字不漏地写在考卷上，毕竟这些武器就是我们在四年的服役期内天天要操作、检查和拆装的。所以，在试卷中理论表述上谁都不会马虎，直至下课铃响交卷时间到，仍有人低着头手拿试卷依依不舍地向讲台前挪。我也一样，离讲台还在几步之遥时仍要再一次审视答卷，最后不得已才交了上去。

周四、周五、周六考瞄准具。

考试办法是每人上台走一遍瞄准具的工作原理图。我被张教员安排在第一个上台，从“打开 24v 直流电源”开始走，走到张教员随时叫停，提出至少 3 个问题并都得到正确的答案为止，才算考完。原来我考试完毕后仍有任务，就是将考完试的人紧紧地看管在宿舍里，不得让他们出门去影响仍在考试中的其它专业的人！于是，我在课室与宿舍之间不停地游走，不断地接送从课室里走出来一头大汗的战友。

随着时间的推移，周四、周五两天的考试有条不紊地进行，课室里的人越来越少，周六上午就剩下几丁人了，宿舍里的人如同放假一样，只是不能走出宿舍半步。我继续执行着任务，脚步越来越轻松，心情更是越来越愉快，因为下周开始就可按计划进行最后的总结评比工作，各区队的整理内务、学习条例、军人风纪都将进入最后的大检查和各区队最后的评比，大家都在内心叫着劲，谁都要争取最后的好评，所以那些考完试的人都自觉地搞内务，把刚放松心情又投入到最后一场必需比拼赢的战斗中。

我很清楚从当兵那天起，一刻都没让自己闲着！在部队紧张的学习和训练中，比、学、赶、帮、超的活动无处不在，唯一能忙里偷闲的是球场上和周日。今天的考试很顺利，这意味着 6 个月的专业学习通过考试圆满结束，很快我们又各自按照自己的考核成绩面临最后的分配。想到这我有点心潮澎湃：我们冬天来当兵，已经战胜了严冬，走过了酷暑，又迎来了金秋，要在丰收的季节里和相伴而行的战友分手，真舍不得！好像当兵的人都是这样，因当兵而相识，为战斗而结情谊，更为一件事彼此记一辈子。打架的事是我当兵经历里的第一败笔，这个成长代价将终身难忘，也正是因为这场打架我内心付出了比别人更

多的努力，现在已经到了该划句号的时候了，再绷紧十来天，无惊无险地在国庆前下中队，又将迎来当兵的一个新起点。

我高兴地在课室与宿舍之间来回游走，用脚踢着地上的碎石头，洩出沉积在心底的那些不可外扬的郁闷。一会儿，脸热了，让一阵秋风带走了；一会儿，心跳加速，又让四周的平静给安抚了。

突然，我的脸上感觉到从北面扑来一小股含着水气的风。我连忙抬头望去，是蒙古方向刮起了一股黄风，离我们还挺远，但黄风里裹挟着混混沌沌的黑色已经把天分成了两边，我们这边亮着，而风到之处尤如一堵黑墙，遮天蔽日。空气里开始有股泥腥味，在南方的暴风雨来临前也是如此，雷鸣电闪总是预先通知。可自从我们下火车到教导队迄今为止，也没遇上过一场雨，眼前这阵势究竟是风还是雨我还摸不准。可我一转头看见球场上晒着的玉米，心格登一下全明白了：这对玉米肯定是一场灾！我无法再想象下去，便朝着宿舍里的人低声惊呼一声：“大家快出来帮老百姓收玉米”！只见沈辉、黎晓东箭一般地跑在前头，军械班考完试的人紧随其后，没有人大声嚷嚷，个个却飞一般地跳进球场这块洼地。原来老百姓把玉米晒在球场之后，我们许多人都围在球场边上走，一边复习一边议论、观察、比试北方农民的劳动工具，所以对晒玉米、收玉米的工具已经了然于胸，现在天赐良机，自然大显身手，几十个小伙子三下五去二地便把刚才还是散落一地的玉米，一下子堆砌成几十个小山包，并火速地用胶布盖好，压上石头。

与此同时，天已骤然变成黑色，狂风卷着黄豆般大的沙石，开始狠狠砸在我们脸上和身上，于是我们又是一阵狂跑，跑回宿舍。这时的狂风已经到了，宿舍的窗户被打的哗哗叭叭响，我用劲地顶着门，屋里亮起了灯，门外昏天黑地，晃如隔世。在我们分头关窗的时候，一股黄风沙窜进了宿舍，携带着臭腥气味开始在密闭的房间里横行，窗外已经看不见任何东西，只有落地的树叶和残枝不停地被卷着泥沙在玻璃上翻滚，小石子也敲打着玻璃，好像玻璃成为我们的最后一道防线，看着从未看见过的这一切，我们都惊呆了！然而更要命的是我们谁也不知道狂风过后还会发生什么？万一发生了什么，我们该怎么办？

狂风没有停的迹象，依旧肆虐着，我看着玻璃窗在承受着更大树干的拍打，

门上的缝隙中涌进更多的黄沙，我感觉到风沙是遇到了教导队背后燕山山脉的阻挡，产生了一个巨大的气旋，就像冬天的北风在教导队的停留会特别长一样。此时，狂风与山在僵持着，我们与狂风在僵持着……

十多分钟后，狂风渐渐地走远，山还在！天也渐渐地亮了，地还在！我打开门一看；终于阳光比万一先到！

我喘了一口气后便跑回教室看看张教员他们怎么样，只听见张教员与李瑞华神情轻松地说道：“沙尘暴每年国庆前都来一次，往年没这么利害，只需捂住鼻子闭上眼，十来分钟就能挺过去。今年真是见鬼了，来得这么早、这么凶！我当兵以来也是头一回遇上这么大的沙尘暴，也好啊，那我们就可以早一点去内蒙打靶啰，咱们干军械的都盼望这一天”！李瑞华听着笑着也不停地吐着口里的沙子，一手推开窗户一手拉着自己的衣领，不时地低下头倾倒着刚才灌进来的细沙。我终于知道：原来呼啸而过的狂风叫“沙尘暴”。课室里就只剩李瑞华和欧阳亮在考试，突如其来的沙尘暴中断了他们的最后考试。欧阳亮是个腼腆的品学兼优的人，像数学这样纯理论的学习和考试他总是名列前茅，今天的考试他不会有问题，有问题也应该在李瑞华身上。当我看到李瑞华面露笑容，轻松拍打身上的黄沙时我就知道他过关了。的确不一会，李瑞华偷偷地给我一个笑脸，便匆匆忙忙地拽着我的手，往宿舍方向走，把时间留给了欧阳亮。我转身离开的瞬间听到欧阳亮用重重的湖南口音开始说：当打开 24v 直流电源开关时……。

一切又好像都刚刚开始，天是湛蓝色的，空气是清新的，太阳还是那样高高悬耀着。我相信欧阳亮的最后考试能在十二点前顺利结束的话，对我们军械学员是很重要的！

四十七. 双考

中午饭谁都吃得特别香，尤其我们军械学员，对刚才发生的“抢粮”那一幕都在相互惊叹，只有李瑞华、欧阳亮两人不吭声。我这时才晓得是由于沙尘暴来得出乎意料的快，张教员有点凭经验，对骤然临之的变化措不及防，在天刚黑又未全黑、风声大作的时候，对在宿舍里的大队人马急赴球场上的“抢粮”

行动浑然不知，当听到黎晓东压低嗓门绘声绘色地复述和沈辉添油加醋地夸大时，他俩犹如盘中加了几粒五香豆，越听越有味，越有味越嚼，以至于欧阳亮有点怨我说：怎么不叫上我们？好在宗队长此时走过来，看着我们高兴的样子，站了一会，在确认没人再向他提出伙食问题后，转身对我说：“吃完饭后到我那来一趟”！这句话岔开了欧阳亮的提问却迎来了一桌人的担心眼光，我也觉得像挨了一闷棍，不用猜宗队长是为军械学员“抢粮”的事而来，但不用板着脸来呀？扔下一句不冷不热话就走了，这叫我们怎么想？

去宗队长那可不是是什么好事，第一回是因为打架，这一回是因为“抢粮”吗？“抢粮”有错吗？我站在门口正了正装，铆足了一口气高叫到：“报告”！那知宗队长“请进”的声音比我大，还是镇住了我。我内心莫名地发着虚，迈步进了屋，用立正的站姿挺着心里不断发出的问号，连同刚想好的解释词和不与领导发生直接顶撞、自我安慰及只笑不说的办法，甚至准备最后领导要怎么着咱就怎么着的办法都想好了，来应对同样是突如其来的拷问。

没想到宗队长正在刮胡子，对我这么快的到来稍感意外。但他没打算赶紧刮完胡子与我说话，仍旧对着镜子里的络腮胡子，在精准地下刀，左顾右看，上对下齐地继续刮着。好一会才对我说：“你先坐下”！我环顾了房间，好像没什么可紧张的，便将心里准备严肃对待的警觉放松下来。在没摸清谈话意图之前，坐是不敢坐的，因为一旦挨批又要乖乖地站起来。他终于刮完了胡子开始问话了：“是你喊的那一嗓子”？我马上立正后回答：“是我喊的”！“你就没考虑到这一嗓子会影响还在考试中的其他人”？我肯定地回答：“没有这么考虑”！“你们军械学员当时还有几个人正在考试”？我回答：“只剩两人正在考试，一个是李瑞华，一个是欧阳亮”！“那他俩受影响了吗”？我回答：“考试受影响可以补考，可老百姓的种子要是遭了灾则无法重来”！他不再问我了，开始在房间里来回踱步，与我第一次来这被拷问打架时一模一样。那次他被激怒了，涨红着脸，有点气急败坏要打人的样子。这次看上去则明显不同。我以为他第一句问话很直接，好像是随便问问。从问第二句话开始才进入正题，第三句话在要我确认，第四句话是问我要以上问话的结果，而我的回答却让他出乎意料，一下把他噎住了。他半笑着的那张脸在不相信的表情下左右摇摆，好像在确认是我讲对了还是他听错了。他停止了脚步，把脸朝着我，瞪大了一

双眼睛，举起右手用点评的口气铿锵有力地说：“在黑暗来临的那一刻，你们军械学员冲上去了，机械的、无线电的、特设的考完试的学员也都冲上去了，只是当时昏天黑地、各自不察觉，甚至连我也没察觉到发生了这件事！刚才山各里庄村的老乡打电话来问球场上晒的玉米种子还在不在？我才去球场上查看，当我看到了这一切后立即明白；这是一定是我们的兵干的！再一追查后知道是军械学员带头冲上去的，所以才抓你来问呢”！

原来如此！机械的、无线电的、特设的都冲出来了，我们那几分钟的“抢粮”大气都不敢喘，沙石打在脸上隐隐作痛，连喘一口气都要拉扯着衣服在胳膊窝里喘，一米之内就只见人影，拉扒子的只要感觉到有人压扒子就拼命地拉，拉到身后成垛就换一行再拉，所以根本分不清谁是谁！

他接着说：“你们怎么这么聪明在盖好垛子后压了那么些大石头”？我回答说：“不知道是谁压的，教导队遍地都是石头，我们又有力气可能就多压了点”。他严肃地打断我的话说：“不压这么些大石头这活就白干了”！的确，我感到这次沙尘暴是从地面往上刮的，最后跑离球场的那一刻，人是轻飘飘的。

他自言自语地说：“你们这次是经历了一次“双考”，你们考及格了”！我愣了一会，想正确理解“双考”的含义。老实说，军械专业的考试，我们的复习准备已经做到了胸有成竹，没有谁做补考的准备，这就是“单考”吧？而沙尘暴的突然袭击是我们从来没见过和万万没料到的，我们的“抢粮”行动是在没有上级领导的命令下主动、自发的，我敢肯定当时没有人会有什么其他想法。事实也证明大家团结一致，几分钟的战斗就使老百姓的玉米免遭损失！这难道就是另一次“单考”吗？我们真的都考及格了吗？我的内心一下子高兴起来，真想开怀地大笑几声！他笑着叫我回去休息，在门口对我说：教导员今天上午去师里开会了，又没遇上这趟“好事”，然后好像很遗憾地向我挥挥手，但我感觉的是他有意地告诉我什么。

依我看，在宗队长心里教导员不是什么坏人，只是因一时因一事的不凑巧，心里积了一点怨气，所以看问题的角度和处理事情的手法跑偏了。像打架事件恰巧他不在，他就以为是他不在才会发生打架的。人都有估高自己能力的假想，而实际上能力是在突发事件发生时才知道自己究竟有还是没有，是大还是没那

么大，甚至压根就没这种想象出来的能力！打架那天让宗队长遇上了，他算是明白个人能力是怎么回事了！

下午教导员回来他又会从头开始调查这件事，又会碰上李先。上次打架事件中的小胡子他就怀疑是李先，终因没有抓住真凭实据而不得不放手。又由于师里没有严力追究和师长“好兵难带”四字的缓和，教导员总感觉自己在处理打架事件上没作为太不应该了。教导员这人真有意思，这两件事本因都由他抓管，可偏偏这两件事都绕开他，也蛮叫人窝火的。不过有件事倒是找上门来，就是如何看待在突发事件中李先那一嗓子对仍在考试中的人产生了什么影响？突发事件是不是导致了一场意外的“双考”？这批兵“双考”的成绩怎么样？教导队给出的结论是什么？如何向师里汇报？这何尝不是对我们教导队干部的一场考试呢？教导员啊教导员，这回看你的了。

四十八·把最好的学员送到七二团

教导员在师里开会时还对这场早到的沙尘暴会不会对今天的考试造成影响而担心过。可一进宗队长的房间就被一屋子山各里庄村的老乡给惊呆了，屋里宗队长洪钟般的嗓音混在老乡们的笑声中，显得格外爽朗，一听就知道在谈论什么高兴的事。浓烈的旱烟味在小屋里徘徊，教导员一拉门如同受堵的烟筒被打通，那股迫不及待、夺门而出的烟浪差点没把他扑倒！

他笑着迎上去与老乡逐个握手，心里那份担心开始渐渐放下，凭着直觉和经验判断：今天上午还是出事了，但肯定是好事！

在送走老乡之后，他已经大概明白上午所发生的事了，只差问宗队长一句话，喊出那一嗓子的人是谁？刚才宗队长在老乡面前的谦虚是军民鱼水情的大实话，对老乡提出的送锦旗的表示，宗队长还是把握着大局说：“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事！如果我们的新兵在沙尘暴来临之时躲在屋里继续考试，任凭老百姓的玉米种子受损失，那我们教导队就该被老百姓打屁股啰”！

宗队长大声的疑问式加肯定式的语气，已经给这件突发事件定了调，同时也在暗示老乡们，在教导队调查此事及在向师里汇报的期间，暂不宜大张其鼓

地宣扬，毕竟教导队是教育新兵的地方，戒骄戒躁亦是必须上的一课，何况是做了一件应该做的事。他看到宗队长对老乡说“区区小事何足挂齿”后那种谦和姿态和气度，他明白了宗队长的意图：这是给我交代任务啊！

太好了，在经历一年带新兵的工作中，与宗队长的工作方式磨合后，已经渐渐能彼此了解和融合，宗队长没有因为他是新来的而欺生或摆老资格，相反处处把工作机会给他，倾听他的意见，采纳他的建议。现在这批兵就要结束在教导队九个月的训练和学习生活，将会带着一部新兵履历下到各团的机务大队，开始四年服役期的工作、学习、生活。在新兵们再次打好背包的前夜，谁都希望是高高高兴兴地来，欢欢喜喜地走，而教导队更要做到从原来少不更事的小青年进来，到现在已成为昂首挺胸走出教导队的及格军人，对这些期望和要求，教导队能如实如期给这批兵吗？

回首那场打架事件后的暗中追查，他开始反思并觉得好笑，他笑自己看问题不够长远，爱把自己的观点当成教导队的意见。他现在理解师长“好兵难带”的深层涵意了：打架的兵是“难带”，但不打架的兵就一定是“好带”吗？在查出打架兵的身上背个处分，让他永远记住今后别打架就是最好的教育方式吗？一个新兵其实没有好坏之分，他们都是从地方上千挑万选出来的好青年，都抱着保卫祖国的一颗雄心壮志来到部队，从一直在暖冬里生长的南方被火车拉到寒冷无情的北方，在气候极度的不适应和与家人好友日夜思念中产生出来的暂时困惑，致使新兵们的情绪变化很大。那些老乡观念、抱团取暖随之而来，广东兵一伙伙、湖南兵一堆堆、福建兵一群群彼彼皆是，地方间的相互鄙视一旦有风吹草动则能引起盲从的同室操戈，打架事件就是这样冒出来的。说到底，这是教导队没做好工作而造成的。教导队是个铁营盘，年年都接新兵，应该对新兵的生活规律、饮食习惯、情绪波动有窥一斑知全貌的洞察能力，而新兵则像流水，只有来教导队的一次机会，所以师长的“好兵难带”应该是批评教导队和提醒教导队干部，带兵工作应该耐心细致，带出一个好兵必须放长眼光，要是为一时一事妄下结论，无疑是鼠目寸光，并且误人子弟！

这次对突发事件的反应，只有好兵才会在灾难来临的前一刻不加思索地首先想到老百姓，把老百姓的利益看得比自己考试更要重！李先那一嗓子固然很

重要，但一大批像事先准备好了的新兵夺门而出、奋不顾身地抢盖老百姓的玉米种子的行动更为重要！在那一刻这批南方兵并不知道这场灾难是地震还是沙尘暴，灾难的后果是什么也不知道，可他们硬是冲了上去。那种姓军为兵、心系人民的精神得到了充分的体现。难怪宗队长说这批新兵们是经历了“一天双考”，他们的确是一天双考，而且考及格了。

他决定对这次突发事件进行全面调查，并向师里做出书面报告，他要为军械学员请功。他想起早上与军务科谢科长在师里一齐开会时遇到七二团一中队长梁江荣时，梁江龙对他俩说：今年七二团要走一批骨干，请军务科首长、教导队首长酌情考虑一下我们的实际困难好吗？于是他马上就打电话给谢科长，请示能不能把上午已经讨论好的分配名单调换一下，把军械最好的学员送到七二团去？

四十九·当兵就是走南闯北，四海为家的

这一天，风和日丽，万里无云。

早饭后各区队就开始大串门，由于是下午分兵谁也不知去向，所以谁都在给老乡赠送纪念品，并要求在笔记本上签名。

我要去找翁飙，要他签个名。其实我们早就听老兵说过，只有分配到七一团的战友将来较难见面，七零团、七二团、独立大队均在遵化机场上工作，碰个面并不难。尽管这样说，九个月朝夕相处还是叫人觉得难分难舍，仍像有一肚子话没说完，仍像有一壶茶没喝够。李瑞华死死地将一包铁观音塞给我，任凭我如何分说，他就是不让我还给他，他甚至双手抓住我的胳膊一低头，做出拒绝的姿势来，全班的战友都看着我俩在推让，我眼一热就收了。回想起与七班战友一齐走过的路真挺有缘的，像我与福建兵打架，李瑞华早就知道小胡子是我，仍在一开始就拦住了教导员的明查暗访，还去警告其他的福建兵不要当小人、搞小动作、不要去出卖人！他自己则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与我喝茶聊天，倾听我讲知青趣事和炒茶手法、品茶的乐趣，仔细想来和他萍水相逢却又那么情投意合的。

与他喝茶是件很解乏的事，他的孩童脾气加上瞪直的双眼无时不在告诉我，他相信我及我讲的一切，为了相信他肯付出一切。我也早就明白他是个可交心的人，所以班里出早操时我特意安排他留下来搞内务，发挥他懒之外的强项。他巧妙地躲过了北方早上刺骨的寒风，却把南方人的细致留在了班里的内务上，那一行如刀切豆腐般的被子让他摆得整齐划一，屡屡受到区队内务检查小组的好评，他确实是七班的宝！

贺小刚、黎晓东、张卫、司耀敏也意识到分别的一天终于来到，一块打闹的日子就剩半天了，心里难免灰冷起来。贺小刚说：“去七一团也没什么，不就是在真正的长城以北、穿皮衣、皮裤、带皮帽嘛，关键是有个老乡一齐去才行，否则太孤单了”。黎晓东说：“四个单位分咱们这些兵，总会有老乡的，但被分到一个团里又分到一个中队中的一个机组里恐怕就难喽！一个团四个中队，咱们这一拨人一撒下去，一个中队也摊不上几个人”。张卫说：“分下去后在一个机组里能有一个老乡就不错了”！司耀敏说：“机率都不大，得碰”！我一看，这几位全是吕田知青，便嘲笑地说：“不想分开就回知青点呀？当兵就是走南闯北、四海为家的，小声点！瞧你们那点出息”。

也别说他们，这番话和李瑞华的那包茶叶把我内心搞得很不好受，呆会午饭后背包一打，再次坐在球场上听分兵令，谁知道那会是个什么心情！一句道别话、一把搂抱都让我心里有说不出的滋味，尽管我们都盼望这天快点来，可今天来了我们又依依不舍。

我坐在球场上用眼寻找着每一个老乡，向他们点头微笑。当我看到翁飙时，浑身一热，在教导队最后的评功受奖中我与他是唯一获得嘉奖的新兵，表面上看我追近了与他的距离，而内心里我很明白；按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我还差着十万八千里。这个让我肃然起敬的人仍旧是广东兵里的标杆、我们这批兵的骄傲！

无情的分兵开始了，宗队长的大嗓门并没有像往常那样洪亮，因为此时战友们早已安静下来，风和云都停在半空，连鸟儿都驻足在教导队球场边上的槐树枝上，静静地等候宗队长抑扬顿挫的叫声：

七一团滴：贺小刚、刘家炜、赵穗生、罗伟雄、李伟强、黄东明、司耀敏、潘广生…李瑞华、邱瑞凯…倪秀宏…

七零团的：潘国山、于金弟、孙和胜、王庆勇、陈阳宇、巢南星、钟福云、王跃群、张卫、王赤兵、张毅南、孙湘桥、阮耀佳、艾松、陈伟时、黎晓东、王海平、尤旭光、柯永青、冯兆麟、张爱民、陈念成、翁飙…，陈骆俊、杨涛…

七二团的：金东、巢德春、陈桂荣、温穆荣、刘岐多、李先、孙桂林、胡石桥、温世松…任少华、李湘军、潭晓陆、龙建清、邓二毛、黄爱国、欧阳亮、朱志和、何宁、张全旅…李忠原、梁天厚、林安筑、吴建泽、方炎水、张贵川、张民扬、巫幸福、周良志…

独立大队的：沈辉…白伟兵、和风…

此时，宗队长比广播还响的声音停了，天色在紧张的分兵令声下渐渐地暗了下来。由于分兵令是点到即走，七一团的兵因路途遥远而最早离开了教导队。随后七零团分走了三分之二的兵。球场上的兵越来越少，等独立大队的兵一走，只剩下七二团的兵时，突然一阵秋凉窜入我心中，一股说不出的味道陡然而生，好在急匆匆地上车没能让我思绪翻转。一阵推嚷后，我们的车急驶出教导队的大门。当我听到车的油门声和挂档声全都消失时，我才知道车已经上了教导队门前的柏油路，那条柳树垂荫、一望无尽笔直的路，由熟悉变成了回忆。

这条路虽然很直可并不平坦，坑坑洼洼随处可见。当春天来临柳树冒青时，我没有忘记冬天的柳树曾与我们一齐与天斗与地斗。而在夏天，绿绿的柳荫并不引人注目，柳树的一切变化似乎是应该的。到了秋天，柳树开始变得无奈，枝叶发黄逐渐落地，我才又想起它，才又比较它，才又开始怀念它……

我们刚到教导队的那一刻它看到了；我们挥舞拳头打架斗殴的那一幕它看见了；我们个个学着宗队长的样子喊口令它听见了；我们走出教导队参加助民劳动它见证了；我们不顾一切地为老百姓“抢粮”它记住了；我们今天离开它，它却无声无息、又翩翩起舞地欢送。我问自己：什么时候能和它再在一起？再和我的宗队长一齐喊口令？

五十·新兵出洋相

是不是张教员把我搞来七二团的？上了车后这个问题开始萦绕着我，我的

身体随着车左转右转，心里有点慌也有点急。车上两个老兵指挥着司机，在到七二团四中队时放下了温世松后又继续往前开，直到看见两排灯火通明的营房时那老兵才说：七二团的三营区到了，巢德春、陈桂荣、温穆荣、刘岐多、潭晓陆、龙建清……准备下车！

那个麻溜利索的老兵拉走了他的兵后对司机说：最后的都是一中队的兵！我一听老兵那口气里好像有点嫉妒，心里就好笑，肯定是孙桂林惹的祸，那一米八八的大个落在一中队，谁不嫉妒呀！

终点站到了，车停在了一中队的宿舍前，我一看：一幢小二楼已经灯火通明，门前已经站着七八个干部模样的人开始兴奋起来，其中一位大嗓门带着一点嘶哑声闷闷地怨了一句：怎么才到！就迫不及待地开始念着他手上的名单：金东？到！李湘军？到！……招分队长，这是你的兵。

任少华？到！欧阳亮？到！朱志和？到！李先？到！邓小明？到！何宁？到！洪春辉分队长，这都是你的兵。

孙桂明？到！李中原？到！邓二毛？到！周明亮分队长这是你的兵。

胡石桥？到！黄爱国？到！张全旅？到！吴定宽分队长这是你的兵。新来的战友放下背包赶紧吃饭，七点钟点名！

我一边被洪春辉分队长安排着一边在猜想，这位毫不含糊的领导不是指导员就是中队长！看样子像梁江荣中队长！那劲头与张教员说的差不多。

放下背包赶紧吃饭这句话简直说到我们新兵肚子里去了。教导队的饭菜油水少，五点一到肚子就打鼓，现在已经六点半了，所以吃饭的事比什么事都急！我们十几个新兵闻着香味就冲进了食堂，看见桌子上摆着一个大只簸箕，与教导队盛馒头的簸箕一模一样，盖着一块白棉布。我边拿碗筷边觉得这肉香味有点不同，好像这香味中夹着有膻味。当金东掀开白棉布的那一瞬间我们都惊呆了，那股扑鼻而来的膻味和被挤压破的饺子流出来的油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竟然是蒸羊肉饺子！孙桂林说：“快趁热吃！凉了就难吃了”。黄爱国皱眉头地说：“什么味道呀”？可仍旧往碗里猛夹，一会儿每人手里就扒了一满碗饺子，便开始狼吞虎咽。突然金东丢下碗筷说：“妈的，这已经不是教导队了，干嘛还这样”？我也恍然大悟地说：“我们已经告别6毛8，从现在起进入地勤灶

时代了，用不着抢”！孙桂林咧着半张嘴巴说：“以后天天晚上吃饺子”！胡石桥没说话，边吃边往自己碗里夹饺子，一副你说你的我吃我的样子。欧阳亮已经吃撑了，打了一个长长的饱嗝。朱志和嘴巴里已发出啧啧声，可筷子还在簸箕里挑。李中原说吃最后一个就饱了。我说：妈的九十九个饺子都吃不饱，就差最后一个啊？这时我觉得窗外有笑声，有人头攒动，心里马上明白过来：糟了，出洋相了！此时已经没什么好顾虑的，吃饱肚子丢下碗筷就往宿舍前跑，在那等待点名的老兵们一看我们跑来更是开怀大笑。一个老兵故意地高声发问：“中队长当年你也这样吗”？刚才分兵的那个沙哑声音含着讥笑大声说：“你们那个当年不是这样啊？刘培朋！十几个新兵里有四个你老乡耶，你今后要有个老兵样，以后不许再看新兵出洋相”！中队长这么一说，连我也跟着笑了，原来吃羊肉饺子真与“出洋相”有关，也幸好中队长的一番话使我有了一点安慰，其实过去大家都一样。

笑声被一声哨子声止住了，中队长开始点名。他说了一通今天在飞行前、飞行后工作上的事，我没能全听明白，也就开始分心走神，在昏暗的灯光照射下打亮起他的脸来：国字脸型，不瘦也不胖，说起话来眉飞色舞，右手爱随着话语指指点点，批评起事来毫不含糊，没有半句点名前的嬉戏，身材约有一米七十八，体型厚实，一看就知道在篮球场上属于那种嗷嗷叫的小老虎……不知什么时候指导员的讲话跳进我的耳朵里，一口不那么纯、夹杂着上海郊区味的口音、慢条斯理地打断了我的猜想。他提高嗓音大声问道：“今天新兵都分下来了，各分队都领走了你们的兵。招分队长，金东分到那个机组？——分到103梁秀田机组！李湘军呢？——分到156谢宝荣机组……洪分队长，欧阳亮由谁带？——由刘有山带！任少华呢？——由许亚生带！邓小明呢？——由刘为鹏带！何宁呢？——由王全礼带！李先呢？——由林东海带！朱志和呢？——由任建增带！周分队长，李中原由谁带？——由张文钦带！孙桂林由谁带？自己带”！大伙一听都笑了，指导员头一歪，用阴阳怪气地语气调侃到：老周啊，怎么你们无线电旯旮人啦？有！这个新兵太大了，我怕他们带不好，大伙又被老周淳朴的河南幽默逗乐了……吴分队长，胡石桥由谁带？——由张强带！张全旅呢？——由陈世淦带！黄爱国由谁带？——由崔亚松带！指导员一扭头问

身后的两人：“臧新义副中队长有什么要补充的”？“没有”！“金冶钢副指导员有什么要补充的”？“没有”！指导员正了正嗓子后有力地喊道：点名完毕！解散！

四个中队领导亮相了，由于天黑的关系，没能个个看清楚。倒是林东海一解散后马上拉着我就往二楼上跑，把我拉到我的房间床头边才说：“你就睡这！赶紧铺好床，等会中队长就来检查”。他这么一说我麻利地打解开背包，迅速地把被子叠成豆腐块。他边看边说：还行。不过当我正式把被子放正摆好之后，他就不说还行了，而是改口说：这都什么玩艺？于是把我的被子一掀开，重新叠了一遍，我看着那一招一式与我并无二致，但叠出来的效果真的比我好十倍！我偷偷看了其他床上的被子，结果发现竟如出一辙！心里马上觉得教导队的那些内务整理只是初级阶段，真正内务整理有水平的还是在中队。这时洪分队长和中队长进来检查新兵安置工作了。中队长开口便说：“哟，小李子的被子叠得不错嘛”？洪分队长说：“林东海是军械分队里内务搞得最好的，李先的内务还有上升的空间，请中队长放心”！

我望着两位领导离去的背影，心里很不是滋味。林东海不哼气为我挡了一枪，中队长在表扬中留给我一个问号，洪分队长用赞扬林东海的话来勉励我，也为我打了个马虎眼，把检查工作轻松地“胡弄”过去了。那种护着自己兵的做法让我感到身上暖暖的却又无地自容！从这一刻起我算明白了教导队的好兵已经过去，如同黑夜降临则是白天的结束一样，所有一切必须再从头开始，亦如太阳每天都是新的一样。

林东海帮我整理好内务后交代了一句话：明天要飞行，上机场后你要寸步不离地跟着我！

飞行太诱人了。我想起张教员讲过的飞行前、飞行后的事，刚才又听到中队长对今天的飞行前、飞行后进行点评，好像飞行已经离我很近，我甚至都听到歼六战机的启动和发动机的轰鸣声。

我兴奋得失眠了，反复辗转，像有一台飞机发动机的声音总是不绝于耳。我索性爬起床，我的妈呀！原来那台发动机就在我床头顶上！头对头睡的这位老兵鼾声也忒大了……。

五十一·老兵林东海

他大眼睛，大得炯炯有神，脸上有几颗青春痘，一副发育旺盛的样子，腰杆板直，举首投足间显得威风凛凛，是标准的军人样子，身高与我一样，估计也是一身都是穿2号的那种人，操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很谦和。他自我介绍说：他爸爸是东海舰队的的一个舰长，从小在基地大院里长大。七六年高中毕业就当兵了，不是娃娃兵！我不屑地笑着说：“老林，你那年出生的？五八年啊！哟，真比我大一年。那怎么七六年才毕业”？他说：“跟着爸爸从北海舰队调到南海舰队，又从南海舰队调到东海舰队，中间复读了两年书。爸爸说早点毕业也是上山下乡，还不如在学校里多读点书，高中毕业正巧遇上爸爸老战友的部队来招兵，就搞了一个名额来到这里了”。

这下我了解他了，部队大院里长大的人基本上都一样！

他接着说：原来七十二大队只是一个飞行大队，大队里有教练机分队。当歼六飞机改装到团里后，团里进行重新整编，才将飞行大队分为一中队、二中队、三中队，教练机分队则编入一中队，使一中队成为团里的大分队。梁江龙是大分队后的第二任中队长，提拔他时也很特殊。他是二十四师机务大队中唯一从机械师直接提到中队长的第一人。现在咱们战斗机分队的招分队长与梁中队长是同一批兵，招分队长总是不服气，两人总爱掐。嗨！这是七二团呀，团长二十五岁就当副团长啦，梁中队长二十七岁才当中队长，这有什么不服气的，招分队长也真是的……我暗地惊笑着，不停地点头，很乐意听他滔滔不绝讲述那些一中队的过去和中队长的事。

他话锋一转严肃地接着说：“在中队，城市兵和部队子弟都被看作是有原罪的。生活中的那种优越感，工作中的那种灵气都会被人嫉妒，一举一动、一言一行稍不留神的话就会被格外注意，娇躁二气就会被别人当成靶子、当典型，所以必须要夹着尾巴做人，少说话多干活，这一点我们应该向陶焕江机械师、梁秀田机械师好好学习”！

我顿时明白了他今天要讲的关键点原来是这个！太及时了，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在部队也不例外。他的这几句话会使我少走一些弯路。比如我把第一

天晚上的失眠遭遇告诉他，他则轻松地告诉我：那老兵叫王力，大连兵，当兵几年把胃搞坏了，住了半年医院，今年底铁定退伍，可能放松了自己吧，所以鼾声如雷……要是没听他这几句话，我会找王力说说他打鼾的事的。

我和他围着七二团营区里的林荫道走，看见球场上的人欢闹着。遇上金东和梁秀田机械师、孙桂林和老周，都在边走边停、边说边笑地交谈，看见老兵们掏心掏肺的样子，我明白了我们这几个广东兵可能在生活、工作上已经被中队定义了，是好是坏不知道，但要改变定义会很难，恐怕得一步步来。

其实在我们身上的那些城市气早就在几年的知青生活中打磨得差不多了。我们吃盐水拌饭也能肩扛百十斤的原木翻山越岭，穿破衣烂裤也不惧山区的阴寒，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艰苦环境一点也不比当兵差！差只差在观念上，如今当兵是为打仗、去赴死，比起死则一切都变得可以忍让及蔑视，大不了再从头来一次适应和改造。想想这几天吃的大米饭和油乎乎的菜，比较一下当知青一天劳动下来才二毛一分钱的工分外加国家一个月才八元的补贴，和一个月仅能吃一次肉的心喜若狂；再比较现在一天就一块零七的地勤灶，我很知足，比起那些吃着碗里的肉还非说自己家乡的粗粮好吃的人，我们知青兵要比其他兵知足和驯服得多。

无论如何，艰苦生活是一咬牙就能坚持下去的事，而偏见则是另一码事。我准备先过人言可畏这一关，我笃信连死都不怕又已经没有傲慢之心的人，这一关不算啥。

从一大早四点起床糊里糊涂地洗漱完毕后，就跟着队伍往后山隧洞上走去，一直走到仍是漆黑一片的机场。看见林东海麻溜利索地打开军械的大工具箱，拧出一盏工作行灯插在低压起动电瓶车上，此时整个停机坪即刻星光点点。梁秀田机械师开始教金东剪开飞机篷布罩的铅封。我们各就各位地开始协助机械师有条有理地从机头捲起篷布罩，一直捲到垂直尾翼后整整齐齐地踩好。他告诉我：在机务大队里一架飞机就是一个机组，一个机械师带一个机械员。我们军械分队有两个军械师，平时是一个军械师带几个军械员，我们一组的军械师是陶焕江，七个员是我、你、王力、任建增、蔡国海、赵良平、朱志和，我们分管的战斗机是103、104、105、106、107、108、109、110、111、112；二组

的军械师是秦建清，他的教练机组人员有：刘为鹏、叶国权、许亚生、刘有山、王全礼、肖有贵、任少华、邓小明、欧阳亮、何宁，有六架飞机：153、154、156、157、158、159。我在他的介绍中没听到张教员的名字便好奇地问：“张教员呢”？他说：“新兵下来的前一天他就去西安导弹学校学习去了，他是被团里推荐去学习两年，为改装歼七做准备。他是个人才，是一中队的骄傲”！解完蓬布罩后，他带我来到103前，开始教我《夏北浩检查法》，示范着由机头照相枪的小玻璃窗起用手摸眼看：从左机翼30炮炮口、整流罩顺溜向机翼上的弹仓盖、机翼下的火箭、导弹专用樑、炸弹架上的锁扣、再钻到机腹右下侧的中炮弹仓盖、中炮炮口、整流罩、火箭、导弹专用樑、炸弹架上的锁扣，又从右机翼下继续往机翼上的右炮弹仓盖、右翼30炮炮口、整流罩为止。他左手把握着工作行灯，右手来来回回、上上下下地摸，嘴巴不停地向我解说为什么要这样摸，摸到什么时要回头用眼睛查看，比如整流罩上有颗镙钉松动突起，就必须赶快拧紧，否则飞机一上天就等于带着故障上天，这是绝对不允许的！

我寸步不离地跟着他，有模有样地用双手抚摸着 he 刚摸过的地方，心里幻想着捡他一个漏。

此时他向梁机械师点了点头，梁机械师也正在手把手地教金东，谁也没顾谁，他就把我拉去104又开始做飞行前了。他说：这回你按照《夏北浩检查法》的顺序来做，你在前我在后试试？我爽快的说：行！其实刚才我跟在后面时就隐隐地发现《夏北浩检查法》的基本规律有点像写字：从左到右，由上至下。我马上来到机头左侧，一手把住左30炮炮口，便开始认认真真、一处不漏的检查。他跟着我，一声不哼，好像是我检我的，他查他的一样。当我回到机头右侧时他问我：“检查完了”？我说：“检查完了”！他又问：“彻底检查完毕了”？我肯定地说：“彻底检查完毕”！他问：“照相枪玻璃你检查了吗”？我一瞪眼，就在眼前左上方的这块照相枪玻璃居然让我给遗漏了！他大声地笑骂到：“你他妈的一开始就漏了！我告诉你：聪明不等于认真，干机务的只要认真，把聪明扔到球场上吧”！

天开始渐渐地亮了起来。104的机械师高加胜鄙视地看着我，我低着头无地

自容，脑子里除了一片空白之外还有“嗡”的一声在不停地徘徊，我僵直着身体动都不敢动，连气都不敢喘出声来，我知道我的自信帮了倒忙！我知道我的机灵害了我，更重要的是我知道我离认真差得太远！我必须重新学习、加深理解，并且刻不容缓。他又拉着我来到107前说：还是像104一样做飞行前，要把《夏北浩检查法》念出声来！此时107的机械师冯战惠、机械员戴秋源都在看着我，我定了定神后心想：这回可不能像检查104那样莽撞了。我首先把右手扶在机头上侧照相枪玻璃上，并且不停地揩摸那块比巴掌还小的玻璃，在确认照相枪玻璃没有松动及爆裂的情况后才向左边的30炮炮口摸去，他跟着我还那样地手摸眼看。当我再次回到107机头时，他也不问我什么了。

天完全亮了，初升的太阳泛出金光，一抹亮红色照在机头上，把照相枪玻璃窗四周的红漆映射出来。我这时才猛然想起张教员早就告诉过我们飞机上涂了红漆的地方都是非常重要的地方，飞行前、飞行后的检查都必须手到眼到，各个专业无一例外！

他拍着我的肩膀说：“愣着干嘛？回103检查座仓去”！我借着太阳升起的亮光偷偷地瞄了他一眼，看他的脸是否还是绷得那么紧？他的脸没什么变化，好像发生的一切都在他的预料之中。没有哪个新兵蛋仔不犯错的，没有哪个新兵蛋仔不挨骂的，老兵要生气就会有生不完的气，长城又不是一天砌出来的！只见他淡定地与107的冯战惠机械师点了点头，帮机械员戴秋源把牵引架装好，便马上拽着我回103了。

冉冉昇起的太阳把机场照得生机勃勃，晨曦雾气打湿了我们的工作服，没有留下太多的痕迹就溜走了。能见度非常好，连我都看得出今天将是个大好的飞行日。

他走到103跟前与梁秀田机械师聊着，金东和我已经把前起落架上的牵引杆装好，等待着牵引车的到来。104、107都整装待发。此时所有人都仰望着塔台，等待着那颗命令飞行的绿色信号弹快快打响。

五十二. 军械员上岗

对小心翼翼还是成天挨骂甚至有点畏缩不前的我，林东海仍不厌其烦地开

导、教诲我，使我很快融入到一中队的生活和工作中。对“新兵蛋仔”这种有明显污辱人的叫法开始慢慢有了新解，不再去和老兵们计较，一种新的活法油然而生：我是新兵我怕谁？我把自己变成一块海绵，谁骂我、谁批评我、我都收下，如同海绵吸水一样，海绵吸了水份就重了，还怕风吗？当然，林东海还提醒我：新兵不可能永远都是新兵，总有放单飞的那天！认真工作的那根弦只会越绷越紧，对自己的要求只会越来越高。我一想：可不是嘛，明年这个时候新兵一下来我就成了老兵，如果没个样子会让新兵怎么看哟！我原本是个不太在乎别人怎么看我的人，但当兵之后就变了，尤其在林东海的传、帮、带下，我逐渐地改变了自己，总觉得自己身后还有别人，一言一行都得慎重，上机场认真工作只是做好了应该做的工作，更多的应该是在老兵的身上学到机务兵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和责任感，在机组中体悟到团结协助的氛围，分享到中队里的集体荣誉感及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带来的和谐生活。

林东海的带兵方法我渐渐地吃透了。他说话时，我认真听，不懂就马上问。他不说话时，我就要琢磨，这是不是另一种教呢？教我要多干活、少说话！一个多月跟着他在起飞线、着陆线、加油线之间上、下牵引车，不停地协助机械员抬牵引架、给副油箱加油及快速检查飞机外表，在重复中我已经摸索到这三线的工作程序，由被动工作转入主动工作，开始找到了自己的工作位置，配合默契了，叫我拿这个拿那个的声音没了。

想起我们在教导队上机场看飞行那会就是看热闹，心情很高兴和很振奋。现在真的上机场来做保障飞行安全的工作了，感觉就是另一码事，一旦103拉出停机坪，全机组的人那股严肃认真的工作紧迫感马上充斥全身。当103滑出起飞线，飞行员加大油门手握刹车等待塔台起飞命令时，我的心就好像被什么揪住一样。当我看到103开始加大油门奋力沿跑道向前冲时，双眼都不敢眨一下。在看到前起落架被拉起，103迎风腾空而起，机头向上，我就想起张教员反复说的那句老话：飞机离地三尺，人命关天！当103平稳爬升至三十米后，顺利收起主、副起落架，我那颗被揪住的心好像才放松下来。随着训练科目，104很快又飞上去了，林东海和我要分别配合完成103、104、107的三线工作，紧张有序的工作忙而不乱。面对着工作忙碌，我很充实，那股认真工作的欲望让

我感到很满足。在乘坐牵引车直奔着陆线上的片刻钟里，当微风拂面撩起蓝色工作服的衣领时，让我特别得意，得意到连机场上空那撕心裂肺的噪音都充耳不闻！梁机械师对金东所讲的每一句话，通过嘴形变化我都能猜出来。比如，梁机械师经常问金东：前起落架的压力是多少？金东回答：七个！那主起落架的呢？金东回答：十一个！我总听老兵们说一个军械员就是半个机械员，所以这个压力值我得记住！那天梁机械师看我那股认真劲，便对我说：“今天103是团长飞，与104飞科目，不带副油箱”。

我知道飞科目的时间都很短，在加油线上的工作时间也很短，一旦把103拉回起飞线后，我必须马上赶到着陆线接104！来回跑是我们工作的特点。招分队长在着陆线值班，双手摇着旗引导着103缓慢地停下来后，双旗一合，103双发停车。梁机械师扛着梯子迎上去，拉开座舱盖便开始与团长交流飞机的状况，金东和我则开始安装牵引架。没一会团长乘坐北吉普回起飞线了，梁机械师、金东和我便跳上牵引车赶往加油线。车上我问梁机械师：“今天104谁飞”？他说：“你们老乡卜广生！团长说小伙子飞的真不错”！我抢着说：“那是呀！咱们广东兵嘛”！梁机械师和金东一听我这么说都笑了。

加油线到了，我开始做103外表检查。梁机械师从座舱里一出来便在机身上打开发动机右舱盖，开始认真检查密密麻麻的油管。特设的张强带着胡石桥、无线电的老周带着孙桂林都在忙着做各自的检查。金东拿着压力表在测完主起落架的压力后，便趴在地面上检查轮胎露线情况。我凑过去问金东：这轮胎露几层线就不能用了？金东并没有回答我，而是先推开我指指点点的手说：“注意！别碰到轮毂，否则烧掉你一层皮”！我感激地对金东说：“嗨，林东海对我说了一百遍要小心飞机后面的水平尾翼，别碰额头，那天我还真是碰上了”！金东笑着说：“那这次就烫一回呗，否则不长记性呀”！我俩都笑了，金东爬起来，使劲地揣了一脚轮胎后对我说：“为了安全飞行，见线就换”！

103拉回起飞线了，我立刻赶回着陆线与高加胜机械师一起等104下来。机械员王金明问我怎么没看到林东海？我说：老林昨晚在机场与蔡国海排障搞到很晚，今天107做备份，所以他在107呢。一会儿，104平稳地下来了，卜广生看到我在挂牵引杆就没二话地蹬上牵引车，我俩老乡在车上就侃起来，我告

诉他：“刚才团长夸你哩”！他说：“给 103 当僚机，跟了三个圈之后就让他给甩掉了”！我们车上的人都哈哈大笑起来。王金明说：“僚机是保护长机和看护长机的死角，你是不是发现了前方有敌机而奋不顾身地冲上去了”？我们又大笑起来，王金明接着说：“讲实话，能跟上团长三个圈真不简单！怪伐得团长赖勒表扬侬”。

104 在拉到加油线后，卜广生上了另一辆牵引车赶回起飞线去了。我又投入到紧张有序的检查当中，直至 104 又拉回起飞线。在车上王金明对我说：“我在航校时教员骂学员，在团里老飞骂新飞，在机务大队老兵骂新兵司空见惯，而像团长这样表扬一个新飞的不多见。在航校飞歼教 6 时天天挨骂，那里见过像团长这么好的教员啊！你老乡看来确实是飞得蛮好的咧”！我拍拍王金明的肩小声说：“人都是被骂大的，没人骂你那才是悲剧呢！林东海是被陶唤江骂大的，陶唤江又是给洪春辉骂大的，没人骂我怎么变大？团长的表扬是在我们面前说，在卜广生面前一定也是骂他个狗血淋头的：‘怎么才跟了三圈我就见不着你人了’”？王金明说：“呃，天上三圈可不比地上三圈，我们打个蚊子用十门大炮还经常打空啦，最后蚊子还是跑掉了”！

中午饭送到了，我送 104 飞第二个起落后便赶往起飞线对面的半地下室吃饭。吃饭是比飞行还要急的事，刚吃一半 103 就要下来了，只得扔下碗筷赶去着陆线。林东海曾告诉我，冬天在机场吃饭得先喝碗热粥再啃馒头，否则全吃凉的！老兵们都说干机务的没有几个胃是好的，等我再把 103 拉回起飞线的时候，什么粥、馒头、菜全都凉了，再吃的话胃就得扛的住！

五十三. 尝尝向敌机开炮的味道

林东海曾告诉我：歼 6 三门航炮的口径比歼 5 要大，炮弹也比歼 5 多，在火力配置上更是比歼 5 强大很多，打靶已经不是开炮投弹那么简单，像发射火箭及发射导弹都成为每年冬季打靶的内容。而打靶的一切都有赖于瞄准具，所以打靶之前我们首先要校验瞄准具，找到弹着点，修正弹道偏差。那么怎么找弹着点、怎么修正弹道偏差，就必须由我们先在地面上打。

在教导队的时候张教员曾说过打靶是每个军械员都盼望的，因为打靶是对军械专业的真正检验和实弹锻炼。的确我们机务兵那怕遇上真正的打仗也扛不上一回枪，平时摸着冰凉航炮就像摸着一块生铁，可一到开始打靶就不同了，摸着烫手的炮口一下子就感觉是炮的生命复活了，而唯有干军械的才能摸上一回发热的炮膛，并且为打靶归来的飞机擦一回炮膛、再次填满炮弹、装上火箭、再次挂上炸弹、再次装上导弹，那种激情燃烧的心情如同上战场一样，只有我们军械的才能享受到！从那时起我就梦寐以求地盼着打靶的这一天早点到来。

然而冬季打靶的冷酷无疑像在冰面上再浇一瓢水，一切美好的幻想都要在冰冷的现实中用勇气和毅力去面对，从校炮的那时起，冰与火的考验就开始了。103、104、107 被计划编排定为冬季打靶的首批三个机组，103 被第一批拉进四分队的校炮场。中队长、梁机械师和金东及洪春辉分队长、陶唤江军械师、林东海和我，开始了紧张有序的配合工作。我仿佛感觉在准备打靶的校炮期间，军械第一次唱回了主角。

首先开始调校飞机整体水平。洪分队长将一把水平尺放在机头进气道上方，他带着我负责前起落架的千斤顶，陶军械师负责左起落架的千斤顶，林东海负责右起落架的千斤顶，一齐听洪分队长的口令，将飞机慢慢积起。随着洪分队长的左呼右唤和他亲手把住我那只手的一阵阵抓紧与放松，我也不停地起身偷看水平尺中的那颗小水泡渐渐地居中了，我想现在水平应该到了用心和呼吸来调校的最后阶段。洪分队长叫我再来一下，我假装做了一个再来一下的动作，其实并没有真正地再来一下，他的手马上紧紧地抓住我喊道：“好！好！好”！洪分队长的眼睛终于离开了水平尺，他抬头命令道：“陶军械师进座舱，对瞄准具进行通电检查。林东海去贴靶图样板。李先在航炮射击方向五至七米处插上小红旗，并查看航炮射击方向是否有人、畜在走动”。

林东海与我向靶标方向走去，他对我说：“小子呢！洪分队长的命令要听好了，记住了，校炮与校枪是一样的活，都具危险性，每一个口令都得认真执行，切不可稀里马哈地应付了事。呆会你要认真地看陶军械师在座舱里的每一个动作，牢记三门航炮的电门位置和注意观察每一个电门打开后显示工作正常的灯是否亮？有机会的话你伸头进去看看瞄准具光环里的那颗红点，那颗红点就是

瞄准时的一个点，靶图样板上的红点也是一个瞄准点，最后一个瞄准点在哪”？我一愣说：“在哪儿？是敌机吗”？林东海毫不犹豫地在我头上敲了一下说：“敌机是靶图样板上的红点！记住了：是你的眼睛！刚才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打航炮与打枪一样，都要瞄准，不同的是打枪要三点成一直线，航炮则不用眯着眼睛对直线，只要把敌机套在光环里的红点上就行，一打一个准”！

我猛拍自己的脑袋骂道：从小知道三点成一直线的方法是打枪用的，现在当兵都改打炮了，怎么还三点成一直线的，真丢人！

航炮与靶图样板这五至七米的距离突然让我觉得是一条很长的路。一个新兵蛋仔能坐在座舱里用一个军人手指勾动扳机的那一动作是要走过多少路、熬过多少日子才可实现的呀！

我并没有捞到进座舱调校瞄准具的机会，只是趴在座舱边听着洪分队长怎么下达口令，看着陶军械师跳出座舱后怎么指挥林东海进入座舱，林东海如何熟练地操作，最后我被叫下飞机站在一侧，手捂耳朵幻想着林东海重复陶军械师听洪分队长下达的口令进行操作。整套操作完毕后拉上座舱盖，眼睛直勾勾地瞪着瞄准具。只见洪分队长红旗一抖、大手一挥发出可以开炮的指令，一秒钟后中炮打响，我看见中炮炮管前一团烈火喷出，随即靶图样板背后的小土坡一阵尘土飞扬，靶好像在砰地一声响就不见了，过一会我才看见纹丝不动的靶没有变化。这时林东海打开舱盖站了起来，准备一跃而出，这是因为大家都看见第一发炮弹脱靶了！接下来将要开始不断地开炮，不断地换靶图样板，并通过计算把弹着点从分散、偏左或偏右、一炮一炮地调校到靶图样板的中心红点上，我的心也从第一发炮响到十几发炮声之后，渐渐地明白调校瞄准具的意义。看到各级领导的认真劲，我那点被张教员鼓动起来的打靶激情也慢慢地理性回归到一炮一校的耐心中。

林东海终于拉开了座舱盖，问分队长：“最后这几炮能不能让新兵打”？中队长和梁机械师一听林东海这么问都笑了。梁机械师说：“林东海就你对新兵好，金东现在跟着我成天扛梯子呢！我知道这不对，明天我改还不行吗”？中队长说：“军械的新兵就是抵，每年这个时候就赶上打靶科目，老兵、军械师、分队长又敢于向新兵身上压担子，所以我们总说一个军械员抵半个机械员，

这真不是吹牛皮的”！我相信洪分队长早就心中有数了！洪分队长接过中队长的话说：“我早就想叫林东海出来让李先试试，可就怕中队长批评我不够注重校炮工作呀，才让林东海一直校下去，好了！中队长发话了，李先，上！让你尝一尝向敌机开炮的那种味道”！

说实在的，眼前看到的一切都让我心跳。从精准的调校到一发发航炮打在靶图板上，无不让我觉得林东海、陶军械师、洪分队长的认真及经验的老道。对中队领导和洪分队长、陶军械师、林东海的如此信任，真的没想到，但心里要上去开几炮解解痒的想法是有的，只是没想到这么快机会就来了！我赶忙爬上梯子，头探入座舱，准备聆听林东海出舱前与我最后一次核对勾动扳机前的程序及口令。不料林东海说：“先让我出舱！这次不是仅仅是让你听，而是让你听好了后准确地去做”！

林东海这句话突然叫我沉重起来。自进入校靶场后，我只认为自己是胼手胝足的新兵蛋，跑跑腿、递个工具、打打千斤顶、偷着学看水平尺，像老兵们分析弹着点为什么总偏左而不偏右，该如何调校瞄准具这种有技术含量的话，我还摸不着头绪，只能一边听一边自己分析、理会，根本没有插嘴的资格！而突如其来的信任与机会，使我真的感到有压力！在我坐入座舱后，两肩有点觉得沉重，眼前的瞄准具如同一块透明的玻璃，什么光环啊，什么红点全都看不见！我想糟了，我的大脑竟一片空白！这时林东海清淅地发出口令：“打开瞄准具的24V电源开关，做通电检查”！我猛地拍了自己的前额，心想：毕业考试不就是考瞄准具这张原理图吗？第一句话不就是打开瞄准具的24v电源开关吗？在没通电之前，瞄准具哪来的光环？哪来的红点？原来林东海出舱的那一刻关闭了所有开关，显然他是给我一个全套实弹操作的机会，而不是简单地勾动扳机打几炮！

我迅速地打开瞄准具的电源开关，恢复一副淡定的样子，眼前立刻出现了一个明亮的光环和光环里的红点，此刻我马上清醒过来，情况正常，刚才只是有点紧张。我回复林东海到：“瞄准具工作正常”！林东海继续下达口令：“打开中炮开关”！我重复一句：“打开中炮开关”！林东海最后下达口令：“按下中炮装弹按钮”！我重复一句：“按下中炮装弹按钮”！当林东海看到中炮

装弹正常的红色指示灯亮起后对我说：“等我下了梯子后你盖好座舱盖，套准靶图板的红点后，打开操纵杆上的保险盒盖，看洪分队长向前一挥红旗，便可勾动扳机了，明白吗？”“明白”！我这次回答还是引来他的一巴掌，不过我觉得是用肯定和相信的力气打出来的，我很舒服。

按照林东海的口令，我从容不迫地完成了中炮、左炮、右炮射击任务。砰！砰！砰！这三炮一下子使我成熟起来，在我得到了信任之后仿佛换了人间。尽管这三炮是已经全都调校好的左、中、右炮的最后一试，但依然使我兴奋不已。因为我真的开了三炮，绝不是开玩笑的！

下午的擦洗炮，我精神百倍，争着抢着干，出大力、流大汗，乐此不疲。我知道在马上开始的打靶训练科目里，校靶仅仅是开始，迎风斗雪、战胜严寒才是真正地锻炼人。林东海告诉我，拆装炮是干军械的一门必学会的技术活，脑子灵不灵活就看那一下！就像机械员一定要学会爬进气道一样，光有一身蛮劲是没用的。

五十四. 人在做天在看

天已经彻底转冷，周日球场上出来活动的人渐渐减少。只有中队长带着孙桂林和老炊王青乐这两个大个子与副中队长臧新义、机械员赵小弟、机械师孙明瑞进行三打三，中队长说一定要把这两个大个子培训出来，否则其它中队会说我们一中队太浪费人材了。的确是这样：孙桂林身高一米八八，王青乐身高一米八七，球场上谁看了都眼馋。所以一有空，中队长就抓住这两个大个子，还找来臧新义当陪练。臧新义又针对两个大个子的特点找来了身高一米八三的赵小弟和身高只有一米六八的孙明瑞，说是让两个大个子在球场上即感觉得有对抗、有争抢又有高人一头的优势，这样练起来才会有意义，进步才快。中队长不同意臧新义的说法，他说篮球场上要多打些集体球，大个子接球后并非就要投球，应该利用身材上的优势吸引对手，再把球传到位置最好的人手上！臧新义一听就乐了，他对着两大个子说：“听明白没有？一会中队长把球传给你俩，你俩做几个假动作之后必须把球再传回给他投，因为他的位置比谁的位

置都好！知道不”？中队长一听臧新义这样说，便一球砸过去，指着臧新义笑骂道：“我什么时候这样说了”！我们一群广东老乡看着两中队长在抬扛都哈哈大笑起来，原来臧新义副中队长那么能逗。老兵刘培朋对我说，只要他俩在球场上，看球比打球还过瘾。

场边三五成群的老兵有的笑，有的在议论年底退伍的事。年满四年的老兵有广东兵、河北兵、杭州兵，超期服役的有沈阳兵、大连兵、河南兵、山西兵，他们都在着急，却装着看球，有的袖着手、有的指指点点，更有的用家乡粗话说着中队领导，甚至在怨骂！好在他们的方言我都听得懂，那些比较、计较之词、那些共同的要求充斥着我的耳朵，不由得我不听。但由于退伍的话题实在离我太远，我只得装做听不见，望着场上臧新义与中队长没谱的缠斗继续哈哈大笑。后来我干脆申请当裁判，表面上看会使比赛公平点，其实是我想离开场边这块事非之地。当然除了极个别人之外，有些老兵的要求听起来很合乎情理，并非胡搅蛮缠。比如像第四年的老兵中队不让走，却不帮人家考虑考虑组织问题。又比如像第五年的老兵不给人家彻底解决掉组织问题，造成问题年年积压，至使每年年底报上团部退伍人员名单时，解决组织问题的名额就成了拦路虎。所以每年年底退伍人员名单、入党人员名额的问题都很敏感。而球场上的赵小弟、孙明瑞和新兵孙桂林及王青乐都不涉及名单、名额问题，是无忧无虑的人，可以无尽地玩耍。而球场下的一拨拨老兵则忧心忡忡地苦笑着，用担心陪着中队长的欢心，他们谁都知道中队长是能一锤定音的人！

中队长浑身是劲，边与臧新义调侃，边拉扯着两根电线杆在球场上移动，就这样打一上午球他竟然也不累。下午我不当裁判，就和金东去王官庄村散步了，直到晚饭前才转回中队。没想到中队的老兵仍旧围绕着上午的话题，就像一个水库在不停地蓄水。我想在一周紧张的飞行工作时间里谁也没空说这类敏感的话题，周日老乡们聚在一起说一说也很正常。

晚饭后到点名前这一小时的自由活动时间里，散步、聊天、谈心、侃大山是最开心的时刻。我乘着中队长高兴就当许多人的面提出一个憋了很久的意见。我说：“您总叫我小李子，能不能改改口叫我小李？因为叫小李就够小的了，再加一个子在后面不好听”！中队长笑着说：“叫小李子顺口，没有把你叫小的意思”！我反问：“那孙桂林您怎么不这么叫？偏叫他孙大个呢”？中队长

又笑着说：“叫孙大个很贴切嘛，如果非要改口也行”。我追着说：“那您叫呀”！中队长二话没说开口便叫：“小孙子过来”！这时迎面走来的周明亮分队长一听就生气了，一阵小跑冲到中队长的跟前，猫下腰伸手就往中队长的裤裆里抓，并骂道：“你她妈的副油箱还没挂上，你的儿子还在你的肚皮里，你叫谁小孙子”？老周的举动惹得我们一圈人狂笑不矣，中队长也被老周追赶着拼命捂住裤裆乱跑。老周突然停住了脚步装出一副生气的样子说：“你赶紧给我努点力把副油箱挂上，整个带把的出来，否则以后你就甭想叫什么小孙子！听见了没有”？

点名后，中队长在大庭广众之下叫我去他房间一下，使我不禁心里一跳，是不是刚才因我而起的玩笑开过头了？毕竟我是个新兵蛋，老周开玩笑可以没谱而我不能没谱地开玩笑！难道犯错了？

周日指导员一大早便外出了，中队长留家值守，一天下来篮球场的劲也使完了，把孙桂林、王青乐和臧新义等陪练们都累的贼死。这会又该用什么法来累我呢？我忐忑不安地敲敲他的房门高叫到：“报告”！“进来，小李子”！

说实话我最不爱上领导那串门，好像有什么事要背着别人向领导告密似的，尤其在晚上更是如此！所以我进屋之前就高声喊，要通过喊让人知道我是光明正大地来的，没什么见不得人的。没想到中队长也是高声地喊我进去，这一下我高兴了，放下了进门前那些心里的疑虑，进屋后就直接坐下了。倒是他去紧紧地掩上门，然后扳起脸一本正经地问我：“知道干啥叫你来吗”？我一怔笑着说：“您让一个新兵蛋妄猜领导的用意？那我哪敢”！他笑了，拍拍我的肩，转了一个话题：“今天过得怎么样？你们这批新兵下来这么久，我也抽不出时间与你们交换一下思想，对你们的工作、学习、生活关心得都不够，我要向你们做检讨咧！你对洪分队长、陶军械师、林东海有什么意见可以对我说，如果你提的意见是对的，中队是可以做调整的，同时也包括向中队领导提意见喔”！我一听他语重心长的这番话，更是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不过一会我就明白过来，白天我没出错，倒是晚上他叫我来这出错！提意见？我傻啊！我忘不了在教导队与宗队长、教导员打交道时的经验，更忘不了教导员追查了半年之久的小胡子！我侥幸地躲过来，全凭一张紧闭的嘴，虽然他现在看上去一副慈眉善

目、无比关怀的样子，可难保几年后还这个样子。于是我装作感恩涕零地说：“洪分队长、陶军械师、林东海都对我关爱有加、无比信任，我那有什么意见哟。年底中队领导忙着老兵的那些事就够闹心的了，我们新兵蛋绝不给中队领导再添堵！在平时的生活中林东海对我嘘寒问暖，连我衣服扣子掉了他都抢着帮我钉，我告诉他我会钉扣子，他才罢手。洪分队长在工作上也时时把握机会，让我们新兵上，那次校靶的事您也看到了，分队里对新兵都挺好的”。他满意地点点头，突然用怀疑地语气问：“你真会钉扣子”？我说：“我可是知青兵，比中队里许多兵要多一个社会履历，三年四个月的插队生活不是吹出来的，我独立生活能力蛮强的”！他马上说：“哟哟哟！说你胖你就喘上了，你可别牛逼哄哄的呀！在中队里的干部和老兵，都是在部队中经过千锤百炼的，你们新兵一定要向老兵学习，服从各级领导的指挥，别以为有点经历就看不起人，这一点很重要，千万不能稀里马哈的”！他这几句中肯的话，把我有点洋洋得意的情绪像水泼火一样给扑灭了。我立刻收起了得意忘形的样子并立正回复说：“是”！他也悄悄地收起笑容，有点漫不经心地突然问我：“上午你们几个广东老乡都说些什么”？我顿时恍然大悟：原来刚才他是与我绕圈子，目的是在这等我啊！我明白了他的目的之后便脱口而出地说：“说你们三打三的水平有多臭啊”！他勉强地笑了，知道我不肯说出来那些老乡的话，只好点着手里的香烟自言自语地说：“其实场边的那些话你不说我猜都猜的出来。七六年的兵想什么还用明说吗？俗话说种什么种子开什么花，既然来当兵就要好好干，干好了该表扬的表扬，该嘉奖的嘉奖，该立功的立功，该解决组织问题的你填表申请，中队负责考查。所谓人在做天在看，中队领导没人有意为难谁、偏袒谁！而平时吊儿郎当不好好干的人，到这个时候又有非份之想，天天缠着我软磨硬泡，有用吗”？嗨！我这才明白中队长找这几个人来打球的涵意是什么，包括我现在在他房间里的用意是什么。于是我开始耐心的倾听他的每一句话，并且为他的诚恳待人、公平处事而频频点头，内心也为自己能遇上一个好领导而庆幸不已。我偷偷地将他与教导队的宗队长相比：宗队长有点袒护我，而他一副正己化人的样子，像是表率！更像是榜样！

门外走廊里臧新义的熄灯哨响了，还听见白天打球就喊哑的那嗓子在不停

地叫：明天飞行，准备熄灯！然后就听到挨个拍门声，那声音离中队长这越来越近，我赶紧去打开了门，让熏得我无处躲藏的烟味快点出去，我乘机回房里拿瓶热开水给他，这一晚上不停地说话、抽烟、喝凉开水那怎么行啊？可当我没两分钟回到他房前时，虚掩的门已经没有烟再往外飘了，传出来的是一阵阵痛苦的呻吟声。我立刻推开房门，只见他手捂住肚子犬缩在床铺上打滚，那揪心的呻吟已经不那么大声了，我急忙上前想看看是怎么回事。可手一搭到他肩上他就狠狠地踹我一脚，并低声地叫到：别碰我！我结结实实地挨了一脚后马上明白过来，这不是闹着玩！是真有事！我转身跑出门大叫一声：中队长出事了！快给团部打电话派辆车来！这一喊七八个老兵冲进房来，但对他的痛苦呻吟都束手无策，谁上去碰他都挨一脚，一屋子的人就像真是“老鼠拉龟——无从下手”。没一会团部的北京吉普到了，魏参谋下车就往中队长的房间里跑，口里不停地问：“老梁怎么啦？怎么啦”？

当魏参谋看到中队长的那副惨样也惊呆了。当中队长再一脚向魏参谋踹过来时，我抓住他收脚稍慢的那一刹那，飞身扑下去紧抱住他整条大腿，奋力喊到：“快！快把他抱上车”！这时房间里的人才醒过梦来，不管三七二十一地抱头抱手，像杀猪一样地紧紧抱住他，任凭他大喊大叫鬼哭狼嚎，一齐使劲地把他往车里塞……

车急速地向师部方向驶去。黑夜里，北京吉普车的两只前大灯在蜿蜒的柏油路中很快就消失了。中队楼前的几十个人茫然地站着，被中队长突如其来的病惊呆了。谁心里都在打鼓，都在问：中队长得的是什么病？

我想象着臧新义副中队长在车后排座上用双手紧紧地箍着中队长的胳肢窝，不让他乱打，嘴巴不停地：“挺住！老梁，一会就到师部卫生队了”。我擦着额头上被急出来的汗问自己：中队长在两分钟内发病，我们只犹豫了两分钟就果断地采取了行动，最后这五分钟的车程，他能坚持得住吗？

没一会，熄灯哨又响起，副指导员金冶钢的喊声在楼道里显得格外响：明天飞行，熄灯了！

寂静的夜笼罩着中队的筒子楼，楼里没有了往日熄灯后仍有的窃窃私语，静得有点瘆人。我蜷缩在被窝里久久不能入睡，辗转不断地瞎想……老兵王力

的鼾声没有如常地响起，我竟不习惯起来，开始怀念平日里屁是屁、鼾是鼾的舒坦。嗨！这一夜就像丢了魂。

五十五. 共产党员有打折使用的吗

一大早，我搭老乡骆伟量上机场送早饭的便车，在师部下车后便向卫生队的小二楼匆匆走去。突然听到有人叫，我四下张望，嘿，是肖医生！她笑着走近我说：最后分到那个团？今儿是来看我吗？我笑了，真高兴又看到她，可我没法一下子回她的话。

从离开教导队到现在已经小半年了。我一个新兵蛋天天在中队与机场这两点上转，有干不完的活，学不尽的技能，师部真的一趟没来过！差一点就忘了在师部我还有位肖医生这么一个好大姐。那趟军部行，那次牙痛，都多亏有了肖医生！想到这，我挺后悔周日没请一次假来师部探望她，和她聊聊天。尽管今儿我火急火燎地是来看中队长的，但遇上她就得站下来聊一会再去探望中队长，这是机会，也是必须的。我调皮地对她说：“真是朝阳路上亲人见呀！我最后分兵没能如愿去七零团！分到七二团一中队去了”。她一愣说：“是梁江荣那”？我说：“您认识他”？她哈哈大笑起来并指着我问：“昨晚是你把他强行扔上车的吗”？我吃惊地说：“您咋知道这事啊”？她笑个不停，她说：“昨晚我正巧值班，魏参谋把梁江荣送到卫生队的时候，梁江荣已经不那么疼了，我给他吃了点药，让他抱个热水袋，一会就好了”。我一听她这么轻松地述说和那么简单的治疗就完事了，便问道：“中队长得的是啥病呀”？她说：“是胃痉挛，坊间亦叫胃抽筋，是胃受了刺激后突发的一种急性病。这种病的特点是来的快去的也快，没有生命危险，只要治疗方法得当自行处理亦可以，敷一会热水袋就行。当然是指本人没有其他基础病及年迈体弱的这样处理才行。像梁江荣这样身强力壮、嗷嗷叫的小老虎，这病算不上啥”！我再追问她：“中队长这样的身体怎么会得这毛病呢”？她说：“身体强壮并不等于身体什么都好，机务兵的胃不好是与长期在机场上吃凉饭有关，是职业病”。我这下明白了，为了保障飞行安全，每一个机务兵的付出是必须的。老兵王力是这样，

中队长同样是这样，将来我也会是这样！她告诉我：”在二十四师，飞行员中你们团长是出了名的，在机务大队梁江荣是出了名的，你在梁江荣手下干是错不了的！昨晚与梁江荣聊的很晚，他说是中队里一个叫小李子的广东兵在大声喊叫下才把他扔上车的。没想到原来的教导队的区队长到了七二团就成了小李子，哈哈”！我急忙凑近她身边低声说：“快别提什么区队长的事，让人听见多不好意思啊”！结果这么一说，逗她笑得更厉害了。

看到了她那高兴的样子，仿佛又回到教导队与她说话时无拘无束的情景。那会我没觉得我是个新兵蛋，因为教导队有几百个新兵，只有几十个干部。后来我成了代理区队长后也成为干部，那就更没有新兵蛋的感觉，一天里又是兵又是干部，来回转换位置。可一到中队后角色被彻底的打回原形，新兵就是新兵蛋！中队里老兵和干部的每一句话都像命令，叫我往东我不敢往西，所以难得有个能说说话的人。今天碰巧见到肖医生我也很高兴，好像说上几句话就能驱赶掉心里一些莫名其妙的憋屈，快活多了。我撩开上衣让肖医生看肚皮上那块血印，并指着说：“昨晚让中队长踹的”！肖医生问：“还痛吗？没伤到里面吧”？我说：“痛！估计里面全被踹烂了，今早一上厕所拉出来的全是臭烘烘的，能不痛吗”？肖医生一听这话便使劲地打了我肚皮一巴掌说：“下中队才多久啊？嘴巴都不甜了，怎么变得像沈阳兵一样尽说俏皮话了？谁一大早上往外倒香料来的”？我掖好衣服也跟着大笑起来。其实我也难得开怀大笑一回。

中午饭被肖医生安排好了之后，我就跑上卫生队的二楼去看中队长了。我一进门就看到他跟没事人一样，只是脸上有点变化，没有犯病时那么吓人了，昨晚那张紧绷的脸加上痛苦的呻吟吓了我一晚。看他现在双手抱着被子紧紧地捂着胃，双脚则在被窝里不停地互相磨擦，好像被窝里藏了个猴子似的。他说：“小李子，谢谢你啊！昨晚果断地把我扔上车”。我笑了，顺手摸了床边的一张日字凳靠他坐了过去，并抬起右手背向他额头摸去。他惊讶地说：“我发烧了”？我说：“没发烧您盖那么多干啥？您昨晚吓了我一跳还嫌不够呀”！

他终于笑了，还连声说：“多亏了你，我只知道痛，痛得一抽一抽的，从没试过，简直要命”！我顺着说：“我们七八个人想要抬你上车，却每人挨了您一脚，最后看您也差不多没劲了才一窝蜂地拥上去，把您制服后才扔上了车，

是副中队长把您送来的，也是副中队长今天一大早叫我来看看您的”。他若有所思地说：“这病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团里知道了我肯定有麻烦，搞不好也要走路（即转业）！到那时真他妈的抓瞎了”。我噗嗤笑着说：“这倒霉的病让您摊上您知道痛了。昨晚您说的老兵的退伍问题、组织问题也都是老兵之痛，痛除了吃药之外是否还要加点人情冷暖呢”？他白了我一眼，狠狠地说：“你个新兵蛋子懂个屁”！我一看这几句话好像戳到了他的痛处，便赶紧换个话题，将摆在床头柜上的一袋苹果打开，挑了个又红又大的红元帅在身穿的黑皮上蹭了一蹭，一大口地咬下去后问他：“一大早就有人给您送礼呀”？他说：“是70团的体育参谋李志钢，放下东西说几句话就走了，他忙，马上要带飞行员晨练，说晚上再来。小李子啊，凡事说别人都容易，一到自己身上就犯难。每年新兵一到中队，老兵的问题马上就摆上桌，一股新生力量来了，一批骨干力量又要走了，中队干部是又欢心又闹心，哪个中队干部不懂人情冷暖？但是原则问题是不允许卖大包的！我当然知道老兵解决了组织问题后，回地方上干会有找老婆的优势，有安排工作的好条件，但是入党绝不是用来谋私利的，人的本质如果配不上是个党员的话，就不能入党！入党誓词是这么说的：‘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义务，执行党的决定，严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对党忠诚，积极工作，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做不到誓词中每一句话的人就不配是个党员！否则地方上会怎么看我们？将来我也会转业退伍。难道部队培养出来的党员就得被地方用人单位打折对待？你说那样好吗？共产党员有打折使用的吗”？我答不上来，我只觉得共产党员都应该像翁飙那样好，那样的人我佩服！他接着问：“林东海好吗”？我马上说：“当然好”！他停了一会才说：“林东海是七六年的老兵，早就向组织提出过申请，可至今都没有发表让他填，为什么”？我也说：“是为什么呀”？他认真地说：“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是考验出来的，绝不是闹出来的！今年带新兵的任务交给他，就是对他的考验及工作能力的观察。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光自己有好的表现是不够的，还应该具有带领周围的人一齐进取的能力。林东海带你半年后你就放单飞了，到那时用

你的表现为林东海说话”！

他这番话使我大吃一惊，原来我并非是我一个人，林东海带新兵也并非仅仅是以老带新那么简单。我的一举一动都在影响着林东海及军械分队，甚至是中队领导心里的那盘棋！我摸着流出汗的后脑勺对他说：“中队长啊！难道非要等到我坏了林东海事的那天您才肯对我说呀”？他神秘地说：“什么叫考验”？我这才恍然大悟！

我自从穿上军装以来只想过上战场的事，还没空想入党的事。因为我总感觉先上战场打仗再说，能活着回来再考虑别的事，所以我当兵的动机很单纯，虽然暂时上不了战场，那就好好学本事呗。一旦战事轮到咱们师上的时候，那就是谁的专业技能好谁上，溜奸耍滑拍马屁的人肯定没份。对于他昨晚说的老兵那些事，我刚才不外乎提醒他，谁都有难的时候，能帮就帮一把，原则问题当然不能打折更不能放弃！不过他的那几句对共产党员严格要求的话让我窥见到他内心里的那片天空是一个真正共产党员的执着。他用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撑起了一中队，难怪昨晚老兵王力的鼾声停了，那些屁都不敢响了。他无疑就是一中队的天！

我再也不敢与他说老兵的那些事了。我知道自己太嫩了，尤其说到解决组织问题的这个大话题，我根本不配。

最后我表态说：“从今往后，林东海说啥是啥，别因为些小事毁了林东海，我帮不了周围那么多的人，但能做到不伤害身边的每一个人。林东海带我，我也一定要有好的表现，使他顺利通过考验，明年能顺顺利利地入党、安安心心地退伍”。这时他一巴掌打在我的帽沿上说：“什么退伍退伍的！是通过考验后团里将培养他”！我不解地问：“培养？什么是培养”？他急的跳下床追打我，口里骂道：“你小子是真不知道还是装不知道？你在教导队代理区队长不就是培养出来的吗？难道是装出来的”？

其实，我是想为林东海要个明白。

“梁中队长吃药啦”，一个杭州口音的护士端着盘子喊叫着走过来，中断了我俩的打闹。

五十六.吃饭

曾石光是季排长招来的吕田农村兵。在教导队第一次分兵时就分到师部场站干部灶，没能与我们一齐度过在教导队以后六个月的专业学习生活。这次见到他，多亏了肖医生的挽留。一看见他时我都差点认不出来了：红红的脸上闪着一层油光，脸庞也大了一圈，嘴唇上好像黏着一层永远擦不掉的油性标志，那条白色的围裙上沾着几块永不褪色的油迹，一看就知道那是时时刻刻擦手擦出来的，把老炊的本色显现得淋漓尽致。

中营区的场站干部灶。进门就见着一块小黑板上写着五道菜和五个菜价，有烧鸡块、煎带鱼、排骨烧红萝卜、大白菜炖粉条、醋溜土豆丝，与教导队的加餐差不多。我想看看有没有咸水疙瘩吃，那玩意陪伴了我九个月的教导队生活，只有加餐那天才没有它！我悄悄地问肖医生，她笑着说：“怎么身上才去掉疙瘩味又想它了？你们地勤灶还吃它吗”？我低声说：“吃！只当小菜吃，在早餐的小菜中有，手慢了还吃不着呢”！肖医生说：“你挺怀旧的”。我说：“老飞灶丰不由人，干部灶丰俭由人，地勤灶丰俭不由人，新兵灶俭不由人，咱不能吃上好的就忘了从前呀！有一次在机场上吃饭，每人一只猪手，吓我一跳，可老兵们却说这顿中午饭亏了，我忙问怎么会亏了？老兵说：我们的伙食费一天是一元零柒分钱，大概分配是早饭二角柒分，中午、晚饭各肆角，而一只猪手才二角柒分钱，外加两个馒头一碗粥，哪里能够肆角钱呢？咋一听还真是亏了！其实我当知青时是实行轮流做饭，对伙食费的分配非常了解。上一手做饭的交给我的不仅仅是时间，还有几十号人剩余的伙食费，我要从自留地里的青菜不够吃开始盘算，到去农民家里买菜或者去集市上买咸萝卜干，花每一分钱都要精打细算的。国家每月给我们知青八元的生活费有六元五角用在伙食费上，所以在每顿饭上都要抠一点下来，而且一抠就是几个月，抠的目的是为了一顿加餐，那时几个月不见肉是很正常的 因此伙食费的帐不能按老兵说的那么算，没那么简单”！我接着神秘地对肖医生说：“要说怀旧，我还真想吃上一顿吕田豆腐、吕田红烧大肉和吕田的芋头炆鸭，这些菜曾石光都应该会做，等哪天他当炊事班班长了让他做，保证能把一日三餐全北方口味的做法改一改，

让干部灶能吃上地道的南方味道”！肖医生赶紧制止我说：“快别说了，你们广州中山六路的惠爱饭店的那个白切鸡，骨头里还滴着血就端上来，我头一回都不敢吃！可后来我去中山五路传统北方口味的华北大饭店吃白切鸡也一个样，而且人人都吃着没事，于是乎我也就照样地吃了。好家伙！那白切鸡真好吃，那鸡皮蘸点油浸的葱姜，吃在口里滑滑的，拌着一股姜的清香味，那鸡肉嫩嫩的，好像嚼几下就化在口中了。打那以后，逢周日只要一有空，我从中山医学院就蹬着自行车去惠爱饭店打牙祭，一人就能吃半只！你说吕田还有那么多好吃的，赶明儿叫曾石光来我们家做一顿地地道道的吕田菜，让吕田兵都来打打牙祭”！我笑着说：“嚯，七零团、七二团、独立大队、场站加在一起可有四十多个吕田兵呀！非把你家吃惨了不可”。肖医生说：“那就轮流来，今儿七零团，明儿七二团，后天独立大队，再往后是场站、师直呗”。

我和肖医生在靠角落的地方坐下，小声说话大口吃饭，边吃边笑。不久食堂里的人就少了。这时曾石光手捧着大碗扣小碗的菜走过来递给我们，肖医生竟用广州话问到：“咩嘢好嘢”？曾石光一打开盖碗说：“炖内蒙黄羊！是明天中午吃的，今天难得老乡来，所以先尝点”。我吃了一惊，怎么一来吃干部灶又遇上吃羊呢？不会又要我出什么洋相吧？我抬头环视了四周，在确保没什么情况下才笑着把刚到一中队那晚吃羊肉饺子出洋相的事讲了出来。肖医生笑喷地说：“今晚我就去问梁江荣，看看是谁出的馊主意，让新兵一到中队就丢人现眼，这不成心吗”？我也笑了。其实那晚的事也真的挺好笑，我们几个新兵如同半年不知肉味的人一样，抢着吃，撑着吃，最后还是眼大肚子小，仍有好多饺子没法吃完！嗨，人真是没肚子就没有脸！通过那次出洋相后我就小心起来。凡一提到羊肉我就要提防着什么，心里阴影迄今为止还没彻底散去。所以，此时我慢慢地挟起一块羊肉，在鼻子上闻了闻说：“小半年来的地勤灶已经把肚子吃得油乎乎的，教导队的那种感觉没有了”。曾石光说：“明天中午还有大葱炒羊肉呢！先放两片辣椒干炆炆锅，跟着爆羊肉、大葱，起锅时点点酱油，色、香、味就俱全了”。肖医生流着口水说：“要是再有一盘广州的沙河粉就好了”。我惊喜地说：“广州的白切鸡你吃了，沙河粉也吃了，那广州你就没白去！是在沙河饭店吃的吗”？肖医生自豪地点头说：“那当然！我就爱吃这

一口！打铁佬，你好嘢！李先明天再来接着吃好吗”？天啊，肖医生连曾石光的花名都知道了！我说：“那得看中队长啰，等会跟他说说”。肖医生俏皮地问：“说明天去师部干部灶继续吃羊肉吗”？我笑了，含含糊糊地说：“那哪成啊！就直接说，师部这么大、老乡这么多，我想再看看”。

当兵一年多了，知道北方的口味很重，炖个白菜也撒一大把大料，好在吃着吃着也习惯了，真没办法！这顿中午饭，肖医生的热情和曾石光的关照使我感到格外高兴，没想到坐下来吃顿饭会如此惬意。回想起在教导队站着吃饭，在一中队也是站着吃饭，原来坐着吃饭是那么舒服的，真像回到了当兵之前。

该回中队了，我再回卫生队看中队长的时候他已经午休，我将一盒绿上海烟放进了床头柜便走了。我知道他没烟抽的话，打针吃药全白搭！

五十七. 你在部队得到什么？

指导员给我的印象是敢在点名中公开批评中队里的不正之风，甚至指名道姓毫不留情。当他点评完人和事之后总爱问上一句：那个谁谁谁呀，我刚才说的对不对啊？跟小时候挨父亲打完我之后问的“你该不该打啊”那句话如出一辙。几次听他讲到这句话我都总爱回忆一阵子，低下头去偷偷地笑几声。能在部队里遇上像父亲那种口气教训人的领导，我有种无处可逃的感觉。尤其今晚点名他说的这件事：“最近有个别同志很热心为中队长和我打开水，就在集合吃饭前，争着进我俩的屋去抢那个热水瓶。有个同志看不惯这种做法说：为什么要这样抢？如果打瓶热水就能解决问题，或者能达到目的的话，那我们都得好好想想，想出一个更好的办法去抢这个热水瓶，因为现在抢到了热水瓶，年底就不用考虑去抢名额了”。这时整个中队都爆笑起来。一会儿他才接着说：

“由于这位同志是新兵，还不太了解中队里的那些事，这里我就不点他名了，但是也正是他向我们提了个醒，从今往后抢热水瓶的事不能再发生了，我和中队长都有手有脚！同时各分队长和负责带新兵的老兵们也要注意，多向新兵讲讲七二团、讲讲一中队，我们一中队并不只是比其他中队多了一个教练机分队就被称为大中队那么简单的，要把一中队的精神传承给新兵，要使各分队的

兵感到来一中队是他们的骄傲，你们说我讲的对不对”？

我的脸一阵灼热，这些话是我与林东海谈心时说的，怎么传到了他的耳朵里？我突然想到林东海正在接受考验，就由着他向领导汇报去吧，反正我的言论经指导员的嘴巴一加工，出来的效果并无恶意。其实林东海还是帮我瞒下了最关键的一句话——就是我最看不起这类人！

带着这个问题我去问中队长。他说：“指导员那天洗澡回来被一个老兵拉住去谈名额那些事去了。一小时后他回房间却发现那盆脏衣服没了，出门一看衣服已经被洗净晾晒起来了。他很生气并且对我说这种行为绝不是什么好人好事！他要在点名时好好说说这种事，今后坚决与予杜绝。几天后他借着抢热水瓶的事来暗说做这种事的人，你不是抢热水瓶的那种人，他也没有说你的意思，明白了吗？你该干嘛干嘛！这次我在卫生队里也好好想了想，当兵的人就应该在生死攸关的大事上能果断地做出行动。那天你不管三七二十一地把我扔上车是为了四年后的组织问题能顺利解决、退伍时不用争名额、甚至提干时有人为你说话吗”？我坚决地说：“我只想救人，压根没往别处想”！他说：“**具备党员条件的人很多，但要成为党员的人必须接受组织对他的考验，因为入党不是一时的，是一世的！入党不是某一次的行为够格就能入党，而是思想上认定了永远跟党走！就像我们当过兵的人一样，这辈子脱了军装也是兵！生命永远交给国家、交给人民。**林东海像不像党员”？我说“像”！“他有没有叫你去抢热水瓶”？“没有”！“林东海把好的作风传给你，你也勇于向歪风斜气说不，就证明你骨子里有股正义之气，而这股气正是一个共产党员必须具备的。所以小李子啊，四年后这几个问题就会摆在你面前。你听好了，你在部队将得到什么呢？就一个：得到信任！**一个真正的军人，国家信任你，人民信任你，战友信任你！在部队得到的信任，无论你将来在哪里，干什么，都将受用终身。**可惜有些人认为当兵几年捞张党票，获取一点政治资本就以为船到码头车到站了，从此不思进取，因此我要求你向林东海、陶军械师、梁机械师学习，好好干，相信中队领导，搞好战友关系，这几个问题处理好，四年以后就没有问题，否则就成了你天大的问题，你可别说我没提前告诉你喔”！

我突然八卦地问：“您当年怎么就从机械师一下子提到了中队长这个位置”？他骄傲而且自信地说：“就是刚才对你说的那几句话，好好干！在七二团你只管好好干，服从命令听指挥，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团领导自然就会发现你、考验你、培养你、重用你”！我又问：“那招分队长怎么就不如您呢”？他笑着说：“我俩是同一批兵，团里提我没提他自然会有人问，瓜田里下很正常，真要问个明白那你就得问团领导，反正中队长的位置就一个，就像手掌上的大姆指，你总不能问食指，怎么你就不如大姆指这个幼稚的问题吧”！我说：“老看到您俩开玩笑总爱掐，有点好奇才问一问，您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他接着说：“你明白是旁观者清，招分队长也迈过了这道坎，掐只是在玩笑中，算不了啥。在工作中招分队长依旧是我最信赖的人，我俩配合的相当好！那臧新义不也老与我过不去吗？总在我前面挖坑，还有老周，老爱把我当小孩子来骂，嗨，这都没什么！一个中队百把号人，除了工作还有学习和生活。工作上保障飞行安全、机组团结协助是最重要的，学习上互相帮助、共同进步是最重要的，生活上有讲有笑、活泼热闹是最重要的。如果中队里没有几个活宝整天与我掐的话，我天天拉长着脸，批评这个批评那个，那不把一中队搞的死气沉沉才怪咧”。

其实我来问中队长之前心里还是有点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万一遇上中队长也为我那些话而要找我怎么办，那我不是撞上枪口、自讨没趣吗？经过与他一番谈话之后反倒有了君子坦荡荡的感觉，心里豁然开朗。我能不能成为一个共产党员是要走一条漫长的路才能知道，但要成为一个正直的人则刻不容缓。我要从一个被人相信的人开始做起，一步一个脚印地向前迈进，向林东海学习，以陶军械师、梁机械师、中队长这样的党员为榜样，还要向指导员学习讲话艺术。在中队领导中，中队长与指导员是一对配合得很好的工作搭档，指导员在台上讲，中队长就在台下答疑，中队长在台上说，指导员就在台下解惑，难怪一中队那么有凝聚力。我曾暗地里将他俩比了比，配合没问题，只是默契还没见着。我记得我的中学篮球教练给配合与默契下过的一个定义：配合是你传球给我，我传球给你。默契是我看都不看就能把球传给你。

五十八·战友来信

星期天，我打定主意一定要出去走走。

从教导队分兵以后，我知道七二团、七一团、独立大队的新兵少得可怜，七零团的新兵最多，所以我们四个广东兵就去七零团探望老乡，向中队领导请假也很顺利。早饭后，便快步走出军营。

这一上路便有点像马脱缰、猴掉绳一样，在教导队严格执行的2人成行、3人成列、4人成方的军规早就丢在脑后，走着走着竟走成4人一排。那目无旁人、大声说笑、手舞足蹈如同放羊一样，连骑着简陋自行车、迎面而来的小官庄村的老百姓都让着我们。幸好遵化的军民关系很好，老百姓拐着弯让着道的同时还举起脏兮兮的手巴、正一正那顶歪倒在一边的狗皮帽向我们打招呼问好：“解放军同志上哪”？我们也学着当地话的腔调向老百姓说：“上中营区”！孙桂林还俏皮地跟上一句：“去买香水甜梨”！这句学得地道十足的遵化方言把我们都逗乐了。

记得在吕田的时候，我们知青总被当地农民围观，尤其是小孩像苍蝇一样跟着我们。这里的老百姓遇上当兵的则是见怪不怪，很友善。金东说：“在教导队上传统课时就说过遵化自古是兵家必争之地，更是驻兵之地，当地老百姓那朝那代都得与兵打交道，所以与兵相处谙熟此道”。孙桂林说：“你们忘记宗队长讲的那个故事了？说那年有个新兵晚上站岗时被一个老百姓骗出营区后，给一帮老娘们拔光了基巴毛扔在路边的小沟里的事吗”？胡石桥说：“谁知道是不是宗队长编出来的？！我们吕田人没见过什么大世面，的确很少见过什么兵。我听阿爸说当年日本鬼子进吕田时，吕田人也不知道这些是什么兵。后来从梅岭古道上来了韶关的游击队，开始组织吕田人展开抗日游击战时，吕田人才知道那是日本兵，是侵略者！于是便在山里开始与日本鬼子周旋，在梅岭古道边的村里伏击日本鬼，打得日本鬼抱头鼠窜，纷纷逃进吕田的桂峰山里。那时候我阿爸是通讯员，夏帝祐的阿爸是游击队员。我阿爸整天上山砍柴禾，一旦发现日本鬼就立刻下山告诉游击队，但是好几次游击队上山都扑了空。只有一次与日本鬼碰上并交火，最后还是让日本鬼子逃跑了，游击队只捡到几张

地图”。孙桂林说：“怎么搞的？让他们跑掉了”？胡石桥说：“我们用的是砂枪，武器的火力不行”！我说：“有一次我去新联大队的周寨村时，在周寨村看到周伯家的院门上有个洞便问：周伯您这门板该换了。周伯摇头说不换！他指着那个洞说：要所有来过我家里的人都看到这个洞，这是周寨抗战的见证。那时日本鬼子用三八大盖打我们村、打我们家，我们用砂枪和砍柴刀抵抗和偷袭他们，这个洞就是三八大盖打的！我要叫儿子告诉孙子永远不要忘记！那时候我就想，老区人民的革命传统教育是多么朴素啊”！胡石桥说：“当年日本鬼在山里转来转去，好像对山一点也不陌生，不知搞什么鬼名堂”！我说：“七八年高考后我们知青点来了一位常客，他是广东省地质勘查大队的一位食堂采购员，因文革中犯了错误被贬到基层做伙夫。那时他们单位正在桂峰山上搞勘探，他必须两天下一次山，采购青菜、肉蛋和日用品，路经知青点时便来歇歇脚讨口水喝，也与我们侃侃大山。他第一次来就给我们讲了一个周总理的故事：说周总理接见一个中日友好访华团时有一位日本代表问周总理：‘广东省从化县有一个铜矿你们开采得怎么样’？周总理说：‘很好！这个矿是中国南方最大的铜矿，将来有机会我邀请你来参观’。而接见后周总理便打电话给广东省委，务必赶快查清这个铜矿的位置。我们正是按照周总理的指示，整个勘探队分十路人马，按照全省各地县提供的抗战时日本鬼子曾经出没过的山区记录进行摸排式勘探。吕田桂峰山是最符合铜矿蕴藏的自然地貌，所以我们这支小分队的口号是：不达目的绝不收兵！果然在我们当兵前勘探就有了结果，桂峰山蕴藏的并非铜矿，而是比铜矿更值钱的稀有金属矿”！胡石桥大吃一惊地说：“我们当地人怎么都不知道呢”？我说：“此事属绝密”！孙桂林说：“我们省冶金局也不知道呀”？金东说：“说有铜矿的小日本不知道是稀有金属矿，蕴藏稀有金属矿的当地人不知道当地有矿，省冶金局局座的大公子更是全然不知，就是知青点和遵化四个当兵的知道这件事，保密工作做得真好”！我们仨都笑了。

说笑间七零团到了，金东去三中队找陈伟时，孙桂林去找张爱民，胡石桥去找巢南星，我去一中队找翁飙和艾松。

没一会，我们这批广东兵竟不约而同地走到球场边。大家都惊讶地指指点点，你说我胖了我说你肥了，在弱弱的阳光下相互问候。彼此用身体相互碰撞，

用热情、用分别后的重逢来相互温暖。每个人的脸都显得红红的，连问候声中都带着感慨的味道，好像半年中队生活已经使每一个人都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甚至体会到老乡见老乡的味道是不同的，是要格外珍惜的。看到这么多老乡聚在一起无话不说、无拘无束，真的很高兴。我猛然发现怎么不见老孙呢？便去问陈伟时，他说“老孙前段时间在一次抢修排障中连轴转，可能劳累过度吧，尿血了，上周去天津 464 医院做检查去了，昨天我收到他的一封信，让金东给大家念念，挺有意思的”。

金东润了润嗓子就开始原文照读：

“伟时战友，你好

我已顺利住进 464 医院二内科，勿念！

可刚住下没两小时，就被突然转到五官科来了。听医生说有陆军战友在训练中意外翻了几辆车，伤了一百多人，马上就近送来 464 空军医院紧急治疗，一下子把骨科、外科、甚至内科都挤爆了。结果医院马上进行调整，把刚入院还未开始检查及治疗的病号统一挪进床位较松的五官科及五官科的楼道走廊中。我现在就躺在五官科楼道的 3 号床上，与七二团一中队特设员张全旅住一起，他还是治脱发，已经住院三个多月了，可头还那样，光光秃秃的。

前天医生查房时翻了翻我带来的病历后，很机械地在我身上翻了一翻，没多说就走了。昨天一大早两护士就开始为我抽血，并要求我别乱走、要卧床静养。真没办法，只好在床上躺一会又坐一会，和张全旅吹了一天的牛。今天一大早风云突变，两个护士推着小车来说要给我刮毛，我问是刮胡子吧？那护士说：你下腹长胡子呀？这下我傻了！怎么医生还没告诉我是什么病，你们就开始刮毛了！我急忙推开小车说：你俩是五官科的护士，恐怕根本没干过这活吧？去去去！叫你们主任来，我要问清楚才行。我一凶，主任真来了，还带来三个护士、两个护理兵，一下子把 3 号床团团围住。这女主任没有给我说话的机会，用一只手将我按倒在床上，另一只手麻利地拉下我的裤衩，那一刻就像歼六掀开了蓬布罩，机头坦露无遗。我想完了！这回住院住出鬼了，歼六泄密了！我以为女主任会亲手给我刮毛的，谁料到她拉下裤衩后对那些护士护理员说：你们虽然是五官科的护士，但在战场上你们能对伤员说我是五官科的护士不会刮

毛吗？现在南方还在打仗，哪天我们轮战上去了，而这项工作你们还没干过那行吗？今天是个机会，所以每人都得动手！我一听这话才知道今儿死定了，于是我把头一歪横下一条心，那就让你们看看歼六是什么样的战斗机！我感到炽热的机头上被搭上一块凉凉的、轻飘飘的砂布，一会儿就有只小手开始把机头往左推一会儿、又往右拉，再过一会儿那手又使劲地把机头往下摁，接着就是换下湿沥沥、粘乎乎的砂布，往返始复地换了四块砂布。此时我已满身大汗，大概半小时后护士们给我消毒时有几阵疼痛才使我浑身发软，一下子像泄气的皮球。有个护士对我说：你刚才绷那么紧干啥？搞得我们心脏砰砰的剧烈跳动、浑身上下、里里外外都湿透了，紧张死了！我心想你们一帮丫头片子手里捡了个大便宜口上还卖乖！妈的，让你们推三搯四地这么干，不绷紧才怪呢！等哪天我刮你们的毛时你也会紧张的！

伟时战友，女兵也有毛吗？”

我们边听边笑，又不忍大笑将金东添油加醋的朗读打断。当听到老孙问陈伟时女人有没毛的时候，笑声就彻底响起，金东也笑停了。

一会儿，金东亮了亮嗓子又接着念道：“今天下午我碰见一位五官科的男医生，便问他为什么早上要刮我毛呢？他轻巧地说：那天查房时主任发现你包皮长了点，就乘着验血结果未出来的空档把你包皮割了，是小手术，反正你闲着也是闲着。我一听就火了，心想：怎么老子闲一会都不行？包皮过长的男人多了去了！难道都得拉进医院割一刀？那主任也真会说话，为割我包皮都与南方打仗联系到一起了！

我这“歼六”一直都闲着，这回可好，没上天就连开四炮，纯粹瞎搞！好在我没提痔疮的事，否则五官科又将挥刀指向我的内陆腹地了……嗨！我要是张全旅就好了，上下都没毛就不受那份罪了。

熄灯了，余言后叙”。

老孙的信把七零团的广东兵拢在一起，也彻底地乐开了花。

潘国山说：“老孙是特设的，怎么把我们军械的活给干了”？

张卫说：“可惜没带照相枪”！

艾松说：“当时情况一定很复杂，否则老孙不会连发四炮的”！

于金弟说：“寡不敌众啊”！

陈阳宇说：“不，是大显身手才对！广东兵平时牛逼烘烘的，看！这次不是吹的哟”！

孙桂林说：“这回广东兵上下脸一齐露了”！

胡石桥说：“没有比较谁知道谁更行呀”？

王祖国说：“这又不是打球怎么比？你行呀”？

张爱民说：“老孙是广东兵里铁打的，就他行”！

巢南星说：“喝过吕田水的人是不一样的”！

尤旭光说：“都是歼六，谁比谁差”？

王庆永说：“要是我肯定不只开四炮，我们左右炮一共一百柒拾发炮弹，中炮还有五十五发炮弹，干嘛那么省”？

孙和胜说：“老孙只是广东兵里很普通的一个嘛”！

张毅南说：“咱们花县兵比吕田兵要大方点，而且敢拼命”！

柯永青说：“歼六甲和歼六乙还是有区别滴”！

黎晓东说：“吕田兵是歼六甲！毋庸置疑”。

王跃群说：“花县兵是歼五，小巧玲珑”！

阮耀佳说：“现在正轮战，下次看花县兵的”！

冯兆麟说：“广东兵是最能打的”！

翁飙说：“歼五也好歼六也罢！咱们的表现肯定超乎想象”！

王赤兵说：“天津 464 医院应该挂出一条标语：欢迎二十四师广东兵前来五官科进行体检并做指导性工作”。

我和金东又笑翻了，没想到一封来信把大家压抑在心中的那一条青春萌动的曲线给挑动起来，你一言我一语，好像都找到了青春期宣泄点。今晚又不知有多少老乡在被窝里“画地图”了。

大家来了情绪，纷纷一吐为快，嘻笑声一浪接一浪。直至午饭前，笑声划破了天空上的浮云，太阳露脸照在我们身上更加暖烘烘。

五十九·黄爱国

中队晚饭后的点名之前我觉得有点不对劲。中队领导和特设分队队长匆匆

来回于中队唯一的那台电话机旁，个个犹豫不决，又无可奈何。我断定是特设分队出事了！

点名来得比原定的七点正要早。中队长拉着一付苦瓜脸，背着总爱指指点点的手，一开口就把原本嘶哑的喉咙扯得更嘶哑，用极不相信和不愿意承认的口气说：“特设分队黄爱国今早请假去唐山至现在，逾假不归！中队已经将此事上报机务大队和团部。经团部研究决定，各机务中队立即派人寻找，两人一组，目标为小官庄、中营区至牛门口公路沿线。场站派出十辆车前往遵化及唐山方向寻找，每车两人一组。要求由干部及七六年以上的老兵配合成组。指导员负责车辆组，我负责非车辆组。点名结束后立刻分组出发！解散”！

中队长严肃地对我和金东说：“今天请假外出的新兵很多。你俩平时与黄爱国也挺谈得来，看他平常不像个稀里马哈的人，这是怎么回事呢”？这时金东说：“报告中队长，我昨天听他说是与修理厂的一个叫李桂生的老乡一齐请假去的唐山”。中队长一听这话埋怨道：“我怎么不早点发动群众呢”？他拿起电话接通了修理厂，证实了李桂生请假去唐山也是逾假不归。中队长马上下令说：“金东、李先一组火速赶去修理厂，多与你们一批的湖南兵打听一下，李桂生去唐山买什么？明白吗”？金东回答说“明白”！

这次突如奇来的任务由不得细想，我和金东便急匆匆地向后山走去。一会，3营区的灯光就被我俩甩在身后，只有两束手电光影来回晃荡，一会划破夜空，一会穿入地底，直至消失在通往修理厂的那条隧洞中。

我们白天去七零团的那股高兴劲在寻找黄爱国这道命令下来之后荡然无存，老孙来信里的笑话也让我抛到九霄云外。为了早点到修理厂，我俩只顾低头赶路，空空的山谷中两双大头鞋踩着石子发出吱吱响声，直到脚下的响声被急速的喘气声盖住。

修理厂营区平坦的小路把我俩引到灯火通明的球场。球场上人不多，修理厂的教导员李荣玺在做最后的安排，显然大部分人员已经分组分头去寻找李桂生了。不一会修理厂厂长张孟生走过来问：“谁是金东？刚才梁江荣在电话里已经告诉我他派了你俩人来，金东你先给我说说，黄爱国是怎么回事？怎么把我们李桂生拉去唐山？他俩到底去买啥”？我在一旁听了很想笑，因为中队长

交代我俩说要多打听李桂生的事，所以我也不陪金东了，一扭头向站在球场上的广东老乡谢庆民、任广生、颜仲绵、邓耀辉、李国忠、赖新达、温则汉走去，我想通过老乡们的议论得到李桂生的一些信息。可惜没有人知道李桂生请假去唐山。湖南兵骆春保、叶凯军、唐增跃、肖清平、王保贵、王正安他们也是吱吱唔唔地说不清楚李桂生去唐山买什么东西。这一来我的探秘之路也断了。

金东回复完厂长的问话，我俩便悄然地离开修理厂，向牛门口方向走去。当踏上那条熟悉的柏油路上，不久便看到左手边灯光闪烁、犹如繁星点点的教导队营房，一阵分别后重逢的喜跃油然而生。当再靠近教导队时我俩竟不约而同地关闭了手电，都想让教导队微弱的灯火再温暖一次，那一刻我甚至忘记了寻找黄爱国的命令！没一会，金东打开手电在路边寻找，我知道他在找那块公交站牌，团部的命令是牛门口为限，所以我俩只能望牌止步。

我站在站牌前，想用手拨开那几条碍眼的柳枝，可黑暗中那柳枝仿佛变得很陌生，愣是抓不住也拨不开，我想是不是柳枝生气了？我们去年九月离开教导队，迄今才回来看她一眼。尽管柳树叶早已经掉去，柳枝仍旧像个撒娇的情人，傲骨在寒冬中。我问金东：“你怎么那么肯定的知道黄爱国真去了唐山呢”？金东一笑说：“他说要去唐山买本《欧阳海之歌》”。我不明白地说：“遵化没得卖非得去唐山买”？金东说：“这书太老了，遵化买不着他才去唐山的”。我又好奇地问：“他怎么突然要买这本书看”？金东说：“这事说来话长。在教导队进入专业分兵学习后，有一天他突然拦着我，向我打听广州军区政治部创作组一个名叫金敬迈的人，当时我告诉他广州军区政治部很大，姓金的人很多，可以帮忙打听，得慢慢来，不过你得告诉我一些基本情况才好找”。

于是金东就把黄爱国的父亲与《欧阳海之歌》之间鲜为人知的事告诉了我：

“原来黄爱国的父亲是广州军区四十一军一二三师三六九团的干部，一九五三年从广东普宁转业回湖南重工业局，在桂阳县工作。一九六四年受命于中南局社教工作团派驻桂阳县樟市公社开展社教运动。当时广州军区政治部派出一个工作队也进驻桂阳县进行社教运动。他父亲与我父亲第一次因社教运动不期而遇，并结下很好的工作关系。后来我父亲因写《欧阳海之歌》时又与他父亲一齐进驻欧阳海的家乡老鸦窝，用时四个月实地采风并体验生活。这些

事是我向父亲询问之后得到证实了，我才告诉黄爱国：我正是金敬迈的大儿子！黄爱国听了之后大喜过望，忙向他父亲汇报此事。可当时教导队正值紧张的专业学习，他只好托人去遵化买《欧阳海之歌》，在几次都买不着的情况下，黄爱国便有了自己去唐山买书的打算。因此昨天中队批准他的请假申请后就立马告诉了我，当时我也为他高兴，所以没多想，哪知竟会发生这种事啊”！

我听着金东与黄爱国这段故事，两辈人就因黄爱国好奇地问了一个姓，便扯出一段奇缘，让我心里不禁地要问：教导队啊教导队，你还有什么事不会发生？

我接着好奇地问金东：“《欧阳海之歌》一九六六年出版，当时我刚上一年级，对一半繁体一半简体的《欧阳海之歌》还看不大懂，边看边问妈妈。后来厂里也开始分两派搞斗争，学校开始停课，我们这些小孩也无心上学，天天去看大字报，天天听着大人们议论今天批斗谁，明天去抄谁的家。《欧阳海之歌》虽说在我们印刷厂印过，家里也有一本，但从未认认真真地读完读懂过！估计黄爱国与我差不多，是否有重读之意呀”？金东说：“我也有过疑问，而黄爱国说：他二哥是六六年一出书就看过了，那是因为我家里有件头痛的事感动了你父亲：我母亲有个毛病，晚上睡觉总做恶梦并且大喊大叫。我父亲与你父亲去了老鸦窝之后陪母亲睡觉的任务就落在二哥身上。一个晚上二哥总得推醒母亲几次，时间一长，二哥也落下神经衰弱的毛病。后来你父亲听说此事后就叫我父亲带二哥来老鸦窝玩几天，说是要表扬二哥。可二哥一到乡下就拼命地玩，根本不把大人的关心、爱护、表扬放在心里。在一次田间休息时你父亲一手抓住我二哥，一手脱掉脚上的凉鞋问：这是什么字？二哥撇了一眼便说：‘住木斯生产’！便撒腿跑掉了，搞得你父亲哈哈大笑。等我二哥跑回来后你父亲教到：住字加一横念佳！这应该读‘佳木斯生产’。我二哥瞪大眼睛一看，果然是佳木斯生产，便不好意思地低下头。你父亲对我父亲说小娃一定是晚上搞得累了。后来你父亲为了鼓励我二哥好好学习，特地到镇上买了《挺进报》、《黎明的河边》、《巡道工的儿子》三本书送给我二哥。

从那以后，二哥便一直好好学习，七七年恢复高考后一次就考上了湖南省师范学院。所以我们一家人都很感恩《欧阳海之歌》这本书”。

金东有意歇了一会再继续说，而我早已经被黄爱国这段有鼻子有眼的故事打动。我迫不及待地问金东：“你问过你父亲真有这回事吗”？金东沉默了，踢了几下脚底的石头，好像对我的问话无法回答。为了满足我的好奇心，金东干脆地说：“黄爱国说的事我总是与父亲核对，父亲为了这件事也回复了好几封长信。最近这封信肯定地说确有其事，并且告诉我在写《欧阳海之歌》的前前后后得到许多人帮助，也发生了许多事，有些事忘了，有些事终身难忘，黄福生同志就是其中之一。父亲还告诫说：要与黄爱国互相学习，共同进步”！九点三十分了，我俩一无所获，在十点前赶回一中队刻不容缓！金东的复命没能解开中队长紧锁的眉毛。十点正全团仍杳无音信。

十一点过后陆续有车辆回营区，但都是空手而归。

大约十二点，团部的两辆北京吉普开到了中队的门口。团长、政委、参谋长、机务大队大队长都回来了，带回来疲惫不堪的黄爱国。团长冲着中队长说：“梁江荣！这是你的兵！参谋长明天负责彻查此事！周一照常飞行”！

我和金东复命后就一直站在点名时的位置上，全中队两人一组的小组复命后亦一样也都站回到点名的位置上，到十二点时全中队的人都已经站在了中队门前。团长的训斥虽说很严厉，可毕竟黄爱国回来了，没有发生人身不测的意外事件。我看不到中队长的脸，但我能猜到中队长的肯定是放下来了，那口气肯定还憋着，其实全中队的人都与中队长一样，都需要黄爱国的一个解释！

中队长用尽了力气，从充血的嗓门里喊叫到：“点名！指导员明天开始负责黄爱国逾假不归的调查工作；教练机分队、战斗机分队按飞行计划飞行。解散后指导员、特设分队长吴定宽、崔亚松、黄爱国留下，大家赶紧休息。解散”！

这一夜我没睡好。朦胧中只听到中队长在房间咆哮拍桌子，黄爱国则低声地哭泣着，偶尔也喊两声“冤枉”！可随后就被中队长的大声喝斥声压住了，中队长低闷嘶哑的责问声清晰可闻：“老实点！快说！要不老子给你记大过！放进档案里”！然后就是两声像是皮带抽打在桌子上的响声，黄爱国的哭声也开始发抖，再过一会就听不到黄爱国的任何声音了，中队长的吼声也没了，我马上爬起床跑到窗边去看：天啊！黄爱国已经不省人事、流血满面，并被五花大绑，让夏参谋、白干事拖拽去团部了。我马上去找金东，要他把黄爱国去

唐山买书的真相向中队长汇报，否则黄爱国就完了。而金东却说：黄爱国只是为了买书吗？如果他还买了其他东西，那神仙都帮不了！我说那也要去说清楚！因为黄爱国要完了的话，带他的老兵崔亚松、特设分队长吴定宽及整个中队领导层都得完！那一中队也得完！这时林东海也帮着我，我对金东喊：“完！完！完”！而且越来越大声，我耳朵都受不了了……

我猛然醒来，一抬头看见林东海对着我说：“你真行！谁都睡不着，你还能做梦玩！玩？玩什么玩！快起床去机场”！我悻悻地摇摇头才从恶梦里清醒。唉！庆幸刚才的一切只是一场恶梦。不是真的。

指导员一分钟也没耽搁地完成了对黄爱国的初审：

原来黄爱国与李桂生商量一齐去唐山的事已经很久了。李桂生是要为弟弟买一双回力球鞋，黄爱国则是要买一本《欧阳海之歌》，目的简单明确。他俩预计到唐山后，各自分头去买东西，时间会非常短，而乘车往返的时间会很长，所以一路上黄爱国把为什么要买《欧阳海之歌》的前后故事向李桂生和盘端出，使李桂生也觉得太有必要买这本书了。待车到唐山后俩人便分手各自去买东西了。而事有不巧，李桂生要买的鞋码，偏偏大的百货公司没有了，服务员告诉他去朝南直走，过两条大街的第二百货公司看看。李桂生马上按照指引便小跑地去了。黄爱国亦一样，大的新华书店没货，也是要去小新华书店才终于买到了《欧阳海之歌》。当他俩高高兴兴地回到车站等返程车时，左等不来右等也不来。再仔细查看站牌时发现并没有末班车的时间表，这时他俩向路人一打听才知道，这趟班车最晚一班是下午三点半准时由唐山开往遵化，而现在已经四点正，他俩彻底傻了！无奈之下他俩开始举手拦顺风车，只要往西北方向行驶的车辆都拦。可是天黑以后就再也拦不到车了，于是只得认准了西北方向便开始急行军，走直线、走小路、走田间地头，决心走回去！终于走到山各里庄村时，他俩才发现这已经是教导队门前那条熟悉的柏油路。

这时遇上迎面而来的北吉普，两只车头大灯把他俩照的睁不开眼，只听到下车的人高声喊到：“是黄爱国、李桂生吗”？黄爱国听出是参谋长的声音便大声回答到：“报告！报告！我是黄爱国！我是黄爱国”！参谋长看到这两个兵狼狈不堪的样子，心里又生气又好笑。当他用手去搀扶踉踉跄跄的黄爱国时

才发现，黄爱国手抱着棉帽和大衣，身上的绒衣已经湿透了，额头上的汗珠直往下掉，浑身发软。参谋长严肃认真地问他俩知不知到现在几点了？黄爱国说“我俩没表，只知道要拼命往回赶”！

指导员对黄爱国的讲述有种半信半疑的感觉。他信手翻开《欧阳海之歌》里买书这一节，研读欧阳海为了买《毛泽东选集》第四卷，轻装上路走了两趟，来回共八十多里，共耗时八小时。黄爱国为买一本《欧阳海之歌》身穿大衣、脚蹬大头鞋、饿着肚子走了六十多公里夜路，耗时也是八小时，这是事实，不得不信！有了比对之后，指导员相信了黄爱国的话，脑子里浮现出黄爱国失魂落魄地从北吉普下来的样子。突然指导员停住了翻书的手，因为“薛新文”三个字突然跳进了他的脑海。这个欧阳海的副指导员，平日里对欧阳海有诸多批评，横挑鼻子竖挑眼的工作方式好像浮现在他的面前。黄爱国不是欧阳海，那么是否借着他这次犯错来个杀一儆百呢？他一时拿不定主意。因为向团部如实汇报并拿出一中队最严厉的处理意见并不难，难的是要客观地分析判断出一中队的上下领导及老兵到底与此事有无关系？像薛新文那样把欧阳海没有的骄傲说成有可能有、或者将会有，看似是把政治思想工作做在了前面，实则是打击了欧阳海，或者说是薛新文狭隘的心态在做祟。一个在基层连队做政治思想工作的人，对每一个兵都应该以兄弟相待，尤其是新兵，应该多给一些支持、鼓励、相信，因为只有这样，每一个兵才能用生命去执行命令！黄爱国不是英雄，但他在学英雄，他错过了班车他就只能用脚坚持着走回中队，他做到了。

指导员倦意全无，开始挑灯夜战《欧阳海之歌》。这本熟得不能再熟的英雄小说，他要在书里找到一个对犯了错的兵客观处理的理由。十年前读《欧阳海之歌》时自己也只是个新兵，而现在处理黄爱国逾假不归时自己已经是指导员了。他深知，记大过的处理意见一定会全团通过，并且一定能警示所有人。但他总觉得中队领导在此次事件中有缺失的地方，可缺失在哪儿？

四点半，指导员推醒了整夜胡言乱语的中队长。像弹簧夹子一样的中队长猛地翻身下床，边穿衣服边说：“给黄爱国搞死了”！飞行计划如常进行，103做备份在停机坪。梁秀田机械师忙完了飞行前的准备后，开始给金东上课。他说：“昨晚黄爱国逾假不归的事是全团有史以来从未发生过的。一个当兵的人要谨

记三点：使命！服从！时间！如果我们的飞机不按时返航的话，你想想看会引起多大的后果”！金东低着头不敢说话，若有所思地聆听梁机械师的训示。这时中队长来了，一副余气未消的口气对金东说：“你们是一批兵，要互相帮助，吸取经验教训，并且要引以为戒”！金东这时想起了父亲来信时嘱咐过的一句话：要与黄爱国互相学习，共同进步！于是鼓起勇气将黄爱国为什么要买《欧阳海之歌》的前后故事一五一十地向中队长倾述出来。

听完金东的讲述，中队长命令金东马上回中队宿舍向指导员一字不漏地汇报。梁机械忙说：“那103要是飞的话就没机械员了”。中队长拉开嗓子说：“那我给你当一天机械员，行不行啊”？

六十．《欧阳海之歌》风波

金东一路小跑地回到中队，竹筒倒豆般地把《欧阳海之歌》和黄爱国一家人的特殊经历告诉了指导员，听得指导员流出耳油。他万万没想到黄爱国买书背后有这么一个动听的故事，由此他想到也正是书中欧阳海的英雄形像支撑着黄爱国走回中队。他自言自语地说：缘来格那支！

金东看见指导员已经熬红了双眼，爱不释手地捧着《欧阳海之歌》，开始在房间里踱步，突然带着怪罪的口气对金东说：“这些情况你怎么才说呢”？金东挺后悔地回答：“报告指导员，在机场我对中队长说了，是中队长叫我马上回来向您汇报的”！指导员听了这句回答后停止了踱步，用手上的书敲了敲金东的脑门说：“你明白中队长的意思吗”？金东一摊手说：“真不明白啥意思”！指导员抖了一抖精神说：“我猜一定是读懂这本书就找到了解决黄爱国逾假不归的钥匙。我今天重读了一遍，已经觉得处理问题不能太轻率。中队长叫你火速赶回向我汇报此事就是提醒我，不要揪住逾假不归的表现不放，应该从多方面多角度看问题，不能放大错误，不能乱扣帽子！一中队是个集体，不是我指导员和中队长的，如果老兵犯了错，则分队长、中队干部都要承受批评和处罚。这次是新兵犯了错，则要与整个中队相关的老兵、分队、中队一齐承担，我们中队领导绝不推卸责任！我想中队长就是这个意思”。金东听完指导员这番话

便松了一口气说：“我真担心您是薛新文呢”！指导员哈哈大笑起来说：“你父亲笔下已经给薛新文留面子了，因为毕竟是英雄连队的副指导员嘛。我们一中队还不是英雄连队，所以要学习英雄连队呀！我当新兵那年就看了这本书。那时我们新兵蛋个个争当英雄，中队里比、学、赶、帮、超的气氛很浓，从没发生过逾假不归的事。谢谢你能把你父亲写《欧阳海之歌》这本书的一些花絮讲出来，让我们中队也分享到你们两家人的故事，这使我们中队在处理这件事的时候多了一个角度和多了一份理解。当然，纪律是铁的，犯了错就得挨板子！我们中队绝不能让黄爱国孤零零地站在这条路口上，是推一把还是拉一把？我想这次我们一中队一起拉他一把、一齐挨板子、一齐扛”。

《欧阳海之歌》及金东、黄爱国两家人的故事在中队不径而走，压抑的气氛有了一丝松动。不少老兵开始回忆和议论这本书。洪分队长说：“那时不光是看还要读。在班务会上由老兵读，每人还要写心得体会。那个薛新文副指导员让我刻骨铭心的记得，他总是莫名其妙地批评欧阳海，哪有这样当指导员的”！林东海也对我说：“在中队里无论谁违反纪律，涉及到定调定性的统统由指导员负责。黄爱国逾假不归我们原认为是自由散漫造成的，是无视纪律的典型！但经过金东的讲述，使我觉得看问题应当深入全面地看，主观臆断只能会毁了一个兵！黄爱国也真是的，一个新兵外出怎能不环视一下周围情况呢？俗话说：路在嘴边，如果多问售票员一句话就不会出事”！我听着林东海的话不敢哼声，心里却发誓说：我今后绝不可能犯黄爱国的错误！

点名开始了。我第一次发现点名并不是例行公事，可能是太想知道逾假不归的处理结果，我屏气凝神地听着指导员的一字一句。他说：“昨天中队发生了黄爱国同志逾假不归违反纪律的情况。但今天的飞行如常进行，教练机分队和战斗机分队各自顺利地完成了保障飞行安全的任务，充分说明一中队是一支在困难面前不低头、工作作风过得硬的中队，我们没有辜负团领导的期望，这一点值得表扬。现在面对挫折，我们中队要团结一致，共同面对。刚才有许多老兵向我打听怎么处理黄爱国？现在我可以告诉大家，经初步分析，黄爱国同志逾假不归违反纪律与带他的老兵、特设分队、中队领导都有着不可推却的责任！所以如何处理还需要各分队充分讨论发表意见，待大家提高认识、统一思

想后，中队才能拿出一个合适的处理意见上交机务大队和团部。下面请中队长补充”。中队长说：“点名后马上开班务会，各分队长做好记录，会后统统交给中队，其他没有了，点名完毕。解散”！

班务会上陶军械师率先发言：“黄爱国逾假不归，表面上看的确是特设分队的事，与我无关。但仔细一想指导员的话不无道理，我们这些干部、老兵都是由新兵走过来的，为什么我们没犯这样的错误呢？那是因为我们没有这样的机会，那时我们新兵出远门要由老兵带着。而黄爱国这次去唐山却是两个新兵同行，又没有手表，一高兴把该问的也忘了！如果他俩在遇到问题时冷静一点、机灵一点的话，就能想起唐山场站，就会知道给中队打电话，那样就不会发生逾假不归！而这么一个突发的情况、简单的应急处理偏偏被带他的老兵及干部们所忽视，才导致逾假不归发生，这充分说明平时我们稍微松一松，或者漏了该讲的话，问题就会马上来找我们”！

林东海跟着发言说：“从这次逾假不归的教训中我要改变一些带兵的方法：我们老兵一旦遇上外出的新兵，无论是那个分队的都要打个招呼提个醒。李先，如果你遇到这种情况会怎么处理？会比黄爱国聪明点吗”？我慌忙一摇手说：“我肯定没有黄爱国聪明！更没有他从唐山走向中队的那种毅力！在教导队我们进行过一次拉练，从牛门口徒步到沙石峪，参观《王王国藩的革命事迹展览》，来回路程仅20公里，就把我们走得上气不接下气，解棉衣的、摘棉帽的甚至还有掉队的，好像丢盔解甲一样。黄爱国能坚持走回来我自叹不如！因此我觉得在批评之外更应该看到《欧阳海之歌》给他带来的鼓励和他学英雄的另一面”！欧阳亮说：“我以为我们79年的这批兵会因为他的违反纪律而认被中队看扁了咧！哪晓得中队领导会主动站出来承担责任”。任少华说：“通过这件事我发现到一中队是我们的幸运”！何宁说：“不幸与幸运同在！从今往后，我要多听多问，虚心向老兵学习”！邓小明说：“以后我要和刘为鹏一齐外出，不犯相同的错误”！朱志和说：“嗨！以后我不去唐山耍了，再也不碰那个逾假不归，那不就完了嘛”？大伙一听都笑了。洪分队长开始做总结发言，他说：“今天的班务会开的很好！陶军械师从分队干部的角度看问题，林东海从带兵老兵的角度看问题，六个新兵也都发了言。这里我要批评朱志和，

我们开班务会讨论问题是对事不对人。会上可以充分发表个人意见和看法，绝不是不让新兵外出！同时也是通过班务会达到吸取教训、查找遗漏、统一认识、共同提高的目的”。这时中队长来了，高高兴兴地拿走了班务会的记录。

中队长在楼里走走停停地翻阅着各分队的会议记录，并没有发现对黄爱国的讨伐声，都是很客观地在查找不足之处。看来跑冒滴漏这顶帽子不合适，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他大致地归纳出几条：一、中队支部对新兵的思想动态掌握不及时。二、对新兵精神需求不摸底。三、政治思想工作做得不深不透。四、对新兵外出管理松懈、不严格。五、对新兵外出缺乏预判性。

指导员非常同意中队长归纳出来的这五条。他对中队长说：“**我们这些在基层做政治思想工作的干部，如果没有发现问题苗头的能力那就只好跟着问题跑，谁犯了错咱们就处分谁，那不行！**又不能像薛新文那样处处设防，所以我再加一条：中队支部没能及时发现新兵工作有漏洞，出问题只是迟早的事，这六条值得我们中队全体干部好好对照、检讨。我准备将黄爱国逾假不归的前后事实如实汇报，同时呈报中队支部这六条检讨，恳请机务大队、团首长批评及处理批示，老梁你说呢”？中队长说：“黄爱国的检讨改了又改，就是没改掉给自己戴大帽子的习惯，总以为帽子戴得越大就认识问题越深，也不想一想自己脑袋有多大”？指导员笑着说：“谁犯了纪律都后悔，认识也是一步步加深，新兵嘛，在成长过程中付出代价亦正常，现在黄爱国就如同站在十字路口，我们这些干部如果不拉他一把就等于落井下石，所幸的是一中队全体干部战士都在就事论事，我在黄爱国这件事上看到一中队表现出的互相帮助、团结友爱，很感动”！他拉了拉中队长的衣角小声地说：“也很骄傲”！“一中队就是一中队！下周的政治学习我准备给大家补一课，叫我们的七二团，我们的一中队，目的是重新认识自己，互相鼓励战友，共同走出困境，一齐迎接明天”！

中队长从内心感到一中队会在指导员的带领下渡过难关。他对指导员说：“明早你安心写报告，我负责各分队的业务学习和整理内务。下午你去机务大队开会，我们在家包饺子等团里的处理结果”。指导员笑着说：“我俩统一了，可大家还悬着一颗心，在处理结果未下来的时候，包饺子活跃气氛，依这个安排嘎好”！

下午的包饺子如同给一中队透了一口气。司务长刘月平带着王青乐、小宋穿梭在我们这批南方兵中间，挨个手把手地教。老兵陈世淦是福建兵，凭着几年的包饺子经验，已经包得有模有样。他看见黄爱国笨手笨脚包出来的饺子趴在蒸笼里的样哈哈大笑。他告诉黄爱国：蒸饺子要包得能站住，东倒西歪可不行！于是他开始边说边示范，将一块饺子皮放在左手掌上，然后右手用筷子挟上满满的馅，此时左手掌慢慢握起，不让馅流出饺子皮外，右手捏起饺子皮的一端往另一端捏合，同时将捏起的饺子皮放在左手的虎口上，接着右手的虎口紧握左手的虎口用劲一捏，那饺子皮的边就被死死地黏合了，这时饺子会很饱满，放在蒸笼里就不会倒！司务长一看说：“咦，都快赶上我了！我也是湖南兵，刚当兵时也不会包饺子，是老司务长教的，后来我又教了很多人，现在中队来了山西兵，我们都要靠边站喽！王青乐，来来来，让大家开开眼，什么是面食之都的蒸饺子”。王青乐还有点腼腆，不过手上的活可一点不含糊。刚才陈世淦的示范在他手里就是一瞬间，不一会蒸笼里就出现一排一模一样的饺子，整整齐齐地列队站着，把围观的北方兵都看傻眼了。司务长说：“怎么样？我可不是吹牛皮，王青乐不但能做还能说咧，什么饺子、面条的，一从他嘴巴里讲出来那我们都得流口水，还有饺子里还藏着许多文化咧！大家听他说说”。王青乐一笑，露出山西人典型的四环素牙，他说：“山西人都说：出门饺子落脚面。因为饺子样像元宝，山西走西口去挣钱的人要多挣些元宝，所以吃顿饺子图个吉利，也是家里人送上的一份美好祝福。同时家里人利用包饺子的时间多说话，再热闹热闹。落脚面是对外出回家的人而说的，长长的面条像根绳子能捆住你的脚，要你回家后多住些日子，再就是说赶回家的人又冷又饿，家里人做面条又快又热，使回家的人马上就感到很温暖”。我一听王青乐这么说，才知道原来面食有那么多讲究！这时指导员说：“依我看中国人的饺子说法很多，学问也很大，不是一个地方的人能说清楚的。但是有一点很重要：就是擀饺子皮，馅可以千变万化，像煮水饺，要是皮不好就包不紧，几十个饺子一齐下锅煮，点三次凉水后饺子熟了，可一捞有几个皮破了，锅里变得油星点点，饺子汤也变了味，当然原汤化原食的功能还在。只是王青乐的故事变得没那么美好，俗话说：南粥北面，饺子煮破了文化就打折扣。所以，包饺子绝对不是眼见手

板上的功夫！梁秀田，你们沈阳那边也有不少饺子的传说吧”？梁机械师说：“有！但意思差不多，还有顺口溜，什么好吃不过饺子，好玩不过嫂子，陪着嫂子包饺子，包完饺子玩嫂子，吃最烫的饺子，玩最浪的嫂子，吃着嫂子包的饺子，玩着包饺子的嫂子，嫂子包的饺子最好吃，包饺子的嫂子最好玩”！大家一听哄堂大笑起来，指导员连忙制止说：“那些都是民间猥琐的笑话，这里不要传”！孙桂林对身旁的中队长说：“呃；广州也有这种说法，叫什么好吃不过海味，好玩不过表妹”！中队长狠狠地拍了孙桂林的脑袋说：“什么嫂子表妹的，你懂个屁！难道你真没听出来指导员话里的意思吗”？

我好像听出了指导员话里的弦外之音：在一个锅里煮水饺，皮是一样的，馅是一样的，煮的时间是一样的，但结果却不一样。他是在说中队里的人和事啊！

中队长走近指导员小声地问：“团里的会这么快开完了”？指导员也拉着中队长要走出人群，一边压低声地说：“团党委看了我写的报告后说：要重新认识黄爱国，下周才做出处理决定。放心老梁”！

六十一·身边英雄

在政治学习的中队大会上，指导员严肃地说：“刚才黄爱国的检讨很诚恳，团部最后给予他的口头警告的纪律处分很恰当。我们一中队支部也受到了团党委的口头警告。由此可见，在铁的纪律面前谁也跑不掉！但毕竟治病救人才是我们的目的。希望我们一中队全体干部战士通过这次教训举一反三，不能摠下葫芦浮起瓢。一直以来，我们机务大队为保障飞行安全，把学习条令条例放在首位，那是因为条令条例的每一条都是用生命换来的，所以难免放松了其他方面的学习。譬如在男女关系上我们期望通过读通报来警示大家，在小偷小摸的行为上我们期望通过搞好战友关系来杜绝，在传统教育上我们期望通过老兵的传、帮、带来传承和发扬，孰知侥幸还是引来了问题。在令行禁止上，军人是如何对待时间这个根本问题的，我觉得有必要重点讲讲。就讲我们七二团，讲一中队，讲身边的人。今天的学习我要通过两个例子明白地告诉大家，我们要学习哪种人，要做哪种人！

我们一中队许多老兵都记得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八号凌晨三点四十二分五十三秒，唐山发生七．八级的强烈地震。那时我们团就驻扎在唐山机场。教练机分队 159 号机械师臧新义、157 号机械员张英杰此时正在沈阳探家。当时沈阳也有较强的震感，屋外鸡飞狗叫。臧新义到中午才听到收音机里说唐山发生七级的地震，于是他就马上联络上张英杰，准备乘火车返回部队。不料开往河北的客车全部停止售票。火车站里开始谣传地震的小道消息，传的最玄乎的是说整个唐山都塌陷没了，铁路线全瘫掉。臧新义只得回家再做商量，亲朋好友也劝他在家多呆一会，等部队的指示再说！臧新义此时非常明白：灾情就是命令！真要是唐山塌陷了，那更需要我回去！他父亲对还有十天假期的儿子能作出这样的决定非常支持，立即带着他俩上沈阳火车货运站找‘关系’上车，最后终于坐上一列货车尾的‘守车箱’上路了。可这趟货车一过山海关就停下来了。一打听，原来火车全堵在这里没法往前开。当天是七月二十九日下午三点半，他俩只得下车步行继续前进。经过俾夜作昼的行军，他俩终于在第二天下午三点，精疲力尽走到唐山火车站。正当他俩看到曾朝夕相处的唐山市真的是已经满目苍痍，顿时一股军人气湧上心头。他俩再度卯足劲，马不停蹄加入到抗震救灾的部队中。

说实话，唐山地震早有预兆。我们团也在这一年开始科普学习，并结合一些民间土办法，期望能早点判断，做好预防工作。比如井里的水像开水一样不停地滚气泡，叫井翻花；大蛇小蛇公然地上马路，叫蛇过道，等等。在学习期间也发生过多小地震，也有人认为地震可能过去了，国家地震局在许多唐山民间预测土专家进京反映的情况下，不得不带着仪器于七月二十七日来唐山，住在我军部招待所，说是明天要摆开仪器好好测试一下，结果七月二十八日的凌晨就发生了强烈地震……我在这里和同志们说的是时间问题，大家看看我们军人是怎么对待和理解时间的。臧新义用时间去抢救生命在说明一个理：国家养兵千日用在一时。为争取时间，军人可以付出生命，为生命，军人可以不计时间！负责军部招待所抢救的三中队无线电师陈泽春徒手将国家地震局的一位领导刨出来后问他：‘你是谁？叫什么名？那个单位的’？那人说：‘我是国家地震局的，我是罪人！你们快去救唐山人民吧，不用管我’！于是嚎啕

大哭起来，并不断重复地说：“我是罪人！我是罪人”！陈泽春拽拉出这位蓬头垢面的人对他气愤地说：“一条狗在地震来临前还叫几声，你们地震局是干什么吃的？你们早干嘛去了？你们连条狗都不如”！于是像捡到一条死狗一样使劲地把他抛在一边。陈泽春还骂道：“你们要是相信唐山人民群众的预测早来几天，你们也不会被砸在这里”！当三中队其他人陆续刨出地震局的人时，已经发现死了好几个人。那位痛哭的领导此刻看到自己的同事顷刻间没了，更是泣不成声，后悔得站都站不起来了。同志们！时间让我们看明白了人和事，我们也通过时间的故事明白了国家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的真正含义”。

听着指导员对军人对时间对命令的讲述之后，我真正地晓得将来我要学习什么人！要做什么人！

我想起林东海曾经讲过七六年地震时的那些事：

那年我还在教导队当新兵。从一到教导队的那天起，教导队的地震预兆、地震逃生课就没停过，一些三、四级的小地震也时有发生，每次应对小地震我们都能顺利逃脱。七月二十八号凌晨我们被震醒了，大家呼拉地想往屋外跑。可这次地震与往日的小地震不同，大家连站都站不起来，只觉得整间屋子在上下跳，一会就开始左右晃，人根本无法站立。好在教导队的上下床是连在一起的大通铺，很结实没散架。上铺的人东倒西歪地挤在了一起，我们下铺有人开始匍匐地往屋外爬。幸好木门不知怎么就被震开了，爬出来的人第一眼看到的是天边闪烁着诡异的地光，大雨滂沱，狂风骤起，瞬间大地泛出一股说不明白的、浓浓的地气味。突然“轰隆”一声巨响，好像砸在所有人身边一样，直到十几秒后第一波强烈地震过去后，我们大多数新兵才逃出屋外，直奔教导队划定的逃生区——那条营区对面的马路上。可是马路此时都已经不安全了，因为马路两旁的大树都被震倒了，许多人在马路上又像下饺子一样纷纷往马路边的麦田地里跳。黑暗中远处不停闪烁着的地光照耀在我们惊魂未定的脸上，我们发飙般地逃生，自己都被自己吓傻了。凌晨四点十分，突然紧急集合哨响起，我们又火速冲进屋里，穿上衣服，五分钟后全体教导队的新兵在球场集合完毕，并开始清点人数及受伤人员的统计，除了几个头部撞伤和几个脚部扭伤的外没有重大伤亡。刚才那声可怕的巨响原来是教导队食堂那条二十米高的烟囱轰然

倒下引起的，幸好没砸到人，这下子我们才喘了一口气。教导队队长下令各区队班组原地待命，连去大小便都要请假，人员实行一进一出！嘿，那时把我们紧张的，大小便早就憋回到胃里去了！有人开始说房子要是倒了就糟糕了，还没摸到飞机就贡献了多可惜啊。而更多的人面如土色、失魂落魄、闭口无语，还深深地陷在地震那十几秒钟里，现在还不敢相信刚才的地震是真的，那上上下下的跳动与左左右右地摇摆，哪里是我们可以一跃下床，一把抓住衣裤往外屋跑的地震呀？哪里是可以按教导队教过我们的逃生办法就能逃出生天的？我听老兵说教导队的营房是当年日本人盖的军营，据说是能抵御八级地震，所以房子才没倒，可老百姓的房子呢？我有种预感，这次地震绝不会小，我们肯定遇上灾难、摊上大事了！天一亮我们在球场上匆匆忙忙地啃了两个馒头后就接到命令：教导队立即支援唐山军部！此时我们三百新兵除留下伤员值守外，迅速登上已经停在门口的10辆卡车，飞一般地驶向唐山军部。

沿路看见老百姓的泥巴房顶上的瓦纷纷跌落，墙壁开裂，摇摇欲坠。有的老百姓向我们军车招手，惊慌失措的样子显得很无助。我们的车一到丰润之后就无法前行了。马路开裂，再加上倒着横七竖八的大树，我们只得下车步行继续前进。八点二十分，当我们离军部大门口还有一百米左右时，就看许多老百姓光着身体、蓬头跣足，在雨水、血水、泪水中举着双手跪拜作揖，求我们快去救倒塌屋下的亲人。这时我们才觉得这场地震真的很厉害，一眼望去，几乎没有完整的建筑，摇摇欲坠的半边残墙随处可见。更可怕的是地裂，有的地裂缝竟有一米多宽，地下水还随着不断的余震在地裂中翻滚，有的地方已经下陷成为一个小水塘。随时都可能发生更大的地陷，仿佛世界末日就要来临！在教导员的指挥下我们兵分两路，一路火速奔往军部复命，一路原地开展救灾。我们军械区队被分在原地救灾。我被一位耄耋老人拉着，他求我先去宋学新庄村救他刚刚新婚的孙子。我见老人一瘸一拐的就干脆背着他，让他指路，我一边小跑一边问他是怎么受伤的？老人说：“我起夜时突然发现窗外窜起一道蓝光，脚底下喀喀响，心里明白这是地震来了，可还没喊出声就被地震抛出窗外，摔在院中央，当我翻身一看那房子，全倒了，就剩孙子那新房还有半堵墙没倒，兴许还有救！解放军快救救我孙子吧”！老人说的一点没错。我们赶到他家时

发现这个院全垮掉了，仅存那半堵墙。一张大床还紧靠着墙，大床上尽是石块和碎瓦砾，还有一条横梁正好死死地压在大床正上方，我心想：完了！这床上的人能活吗？但是救人只要有一点希望就得使九分的力气。我们一拥而上，在密密匝匝的碎瓦砾上使劲扒，搬走一块又一块石块。突然我们惊奇地发现大床没有被砸倒，床单被褥都看的到，可就是没见人！于是我就开始砸床板，听听床底下有没有人做出反应。这一招挺有效，我听到几声床板响声后大声地告诉老人：床下有人活着！这时惊恐万状的老人一听说床下有人，便兴奋的身子一歪，昏迷过去了。我们马上开始想办法怎么挪开这根横梁。面对断壁残垣，我们实在无计可施，因为这根横梁又被隔壁的倒塌墙压住一半，要彻底搬开一堵墙再挪开那根梁，不可能是一时半会的事。此时余震不断，搬什么、挪什么都有可能引起二次伤害，在没有重型起吊机辅助的情况下，只能继续用手从底下往上扒。我扒呀扒，终于扒到一个脑袋，摇了摇，嘿！有反应，这脑袋正好卡在金字顶梁与大床边形成的一个夹角里，旁边还有块石头。我轻轻地移开那石头，他也挪动了一下还在流血的下巴颏儿说：他身上没事，腿被砸中了不能动，他媳妇在床底下没受伤，快救救我和我媳妇！我安慰他几句后便小心翼翼地开始扒他身上的瓦砾，还好上半身真的没受什么重伤，只是脚肱骨被一块石头正正地砸中，像一条被撅断的棒子一样，那惨相怵目惊心，过目难忘！当我们拽他出来时，他马上摘下身上唯一值钱的手表往我怀里塞，嘴巴里含混不清地说着什么，我也听不懂。再当我们抬着他与老人靠在一起时，却发现老人歪在一边已经没气了！此时我也才发现这爷孙俩人均是赤条条的。雨不停地下，风还在不停地刮，我脱下上衣给他穿上挡一挡风雨，并把手表套回他手腕上，那条断脚在雨水的冲刷下露出血黑血黑的伤口，我们没法处理，估计够戥。我想先保命吧！我们一刻不停地去救床底下的孙媳妇。我扒开碎瓦砾和尘土之后能看见她在床底下蜷缩一团，厚厚的尘土在雨水的作用下好像壘了一堵矮墙，拦在床边，我伸手进去拉她，她却死活不肯把手给我，嘴巴里发出带着哭求的哀吼。真没辄！这时一位老乡路过也准备帮把手，一听那哭声便拉着我的手说：当地民俗是男女睡觉都一丝不挂的，她这是没穿衣服呢！说完话就扯下那床单往床底塞，不一会孙媳妇惊慌地钻出来，很尴尬地爬到她丈夫身边，寸步不离地相

互依偎着，抽泣起来的哭声不大，却撕心裂肺。面对九死一生的灾难，能幸运的活着，也许哭声就是告诉彼此我们都还活着的最好办法！

我摊坐在一块再发生十级地震也没危险的空地上，数着血肉模糊的手指头，对突然安静下来的环境感到更可怕。我宁愿去不停地扒那些瓦砾，使出浑身劲去搬开那些房梁，去安慰那些被扒救出来的人。而坐在这一会，就让我回想起一路走来所见所闻的可怕和恐怖：刚才那老人我背他的时候没发现他有伤，说话引路都正常，怎么一扭头就没了？那对小夫妻我只听清他俩说谢谢解放军叔叔这句话，其他的更像是受惊吓后情不自禁的胡言乱语。此时我也受不了了，脑袋里产生一个念头：不能停下来，去救人！

天渐渐黑下来，我才发现已经扒了一天，只救了两人！唐山地震后地面上无法找到一块全瓦，真是箪食瓢饮。

集合哨响了，区队长喊我们回军部补充点东西再来，我们三三两两、精疲力尽地往军部赶。当我看到临时支起的灶前挤满了蜂拥而来的老百姓，仿佛看到战争电影里难民争抢粮食的镜头。

我看见一个大约十岁的小男孩被人群挤了出来。他浑身上下像抹了一层灰浆，头顶上有一道擦伤，血已经结疤了，脸上薄薄的灰浆掩盖住惊恐，露出两颗眼珠子发出乞求的眼光。身上没有穿衣服，赤条条地他还想挤进去，可毕竟太弱小根本挤不进去。他回头望了望我，好像在央求，嘴巴里发出一阵阵无助的尖叫。无奈汹涌的人群谁也听不到，人群仍然是拥上去又退下来。我瞅见灶台上放着几个空簸箕，那些抢到馒头的灾民发疯般的狂啃着，就像吃了这顿没下顿一样。那孤零零的男孩无论如何是抢不到馒头吃的！他只好学着前面的人一样，高举合十的双手，不停地喊叫：解放军叔叔给我一点粥喝吧，给我一点粥喝吧。

其实我肚子也在打鼓，此情此景我有点犹豫不决，想帮那男孩一把。不料区队长把我们推到一边并低声命令到：马上离开这里！我心里很不是滋味。

我最终也没见着那男孩吃上一个馒头或者喝上一口粥，脑袋里却又多了一个邈邈遑遑、活生生的小身影，总在踉踉跄跄地抢吃的，又总也抢不到。晚上的恶梦里总有一个被挤瘪的男孩、一个被踩瘪的馒头交替出现：一会我看到一

个被踩瘪的馒头滚进废墟的一个窟窿里，所有灾民都不敢去抢，因为白天所有灾民只干一些协助性的工作，他们都不敢靠近倒塌的房子，他们非常害怕被再次砸进去！所以，这个馒头打死他们也没人敢伸手去掏！没想到那男孩一个箭步冲过去，不顾一切地去掏那馒头！这时余震来了，我使出浑身的力气去拉他，他还是掉进那黑色的、臭烘烘的窟窿里……我懊悔地惊叫起来。我被刘为鹏连拉带叫地推醒才知道是在做恶梦。

余震真的很利害，后来我干脆不闭眼睛睡，眼睁睁地看着不停的余震把我和背靠背的刘为鹏震开。我们爬起来再靠，余震再来，直至我们被震得像已晕厥的人一样歪倒在一边，爬不起来、看不见那男孩子为止！我一刻也不肯放弃，瞪着眼睛口里继续呻吟着：孩子，孩子你在哪里？坚持住！叔叔在这里……叔叔在这里！

就这样三天三夜我们没吃上一口军部发的口粮。从第二天开始我们就被分批安排去倒塌的唐山百货商店，一人抓一把白糖，喝一口白酒，就当一天的口粮了。也有人吃饼干喝生水后泻肚子，不得不去上海医疗队那里打针。第三天教导队领了新任务，并配发全套防毒面具，与陆军38军一起开始收尸体、运尸体、埋尸体！

从地震的第二天开始，路边就摆放着无数的尸体，经过风吹雨打之后尸体开始肿胀，空气中弥漫着臭腥味。一些刚被扒出来的活人被放在尸体旁边，嘴里不停地重复地喊着谢谢解放军，声音由激动变得微弱，从被吓得颤颤抖抖一直到嘴角蠕动后奄奄一息。当医疗队的担架赶来时，许多这样的人还是没挺过来。我想昨天那老人可能也是这样没的，老人坚持听到我们说床底下有人的时候，心一放下就气绝走了。

当第三天唐山已经恶臭无比的时候，我们放弃了手上的一切挖扒工作，唐山市上空几架安24双翼飞机开始低空盘旋，喷洒着消毒药水。我们则开始执行二十八天流泪不流血的“仵作”命令，每天有抬不完的尸体。

晚上与刘为鹏背靠背地坐在军部操场上。尽管累得要死，但就是不敢合眼。白天把一具具腐烂发臭、缺胳膊少腿的尸体装进塑料袋里的情景总是忘不掉，根本睡不着，面朝天空，潸然泪下，睁着眼睛到天亮。余震不停地来袭，我们

已经不再害怕了，可是唐山人民仍然在余震后再次轰然倒塌的房屋下继续死亡，随处可见的地震棚里坐着惊恐万分的老人妇孺和孤儿。一些只受了轻伤的青年则组织起临时看护队，在倒塌的街道民房、工矿厂房四周巡逻，看家护厂。唐山这座一百一十万人口的城市已经死伤过半。

第四天情况开始好转，全国各地的救援物资运抵我军机场临时仓库，食品及日用品堆积如山。其中以辽宁支援救助的物资最为实用，像烙饼、馒头和水、衣服裤子和手电筒，而南方的救援物资多为一麻袋一麻袋的粮票和钱。这时我们军械区队又分成两队人马，我和刘为鹏继续当“仵作佬”，叶国强他们白天分发衣物，晚上在机场站岗放哨，保卫着抗震救灾总指挥、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等首长。也从这天开始我们一天才有一顿饱饭吃，我也领到一套新军装，恢复了军人的原貌。由于第一天把上衣给了那小伙子，第二天裤子给了煤矿学院的女生，第三天我就剩背心裤衩了。当时的情形是穿军装的是灾民，穿背心裤衩的是咱当兵的……

八月二十八日，整整一个月的悲天悯地，把我变了一个人，打一场仗不外乎生死和胜负，而一次地震死伤几十万人，谁胜谁负？在自然面前人定胜天吗？其实，在这次抗震救灾中，谁离死亡都很近，活着只是侥幸，我们的坚强是为更多人能活着，为那男孩有个明天，**我们当兵不就是为了老百姓能活着，能活好吗！**

我们结束了抗震救灾的战役回到遵化教导队，刘为鹏才对我说七月二十五号他接到家里的来信，七岁的弟弟意外溺水身亡，当时他也处在悲痛之中。可一参加抗震救灾之后，看见唐山灾民的生生死死，家里那点意外就觉得不算啥了。

教导队修整一周后准备复课。不料我们军械学员赵玉东患上了地震综合症，晚上隔三差五地喊“地震啦！地震啦”！两个巡逻哨便使劲地敲锣和吹哨，每次大家都跳窗户、踹开门地跑出宿舍，很多人都受伤，但没人不相信地震不会再来！最终教导队将赵玉东送去石家庄陆军总医院经过系统治疗后，“地震”才真的没有再来。

指导员的补课，臧新义、陈泽春、林东海、刘为鹏、叶国强和所有七六年以前的老兵，他们抗震救灾的真实故事，深深地打动着。一中队虽然不是英雄连，但正在唐山驻训的七二团和七六年的全体教导队新兵那种摧锋于正锐，挽澜于极危的集体英雄主义，不愧是我们这些新兵永远学习的榜样。

六十二. 改革之声，人心思变

在四中队校炮的时候才知道黎晓东、王海平、陈念成、石林被分到了七零团四中队。由于七二团、七零团的四中队都在一个营区里工作生活，我们团四中队的军械员温世松就没那么孤单了。我来找黎晓东玩，也一下子把两个团的老乡惊动了。大家嘻嘻哈哈地说笑，很快就到了中午饭的时间，尤其看到四中队是坐着吃饭的时候我特别高兴。饭桌上我小声地讲老孙那封信，老乡们则憋着气笑弯了腰。王海平不动声色地在桌子下面挖出两勺午餐肉罐头，偷偷地放在我的碗里。尽管我眉飞色舞地讲老孙的故事，但这两勺午餐肉的香味还是打动了我：这个王海平，生性腼腆，爱微笑，性格柔善，言语不多，在教导队的时候他就很少和爱闹的老乡在一齐，老觉得他人单影孤的。在教导队遍地都是老乡的环境里，他不易亲近的样子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而这两勺午餐肉一下子打翻了我对他所有的印象。我心里惊讶地问自己：是不是我的眼睛看错了？是不是我对人的判断力搞错了？我们已经吃了那么久的地勤灶，肚子里也不差油水了，他竟还要神不知鬼不觉地给我加料？怎么回事呢？我乘着老乡们笑的时候一偏头问到：家里寄来的？他低头回了一句：是在教导队时没吃完的！这句回答勾起我在吕田的知青生活的回忆。那时我们几个月不见猪肉是常事，有个别老的女知青会在最难熬的时候偷偷地开一罐自家带来的午餐肉罐头与最要好的人分享，我哥是老知青，自然少不了分享。我则沾着小弟弟的光，也被她们疼爱，总能在其中分享上一勺。所以午餐肉的分享与味道被我看成是疼爱和关心，渐渐地产生了一种情结，谁给我午餐肉吃，我会记她一辈子的好！

我知道王海平是海运局的子弟。父亲外派在香港工作，家庭经济条件很好，也是知青兵。他与我们一样为了打越南，放弃了去香港的工作机会，毅然决然地选择当兵。我通过这两勺午餐肉又重新发现他除了有柔情铁骨的一面外，还有深挖洞、广积粮和当领导的远识。

饭后王海平说去他那坐会儿，我便与他有说有笑地回中队宿舍去，陈念成哼唱着每周一歌《泉水叮咚》跟在后面。当我们一进楼道里时，陈念成那浑厚的美声唱法一下子突显出来，可又与民族唱法的《泉水叮咚》很不符，惹得二

楼的北京兵扯着嗓子喊：“嘿嘿嘿！楼下那台广东人民广播电台收音机的开关能不能拧小声点？我们可要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广播剧《西西里柠檬》了”！陈念成只好停下来，润了润嗓子，不一会又清唱起《西西里柠檬》中的主题曲：高高的山岗，一片鹤黄，心上的人何时重返故乡……这时真正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配乐响起，一楼二楼鸦雀无声。

我坐在王海平床边的小马扎上，倾听着《西西里柠檬》的重播，多么熟悉的声音，多么熟悉的音乐，几乎能背出来的台词，仍旧打动着，让我情不自禁地想再次动手抄下那几句精彩动人的爱情话语。我的眼睛向他枕头边搜巡过去，看到一张小小的彩色画纸，于是我转头望向他，用手抓笔的样子问他有没有纸和笔？他好像明白了，却给我拿来一个很洋气的彩色包装盒，我定眼一看：嚯！精美极致的包装上印着是缺胳膊少腿的日文：三洋什么的，但上面印着一台铁匣子则似曾相识，我打开盒子一看，原来是一台黑色的卡式单放机，真新鲜！

录音机我上高中时就玩过。那时同学大宏不知在哪搞了一台单位里开大会用的录音机，死沉死大的，我们哥几个轮流录自己的声音。轮到我时我竟不知道该说点什么，大宏说随便说什么都行，呆会听完后洗掉就行了。于是我扯着嗓子大吼：操你妈了个逼！同学们笑的不行。大宏学着大人的口气说：“呃，你怎么骂人那”？同学们还是笑，笑到都不记得把那句骂人的话给洗掉。第二天我们想起这事时，还是笑足了一天。看到这台单放机上那六个琴键开关上的箭头指示我有了疑问，他低着头凑在我耳边说：这台日本产的三洋牌卡式单放机，只可以放磁带不可以录音。他又拿出来十多盒录音带，有香港许冠杰的歌，有台湾邓丽君的歌，还有灵格风的英语学习带。他指着许冠杰的带说：“这首《尖沙咀速写》已经被他们唱熟了，现在已经有人说话了。的确，天天一到中午都‘尖沙咀苏西’，唱得过瘾听的却很烦”！

我开始羡慕地摆弄着单放机，脑子里突然想起107的冯机械师曾问过我广东正流行录音机的事，在北京也开始流行一种叫“板砖”录音机，特时髦！这会我明白了，我手中的单放机正是北京人俗称的“板砖”，真形象。

《西西里柠檬》播完后，陈念成就来开播许冠杰的歌。一会楼上楼下、南

腔北调地齐声欢唱：“尖沙咀苏西点只咁简单，佢老豆勤力惯，响街市卖鸭蛋……”

他对我说：才寄来一周时间，许冠杰的这首歌全中队的人都会唱了。他们不问歌词只跟节奏，怪得很！邓丽君这盘带的“在水一方”、“梅花”都很好听，也很适合北方人唱，可他们偏不爱听。只有陈念成晚上爱抱着“板砖”在被窝里听。他无奈地摇着头，自言自语地说：“我们许多知青去偷渡，往香港跑，现在是香港的商品往内地跑，广州人不偷渡了，倒是香港的商品在走私进内陆，这款机北京已经有了！广州已经开始搞改革，人心思变了”。

看着我爱不释手的样子，王海平待人友善的软肋被我击中，再一看不易亲近的表面印象荡然无存。他开始收拾摊撒一床的磁带及“板砖”，悄悄地对我说：“你拿回去听吧！别让他们看见”。

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我心里还在盘算如何开口借，万一遭遇他不借时，那种尴尬的场面我将说些什么？而他慷慨的一句话，反而使我一下子有了不必客气的理由，所以必须马上偷偷摸摸地离开四中队。一路上满脑子里充满了许冠杰调皮与中肯的曲调，倍感轻快，没一会就回到一中队了。

当我也到把音量调到最大时，一中队也瞬间沸腾起来，我的房间一下子挤满了人。广东兵带头哼唱每一句的首尾，在明显的节奏下，大家像打了鸡血针一样兴奋起来。张强不知是什么时候摸进来的，拿着笔纸想记抄歌词，但是方言像拦路虎一样，让他怎么抓耳挠腮也记不下去。正当这时中队长来了，房间里的人看见他拉长脸的样子，欢快戛然而止。他严肃地问道：“这是你的”？我回答说：“是借七零团一个老乡的”。他问：“唱的是什么歌？怎么阴阳怪气的”！我说：“是一首粤语歌叫《尖沙咀速写》”。他怀疑地问：“什么速写？不是画画才叫速写吗？你蒙谁呀！你赶紧把歌词给写出来，我要看看有没有什么黄色的内容，先关掉机”！

张强也十分担心地问我“歌词没毛病吧”？我说“绝对没毛病！但一字一句地写出来会很难，因为粤语不能直接翻成普通话，搞个歌词大意还行”。张强笑着说：“那是！我就要歌词大意”。

点名后，我把歌词大意送给中队长审查，他把张强也叫来，由张强念，他

一字一句细心地听：〔注解：尖沙咀是香港的一个地名，一条很热闹的街，有个女孩叫苏西〕有她那么靓的却没她那么时髦的，尖沙咀苏西很不简单，相貌与身材非常好，很扎眼，想再找到一个像苏西的都很难。她很有个性又很好玩，最喜欢开车在青山与别人斗转弯。每天起床很晚，喝早茶时吃几笼虾饺就当吃午饭了（广东人香港人的早餐就叫喝茶是一种生活习惯，虾饺即用虾肉做的蒸饺），思想开放挺会生活的。尖沙咀苏西从不操心那两顿饭，她爸爸很勤劳，在街上卖鸭蛋。尖沙咀苏西家里有很多衣服，有橙色配绿色的，有米色衬蓝色的，每套都很性感。她见到靓仔眼睛会猛眨，风骚又销魂什么事都大笑，总是去跳“的士高”通宵达旦，搭肩搂背无忌惮。希望尖沙咀苏西光阴别浪费，青春一去空悲叹！

中队长使劲地嗯了一声后说：“就是最后一句还中听：青春一去空悲叹”！张强接过话说：“嗨！就一个不懂事的孩子，在瞎玩呢！一位大叔很中肯地说了她一句，对不？这歌改改词，说谁家的孩子都行！这歌没毛病，太没毛病了！中队长，您说呢”？我没等中队长说话便抢先说：“我还有邓丽君的歌带，你们一听就明白，不过有点靡靡之音的味道”。中队长说：“你怎么不早说！快都给我拿来”。我连忙把“板砖”和所有带子一并给他捧来，心想通通审一遍吧，这几天不听就是了。

当我再去取“板砖”时，中队长对我说：“过两天臧新义的家属来探亲，邓丽君的歌他俩听合适！借他听几天行吗”？我说：“太行了”！他笑着对我说：“他老婆听了这些歌之后对他的要求恐怕会更高咧”！我似懂非懂地问：“那怎么办”？他说：“什么怎么办！当兵的冲啊！死顶呗”！

臧新义夫妻美美地度过了十五天的探亲假。我见到他便问：“嫂子走了”？他说：“嗨！总算走了”。我一听他这口气好像发生了什么事似的，于是马上换了个话题说：“那邓丽君的歌好听吗”？他更生气地问我：“谁让你尽拿邓丽君的歌给我俩听来的？妈呀！十五天我站在水中央，真受不了啊”！我委屈地说：“是中队长要我给您准备的呀”！他怒气冲天地说：“今年底他家属来探亲，你也让他好好的听邓丽君的歌”！我乐了：“中队长是铁打的，没事”！他一横脸说：“没事？十五天啊！就是铁棒杵在水中间也弯了……嗨！你不懂，等他家属走了之后你再看他，和我一样，撒尿也得扶着墙”。

六十三·接兵新任务

时间飞逝，光阴荏苒。

在教导队的时候无法想像中队里的生活是那么多姿多彩。时间没有偏爱谁，在平凡中公平地度过不平凡的每一天，它像湍流不息的河水抚摸、打磨着每一块石头。

我重复着去年的时间，却与去年成长不同。夏天里没法再参加助民劳动，秋天里也没法再经历一场抢粮的紧张。我渐渐地懂得：**当兵是生命时钟里的一段新开始，当兵的人无论走到那里，都是对时间的担当，没有虚度年华的。**欧阳海短暂的一生能谱写出英雄的乐章，那些国家地震局的人，对时间敷衍了事、陌视人民生命，后果是祸国殃民，让人永远唾弃。

自从来到一中队，大家工作、学习、生活都在一起，原以为谁好谁赖一目了然，通过长时间地接触却发现并不是那样。像林东海这批76的兵，平常并不像英雄那样，事事表现、事事突出，但只要仔细观察就能发现：没有人事事争当英雄，只有人事事学习英雄！在我眼里他们就是英雄，他们仍然孜孜不倦地向英雄学习，毫无保留地向我们新兵传授着各项工作技能，不厌其烦。林东海对我的严格要求完全符合部队里传、帮、带的革命老传统，而他自己抗震救灾中的表现从不挂在嘴边，我不问他也不说，严守着部队要求他们不对外传的纪律，即使说也毫无显摆的意思。我对他说“是时间告诉我们，你们是英雄”！他则说：“时间亦告诉他，国家无战事，军人有牺牲，没那么多英雄！当兵的人穿上这身衣服就得对得起国家和人民，抗震救灾中咱们部队也有战友牺牲，比起那些牺牲的战友，我们活着的人有什么理由去说自己是英雄呢”？他朴实的话让我感到英雄的生命在延续，我们新兵在成长路上时时刻刻不能有半点放松。

抗震救灾让76年以前的兵都经历了生死的考验，等于上了战场。我们79年的兵为自卫反击战而来，我们亦要上战场，只是时间的迟早问题。

放单飞已经五个月了，原来总指望有林东海把关的那种工作依赖性已经被自己克服和甩掉了，独立的工作态度、认真负责的工作热情、自动自觉的互相友爱已经被养成习惯。林东海对我已经全身心融入一中队感到非常高兴，我对

他的无私的传授和无言的鼓励由内心表示感谢。我知道：一个人出身在一个好家庭很重要，遇上一个好年代很重要，碰上一个好老师很重要，有一段好经历很重要，有一个引路人很重要，有一个好领导很重要，有一个学习的榜样很重要，能上一次战场很重要！所有这些能看得见、能摸得着最重要！林东海对我很重要。

季节在重复，时间在变化。在紧张有序的飞行日里，看见起飞线上歼六一架接一架的起飞，起飞动作一次比一次标准，新飞行员、新机务兵与太阳一样，每天都在变化，每天又都是新的。

一场秋雨一场寒，三场秋雨不穿单，早晚凉已悄然而至。时间告诉我一年一度的新兵要来啦！

夏天的时候全中队人员就开始将楼前的那条土坡路进行修理归整。中队长说我们天天走这条路，日日看着路边的斜土坡，哪天下一场大雨这土就滑下来，我们进出就成问题，所以我们必须要在土坡上壘一层石墙，防止土坡倾倒下来。于是全中队总动员，各专业分队利用周日的时间推着板车去山边运石头，日积月砌，竣工的日子已指日可待。

入秋以后，当秋雨已经变得不那么可怕又有新兵下来的时刻，中队长那股高兴劲占了主导，因为抓住人的思想工作是最重要的。在中队缜密的带兵计划中，我被安排去教导队接新兵，为此我还高兴了一阵子。可当洪分队长向我布置任务之后我仿佛觉得，所谓接新兵怎么就像个押车的？唯一让我高兴的是回一次教导队，看一回宗队长，再听一次洪钟般的点名声。

中队长一听我说接兵只是美其名而已，便大笑地说：“这是中队派给你的一项任务，任务本身没有肥瘦之分。去年教导队把你分来七二团，今年你有机会回去看看宗队长，表示一下不是挺好的嘛”！指导员也笑着说：“往年一中队是不派老兵去接新兵的，因为按七二团的送兵顺序是四中队、三中队、二中队的都送完了。剩下的就是我们一中队的，也从来没有搞错过。为什么今年要派人去接新兵呢？那是因为我们重新认识了这个问题：每一个新兵经过教导队一天的紧张分兵和热切期待，终于知道要去的团，心里都是很高兴的。过去我是背着背包唱着歌一路走到团部的，当时我一路走一路向老兵打听我们被分

到那个中队，老兵也很自豪地向我们新兵介绍团和中队的情况，走一个多小时的路谁也不觉得累！现在想起来那段路走得很温暖很有必要，因为团和中队的基本情况在路上我们新兵就大概了解了，所以新兵融入中队就有了思想准备。现在我们条件好了，一上车十分钟就到中队。将来条件会更好，可是坐车的时候不能忘记走路是军人必须的，不然红军的光荣传统会让我们扔光的！黄爱国的错误怎么其他中队没有出现过？而杜绝类似的错误也不可能用补课的办法来彻底解决。因此必须从新兵到中队的第一天开始抓，抓政治思想、抓想法、抓看法。如果一中队没有派老兵去接，那新兵就会有看法有想法，那我们中队对新兵的思想就不摸底将来怎么有针对性地一带一的有效工作？就像这杯水，明明杯子里还有半杯凉水，你不先将凉水倒掉，就往杯子里倒热水，那这杯水会很热吗”？指导员的话句句在理，我听了之后都有点担心自己能不能在十分钟内给新兵一种像家里人的那种温暖和信任。我对指导员说：“黄爱国的错误真的引发了中队这次派人去接新兵”？指导员说：“我们各自寻找原因！一个人得了病就要治，我的办法是让来一中队的兵不生病，在一中队健康地成长！你是去年的新兵，派你去接今年的新兵，一夜之间由新变老会有许多感触。别小看只是比其他人多接触了那么一小会，你的热情别人会记你一辈子！当然你是代表一中队，记住啰，你是带着一中队的热情去接新兵的”！中队长一只信任的大手使劲地拍在我肩上，让我一下子高兴地笑出声，心却沉重起来，毕竟我还是个新兵啊。

指导员接着说：“去年新兵到一中队的时间已很晚，一下车就得往饭堂跑，还要吃羊肉蒸饺出新兵的‘羊相’，好像要弄新兵一个下马威似的！这些事尽管不是恶意但总是失去了战友之间的体谅之情，不应该延续下去。你看明天新兵一到你就成了老兵，老兵就要有老兵的样，这是我们一中队的新兵名单，你要在新兵上车时逐个核对，绝对不能搞错”！中队长接着说：“还有咧，今年的新兵下来后将与往年不一样，团部决定恢复传统教育：集中新兵由政委讲团史，由大队长讲机务大队的发展史，各中队再讲中队史。这‘三史’学习完毕后才由老兵一带一。你的任务是带领新兵学‘三史’，为期一个月。在这一个月中，学习与劳动相结合，把斜坡上最后的那点活干完，让新兵们早点融入一中队，

让这批兵的汗水早点洒进这堵墙，那多好啊！怎么样，这还是押车的任务吗”？我低头一笑说：“不是不是！中队领导这么相信我，我一定好好带，保证完成任务”！

晚上辗转难眠，去年吃羊肉蒸饺出洋相的事又浮现在脑海里。新兵老兵的概念一下子还没转换过来，想想两个年头的新兵生活一夜之间就将结束，真有点诚惶诚恐、忐忑不安的。

明天早上还要去饭堂问一问司务长，晚上是吃羊肉蒸饺吗？我翻开指导员给的那份新兵名单快速看了一眼：方德成，高枫，谢宏，扬荣德，刘中海，李学平，何林，申力，颜雄峰，陆卫忠，宋建清，陈小荣，扬春荣，李松江，李雪民，周国忠，毛建军，殷建林，朱有康，章惠伦，姚松林，钱彬渔，劳福民，周朴。

明天早上一定要全部背下来！嗨，熄灯前我比谁都忙。

六十四.带兵的人

这批兵嘴巴甜，把教导队的叫法带来了中队，天天班长前班长后地叫，搞得我真不好意思。因为中队里只有中队长、分队长，根本没有班长的叫法，新兵们这一叫使中队里上上下下都挺好奇的。没几天中队里也没人叫我小李子了，硬生生地把班长这个职务在中队里叫起来了。

叫班长最勤的数四川成都兵方德成。这个兵很有特点，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开会时，他一边认真听一边做笔记还一边冒大汗。我很奇怪：天气已经入秋，开会本身也是静心静气、屏气凝神的事，怎么会不停地冒大汗呢？还有在会后的讨论中他总是带头发言，普通话里夹杂着成都话，尾音中方言味很足，当我们听不大明白时，他会加上肢体语言来辅助我们理解。例如他说：“我们在南方打越南，苏联鬼儿子在外蒙古陈兵百万，妄想牵制我军的进攻，那我们就来个青石板上撒豆豆”。我们愣了，都不懂这句歇后语，他一拍大腿口里蹦出后一句话：“就是硬碰硬嘛”！一会儿大家才理解过来，讨论气氛一下子就被推入高潮，有的捧腹大笑，有的义愤填膺，讨论的时间一会就不够用了。我很快发现这样有趣的讨论真是前所未有的：在教导队分专业学习后，各专业以自己班组为主进行讨论学习，各专业的术语、隐语渐渐地被滥用在各种场合，像四个

专业齐聚一堂本应该是一题各表的，硬是被方德成像拧麻花一样用方言归拢了。我不得不记住他！

讨论休息时我看见方德成使劲地抽着烟，恨不得把烟吞到脚跟底下再慢慢地吐出来。我笑着问他为什么开会也出大汗？他脸一红，腼腆地用成都话对我说：“班长啊，那个事我都不好意思说！七九年六月我准备高考，哪里晓得春节一过，奶奶走了。我是奶奶一把带大滴，在我的世界里奶奶就是天，现在天不在了，我悲痛万分，结果高考差了几十分。名落孙山后整天呆在屋头里，开始烟不离手的生活。年底街道有招兵的名额我就去了，当时就想上战场去打越南，死在战场上算球！给家里留个英雄的牌牌嘛。可当上兵才晓得北空离越南远得很！上战场没得那么容易，团里开会说全军都必须轮战，那什么时间轮战轮到我们团？我心里开始着急，什么时候轮到我头上更是着急，所以一开会我就着急，一着急就冒大汗，一冒大汗就想吃口烟压一压汗缓解一下情绪”。我听完之后大笑，并对他说：“求战心我们都一样”！

哦！原来吃烟和冒大汗都是有故事的。

方德成也追问我真的没吃过烟吗？我坦然地告诉他：上高二就开始偷偷吃烟了，当时是好玩。后来是追求与众不同，下乡务农时则是为了偷懒。当兵后这些都不需要了，所以在上火车前就戒掉了。我还告诉他，冬天马上来了，中队的楼房与教导队四面透风的平房不一样，很密蔽，房间楼道都不允许吃烟，机场更不允许！你若不戒烟会很难受的。他一听这话大汗又冒出来了，口里不停地骂：“狗日滴，锤子！锤子！锤子”！看来我吃烟的理由和时间以及戒烟的原因触动了他。我不知道此时此刻他是自责还是痛下决心要戒烟，而我影响到他则是确信无疑的。中队长曾对我说过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影响到他身边的人一起进步才行。我不是党员，吃烟也不是什么大事，我竟然无意中用了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通过讲述，启发新兵摒弃不良嗜好，要新兵们尽早产生集体意识，在老兵一带一的工作中对中队的规矩要有所敬畏，使中队里严格要求每一个人不会成为一句空话。

一天天的开会学习、讨论和劳动，很快地我将 22 人都过了一遍，随时准备向中队汇报。不料指导员的一句话还是把我问倒了。他说：“张强今年要走，

新兵里谁能顶上文化教员这个缺”？我说“不知道”。他把脸一横说：“你怎么能不知道呢”？我说“有十几个人都参加过高考，选一个人也不难，但是具备有教员素质的我还没看出来”。他生气地说：“嗨！你是抓到了鹿都不会脱角啊！那个方德成我看就可以”。我说“他一发言就脸红，满口跑方言，要是当数学教员讲 $X+Y$ ，非把我们带到成都的沟里去不可”！他大笑起来说：“谁第一次上台讲话都脸红，我刚当指导员点名时还说错话，把该批评的人念成了表扬的，还不是惹得轰堂大笑嘛。可是第二次就好了。我每次看到你们讨论时，方德成都是最活跃的，他那种敢于面对就是教员应该具备的素质，否则学员一提问教员就傻眼，那还教个啥嘛！你要知道七二团是个出人材的地方，你们军械分队的张教员就是例子。然而人材要我们去发现，敢用人才能发现人！我看方德成能当文化教员，以后还可以回教导队当机械教员，将来考军校都行”！我惭愧地不敢再说什么。他则继续说：“班长同志，一个带兵的人不光是喊口令、集合队伍那么简单，要把你当新兵时的初心、把你新兵时走过的路、把你一路走过来的心得体会和教训都传授出来，还要发现每个新兵的特点。这批新兵目前不知道自己在中队里还能发什么光、发什么热，你与新兵们朝夕相处、打成一片，只要稍加留意给一些鼓励和启发就不难发现他们的特点。一旦有机会，中队将大胆地启用他们。今年底这个机会就来了，听我的，把方德成看准啰，说不定依将来也能当……”！

我发现指导员的眼光那么锐利、专注后，觉得自己浅显得无地自容。在他还没有说完最后那句话时，我便羞愧地跑开了。

六十五. 裁军

周一机场上的雾，在腰际下肆意翻滚，狰狞横行。我第一次见到这样浓的雾，好像飞行员说的复杂气象一样，云层很低很厚，穿过去才知道上面还有一层云才看到蓝天。现在我的身体就有种穿过第一层云的感觉，我看到真的还有第二层云，同样很低很厚，像一块看不到边的巨大黑色海浪。以往机场上呼啸而过的北风会把雾扯开一道口子，让太阳照在地上，可今天北风在偷懒，太阳

也偷懒，能见度大约只有 50 米，只有我们和寒冷如常地坚守在机场上，纹丝不动。

凡是飞行日，我的生物钟就调校在凌晨三、四点钟起床。一到机场就开始有序地给 103、104、107 做飞行前检查。吃过早饭后就开始与机械员一起挂牵引车，一架接一架地把飞机拉到起飞线，等待着自己的飞机起飞后，开始一天的紧张工作。

站在 103 旁的指导员对中队长说：“今年小雪还没到，雾霾却先到了，看来教练机今年冬天又遇上飞复杂气象的好机会了”！中队长说：“今天的雾霾太大了，恐怕又得教练机先飞上去看看才行”！我在 104 尾翼与王金明一起忙活着，偷听到这对老机务的对话后，心想：只有 50 米的距离就看不见人了，今天真的是领教了雾是雾，雾霾是雾霾！这气象是教练机的天下了！

果然，教练机 157 飞上去了，没一会中队接到塔台命令，只留下教练机分队飞复杂气象。于是我们开始清点工具，填写飞行日记，与机械员一起盖好飞机篷布后搬师回朝。

九点，机务大队集合开会，由团政委宣读中央军委的裁军令及解读文件精神。我们一听是裁军令，会场就骚动起来。政委在台上停顿了一会，便马上严肃地说：“今年三月份，中央军委决定军队再次进行精简整编，能交给地方的就交给地方，像工程兵绝大部分就地交给铁道部。今年八月中共中央批转了中央军委《关于军队精简整编的方案》，也就是说建国以来第六次裁军开始了。这次裁军数量是 100 万，裁军目的是精简机关、压缩非战斗人员，解决臃肿问题”。

听到裁军 100 万时，我的头皮一阵发麻，像被泼了冷水一样。中越自卫反击战的轮战才开始，我才当上老兵，刚放了单飞，日盼夜盼上战场，怎么突然间搞出个裁军令来？真让人匪夷所思！政委显然对台下的议论早有所料，于是换了个口气说：“裁军对新同志来说是个新鲜事，对老同志来说则是个老话题。下面我就建国以来的五次裁军做一个回顾，使同志们对裁军有一个清楚地认识：第一次裁军：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毛泽东主席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向全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同时还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为了这一天，东北老航校将从日本鬼子投降时遗留下来的、在蒋介石手里缴获来的几十架残缺不

全的飞机七拼八凑，凑出十几架完整的飞机参加检阅。那时盘踞在台湾的国民党反动派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经常派出飞机和军舰骚扰我沿海地区人民。对此，毛主席和党中央决定要建设一支强大的空军和海军。当时我军总数量是550万。一九五零年五月，中央军委决定裁军100万，给空军和海军的发展留出人、财、物的后勤保障。可惜不久抗美援朝开始，原来脱下军装的战士又穿上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新军装，赶赴朝鲜。到一九五一年底，全军总人数竟达627万，是我军有史以来最多军人的时期。

第二次裁军是从一九五二年一月开始的。当时抗美援朝打得如火如荼，地方经济建设的环境很复杂。中央军委按毛主席批准的《军事编制计划》，将95万的地方部队就地转为公安部队，增强了反敌特能力，保证了祖国大后方生产的物资源源不断地送上抗美援朝的战场。

第三次裁军是从一九五三年八月开始。随着抗美援朝的结束，中央军委制订出分时分批地实施裁军计划，仍是以裁减陆军为主。

第四次裁军是从一九五七年开始至一九五八年底结束。同志们，裁军不是简单地裁减人数，而是通过裁减重复的机构，消除人员超编带来的臃肿问题。我们空军就将原来设置的空军司令部与防空军司令部合并，建立起我军空防一体的空军体系，同时我军各军兵种都得到了飞速发展。

经过第四次裁军后，我军经历了三次局部边防战争的考验，分别是：

一九六二年十月中印之战爆发，我军在经过四次裁军后实力大增，最终取得了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的完全胜利。

一九六九年三月份中苏爆发珍宝岛之战，我军艰难取胜。

一九七四年一月，我海军七十三大队和十大队四艘舰艇在西沙永乐群岛海域担任正常巡逻警戒任务时，遭到南越海军的挑衅和炮击，我海军联合陆军空军和民兵，奋起还击，一举击沉敌海军护卫舰一艘、击伤驱逐舰三艘，并乘胜收回西沙全部岛屿。

第五次裁军是从一九七五年开始的。经历了几场边防战后，不难看出一打仗就增兵的大陆军现象，同时文革期间部队组织编制混乱、比例失调、机构臃肿的问题、干部数量严重超标的问题已经到了不得不裁撤的时候了。

这次裁军是第六次，是在中越自卫反击战主攻战结束后，在各军参加轮战之时开始的，难免引起一些同志的思想波动。从五次裁军的规模上看，都是以裁撤陆军为主，空军则在裁军中成长起来。也许有同志会问：怎么我们空军很少参战呢？毛主席说过：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抗美援朝时我们有少量的飞机参战。中印之战、中苏珍宝岛之战、中越自卫反击战表面上看空军没有参战。其实不然，同志们一定记得去年冬天我们机场的一级战备吧。苏联在我边境陈兵百万，企图动摇我军对越自卫反击的决心，结果我空军在中央军委的指挥下坚决应对，并且做好了打大仗的准备。正是由于我们空军今非昔比，苏联才不敢轻举妄动，使他们的牵制计划落空，才有我陆军的自卫反击战能长驱直入，达到了教训越南进犯者的战略目的！从另一个角度上看，我个人认为：我们空军是以绝对的优势压制住越南空军，配合陆军取得了自卫反击战的最后胜利！所以说空军当然参战了”。

听到这里，我在教导队的疑问还是没解开，既然空军是绝对优势，那为什么我们的歼六不飞到越南上空来一通狂轰滥炸，减少陆军的伤亡呢？打仗不是打优势吗？不过政委说空军的参战是应对苏联侵犯，这点我猜对了。

我们听完了政委的讲话，终于爆发出热烈的掌声。政委最后说：“这次整建制地将工程兵、铁道兵转入铁道部，是支持地方上即将在沿海城市开展的一场改革开放之初的大规模基础建设而做准备，同时为恢复军衔制和提高军人待遇做准备”。这时掌声更热烈了。

晚饭后和林东海散步聊裁军的事，我俩对没能真正上战场都感到很郁闷。他说：“当兵的时候并没有马上与打仗联系在一起。但参加完抗震救灾后，见过了那么多死人和唐山市的毁灭就如同上了一次战场。从那以后死对我来说没什么可怕的。去年中越自卫反击战一打响，中队里的请战书、决心书铺天盖地地贴满在楼道里，纷纷要求上战场，我们当兵遇上打仗是多难得呀”！我说：“你们赶上了抗震救灾已经证明了自己是军中当之无愧的英雄。而我们这批兵是为这场反击战而来却无缘上战场，与当英雄、为祖国赴死擦肩而过，真是不服气！我们的歼六为什么不参战呢”？他说：“空军与陆军毕竟不同。陆军进攻按小时算，咱们空军的飞机一小时已经完成任务返航了。一旦空军参战，飞机进入越南领空，国际舆论将偏向越南，说我们以大欺小，反而使我们正义的自卫

反击战陷入被动之中”！我恍然大悟后赞扬他站得高看得远。可他说：“哪里呀！一开战时我和你的想法一样，是我爸在书信里告诉我的”。我说：“原来打仗还必须要国际舆论的支持才行，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今天算解开了。唉！老革命就是老革命”！

熄灯前，我突然想起父亲在送行前的几个晚上说的那些话。那是他对我说话最多最语重心长的话，我嚼了嚼好像也与裁军的事有关。他说：一九五三年五月，在广州军区文化部文化摄影队训练班时，遇上朝鲜战场敌我双方打不动、谈不拢的局面。那时每天一辆辆满载物资和兵源的军车也渐渐地少了起来。我们训练班的人则天天等待命令，心里万分焦急。这时文化部领导开始找我们分别谈话并且安慰我们。毕竟我们是一支预备队，不到最后的关头是不会拉上去的！七月份抗美援朝结束，军队开始压缩编制，我们属压缩之列。八月份我们全体队员按特长被分配到解放军报、解放军画报、战士报、印刷厂及与摄影有关的军区直属单位。

原来父亲去军区印刷厂是第三次裁军的结果，这回我又搞明白了一件事。

六十六.大雪气节

年底，中队长的家属要来了，全中队的人都翘首以盼。

爱起哄的人里，老周的话说得最到位。他指着中队长的鼻子说：“这回看你的，一定要挂上”！我们听多了这句话后也学着老周的口腔对中队长说：这回看你的，一定要挂上！一时间，中队里无论什么人遇上什么事，谁都爱用这句话调侃一下，使这句话在嫂子还没到中队之前悄然流行起来，把等待的时间搞得很急迫又很活跃。

中队长根本不理睬老周这么讲。因为一到年底工作特别忙，尤其今年又多了一项裁军的名单要考虑。去年没走成的老兵、今年够资格的老兵，还有要求转业的干部都盯着他的时间，见缝插针地想抓住他强调一下自己要走的原因和重要性。去年我见证了他的不容易，那种说不出口的压力是很大的，我很想帮他但又无能为力。今年嫂子来了，俩口子的“焖得蜜”定能帮他舒缓一下，给压力一个去处，这样日子会好过些。

我已经无法和中队长在他房间里海阔天空地谈论我的幼稚话题了，这是我背上了老兵之名后得来的结果。中队长见我成熟后已经开始把更多的关心、爱护都转移在方德成这批新兵身上，使我这个老又不够老的兵产生了一种被晾晒的感觉，工作、学习、生活都好像混合在老兵这口锅里，整个人让小火、长时间、慢慢地熬着。

今年底中队的人与往常不同，干部一伙，老兵一伙，新兵一伙，泾渭分明。我像个新兵头，站在新兵一伙里，与他们嘻嘻哈哈开玩笑，心里却想着如何向干部那边凑，想听听干部们对裁军的看法。可今年的干部们表现得有点诡异，甚至有点避忌，连一向关系好的梁机械师也没好气地告诉我：这回裁军不只是裁陆军，空军也裁！我忙向林东海再证实一下，他说家里来信说海军也裁！看来在干部中这次裁军也是晴天霹雳，其动静大大超乎所有人想象。

中队长忙得三步并着两步走，还是让老周拦着问道：“弟妹啥时候到”？中队长答：“大雪之后到”。老周说：“你真会挑日子，河南话说小雪封地大雪封门，你就是不想让兄弟们去你那喝酒呗”？中队长说：“我可没这意思，到时大家都来喝酒啊”！说罢埋头又走了。老周显然话匣被打开了，于是对我们说：“在我们家乡大雪一到就很少串门，各自在家里忙着腌肉，准备过年。我父亲则开始挨门逐户地告诉全村人：出门时围巾不离身，在家别忘多喝水，吃饭多吃白萝卜”。新兵高锋打断了老周话问到：“周分队长，我们四川与北方不同，分不清什么小雪大雪。去年这时嘴唇就裂，现在又裂了，在机场忙一天也不撒尿，可在家业务学习时总跑厕所，如果再多喝水，那跑厕所都跑不赢了”！老周看着高锋说：“懒人才屎尿多！你怎么会多呢？北方的气候干燥是所有南方兵不适应的主因。许多南方兵因怕冷穿得多，嫌上厕所麻烦就很少喝水，结果内火很大，像方德成烟瘾这么大的人更是内火旺盛，在喉咙里冒火、嘴巴外寒冷的情况下，嘴唇这扇门可受不了”！方德成问：“那怎么办”？老周说：“必须多喝水！方德成还要去饭堂搞点白萝卜生吃，消食祛痰，你那个咳嗽才会好。我们大家则要吃熟的白萝卜，益脾顺气”。这时中队长不知啥时候走回来了。他对着老周说：“首先老周要多吃点，好好顺顺气，不然总憋着气到处撒”！老周手一指说：“你站住，祖国的中医中药我不说谁说”？

中队长跑走了，老周装模作样地在地上狠狠跺了几下脚，惹得大伙大笑起来。一会，老周回过头来问：“你们谁知道中队长的家属为什么非要安排在大雪之后来”？此时没人能答上来。老周一看便小声地说：“大雪后五日为‘虎始交’”。梁机械师问：“咋个说法”？老周说：“就是老虎交配！在我们村家家户户都养有老虎”。冯战惠机械师说：“老周你就吹吧！你们河南有什么虎啊”？梁机械师说：“是家里的母老虎吧”？大伙被逗的大笑起来，老周瞪大眼睛地说：“怎么？母老虎不是虎呀”！这时招分队长说：“中队长一定是有人背后指点。老周你说对了，这回一定得挂上”！老周一听到招分队长的附和话，兴奋地背起李白的《北风行》来：

烛龙栖寒门，光曜犹旦开。

日月照之何不及此？惟有北风号怒天上来。

燕山雪花大如席，片片吹落轩辕台。

幽州思妇十二月，停歌罢笑双蛾摧。

倚门望行人，念君长城苦寒良可哀。

别时提剑救边去，蜘蛛结网生尘埃。

箭空在，人今战死不复回。

不忍见此物，焚之已成灰。

黄河捧土尚可塞，北风雨雪恨难裁。

老周一腔感情地背诵完后并没有引起掌声，只有方德成用四川话喊了一嗓子：“好！好！太好啰”！又接着用四川话说：“去年高考复习题里有一首白居易《夜雪》我还记得：已讶衾枕冷，复见窗户明。夜深知雪重，时闻折竹声。这回亲眼看到大雪的样子，才有了真正地认识和准确地解释”！老周说：“可惜这里没有竹子，只有两只嗷嗷叫的老虎！你们看看这灰濛濛的天，肯定是积聚着一场大雪，等着他的家属来”。

晚上，我久久不能入睡。一会被嫂子探亲引来的老虎笑话所扰，一会被方德成的表现所扰。当我静下心来排除干扰时，终于想起了在借王海平那台录音机时他轻描淡写地说过一句话：广州已经开始搞改革，人心思变了。我连忙努力地将白天政委在裁军令中讲的那段话与王海平的那句话联系起来：“是支持

地方上即将在沿海城市展开一场改革开放之初的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而做准备”，“广州已经开始搞改革，人心思变了”。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后面还有话吗？我怎么这么关注这句话？这句话为什么使我今晚浮想连翩呢？这几个问题萦绕着我，难道裁军的事我真会在其中？

嗨，一整晚裁军的事在我脑海里剪不断理还乱。

几天的等待，终于如愿以偿，一场弥漫的大雪，使大雪节气名副其实。

那天辗转睡不着却给了我一个启示：既然是裁军，我就可以向中队提出合理的要走的请求。可几天来我竟想不出有什么过硬的合理请求，只得私底下向中队长说我有想走的想法，他也毫不客气地反问我：“什么理由？如果理由不充分就拉倒吧！我够忙的，别再添堵”！他的话的确没错，我的家庭我的身体都没有给我任何理由，我在中队的表现和中队领导对我的关心、器重也都使我找不出一条要离开中队的理由，梁机械师还打趣地对我说：“你走？那是石狮子的屁股，没门”！我苦笑着开始怀疑要走的这个想法是否真的是错了。唯一让我觉得站得住脚的理由是战前增兵、战后裁员这条规律。我为打越南而来当兵，现在已经进入轮战状态，咱们轮不轮得上谁也说不准，所以哪里来回哪里去很正常呀！然而中队长不这么想，我觉得光明正大的理由在他那里根本不充分。他觉得我得拿出一条实实在在的理由，因为他不只是面对我一个人，那些打越南堂堂正正的理由谁都会说！所以我的唯一理由无法打动他，他还把我的理由当靶子一样在干部堆里讲。我真着急，脑子开始不停地转，努力地想，第二个合情合理的理由是什么呢？

如约而至的大雪纷纷扬扬。我一起床看见窗外天色很暗，雪下得依旧铺天盖地，没有停的意思。球场边那条坑坑洼洼的泥巴路被新雪填平了，不知是谁一大早走出中队的筒子楼，一脚一个雪窝，格外明显。昨晚北风夹杂着雪片如同倒海翻江一般的疯狂，从窗户缝里传来的呼啸声彻夜未停。早晨风停了，能看到鹅毛雪花静静地飘落，心情很爽。

在去食堂吃早餐的路上，臧新义副中队长喊着一二一的口令，队伍整齐刷刷地走着，大头鞋踩着新雪发出吱吱的声响。当队伍走到食堂门口，口令声喊到立定！将要喊到解散而未喊出时，方德成将一把早已捏在手中的雪突然塞进

了走在身前高锋的后脖子里，我也就被身后的孙桂林塞了一把雪，而我身前的胡石桥同样被我照顾了一把雪，顿时队伍乱了套，仿佛谁的手里都有一把雪，都要塞进别人的脖子里，在食堂门口，被塞的和将要去塞的人相互打着雪仗，谁都不肯放弃大雪带来的片刻乐趣。

吃早餐时，臧新义副中队长告诉我：“中队长乘头班车去北京火车站接他家属去了。那台录音机还能借来不”？我一笑，说：“您还记着‘在水一方’啊”？他说：“那不咋滴！这回看他的，一定得挂上呀”！我说：“那台录音机自从被我借过以后就没在我老乡手里呆几天，现在被谁借走都说不准”！他说：“那你得赶紧去问问，无论如何得借回来，你为他着想他就一定为你着想”！我调皮地问：“那您上次挂上了吗”？他瞪大着眼睛自豪地说：“开玩笑！我是谁呀！我要没挂上老周不得寒碜死我啊”。

当我听出他话里有话的时候，立刻明白这几天与中队长的磨嘴皮没白费，我必须沉住气，等待第二次机会的出现。

打定主意后事不宜迟。周日迎着放晴的天空，我一人赶去王海平那里借录音机。一路上看见白雪覆盖着麦田，路边的树挂在太阳下泛出熟悉的金光，天很蓝很透彻，把很远的太阳清楚地衬托出来。弱弱的阳光照在脸上，身上好像有股暖流开始跑。我故意走在柏油路边的泥路上，用大头鞋狠狠地踩在新雪上，一步一回头欣赏着自己的脚印。我晓得昨天没有的今天会有，昨天看到的今天再看一定会比昨天看的更全，今天终将取代昨天！眼下这行脚印每一步都不同，总是前面的新后面的旧。中队长那句话虽然把我拦住了，但我还在努力地寻找第二个理由和等待第二个时机的出现，所以我是新的，他拦住我的那句话则是旧的！我得意地想着，心情豁然开朗：等我把录音机借回来，让他天天听着《在水一方》，看他还有什么劲对付我第二个理由的袭击！

六十七. 嫂子缘

终于，中队长通知我们四个七九年的广东兵晚上去他“家”吃饭了。

简陋的团部招待所无法拦住嫂子的手艺。我们一进门就有一股香气袭来，

那家常菜的味道让人垂涎三尺，中队食堂里整天湖南菜那股干辣椒味和山西面食的陈醋味一下子烟消云散，窜入鼻子里的另一种从来没有闻过的香味中还有一股陈酒的味道，与中队逢年过节每人发一瓶的香槟酒的淡香有着的明显不同。我恭敬地叫了一声：“嫂子好”之后，马上装出一副吃惊的样子看着桌上的那几道菜。不料中队长拉住我的胳膊一按，就让我坐在嫂子的身边。我心一想：糟了！这下子喝酒、夹菜、说话可得注意点啦！尤其我的筷子功今天可要丑态百出了。这时中队长发话了，他说：“今天请你们来就代表广东兵了，菜不多酒也不多，但都是江西地道的好酒好菜，来来来！先吃红烧鱼，看看与司务长烧的鱼块有什么不同”。孙桂林吃了一口便说：“这不都是用干辣椒烧吗”？我也夹了一筷子细细地嚼起来，发现没什么不同呀！中队长忿忿不平地说：“是干辣椒不同！江西的干辣椒小，湖南的干辣椒大，辣椒大水份就多，水份多香味就少”。金东说：“马上叫方德成来评一评就知道哪的辣椒好了”。我说：“谁不说俺家乡好啊”！结果这条红烧鱼在众说纷纭下已经被报销了。胡石桥指着那条鱼骨头说：“酒还没喝鱼就没了，还说什么干辣椒好不好”！中队长一拍巴掌说：“怎么把重头戏给忘了！来来来，尝尝我们江西才有的黄酒”。说罢给我们四人都倒了个满杯，好家伙！这一下酒香四溢，我们都按捺不住了！中队长一把摁住孙桂林的手说：“急什么！要喝酒必需先懂酒，否则就白喝！你们谁懂酒”？孙桂林说：“我喝过茅台酒，据说是中央领导接待外宾用的酒，人人都说好喝！这算不算懂酒啊”？我说：“我从幼儿园回家得先去外公家，外公就拿筷子蘸着白酒给我尝，我总说好苦啊好涩啊！外公会马上塞块肉在我嘴里，然后再问我还苦不苦、涩不涩？当知青后，每次放假回广州总要去外公家蹭酒喝，就这种二两半杯喝一杯，外公说是托人在军区政治部服务社买的自酿茅台，真好喝！这算不算懂酒啊”？金东说：“从小家里就不让喝酒！这算不算懂酒啊”？胡石桥说：“我看过生产队长发酒疯，这算什么”？中队长听完了我们的表态之后，一手拿着空酒瓶，一手指指点点地给我们讲起黄酒的故事来：

“我们江西九江地区的先人在一千多年前酿造出一种叫醪酒的酒，很有名。传说有一年王母娘娘开蟠桃盛会，宴请各路神仙，土地神便带了一坛九江醪酒

上天，欲与诸神一同品尝。宴会上珍馐美味、玉液琼浆，王母娘娘见诸神开怀痛饮甚是欢喜。一巡过后土地神想起自己带的那坛酒来，连忙去打开，谁知酒坛刚一打开那醇香的酒味便直往诸神的鼻子里钻，没一会那坛酒就被抢光了。而王母娘娘的玉液琼浆竟无人再问，这让王母娘娘大失体面。此时此刻又恼又羞的王母娘娘十分生气，即刻下令土地神将九江醅酒缸全部封起来，从那天起谁也不许喝！老百姓闻之又气又恨，但又无可奈何。结果五年之后有位大胆的壮士实在忍不住了，偷偷摸摸地将封条启开，发现醅酒原来的黄色已经变成琥珀色，喝一口如饮甘露，格外香甜。后来启封的消息不脛而走，一传十十传百，从此醅酒就得名‘陈年封缸酒’。有首民谣这么说：天上玉液琼浆不如九江封缸，你们说我算不算是懂酒的”？我说：“原来酒好只是地上的人说还不行，还要王母娘娘嫉妒才行”！嫂子说：“我们江西人一喝酒就爱讲这个故事。小李子别管他，吃菜，吃菜”！说着嫂子夹了一筷子油淋淋的梅菜焖猪肉放在我碗里，一股熟悉的香味一下子扑鼻而来。我立马向嫂子说：“当知青的时候，遇上农历节，我们知青点杀猪时会有一道菜叫吕田大肉，那肉切的有半个巴掌大，抄一抄水后便加老抽和红片糖在锅里焖烧一小时，烧好盛起后锅里满是油，我们舍不得那油，便将平常吃的梅菜干倒进锅里炕炕锅。由于平常我们吃的梅菜仅仅是下锅炒干水，很难吃，经过这么一回锅味道大变，后来干脆把大肉又放回锅里再焖一会，那咸梅菜干一遇上糖，梅菜干的香味被吊出来，梅菜干遇油而香的真面目也被挖掘出来，几年下来总馋这口的毛病也由此养成。后来农民告诉我们，当地的客家人就是这么烧梅菜猪肉的，今天能吃上嫂子做的梅菜焖肉真是三生有幸”！嫂子突然惊讶地说：“我就是江西的客家人啊”！我说：“嫂子您不是正宗的江西人”？嫂子说：“江西有许多客家人。客家人在江西分了几支人马，一支去了广东韶关，一支去了福建，一支去了湖北，其他的我都记不得了”。我十分吃惊地问嫂子：“您是怎么知道客家人迁徙路径的”？嫂子说：“有个李姓同乡偷偷摸摸来找我，问我们印刷厂能否翻印一批李氏家谱。我一看家谱上的字是木刻的隶书，我们排字车间没有这样的老繁体，纸也没有那种手摇式印刷机专用的毛边纸。我看了几天那本李氏家谱，大概知道了我们这支李氏是滕王李元婴的后代，在宋代时江西李氏开始分走各地，同时也明白了家谱是应该六十年一修，这本家谱正好到

了该修的时候。但毕竟是解放前的手印书，又是属于封建书藉，我们印刷厂根本不会承印此书”！这时我已经完全听傻了，眼前的嫂子居然也姓李还在印刷厂工作，我按捺不住地向中队长大叫：“嘿嘿，原来我和嫂子五百年前是一家”！接着我不管中队长和孙桂林、金东的酒中胡言，开始和嫂子滔滔不绝地讲起我小时候在印刷厂那些淘气的事：有一个星期天，我们几个小孩翻墙进了厂房区，又爬窗户进了排字车间。由于排字车间的字架林立，玩躲猫猫很难找，所以总爱去那里玩。那天玩得很开心。可到了第二天吃晚饭的时候就被父亲审问：昨天下午去哪里玩了？我说：就在球场上玩啊！不料父亲给了一个耳光我说：还撒谎！接着又来一个耳光！我摸着火辣辣的脸，知道昨天的事肯定被人看见了，只好抱着头等待第三第四个耳光。这时父亲丢了一本《为人民服务》的单行本在我面前，怒目而视地说：这是怎么回事？我一看“理仙到此一游”六个染着深红印泥的宋体字清晰地盖在白色的封面上！我心里一下明白过来这是谁干的，因为有一个小子他妈妈就是在排字车间工作的，只有他会一点捡字。后来我才知道是排字车间的工人下班学习《为人民服务》时发现“理仙到此一游”的。由于我们玩藏猫猫的时候还打翻了几盘字，使排字车间的车间主任联想到阶级斗争的新动向，不得不连同“理仙到此一游”上报给厂的保卫科。经过一翻排查后，发觉是“李先到此一游”的谐音恶作剧。由于是我领头去玩的，在铁证如山前，只好任由父母打骂！嫂子听罢哈哈大笑地问：那小子跟你有仇吗？我也这么问他，那小子却说：只怪大人太聪明了！

意外地得知嫂子是客家人后，我便操起客家话与她神侃。饭桌上捱捱声、笑声混杂着孙桂林喝多了后向中队长索要王母娘娘的玉液琼浆的撒娇声——没喝过玉液琼浆怎么知道封缸酒的好喝！今天喝的酒不算数，明年必须两瓶一齐喝才行，嫂子要记住带来喔！中队长一根接一根地抽着大前门和孙桂林解释着，哪里有什么玉液琼浆哟。可孙桂林硬是推推嚷嚷不依不饶地要。胡石桥接着中队长给的烟，边抽边笑为孙桂林的要求推波助澜。烟酒不沾的金东看着热闹，也不时地插着我和嫂子的对话。屋里碘钨灯下的烟、酒、菜味渐渐淡了下来。我乘着孙桂林喝醉酒最后胡闹的时间里，用客家话把我要走的事遭遇到中队长拒绝的窘境向嫂子和盘托出。面对嫂子笑而不答的表情，我突然问嫂子：“中

队长能听懂客家话吗”？嫂子说：“他听不大懂，他家是地道的江西人”！我这才如释重负。心里想：才与嫂子吃了一顿饭就开始套近乎拉关系，得意忘形，也忒自信了吧！

六十八. 信念

老周对着我们说：“你们的嫂子大雪之后马上来，冬至一过立刻走，这都是有高人在背后掐着指头算过的。在北方冬至一到寒冷就真正地到了，人的身体抵御寒冷要靠体内的阳气，干那事最耗阳气，所以冬至一到你们嫂子就走，中队长肚子里剩下的那点阳气就像春苗一样被保住了”。孙桂林问：“那大雪到冬至这十五天里中队长是挂上了还是没挂上”？老周没好气地说：“你问我？我问谁”？大家都笑了，一会老周神秘而且很厚道地说：“以中队长这十五天的工作表现和小老虎般的劲头来判断，我看挂上了”！冯机械师说：“老周说挂上了那就一定挂上了”！大家又欢呼起来，老周挥挥手让大家安静下来后问：“你们谁吃了中队长家的饺子”？我忙举手说：“我吃了”！孙桂林说：“我也吃了”！老周立刻装出一副不高兴的样子说：“中队长偏心！干嘛不叫我去吃？你们可知道冬至吃饺子是为了纪念医圣张仲景的，我也算半个中医，凭什么不叫我”？大家一听老周这么说都错愕起来。梁机械师高喊到：“老周你给我们大家讲讲，饺子怎么与医圣张仲景扯上关系了”？老周说：“东汉的张仲景写了一本很有名气的《伤寒杂病论》，被历代医者奉为经典。当时他任长沙太守，由于种种原因他辞官回乡，在返乡的路上正遇冬天，他看到不少的百姓耳朵都冻烂了，便和弟子们搭起医棚，支起大锅，在冬至这天医治冻疮。他把羊肉和驱寒药材一齐放在锅里熬煮后捞出来切碎，用面包成耳朵样的‘娇耳’，再下锅煮熟后每人分发两只，一碗肉汤。百姓吃了‘娇耳’喝了肉汤，浑身立即暖了和两耳发热，冻伤的耳朵都治好了。后来人们学着‘娇耳’的样子包食物，再后来就有人开始称这种食物为饺子！在我们老家有句民谣：‘冬至不端饺子碗，冻掉耳朵没人管’。我从小就会唱，你俩广东兵真有福吃了嫂子包的饺子！都啥馅的”？我说“是韭菜馅的”。老周一听就更不高兴地说：“中

队长就是偏心！现在广东那边搞经济特区，肯定会有人发财！这韭菜馅的饺子用老话说是寓意久财之意”。冯机械师取笑说：“不还是韭菜吗”？老周连忙解释说：“是很久那个久！就是不久就要发财的意思”！孙桂林张大嘴巴说：“那完蛋了，我吃的可是白菜馅的”！老周按着孙桂林的肩膀说：“那是百财的意思”！孙桂林一听好像白菜也有说法，忙问老周：“那什么时候发百财呀”？老周安慰地说：“应该说是大白菜馅的才对，什么事一大就很难说不准了，但肯定会有财发，你放心吧”！大家都被老周逗乐了。金东问：“那芹菜馅的又有什么说法”？老周说：“是勤财的意思，就是要干活勤快点就能发财。芹菜还有药用，能降血压，所以是老少咸宜的一种饺子馅”！指导员这时发话了：“老周的饺子说法比沈阳的饺子说法有历史、很靠谱！明年我家属来探亲时我请你到我家来吃饭”。老周问：“是吃第二顿饭吗”？指导员故作吃惊地反问：“你怎么知道是请你来吃第二顿饭”？老周说：“上海人吃剩饭是出名的，昨天的剩饭今天用开水一泡，就改名叫泡饭了，我去吃第三天的饭”！大家被老周调侃上海泡饭的大实话又逗乐了。指导员则不紧不慢地说：“新疆人的名字里有叫肉孜·买买提的，我们汉族人不会写他们的名字，于是就问：肉是不是猪肉的那个肉？新疆人马上会纠正地说：是羊肉的肉”！大家一听就笑了，老周说：“不都是那个肉嘛”！指导员这会严肃地说：“尽管都是肉，但猪肉与羊肉就是不同！新疆人不吃猪肉，只吃羊、牛肉，你刚才说阿拉上海人吃剩饭和泡饭的说法，就好比新疆人只吃羊肉牛肉一样，你明白吗”？老周不好意思地摸摸头说：“要是有一碗羊肉或者一碗牛肉，我才不管是剩饭还是泡饭呢！再过十几天就是明年，我等着”！

在中队里，老周总能以他的中医理论为话题，把人拢在一起，与他一块忧国忧民。像中队长家属来探亲，他就从大雪前开始调侃、担心挂不挂得上的问题，直到冬至还在念念不忘。指导员风趣地对大家说：“老周是位好同志，总是担心别人家的孩子”。我想可不是嘛！老周对我吃韭菜馅饺子的说法里漏了一句广东在搞经济特区，我才发现关心裁军问题的不仅仅是战士，还有干部！

冬至一到又开始唱九九歌，又开始迎接未知的寒冬。

从吃过嫂子做的那顿饭和饺子后就再也没有与中队长单独接触过，那怕是

说上几句话的机会也没有，上机场飞行时只是打个照面匆匆而过。前天他使劲地在我肩膀上拍了两下，好像是在怨我什么，又好像是在告诉我什么，让我当晚陷入胡思乱想，昨天一天也没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

今年的冬天有多冷我不在乎，在至今都没能拿出第二套合情合理的理由去说服中队长时，我只得把要走的要求咽回到肚子里，希望中队长把我要走的事当成是一次想家的感情起伏，或者是一次内心的哭闹。吃嫂子那顿饭我也全当是一次安慰。至于老周说吃韭菜饺子寓意发财的事，尽管心里觉得挺美的，但好像眼前越来越模糊，发财的说法变得与当兵打仗背道而驰。重新端正想法、在部队继续干的现实已经刻不容缓地摆在面前。

晚饭后与中队长碰个正着，他竟向我提出：“小李子咱俩走走吧”？便与我走起来。他劈头盖脑地对我说：“你是我从教导队的教导员那里要来的，对你的成长我是要负责的”！我吃惊地说：“我一直以为是张教员推荐的”！他说：“开玩笑！教导员的家属是我们江西人，每年他家属一来探亲，我就去吃一顿正宗的江西菜解解馋。去年我去吃饭时也乘机要他推荐新兵，当他说起你们广东兵与福建兵打架的事时，说有个留着小胡子的广东兵是第一个动手的，可后来怎么查、怎么看也找不出那个小胡子，一度使他的工作陷入被动。后来是师长那句‘好兵难带’的话才使他放弃暗查走出窘境，开始对七九年的兵有了新的认识。他说广东兵里有两个很突出的兵，一个是机械班的翁飙，当兵前已经是党员并且有一份好工作，为了能上战场还是来当兵！另一个是军械班的李先，是个知青兵，是这批兵里唯一代理老兵当区队长的。我当时就提出来两个我都想要！教导员说：你想得美！翁飙铁定是七零团的，你们七二团出军械人材，我只能帮你这个忙。你到七二团之后肯定是放松了警惕又留起小胡子来，我从那次犯病被你果断地扔上车后，就断定你就是那个小胡子！在住院的几天里我反复想，一个毛头小子竟能瞒天过海也真不容易，不过看你的样子又好像不是瞒！因为瞒是被动的，很辛苦，所以我否定了瞒！又从你是不是思想上已经认识错误，开始主动地改变地方上的江湖习气，这样一想就与后来你代理区队长的表现挂上了。从老百姓到军人总有一个成长过程，谁在成长过程中都得付出代价。黄爱国在教导队表现好却在中队里犯逾假不归的错，在中队处理

黄爱国逾假不归这件事上有许多老兵为黄爱国说情，你则没有，你却鼓励金东把黄爱国买书的实情讲出来！我发觉你成熟了，当方德成这批兵要下来时我就决定让你去带，指导员还提醒说不可太偏爱一个兵，我对指导员说不是偏爱是他肩上压点担子，看看他的表现，让他顺风顺水才是偏爱！后来我和指导员就盯着你的表现，结果你出色地完成带兵任务。指导员说这个功劳应归功于林东海才对，是林东海带兵有方嘛！的确，林东海已经通过中队对他的考验，林东海做到的不只是他一个人在进步，他带兵真正做到了一个老兵对新兵的思想、业务、生活全方位的传、帮、带，达到中队对他带兵的要求，我们基层连队就需要这样的老兵！你们这批兵有许多是上山下乡的知青，经历比较特别，来当兵的目的也很明确，与我这个高中毕业后就来当兵的是有不同的。但是每个男人都会有一个当兵的梦和每个当兵的都有一个‘我要上战场’的梦是一样的！对越自卫反击战我们北空保卫着北京上空，上上下下都憋着一口气，随时准备与来犯之敌决战一场。可毕竟自卫反击战是以陆军为主战部队，教训越南‘小鬼’为战略的，绝大多数部队都没有参战的机会，而轮战又不知是猴年马月的事。当裁军令一下，七九年的兵反应最大。我问了其他中队的情况，基本一样，连退伍理由都一样！尽管这样我仍坚持不放你走。不料你嫂子来探亲，你小子关系一拉，当晚你嫂子的耳旁风一吹，我的心就软了”！我得意地问：“是嫂子不让你楮在水中央吧”？他使劲地打了我背后一巴掌说：“叫我呆在水一旁”！我大声地笑起来问：“那是什么感觉”？他也笑个不停，咳笑着打着比方说：“就像你的飞机做好了飞行前准备，都拉到起飞线上但要你待命一样，一个起落都不让飞，那谁受得了啊”？我故意地收住了笑声，竖起大姆指说：“还是臧新义行”！他怒骂道：“他那小腰板都挂上，我就不信这个邪，这十五天非挂上不可”！我不好意思地说：“我的事差点误了您的大事”。他说：“误不了！当时我就想通了，我们这些当兵的人从踏入军营的第一天起，心里就装着祖国和人民，为了祖国和人民的利益我们随时可以奉献出一切。在和平年代中我们参加抗震救灾，兑现了一个军人的诺言。在对越自卫反击战的前夜，我们慷慨激昂地写下请战书，发出我要上战场的决心。然而由于战略上的要求我们无法真正上战场，这回下达的裁军令使部分人开始有想法，甚至有人对我说

不捞个党票回地方会很没面子，这一点我在你身上没看到，你有要走的要求，合理的提出来，不吵不闹，该干嘛干嘛，表现一如既往，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我相信即使不放你走，你也不会垂头丧气！对吧”？我毫不犹豫地回答：“对”！这时我想起当年体检过关后妈妈对我说：“当兵不是当知青，你身上那种自由散漫的作风应该改改了，要听话，要向组织靠拢，要依靠组织，争取入党”！我反问妈妈：“您是党员吗”？妈妈说“还不是”！我不解地问：“您是四九年进印刷厂的老工人，咋还不是党员呢”？妈妈生气说：“现在是说你的事提我干嘛”！从那天起我就知道入党不是只要申请、填表、表现好就可以的事！可能是一辈子的努力才能实现愿望的事。所以我坚持既然当兵打仗，那就等能活着回来再说的看法，绝不把入党问题流于一次机会、一场形式！

我俩开始往回走。他看着手表加快了脚步，同时说到：“回到地方好好干，咱们当过兵的人到哪、干什么都如同上战场，你要沿着党指引的方向向前冲，冲到死！别脱了军装就让地方上的人把我们看瘪了”！我说：“不！绝对不会的。当了一回兵就永远是个兵，永远听从祖国和人民的召唤，随时准备再上战场！”

雷打不动的七点钟点名开始了。中队长依旧手指点点，瓦斧之声的嗓子今天听来铿锵有力。他表扬白天飞行中工作突出的林东海和昨天的好人好事，我知道他从心底里喜欢林东海这样的老兵。在寒风中、昏暗的灯光下，当我再一次认真地看他的身影时已经变得熟悉得不能再熟悉了，他那颗朝气蓬勃的心带领着一中队，温暖着一中队。突然我觉得今年九九歌开头那句“一九二九不见手”不对头，因为我发觉从刚到部队的那个严冬开始，至今都有一双温暖的大手一直拉扯着我，向前走！

打起背包即将要离开部队的时候，才知道我是怎么来七二团的，来这干了什么和最终要到哪里去。在部队没入党，却看到和触摸到了真正的党员和许多无名英雄。我想：一个人得到了信任和坚定了毕生的信念比得到什么都重要。

（完）

2016年初稿

2017.9.30日完稿

社会各界赞助名录

一. 鉴于目前图书出版业的窘况,才使我采用“零成本”的网络小说形式(免费阅读)出版。但是在我们相识的人群中,有许多老兵因各种原因仍不会上网。为此,我想借助万能的朋友圈,大力推广阅读正能量的小小说《我要上战场》。

二. 赞助所得将全部用于“直印”费用及邮寄费用。并免费派赠给老兵。

三. 版权归个人所有,切勿盗版,违者必究。

赞助者名单:

澳洲葛老师 1000 元

广州李红玲 600 元

广州董晓元 5000 元